

# 特异功能二百例

——古代笔记小说选译

周靖  
何彬

主编

刘载芬 副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封面设计 / 孙琳  
责任编辑 / 马朝阳

(京)新登字160号

ISBN7-303-01359-8/G·826

---

定 价：9.10 元

# 特异功能三百例

——古代笔记小说选译

主 编 周 靖 何 斌

副主编 刘载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160号**

**特异功能三百例**

——古代笔记小说选译

主 编 周 靖 何 斌

副主编 刘载芬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125 字数: 437千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 500

---

ISBN 7-303-01359-8/G·826

定 价: 9.10元



## 编 者 的 话

现代科学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过去认为是神话的遨游太空、建造天梯、居住海底都已经或将要成为现实，这说明人类在研究、利用、改造自然方面，有着不可限量的能力。但人类对自身的研究，对生命奥秘的探索，对拥有的潜能的揭示，却没有象对自然的研究那样，取得同样巨大的成就，获得惊人的突破，人类研究“自我”的能力还未能充分显示出来。说来也惭愧，前两年的刊物上，曾综合报道过，对人为什么要“吃饭”，就还在争论不休。从“吃饭是为了从外界获取营养物质”到“吃饭是为了获取食物中的能量”，再到“吃饭是为了获得负熵”，认识才逐渐接近科学，但是“科学没有终点，人类对吃饭问题的认识必然要深入下去。那么我们能看到下一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呢？很可能，与负熵密切相关的信息论以及系统论与控制论将把人体当作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一个开放系统，会给吃饭问题的本质以新的认识。”（《科技日报》，1988年4月5、12日）这就说明，连一个最简单又最复杂，最普通又最高深，最没有顾虑又难于着手的“吃饭问题”认识起来都这么繁难，这么不易突破，那么气功呢？经络呢？特异功能呢？就更难指望能轻而易举、一蹴即就地达到本质的认识。

人体特异功能，作为一种生命现象，虽然从古至今就大量存在，但我国人民听到这个名词，开始注意和重视这个问题，则还是不久前的事。长期以来，要么就认为它与迷信纠缠在一起，不

屑一提；要么就心知其有，但认为这不值得注意和开展研究；要么就认为这里面神秘莫测，现代科学水平无法揭开它的面纱，干脆有待后人。其实，这些观点和态度都是欠正确的。中国气功研究会副秘书长萧松同志认为，对于特异功能和气功的研究，第一，要充分运用现有的现代化仪器设备手段，对某些特异现象进行捕捉，获得大量的数据参数；第二，充分挖掘古代文化遗产，借鉴历史的事实和研究成果；第三，反复核实，敲定现实中出现的大量特异现象的事实，在核准、敲定事实的基础上，再去分类研究，总结分析其规律性的东西。这种观点和态度是科学的，也是审慎的，因而是正确的。钱学森同志则是从科学学的高度来对待这个问题，他对特异功能和气功，提出了“唯象学”的理论。“什么叫唯象科学？就是只知其然，还不知其所以然。一旦从整个现代科学体系的大道理知其所以然，就上升到现代科学了。唯象的学问是前科学的性质，但是唯象的学问又比经验的学问向前走了一步，它比较系统。”综上所述，对人体特异功能，首先是要承认它，其次是搜集资料，从“经验的学问”进入“前科学”即“唯象学”的阶段，最后做艰苦的深入的研究，力争找出其内在的规律，并服务于人类的健康、生存和发展。下面就前两点谈谈我们的粗浅的看法。

什么是特异功能？它的内涵应如何界定？目前尚无权威的、统一的定义，谈论它的人都按自己的认识去解释。但大致相同的看法是：所谓特异功能，就是一般人不具有的那种特殊的功能。如预知未来，意念移物，器官异能，呼风唤雨，平地飞升，手到病除等等现象，往往统称之为“人体特异功能”。这些现象从古至今都大量存在。在未接触本书的古代人体特异功能的大量事例之前，我们先来看《新华文摘》1990年第三期转载的一篇题为《藏北游历》中的真实纪录吧：

刚刚病故的杰瓦区巫医名气最大。对病善吸善割。这个  
区区委书记多布杰的姐姐腰间长了大包块，办事处医院治不



了，让准备后事了。巴嘎乡那神汉试了试，只吸过三次，包块消失，后来可以正常劳动。他手持雕有护法神多吉金刚的小刀，为病人动手术，他口吐唾沫抹上，不留刀痕。有一位干部“实事求是”地说，刀痕还是有的，但立即愈合。又有人补充说，神汉当时满口麝香味儿。办事处一位干部头痛难忍，便上门求医，尚未启口诉说病情，那巫医便说：你的病在这里！顺手从太阳穴拈来一虫。文部干部的头不疼了。地区文工团团长多吉才旦告诉我，多年来他患有肩背痛的毛病，一年前他找到这位巫医求医。那巫医手持念珠，用念珠在背部四周往痛点处挤压过去。随即捏出一只黑色肉虫。这一年多来，多吉才旦的肩背再没痛过。不少人看见过那巫医做藏药。他让大儿子去东面山上拣五粒白石子，又叫小儿子去西面山上拣五粒黑石子，然后放在铁锅里炒，不用铲子只用手指翻搅，真奇怪他不怕烫。

据双湖办事处的阿布书记讲，双湖的那位巫医，有超人的神奇之功。他能使用法术指挥两把酥油茶壶争斗不休。宰杀羊子的季节里，人们将羊皮剥去，羊头砍下，开膛破肚将内脏取出。这位巫医口中念念有词，吹一口气，两具无头羊尸便跳将起来打架。他对着死人吹口气，尸体能起身跳几跳，然后鼻孔流血重新死去。巫医便宣称他已将死者的灵与肉分离。

这位双湖巫医的儿子尚未成年，也已具备了相当厉害的招数。有两位牧民打架打得难分难解。一群人去拉架都没能拉开。巫医儿子说，“让我来试一下”，用手一指，两个打架的人立即冻僵了似的一动不动。再一指，两个人就分手了，悻悻而去。

以上所引的这篇游记，最初发表于颇有权威的《西北军事文学》(1989年)。作者完全是记述自己的采访事实，不是在编造。文

中还告之，“西藏的中国喜马拉雅‘奇谜’考察研究会正在成立，总有一天会着手解决藏北的巫术之谜。”

了解了这一点，再来看本书所辑录、译介的古代人体特异功能（当然是我们所认为）的事例，就不会感到很诧异了。

事实上，许多笔记小说的著述者都是有名的学者、文学家。如汉代的班固，晋代的陶渊明，唐代的柳宗元、欧阳询、张鷟、段成式，宋代的苏轼、陆游、洪迈、李昉，金代的元好问，元代的陶宗仪、郑元祐，明代的朱国祯、冯梦龙，清代的王士禛、袁枚、俞樾、纪晓岚等。他们笔下的特异功能，一般就象今天的这位记者一样，是在记述自己的目见耳闻。这里面可能会有夸饰，有增添，有附会，有宗教思想，封建迷信思想，有不正确的观念，一言以蔽之，难免会有时代与社会的局限，但它的生活基础和认识价值则是不应该抹煞的。如清代诸畹香所辑的《明斋小识》，序言中就交待说：“凡乡邦之山川人物，輿俗土风，以及邮亭歌咏之章，闾巷诙谐之语，有裨风俗、关名教者，耳目所及，悉辑而录之，非时下说部家所能仿佛也。”“耳目所及”即是它的材料来源，也是它的可信依据。其他笔记小说中所记的特异功能，也大体有这一特点。

我们选编这本《特异功能三百例》，主要是想较系统、全面地搜集古代有关人体特异功能的事例，提供大量的经验材料，就是萧松同志说的“充分挖掘古代文化遗产”，收集“历史的事实”，给研究工作者进行探究和比较以某些方便。因此，为了将内容尽量收罗得齐全一些，为了能看出某一功能在各个时代的反复出现，对一些貌似雷同的事例就不能不多收一些。比如“啖石”这一现象，就选有《觚觚》中的《啖石丐》，《明斋小识》中的《啖瓦丐》，《池北偶谈》中的《啖石》，《宋艳》中的《徐氏啖石》等；又如“前知”这一现象，就同时选入了《阅微草堂》中的《预知》，《明斋小识》中的《预知死期》，《耳邮》中的《预知科名》，《虫鸣漫录》中的《预知天气》，《池



《北偶谈》中的《前知》，同是“啖石”和“前知”，但时代不同，作者各异，内容有别。这恰恰说明，各个时代的人都曾具有这类特殊功能。选介这些有同有异的材料，并不是简单的无意义的重复。

我国古代笔记小说浩如烟海，分散在其中的特异功能的材料，寻找起来非常困难。为了编好这本书，我们查阅了从汉代到清代的四百余本古代笔记小说。先是阅读、发现、斟酌、选篇，然后是断句、标点、翻译，花去了许多劳动。而且有些劳动是看不见的，比如查阅数卷，也没能找到一篇；有时为反复推敲、决定弃取一篇短文，也要费去不少心血。但编者们都抱着给人体特异功能的深入研究出点力的想法，做这些事时，心里是高兴的。正因为此项工作迄今尚无人做，所以特别地繁难，也正因为它有开拓性而又繁难，所以也就更有意义。我们总是以这种思想认识来策励自己。

编译这本书，既是整理古籍，也是提供通俗读物。一般读者也可以不取研究人体特异功能的视角，而只把它作为饶有兴味的故事来阅读与欣赏，收到愉悦的效果。但我们做这项工作时，是严肃认真的，这除了前面说的选篇不苟外，还表现在：（一）在每篇文章之后，都附有原文并交待出处，以便检查和核对；（二）对内容不做主观评价，如何认识，留待读者去思考；（三）翻译力求符合原意，避免故事走样“变形”。

本书的目次，按朝代先后顺序编排。同一朝代的篇目，又按《笔记小说大观》的顺序编排。这样就能给读者一个有关人体特异功能的发展的印象。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从决定选题到完成初稿，总共不到一年的时间，虽然编译者们做了很大努力，但还是事未尽善。初稿出来后，我们与出版社商量，特地请古典文学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所所长李修生教授审校了全书。他从选篇到译稿都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并亲自修改了某些译文，使全书避免了不

少错误。我们谨向李修生同志及北师大出版社的领导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

1991年6月30日



# 目 录

## 汉 代

- 拳夫人.....班 固( 1 )  
张广定女.....陈 寔( 3 )

## 晋 代

- 食箸计米.....葛 洪( 5 )  
自算其年.....葛 洪( 7 )  
天竺胡人.....干 宝( 8 )  
怪物治马.....陶 潜( 10 )  
凶 警.....陶 潜( 12 )  
还 刀.....陶 潜( 13 )  
知 虎.....陶 潜( 14 )  
预 托.....陶 潜( 15 )

## 唐 代

- 曹 赞.....赵 璘( 16 )  
唐山人.....段成式( 17 )  
僧 侠.....段成式( 19 )  
一行法师.....段成式( 22 )  
韦行规.....段成式( 26 )  
张 伊.....段成式( 28 )

魔杖	段成式(29)
误识丈人	段成式(31)
武居常有身后名	柳宗元(33)
壁龙	张鷟(34)
文皇谈王显	张鷟(36)
车中女子	皇甫氏(37)
婢女复活	李冗(41)
刑史子臣	欧阳询(42)

## 宋代

钱塘老僧	洪迈(43)
万寿寺门子	洪迈(45)
陈毡头	洪迈(46)
京师贫士相	洪迈(48)
养皮袋	洪迈(50)
妙因僧子深	洪迈(53)
余听声	洪迈(55)
金陵黥卒	洪迈(56)
徐问真道人	洪迈(57)
景陵观道士	洪迈(59)
溧阳狂僧	洪迈(61)
陈逍遥	洪迈(62)
朱少卿奴	洪迈(64)
新安道人	洪迈(66)
洞天真入殿	洪迈(68)
诸暨山道人	洪迈(70)
山门寺僧	洪迈(72)
宜都铁冠	洪迈(74)
何同叔游罗浮	洪迈(76)



普照明顛·····	洪	迈(78)
玉山陈和尚·····	洪	迈(80)
南城毛道人·····	洪	迈(83)
楚州方夫子·····	洪	迈(85)
楚州陈道人·····	洪	迈(88)
吕仲及前程·····	洪	迈(91)
岳阳董疯子·····	洪	迈(93)
当涂朱道人·····	洪	迈(96)
合龙山小道者·····	洪	迈(98)
九座山杉兰·····	洪	迈(100)
温慥遇异人·····	洪	迈(102)
相太学道人·····	洪	迈(104)
硬脚道人·····	洪	迈(106)
蓝 乔·····	洪	迈(107)
华阴小厅子·····	洪	迈(108)
李似之·····	洪	迈(110)
马 湘·····	李	昉(112)
轩辕集·····	李	昉(113)
殷七七·····	李	昉(114)
陈七子·····	李	昉(115)
释道安·····	李	昉(116)
焦 先·····	李	昉(120)
治针道士·····	李	昉(122)
马融忌郑玄·····	李	昉(124)
李子牟·····	李	昉(126)
管 辂·····	李	昉(129)
僧伽大师·····	李	昉(131)
陶侃微时·····	李	昉(133)

杨道人	郭 象(134)
郑摇铃	郭 象(138)
吕道士	张邦基(139)
化成和尚	张邦基(142)
守圃老卒	张邦基(144)
喉孔吹箫	张世南(146)
刘野夫	释惠洪(147)
张 胡	朱 弁(148)
何观主	陆 游(150)
牛头山地	何 蘧(152)
端笏立	何 蘧(153)
状元无时可得	何 蘧(154)
道人嘘气二丈余	何 蘧(155)
辟谷说	苏 轼(157)
轨革卦影	苏 轼(158)
李若之布气	苏 轼(159)
锁子骨	李 石(161)
许 寂	孙光宪(162)
丁秀才	孙光宪(164)
孙卖鱼怀中蒸饼	庄季裕(165)
桃花愈狂	庄季裕(166)
华山毛女	王明清(167)
汤 某	周 密(168)
邵康节预知史笔	廉 布(170)
吸蟾蜍气	叶梦得(172)

## 金·元

桃 杯	元好问(173)
-----	----------

罗蓬头.....	郑元佑(175)
相 术.....	陶宗仪(178)
徐文中.....	王 显(180)

## 明 代

高文端先兆.....	朱国禎(184)
入棺跌坐.....	朱国禎(185)
痴和尚.....	朱国禎(186)
庐山老人.....	朱国禎(188)
仙 骨.....	朱国禎(189)
仙桐道人.....	朱国禎(191)
卧 木.....	朱国禎(192)
开 誓.....	朱国禎(194)
三大事.....	朱国禎(198)
左元放.....	冯梦龙(200)
咒桃斗.....	冯梦龙(201)
杖 虎.....	冯梦龙(202)
鸱鸢和尚.....	冯梦龙(203)
纸 月.....	冯梦龙(204)
乳 穴.....	冯梦龙(205)
顶 穴.....	冯梦龙(206)
散圣长老.....	冯梦龙(207)
孤 月.....	冯梦龙(208)
葛 玄.....	冯梦龙(209)
留 月.....	冯梦龙(211)
一字速化.....	李中馥(213)
女道归山.....	李中馥(214)
披云仙去.....	李中馥(216)

刘思永·····	王险享(219)
王太玄·····	王险享(220)
节懿先生·····	彭孙貽(221)
西域僧·····	姚 福(223)
腹中能语·····	姚 福(224)
腋下生子·····	文 林(225)
王生善听·····	焦 竑(226)
揣骨僧·····	陆 粲(228)

## 清 代

顾玉川传·····	张山来(230)
记老神仙的事·····	方亨咸(233)
一瓢子传·····	张山来(241)
宋道人传·····	王士禎(244)
北墅奇书·····	陆次云(248)
爱铁道人传·····	陈 鼎(249)
黄履庄小传·····	戴 榕(251)
哑道人传·····	徐 岳(254)
蓐衣道人传·····	陈 鼎(256)
书郑仰田事·····	钱谦益(258)
瞽翁传·····	陈 鼎(262)
月作异人·····	褚稼轩(265)
三角碎瓦·····	褚稼轩(267)
张成善走·····	褚稼轩(268)
神 针·····	褚稼轩(269)
续断指·····	褚稼轩(270)
土 遁·····	褚稼轩(271)
啸 ·····	王士禎(273)

丁贞女	·····	王士禛	(274)
追写真	·····	王士禛	(276)
刘张二仙	·····	王士禛	278()
耒阳伯	·····	王士禛	(280)
啖石	·····	王士禛	(281)
张谷山	·····	王士禛	(282)
陶松云	·····	王士禛	(283)
何老庵	·····	王士禛	(284)
体香	·····	王士禛	(285)
秦时人	·····	王士禛	(286)
前知	·····	王士禛	(287)
崂山道士	·····	王士禛	(289)
浦回子	·····	王士禛	(291)
静宁州道士	·····	王士禛	(293)
善庆庵老僧	·····	王士禛	(294)
张道人	·····	王士禛	(295)
熊仙人	·····	王士禛	(297)
孙真人	·····	王士禛	(298)
李坤	·····	王士禛	(299)
南江野人	·····	王士禛	(302)
博野妇人	·····	王士禛	(303)
亚孺成神	·····	钮琇	琇(304)
半仙	·····	钮琇	琇(306)
淡如	·····	钮琇	琇(308)
牧化	·····	钮琇	琇(310)
不昧堂	·····	钮琇	琇(311)
高官詹	·····	钮琇	琇(312)
献花寺僧	·····	钮琇	琇(313)

秦大汉	钮 琇(315)
喉簧腹鼓	钮 琇(316)
史 痴	钮 琇(317)
啖石丐	钮 琇(319)
壬遁之术	张培仁(320)
周 顗	张培仁(322)
辰州祝由科医(一)	张培仁(325)
辰州祝由科医(二)	张培仁(326)
摇虎撑医	张培仁(327)
法 官	张培仁(329)
子平奇验	阮葵生(330)
老少同榜异梦	阮葵生(332)
术数之奇	阮葵生(333)
道士取葫芦	袁 枚(334)
李半仙	袁 枚(336)
三斗汉	袁 枚(338)
姚剑仙	袁 枚(340)
董金仙	袁 枚(342)
高相国种须	袁 枚(344)
江秀才寄语	袁 枚(345)
卖蒜叟	袁 枚(347)
奇 勇	袁 枚(349)
猢猻酒	袁 枚(350)
葛道人以风洗手	袁 枚(352)
冯侍御身轻	袁 枚(354)
借棺为车	袁 枚(355)
蔡哑子	袁 枚(358)
奇 遇	纪晓岚(360)



不速之客	纪晓岚(362)
小 偷	纪晓岚(364)
预 知	纪晓岚(366)
富 商	纪晓岚(368)
胡道人	许仲元(371)
和尚放颠	许仲元(374)
无气官	沈起凤(376)
术士驱蝇	沈起凤(378)
道人神相	沈起凤(380)
青衣捕盗	沈起凤(383)
空空儿	朱梅叔(386)
蒲包仙	毛祥麟(389)
陈箍桶	毛祥麟(391)
姚 蒙	毛祥麟(393)
僧诵《中庸》	梁绍壬(395)
五官并用	梁绍壬(396)
乞丐捕蛇	白衣居士(397)
预知天气	采蘅子(399)
台州道士	采蘅子(400)
卖械女	采蘅子(402)
章西五	吴德旋(403)
蜈蚣入腹	陆以湑(404)
二母知人	陆以湑(405)
峨嵋老僧	钱 泳(406)
异 人	清凉道人(407)
刘黄头发冢	俞 樾(409)
田钝庵	俞 樾(411)
钱一本	俞 樾(414)

髯 侠	俞 樾(416)
汪 汎	俞 樾(420)
夏羽王	俞 樾(422)
僧如鵬	俞 樾(424)
皆通和尚	俞 樾(425)
痴道士	俞 樾(426)
何君梦诗	俞 樾(427)
诗 丐	邹 弢(428)
徐太保	栾 钧(430)
葛衣人	栾 钧(432)
渊默真人	栾 钧(434)
秦 某	栾 钧(441)
清河令	栾 钧(445)
祈 雪	黄 钧宰(446)
周 生	黄 钧宰(447)
病 丐	青城子(449)
银杏树	青城子(450)
酒疯子	青城子(451)
睡和尚	青城子(455)
白秦官	青城子(457)
借 缸	诸亩香(458)
预知死期	诸亩香(459)
李赤脚	诸亩香(460)
啖瓦丐	诸亩香(462)
苏州盗	诸亩香(463)
金山寺医僧	吴芑民(464)
文字竹叶	许叔平(469)
郑 甲	许叔平(472)

匠人复生	许叔平(475)
剑侠	许叔平(477)
玉兔	许叔平(482)
张忠定前知	俞樾(484)
嗅衣服知吉凶	俞樾(485)
草腰带	俞樾(487)
耳中闻声目中见形	俞樾(488)
扪脉知字	俞樾(490)
瞽能辨物	俞樾(491)
慎火停水	俞樾(492)
邵尧夫前知	俞樾(493)
祝由科	吴炽昌(495)
六壬神课	吴炽昌(499)
神尼	吴炽昌(505)
角技	俞樾(508)
壁飞	俞樾(510)
铁算盘	俞樾(512)
僧医	俞樾(515)
奇女	俞樾(517)
怪僧移物	俞樾(519)
石氏妻	曾七如(521)
曾广	曾七如(522)
梁彘、植之德	汪森(525)
池道澄	汪森(527)
刘仲远	汪森(528)
信天大师	汪森(530)
僧洪	汪森(531)
卢德洪	汪森(532)

吴正之梦验·····	汪 森(533)
石酒不醉·····	刘献廷(535)
袁体庵神医·····	刘献廷(536)
水 灾·····	蒲松龄(539)
种 梨·····	蒲松龄(540)
奇异的和尚·····	丁治棠(542)
专西为赤脚活佛·····	徐 珂(547)
某氏子访坐棚和尚·····	徐 珂(551)
僧有不坏肉身·····	徐 珂(553)
徐氏啖石·····	徐士鸾(556)
黄 标·····	汲修主人(558)

## 拳夫人

汉武帝有一次出京巡视，经过河间郡时，看见有一股青紫色的云气，从地面升入空中。据望气术士推测，说是云气下面有一位奇异的女子，这一定是天子的美好征兆。汉武帝立即派人去访求。果然在一座空阔的馆舍里发现了一位年轻的女子，容貌非常漂亮，只是两只手却紧紧地握成了一只拳头。汉武帝为了让她的拳头伸开，命令几百个人来掰，也掰不开。汉武帝就亲自动手来掰，他的手刚刚碰到女子的手，女子的拳就舒展开了。从此，这位女子得到了汉武帝的宠幸，称为“拳夫人”。后来进为婕妤，住在钩弋宫。

钩弋夫人懂得房中术，因此，汉武帝十分宠幸她。她怀孕后，经过十四个月才生下儿子，就是后来的昭帝。汉武帝很得意，说：“尧是怀了十四个月才生的，钩弋生的儿子也怀到了十四个月。”于是将钩弋宫的宫门命名为“尧母门”。

后来，钩弋夫人陪侍汉武帝到甘泉宫去，在侍寝的时候告诉汉武帝：“妾的命相注定应该替陛下生一男孩，但等孩子长到七岁，妾就应当死去。妾今年一定会死。这座宫里毒物恶气很重，必定会妨害陛下龙体的。”说完这话，她就躺下死去了。

出殡的时候，香气十里以外都能闻到。她的灵柩葬在云陵。汉武帝很悲痛，又怀疑钩弋夫人不是凡人，就挖开坟墓，打开棺槨来看，发现是空棺没有尸体，只有衣服鞋袜还在里面。汉武帝在甘泉宫兴建了通灵台，常常有一只青鸟停在台上，飞来飞去，直到宣帝时，青鸟才不再飞来了。

## 原文

上巡狩过河间，见有青紫气自地属天。望气者以为其下有奇女，必天子之祥。求之，见一女子在空馆中，姿貌殊绝，两手一拳。上令开其手，数百人擘，莫能开。上自披，手即中。由是得幸，为拳夫人。进为婕妤，居钩弋宫。解皇帝素女之术，大有宠。有身，十四月产昭帝。上曰：“尧十四月而生，钩弋亦然。”乃命其门曰尧母门。从上至甘泉，因幸，告上曰：“妾相运正应为陛下生一男，七岁妾当死，今年必死。宫中多蛊气，必伤圣体。”言终而卧，遂卒。既殒，香闻十里余。因葬云陵。上哀悼，又疑非常人，发冢，空宫无尸，唯衣履存焉。起通灵台于甘泉，常有一青鸟集台上往来，至宣帝时乃止。

《汉武故事》

汉·班固



## 张 广 定 女

同郡有个叫张广定的人，因为遭逢兵荒马乱，准备逃避到别的地方去居住。他有个女儿刚刚四岁，不能走远路，又不能把她放在筐里挑走或者背走。他们想，丢掉她孩子肯定会饿死；做父母的又不忍心让孩子的尸骨暴露在野地里。他想到村口有座古人的大坟冢，坟的顶部，原先就有一个洞，于是，就把女儿放在筐里，用绳子将她吊放进坟冢里面，给孩子留下可以吃几个月的干粮和饮水，就忍痛离开了。

等到后来，战乱平定，这中间已过去了三年，张广定才得以回到乡里来。他打算收拾坟中孩子的枯骨，另外寻块坟地埋葬。张广定到古坟边察看，却见女儿还好端端坐在坟穴里，她望见父母来到，还认得出来，神态非常高兴。张广定和妻子起初还疑心是女儿的鬼魂。等到下到坟坑，走近女儿，才知道她真的活着。张广定忙问女儿：“这几年你是从哪里得到吃的东西的？”女儿说：“干粮刚吃完时，我饿得发慌，看见那边角落里有一件东西，成天伸颈吞气，我就学着它的样子，也成天伸颈吞气，慢慢地我就变得不知道饿了。每天我都学着做，就这样活到了今天。当初爹娘走的时候留下了衣裳被子，因为我整天只在这坟里，不用出来进去，衣裳都没有坏，所以我也没冻着冷着。”张广定听女儿这么说，就去找女儿说的那个东西，这才发现，原来是一头大乌龟。

张广定把女儿领回家去。女儿开始吃粮食的时候，感到肚子有些痛，还往外呕吐。过了很长时间，才逐渐习惯了。

## 原文

郡人张广定者，遭乱避地。有女年四岁，不能步涉，又不可担负，计弃之固当饿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冢，上颠先有穿穴，乃以器盛縊之，下此女于冢中，以数月许干饭及水浆，与之而舍去。候世平定，其间三年，广定得还乡里，欲收冢中所弃女骨更殓埋之。广定往视，女故坐冢中，见其父母犹识之，喜甚。而父母初疑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问从何得？女言：“粮初尽时甚饥，见冢角有一物，伸颈吞气，试效之，转不复饥，日月为之，以至于今。父母去时所留衣被，自在冢中，不往来，衣服不败，故不寒冻。”广定索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龟耳。女出食谷，初小腹痛，呕逆，久许乃习。

《异闻记》

汉·陈 寔

## 食箸计米

元理曾经跟随朋友陈广汉，广汉说：“我有两仓库米，忘记了各有多少石，你替我测算一下。”元理用筷子转了十几圈，说：“东边仓库里有米七百四十九石二升七合。”又用筷子转了十几圈，说：“西边仓库里有米六百九十七石八斗。”广汉在他推算完就将仓门紧紧封闭起来。后来，从两个仓库中把米取出来，西边的仓库有米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仓中有一只老鼠，足足占了装一升米的地方；东边的仓库米数与元理说的数目完全符合。

两年之后，元理又去广汉家，广汉把米的数目告诉他，元理用手拍着床说：“我怎么就不知道老鼠吃米呢？推算错了，不如不要这脸皮了！”

陈广汉替他拿来酒，佐酒菜有几片干鹿肉，元理又推算说：“你家甘蔗地有二十五处，应该收到一千五百三十六根甘蔗；大芋地有三十七亩，应该收六百七十三石大芋；有一千头牛，其中母牛能生产二百头牛犊；有一万只鸡，将要孵出五万只小鸡。”还有羊、猪、鹅、鸭，元理也一一说出了它们的数目；果子、瓜类、熟肉、熟鱼、蔬菜全都知道放在什么地方。元理接着说：“你资财这样多，为什么招待我如此寒酸呢？”广汉惭愧地说：“客人可以仓促来到，主人不能仓促准备好丰盛的饌肴。”元理说：“案板上有蒸小猪一头，厨柜中有荔枝一盘，都可以拿来佐酒。”广汉听完，再三道歉，亲自去里面将这两样菜取出来，两人开怀畅饮了一整天。

## 原文

元理尝从其友人陈广汉，广汉曰：“吾有二囤米，忘其石数，子为吾计之。”元理以食箸十余转，曰：“东囤七百四十九石二升七合。”又十余转，曰：“西囤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著囤门。后出米，西囤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东囤不差圭合，元理后岁复过广汉，广汉以米数告之，元理以手击床曰：“遂不知鼠之食米，不如剥面皮矣。”广汉为之取酒，鹿脯数片，元理复算曰：“藟蔗二十五区，应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鸱三十七亩，应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产二百犊，万鸡将五万雏。”羊豕鹅鸭，皆道其数；果蓏肴蔌，悉知其所。乃曰：“此资业之广，何供馈之徧邪？”广汉惭曰：“有仓卒客，无仓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豕一头，厨中荔枝一样，皆可为设。”广汉再拜谢罪，自入取之，尽日为欢。

《西京杂记》卷四

晋·葛洪

## 自 算 其 年

安定皇甫嵩真，玄菟曹元理，两人都精通算术，都是成帝时代的人。真曾经推算自己能活多少岁，结果得知能活到七十三岁。真应该在绥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申时去世，他早就将这事记写在墙壁上了。结果他却在这一年的二十四日申时去世了。他的妻子说：“我见他算的时候，多下了一算。本来想将这情况告诉他，又恐怕走漏了他的天机。所以不敢说出来。现在离他写的去世日期果然差了一天。”真早先还嘱咐说：“北邙青陇上有一棵孤独的楸树，从树的西边四丈远的地方往下挖七尺，将我埋葬在这个地方。”到真死后，家里人照他的话在指定的地方往下挖，发现有一座古时候的空的大棺材，就将真的棺材放在那里面下葬了。

### 原 文

安定皇甫嵩真，玄菟曹元理，并明算术，皆成帝时人。真尝自算其年，寿七十三。真绥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死，书其壁以记之。至二十四日晡时死。其妻曰：“见真算时，长下一算。欲以告之。虑脱真旨。故不敢言。今果较一日。”真又曰：“北邙青陇上，孤楸之西四丈所，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时空槨，即以葬焉。

《西京杂记》卷四

晋·葛洪

## 天竺胡人

晋怀帝永嘉年间，有一个印度人，渡过长江，来到江南。这个人懂得天文、历法、占卜等方面的知识，能把断了的舌头再接上，能从口中吐火。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一群人围着他观看。

他在咬断舌头时，先把舌头吐出来，让大家观看，然后用力把舌头咬断。鲜血洒了一地。他把咬断的舌头放在一个器皿中，让大家传着看。这时人们看他的口腔，舌头的那一半还在。一会儿，人们把咬断的舌头轮流着传看完了，印度人便把它放在嘴里含着。坐了有片刻，座上的人看见舌头象原来一样，简直不知道它是否真的断过。印度人能把断了的东西接起来，除了舌头以外，还可以把绢布拿来，他和别人各拿着绢的一头，双方对着剪，从中间把它剪断。过一会儿，把两个断头合在一起一看，绢布又连接在一起，与没剪断的时候完全一样。当时很多人都怀疑这是一种幻术，就在暗地里试验它一下，原来绢布真是剪断的。

印度人吐火时，先把药放在器皿中，然后拿一点火，与黍糖合在一起，吹呼几次以后张开嘴，满嘴里都是火。于是他就趁着火燃烧的时候用来烧东西，就烧着了。又拿来书纸、绳子、以及丝线一类的东西投在火里，大家一起观看，看见它们已经燃烧成了灰烬，于是就在灰烬中拨拉，发现仍然有东西，从里面挑出来一看，原来还是原来的纸、绳子等，一点儿没损坏。

### 原文

晋永嘉中，有天竺胡人，来渡江南。其人有数术，能断舌复续，吐火，所在人士聚观。将断时，先以舌吐示宾客。然后力截，血



流覆地。乃取置器中，传以示人。视之，舌头半舌犹在。既而还，取舍续之，坐有顷，坐人见舌则如故，不知其实断否。其续断，取绢布，与人各执一头，对剪，中断之。已而取两断合视，绢布还连续，无异故体。时人多疑以为幻，阴乃试之，真断绢也。其吐火，先有药在器中，取火一片，与黍饴合之，再三吹呼，已而张口，火满口中，因而就蘸取以炊，则火也。又取书纸及绳缕之属投火中，众共观之，见其烧爇了尽。乃拔灰中，举而出之，故向物也。

《搜神记》

晋·干宝

## 怪物治马

赵固常常骑着一匹红色的马去出征打仗，他对这匹马十分爱惜珍重，常常把它系在住所前。一次，马忽然腹胀，很快就死了。这时，郭璞从这里路过，因听说此事就来到赵家。守门官说：“将军对这匹马十分爱惜，如今死了，很懊恼惋惜。”郭璞便对守门官说：“你可以进去通报，我能把这匹马治好。他必定要见我。”守门官听了这话又惊又喜，立即向赵固报告。赵固听后高兴得跳了起来，下令守门官赶快去迎接郭璞。赵固与郭璞一见面，刚寒暄几句，便问：“您能把我的马治活吗？”郭璞说：“我可以把它治活。”赵固很高兴，就问郭璞要用什么方法？”郭璞说：“要挑选二三十个与您同心的健儿，让他们都拿着竹竿在这儿，往东走三十里，会看见丘陵树林，形状象社庙。遇到这些时就用竹竿搅扰打拍它，就会得到一物，这时，就赶快骑马回来。只要得到了这个东西，马便能够复活了。”于是赵固派了五十个亲近的勇敢士兵去了。果然象郭璞说的那样，看见一处大丛林，有一个象猴又不是猴的东西走出来。人们就一起追逐抓获它，把它抱回来。这东西远远地看到死马，就腾跃跳动要扑上去。郭璞叫人们放了它，这东西就自己走到马头那儿用它的鼻子慢慢地吐气吸气。经过一段时间，马终于站立起来了，又奋勇迅疾奔跑，这东西就不见了。赵固赠给郭璞很多的礼物，郭璞得以过江东。

### 原文

赵固常乘一匹赤马以战征，甚所爱重，常系所在斋前。忽腹胀，少时死。郭璞从此过，因往诣之，门吏云：“将军好马甚爱惜，

今死，甚懊惋。”璞便语门吏云：“可入通道，吾能活此马，则必见我。”门吏闻之惊喜，即启固。固踊跃，令门吏走往迎之。始交寒温，便问卿能活我马乎？璞曰：“我可活尔。”固欣喜，即问须何方术？璞曰：“得卿同心健儿二三十人，皆令持竹竿于此，东行三十里，当有丘陵林树，状若社庙。有此者便当以竹竿搅扰打拍之，当得一物，便急驰归。既得此物，马便活矣。”于是左右骁勇之士五十人，使去，果如璞言。得大丛林，有一物似猴而非，走出。人共逐得，便抱持归。此物遥见死马，便跳梁欲往。璞令放之，此物便自走往马头间，嘘吸其鼻，良久，马起，喷奋奔迅，便不见此物。固厚赠给璞，得过江左。

《搜神后记》

晋·陶潜

## 凶 警

晋朝大司马桓温，字元子。晚年时，忽然有一个不知道名字的尼姑，从远方来，投靠桓温，把他做为施主。这尼姑才德、品行不一般，桓温对她很敬重，让她居住在家里。这尼姑每次洗澡总要个把时辰，桓温感到奇怪，就偷偷地看她。他看见尼姑裸身挥着刀，剖开肚子挖出内脏，把头割断，把身体肢解，并切成细块。桓温又奇怪又害怕地走了。当尼姑洗完澡走出浴室，身体还和平常一样。桓温把看到的事情问尼姑。尼姑回答说：“您如果要犯上作乱的话，就要受这样的刑罚。”当时桓温正在蓄谋篡位，他听了尼姑这话后，感到失意、懊恼。因为害怕这种报应，他始终保持着臣子的本份。以后尼姑也辞去，不知到哪儿去了。

### 原 文

晋大司马桓温，字元子。末年，忽有一比丘尼，失其名，来自远方，投温为檀越。尼才行不恒，温甚敬待，居之门内。尼每浴必至移时，温疑而窥之。见尼裸身挥刀，破腹出脏，断截身首，支分离切。温怪骇而还。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温以实问。尼答曰：“若逐凌君上，刑当如之。”时温方谋问鼎，闻之怅然。故以戒惧，终守臣节。尼后辞去，不知所往。

《搜神后记》

晋·陶潜

## 还 刀

钱唐有个叫杜子恭的，他有秘密的法术。他曾经到别人那儿借了瓜刀，那人的儿子来让他还刀，子恭说：“很快就会还给你的。”过后，瓜刀的主人到了嘉兴，有一条鱼跳到他的船中，他剖开鱼腹，看到了这把瓜刀。

### 原 文

钱唐杜子恭，有秘术。尝就人借瓜刀，其子求之，子恭曰：“当即相还耳。”既而刀主行至嘉兴，有鱼跃入船中，破鱼腹，得瓜刀。

《搜神后记》

晋 陶 潜

## 知 虎

有一个吴舍人，名叫猛，字世云。他有道术。同县的邹惠政把他请到家里。夜里，邹在家的庭院中烧香。忽然有一只老虎跑来，抓起邹惠政的儿子跳过篱笆而去。猛说：“不要难过，过一会儿它会送还的。”老虎跑开几十步，忽然又把邹的儿子送回来了。猛的道术从此更有长进，他希望成为一个好道士。猛很孝顺，小时候他睡在父母旁边，夏天时，蚊虫很多，而他始终不摇扇子。和他睡在一起的人发觉这事情，便问他为什么这样做。猛回答说：“怕蚊虫去咬我父母亲哪。”父母亲去世时，他在墓旁守孝，当时四川的强盗肆意行凶，放火烧房，老百姓都争相逃命，而猛仍在墓旁哭悼亲人，不愿离去。

### 原 文

吴舍人名猛，字世云。有道术。同乡邹惠政迎猛，夜于家中庭烧香。忽有虎来抱政儿超篱去，猛语云：“无所苦，须臾当还。”虎去数十步，忽然复送儿归。猛遂精进，乞为好道士。猛性至孝，小儿时在父母旁卧，时夏日多蚊虫，而终不摇扇，同宿人觉，问其故，答云：“恐蚊虫去嚼我父母尔。”及父母终，行服墓次，蜀贼纵暴，焚烧邑屋，民人迸窜，猛在墓侧号恸不去。

《搜神后记》

晋·陶潜



## 预 托

中兴初年，郭璞往往自己给自己算卦，得知自己最后不得好死。他曾经经过南京栅塘这地方，遇见一个走得很快少年。那少年感到很冷，郭璞便拉着他，把自己的丝布袍送给他。这少年推辞不收。郭璞说：“你先拿去，以后你会明白的。”这个人便拿了丝布袍走了。当郭璞被处死刑时，行刑的果然是这个人，旁边的人都为郭璞求情，让这人行刑时少让郭璞受苦。郭璞说：“我早就托付他了。”这个人听后，泣不成声。等行刑结束时，这人才说出了此事的原委。

### 原 文

中兴初，郭璞每自为卜，知其凶终。尝行经建康栅塘，逢一趋步少年，甚寒，便牵住，脱丝布袍与之。其人辞不受。璞曰：“但取后当自知。”其人受而去。及当死，果此人行刑，旁人皆为求属。璞曰：“我托之久矣。”此人为之欷歔哽咽。行刑既毕，此人乃说。

《搜神后记》

晋·陶潜

## 曹 赞

黄州有个少数民族的艺人叫曹赞，身高八尺（古人的长度小于今天——译者）。他有知识而且很聪明。各种戏耍，都能玩得极其精彩。他又善于在水上表演，穿着衣服从百尺高的桅杆上跳下来，端端正正坐在水面上就象坐在草席上一样。还能在水上穿着靴子行走。有时他让人用一只袋子把他装在里面，把袋口扎住，浮在江上，他能自己把袋口解开。以至于能在水中回旋出没，变出成千种姿态。看到这种情景的人都吓得目瞪口呆，不能理解，认为他能这样做，可能有异于常人的功能，不然的话真是玩命了。

### 原 文

黄州优胡曹赞者，长近八尺，知书而多慧。凡诸谐戏，曲尽其能。又善为水嬉，百尺檣上不解衣投身而下，正坐水面，若在茵席。又于水上靴而浮。或令人以囊盛之，系其囊口，浮于江上，自解其囊。至于回旋出没，变易千状。见者目骇神悚，莫能测之，恐有他术致之，不尔真轻生也。

《因话录》

唐·赵 璘

## 唐 山 人

元和年间，江淮地方有个姓唐的隐者唐山人，他广泛阅读了不少历史传记，喜欢道术，经常出外游览名山。他自己说擅长炼金术，有不少人拜他为师。后来他在楚州客店里认识了一个姓卢的人，两人气味相投。卢生也谈论到炼丹术，说自己外祖父家姓唐，于是叫唐山人舅舅。唐山人舍不得与他分开，就邀请他一同去南岳。卢生也说有亲戚朋友在阳羨，想去看望他们，现在正好可以与舅舅同路欣赏沿途的风景。

中途他们在一个寺庙里歇息，两个人一直谈笑到深夜。趣味正浓，卢生说：“我知道舅舅会缩锡成金，请把要点说一说吧。”唐山人笑着说：“我几十年来，东奔西跑，拜师学艺，也就学会了这种道术，那能随便告诉别人呢！”卢生再三请求不肯罢休，唐山人推辞说老师传艺也要选个日子，等到了南岳再传授吧。卢生脸有怒气：“舅舅您今夜必须传授给我，不要不当一回事了。”唐山人便谴责他：“本来我和你什么关系也没有，只不过在盱眙相遇，实在羡慕你是个君子，谁知道你甚至于连个马夫都不如！”卢生挥舞手臂，瞪着眼睛斜视着唐山人，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说：“我是个刺客，如果达不到目的，你今天就得死在这儿。”

卢生就从怀中掏出一个黑皮袋子，取出匕首，刀刃有如半月，他拿过火炉前的熨斗削了起来，仿佛削木片一样。唐山人吓坏了，把缩锡炼金术详细说出来。卢生这才笑着说：“差点儿错杀了舅舅。”唐山人将这个技术说了一多半时，卢生才带着歉意说：“我的师傅是个仙人，他命令我们十个人，到各地寻找胡乱传授熔炼金银术的人，把他们杀掉。至于传授缩锡炼金术的，也是要杀

掉的。我是个早就学会了飞行术的人。”说着向唐山人一拱手，就不见了踪影。从此以后，唐山人只要遇见有道术的人，就说起这件事告诫他们。

## 原文

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猎史传，好道，常游名山。自言善缩锡，颇有师之者。后于楚州逆旅遇一卢生，气相和。卢亦语及炉火，称唐族乃外氏，遂呼唐为舅。唐不能相舍，因邀同之南岳。卢亦言亲故在阳羨，将访之，今且贪舅山林之程也。

中途止一兰若，夜半语笑方酣，卢曰：“知舅善缩锡，可以梗概语之。”唐笑曰：“某数十年重趼从师，只得此术，岂可轻道也！”卢复祈之不已，唐辞以师授有时日，可达岳中相传。卢因作色：“舅今夕须传，勿等闲也。”唐责之：“某与公风马牛耳，不意盱眙相遇，实慕君子，何至驺卒不若也。”卢攘臂瞋目眄之，良久，曰：“某刺客也，如不得，舅将死于此。”

因怀中探乌韦囊，出匕首，刃势如偃月，执火前劈斗削之如札。唐恐惧具述。卢乃笑语唐：“几误杀舅。”此术十得五六，方谢曰：“某师，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传黄白术者杀之。至添金缩锡，传者亦死。某夕得乘蹻之道者。”因拱揖唐，忽失所在。唐自后遇道流，辄陈此事戒之。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

## 僧 侠

唐朝建中初年，一位姓韦的读书人，搬家到汝州。他中途遇到一位僧人，因此同路一起走，谈话很投机。太阳快要下山时，僧人指着一条岔路对他说：“从这里往前走几里路就是我的寺庙，您难道不能去看看吗？”韦生答应去，便让家里人先走。僧人马上派遣跟随他的人前去安排。

走了十几里路，还不到寺庙。韦生就问僧人，僧人立刻指着一片树林子说：“那边就是了。”他们又往前走，这时太阳已经落山。韦生疑心僧人要打劫，因为他一向善于打弹弓，就暗中从靴子里拿出弹弓，并装上弹丸，怀里又揣着十多枚铜丸。这时韦生才责备僧人说：“我还要赶路程，刚才偶然贪恋您的清高议论，勉强答应了您的邀请。现在我们已走了二十里路，还不到达，怎么回事？”僧人只是说只管走好了。这时僧人走在前面一百多步的地方，韦生知道他是强盗，就用弹丸射他，正打中他的脑袋。僧人开始时不觉察，当共有五发打中时，僧人开始摸被弹丸打中的地方，说：“您不要开玩笑！”韦生知道自己对他无可奈何，也就不再用弹丸射他了。

后来僧人来到一所庄园，有几十个人打着火把出来迎接。僧人请韦生在一个大厅中就坐，并对他说：“您不要发愁。”接着问身旁的随从：“夫人住的地方按照我说的方法准备了没有？”而后又对韦生说：“您先亲自去安慰她们一下，然后马上到这里来。”韦生看到妻子儿女另外在一间屋里，吃住安排得十分周到，相见后哭泣了一场。他很快回到僧人那里，僧人上前拉着他的手说：“我本是强盗，对你本来没好意。但没想到您的武艺这样好，换了旁人也敌不住。现在我绝没有别的意思，希望不要再怀疑了。刚才我所中的您的

弹丸都在这里。”于是举手抓了一下脑后，五枚铜丸掉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摆上了筵席，是蒸全牛，牛犊上插着十几把刀子，用童饼绕了一圈。僧人邀请韦生就坐，而后说：“我有几位义弟，想叫他们参见您。”话未说完，就有五六位穿戴朱红色衣服宽大腰带的人排列站在台阶下。僧人招呼他们：“来参拜这位先生。刚才你们要是遇着他，早就粉身碎骨了。”吃完饭，僧人说：“我干强盗职业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快到暮年了，想洗手不干了。不幸的是我有一个儿子，他的武艺超过我。我想请求您为我决定一下，这事怎么办。”于是他呼唤飞飞出来参拜韦生。飞飞年纪才十六七岁，身穿青绿色长袖服装，皮肤象腊一样光润。僧人喝叱飞飞说：“到后堂去侍候韦先生。”然后授给韦生一把剑和五枚铜丸，说：“请求您用上所有的本领杀死他，不要让他牵累我。”他领着韦生到一间厅堂中，而后在外面锁上门，厅堂中只有四个角落有明灯。飞飞在堂上，手拿一只短马鞭。韦生发射弹丸，心里想必定能击中，而弹丸却被打落。飞飞跳在房梁上，沿着墙壁脚不沾地的轻快走动，轻敏得象猴子。弹丸都没有击中，韦生就追着飞飞用剑刺，飞飞迅速灵活地躲闪，常常是离韦生的身子不到一尺远。韦生砍断了他的马鞭，但终究不能击中飞飞本人。长时间过后，僧人才打开门。他问韦生给他除了害没有，韦生把比武的情况讲述了一遍。僧人很发愁地听着，而后对飞飞说：“比武你胜了，以此确定了你必然做贼的生涯，谁能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呢。”

僧人整夜和韦生谈论剑术和弓箭之类的事情。天快亮时，僧人送韦生到路口。他赠给韦生丝绢一百匹，流泪而别。

## 原文

建中初，士人韦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与连辔，言论颇洽。日将衔山，僧指路谓曰：“此数里是贫道兰若，郎君岂不能左顾乎？”士人许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处分步者先排比。行十

余里不至，韦生问之。即指一处林烟曰：“是矣。”又前进，日已没。韦生疑之，素善弹，乃密于靴中取弓卸弹，怀铜丸十余。方责僧曰：“弟子有程期，适偶贪上人清论，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僧但言且行。至是僧前行百余步。韦知其盗也，乃弹之，正中其脑。僧初不觉，凡五发中之，僧始扪中处，曰：“郎君莫恶作剧！”韦知无奈何，亦不复弹。见僧方至一庄，数十人下列炬出迎。僧延韦坐一厅，唤云：“郎君勿忧。”因问左右：“夫人下处如法无？”复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即就此也。”韦生见妻女别在一处，供张甚盛，相顾涕泣。即就僧，僧前执韦生手曰：“贫道盗也，本无好意。不知郎君艺若此，非贫道亦不及也。今日故无他，幸不疑也。适来贫道所中郎君弹悉在。”乃举手搦脑后五丸坠地焉。

有顷，布筵。且蒸煖，煖割刀子十余，以齑饼环之。揖韦生就坐，复曰：“贫道有义弟数人，欲令伏谒。”言未已，朱衣巨带者五六辈列于阶下。僧呼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则成齑粉矣。”食毕，僧曰：“贫道久为此业，今向迟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过老僧，欲请郎君为老僧断之。”乃呼飞飞出参郎君。飞飞年才十六七，碧衣长袖，皮肉如腊。僧叱曰：“向后堂侍郎君。”僧乃授韦一剑及五丸曰：“乞郎君尽艺杀之，无为老僧累也。”引韦入一堂中，乃反锁之。堂中四隅明灯而已。飞飞当堂，执一短马鞭。韦引弹，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觉跳在梁上，循壁虚摄，捷若猱獾。弹丸尽不复中，韦乃运剑逐之。飞飞倏忽逗闪，去韦身不尺。韦断其鞭节，竟不能伤。僧久乃开门，问韦与老僧除得害乎。韦具言之，僧怅然。顾飞飞曰：“郎君证成汝为贼也，知复如何。”僧终夕与韦论剑及弧矢之事。天将晓，僧送韦路口。赠绢百匹，垂泣而别。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

## 一行法师

唐玄宗召见一行和尚，对他说：“师傅有什么特殊本领？”一行回答说：“我会记住看过的东西。”唐玄宗就下诏给掌管宫事的官吏，让他拿宫里人口册给一行看。一行全都看完以后，合上册子，将内容记得很熟，就象平日读过一样。背诵几篇之后，玄宗特地赐给他一张御床，表示一种礼遇，并且称呼他为“圣人”。

起初，一行和尚学习佛教。在嵩山，拜普寂为师。普寂曾经在寺庙设食做大会，住在几百里远的许多和尚以及徒弟，都在规定的时间来了，参加大会的有一千多人。这时有个叫卢鸿的人，品德高尚，学问渊博，隐居在嵩山。于是，普寂聘请卢鸿作一篇文章，用来颂赞大会盛况。

到了开会的日子，卢鸿拿着他写好的文章到寺里。普寂接过来，顺手放在书案上。钟磬响过，诵经已毕。卢鸿对普寂建议说：“我作的文章长达数千字，而且文字生僻，语言奇特，何不在众多和尚中挑选个聪明颖悟的出来，让我来亲自教他。”普寂就让人把一行叫来。

一行来了，翻开文稿微微一笑，只匆匆地浏览一遍，便不细看了，又放到书案上。卢鸿瞧不起他那种轻率的态度，在心里产生了一种责怪情绪。过了一会，一千多和尚聚集一堂，一行揎捋袖臂，气宇轩昂地走进会堂，高声地背起来，一点都不遗漏。卢鸿惊呆了好长时间。他对普寂说：“这个人不是您能教导的，应当让他各处去从师求学。”

一行和尚想透彻地研究用大数演卦，从此，不远千里去求访高师。他曾经来到天台国清寺，看见一个院落，数十步内都是古



松，门前有潺潺的流水。一行站在门口的屏风间，听到院里的和尚在庭中进行运算，发出簌簌的响声。演算结束，和尚对徒弟们说：“今天应该有弟子来向我求教演卦的方法，已经来到门口了，怎么没有见人来通报呢。”就掐指算了算。又说：“门前的河水应当向西流，弟子就要来了。”一行随着说话的声音进屋，向师傅跪拜行礼，请教演卦之法。不久，他将这位和尚算卦的本领都学会了。门前的水平常往东流，今天忽然改变方向朝西流去了。

邢和璞曾经对尹惜说：“一行大概是圣人吧！汉朝的落下闳作大衍历说此后八百岁应当少一天，会有圣人确定它。今天是规定的时间到了。而一行作大衍历正好差一天，那么，落下闳的话灵验了。”

一行还曾造访尹崇道士，向他借扬雄的《太玄经》，几天后就到尹崇道士那里去还那本书。尹崇说：“这本书意义深远，我研究了好多年，还不明白，您应该再往深里探究，为什么这么快就还来呢？”一行回答说：“我已经探求到它的意义了。”顺便拿出自己所撰写的《太衍玄图及义诀》一卷来给尹崇看，尹崇非常佩服。说：“您是今世的颜渊了。”

到了开元末年，裴宽任河南府尹。深信佛教，拜普寂禅师为老师，白天晚上都到他那里去学。有一天，裴宽到了普寂那里，普寂说：“正赶上有点小事，没有时间细谈，请你先别回去，在这里休息一会儿。”裴宽就呆在一间空屋子中，屏声静气，不敢出声，看见普寂把正堂收拾干净，焚起香来，端端正正地打坐。时间不长，忽然听见敲门的声音，有人连声说：“天师一行和尚来了。”一行进来，就到普寂面前行礼，行完礼，附在普寂耳边悄悄地说话，那样子非常恭敬。普寂只点头说“没有不可以的”。悄悄说完话后，又行礼，行过礼后，又悄悄地说话，这样反复了多次。普寂来回说：“对、对，没有不可以的。”一行悄悄地说完，下台阶进入南屋，自己关好门。普寂慢慢地对徒弟们说：“敲钟，一行和尚圆寂

了。”手下徒弟们赶快跑去看，见一行和尚象普寂说的那样超度了。后来，裴宽就穿起了孝服。办葬事的那一天，他亲自步行出城替一行和尚送葬。

## 原文

玄宗既召见一行，谓曰：“师何能。”对曰：“惟善记览。”玄宗因诏掖庭取宫人籍以示之。周览既毕，覆其本，记念精熟，如素所习读。数幅之后，玄宗不觉降御榻为之作礼，呼为“圣人”。先是一行既从释氏，师事普寂于嵩山。师尝设食于寺大会，群僧及沙门居数百里者，皆如期而至，聚且千余人。时有卢鸿者，道高学富。隐于嵩山。因请鸿为文，赞叹其会。至日，鸿持其文至寺。其师受之，致于几案上。钟梵既作，鸿请普寂曰：“某为文数千言，况其字辟而言怪，盍于群僧中选其聪悟者，鸿当亲为传授。”乃令召一行。既至，伸纸微笑，止于一览，复致于几上。鸿轻其疎而窃怪之。俄而群僧会于一堂，一行攘袂而进，抗音兴裁，一无遗忘，鸿怀愕久之。谓寂曰：“非君所能导教也，当从其游学。”一行因穷大衍，自此访求师资，不远数千里。尝至天台国清寺，见一院古松数十步，门有流水。一行立于门屏间，闻院中僧于庭布算，其声簌簌，既而谓其徒曰：“今日当有弟子求吾算法，已合到门，岂无人道达耶。”即除一算。又谓：“门前水合却西流，弟子当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请法，尽受术焉。而门水旧东流，今忽改为西流矣，邢和璞尝谓尹惜曰：“一行其圣人乎！汉之洛下闳造大衍历，云后八百岁当差一日，则有圣人定之，今年期毕矣。而一行造大衍历，正在差谬，则洛下之言信矣。”一行又尝诣道士尹崇，借扬雄《太玄经》，数日复诣崇还其书。崇曰：“此书意旨深远，吾寻之数年，尚不能晓，吾子试更研求，何遽还也。”一行曰“究其义矣。”固出所撰《太衍玄图及义诀》一卷以示崇。崇大嗟服，曰“此后世颜子也。”至开元末，裴宽为河南尹，深信释氏。师事普寂

禅师，日夕造焉。居一日，宽诣寂。寂云：“方有小事，未暇款语，且请迟回休憩也。”宽乃屏息止于空室，见寂洁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闻叩门，连云：“天师一行和尚至矣。”一行入，诣寂作礼。礼訖，附耳密语，其貌绝恭，但额云，无不可者。语訖礼，礼訖又语，如是者三。寂惟云：“是是，无不可者。”一行语訖，降价入南室，自阖其户。寂乃徐命弟子云：“遣钟，一行和尚灭度矣。”左右疾走视之，一行如言灭度。后宽乃服衰经葬之日，自徒步出城送之。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

## 韦行规

韦行规自己说，年青时游京西，傍晚在旅店休息片刻，还打算继续赶路。店前有位老人正在做事，对他说：“客人不要走夜路，这一带地方强盗多。”韦行规说：“我注意用弓箭防身，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于是就离开了旅店。

走了几十里路，天已经黑了，发现有人从草中走出来，紧跟在他后边。韦行规大声呵斥，那人不答应。他就接连射出几支箭，虽然都打中了，但那人还是不退。箭用完了，韦行规很害怕，就打马快跑。过了一会儿，风起雷鸣，韦行规只好下马，靠住一棵树站着。看见天空中有电光相互追逐，象一根弯曲的棍子一样。电光渐渐划过了树梢，觉得有物体纷纷落在他的面前。韦行规一看，是一些树枝。过了一会儿，堆积的树枝埋住了自己的膝盖。韦行规非常害怕，扔掉了弓箭，抬头向天空请求饶命。跪下连拜数十次，电光渐渐升高，最后熄灭了，风雷也停住了。韦行规回头看看大树，树的枝干都光秃秃的了。鞍马也不见了。于是，就回到原来的旅店。看见那位老人正在吹笙筒，韦行规断定他是有特殊本领的人，便向老人跪拜，并且承认自己不听劝的错误。老人笑着说：“你不要仅依仗有弓箭，还应该懂得剑术。”便带韦行规进到院子后面，指着鞍马，说把它弄回来是试试你。又拿出一片桶板，说昨夜你射的箭，都在这上面。韦行规请求在店里替老人干杂活，象挑水烧水等，但没有得到老人的允许。老人稍稍教给他一些剑术，韦行规也学得了其中的一二。

## 原文

韦行规自言，少时游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进，店前老人方工作，谓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盗。”韦曰：“某留心弧矢，无所患也。”因进发。行数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韦叱不应，连发矢中之，复不退。矢尽，韦惧，奔马。有顷风雷总至。韦下马，负一树，见空中有电光相逐如鞠杖。势渐过树梢，觉物纷纷坠其前。韦视之，乃木札也。须臾，积札埋至膝，韦惊惧。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数十，电光渐高而灭，风雷亦息。韦顾大树，枝干童矣。鞍馱已失，遂返前店。见老人方菰筒，韦意其异人，拜之，且谢有误也。老人笑曰：“客勿恃弓矢，须知剑术。”引韦入院后，指鞍馱，言却须取相试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韦请役力汲汤不许，微露击剑事，韦亦得其一二焉。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

## 张 仵

元和末年，盐城有一个差役名叫张仵。他递送文书去京城，到了宋州时遇到一个人，要求跟他结伴而行。这个人早晨住在郑州，对张仵说：“您让我给您扎一下针，走路的速度就可以增加好几百里。”于是挖了二个坑，各深五六寸，让张仵背对自己站在坑里，两个脚后跟悬在坑口边，他用针扎张仵的两只脚。张仵开始时不知疼痛，他又从膝下到小腿骨反复按摩，黑血流了一坑。张仵就明显地感觉到腿脚轻快了，才中午就到了汴京。这个人又要张仵同到陕州住宿，张仵推辞说力气不行。这人又说：“您可以暂时卸下膝盖骨，而且没有什么痛苦的，就可以走八百里。”张仵害怕了，没答应他。这人也不勉强，就说：“我有事情必须天黑时赶到陕州。”于是就走了。走路就象飞一样，一会儿就不见人影了。

### 原文

元和末，盐城脚力张仵递牒入京，至宋州遇一人，因求为伴。其人朝宿郑州，因谓张曰：“君受我料理，可倍行数百。”乃掘二小坑，深五六寸，令张背立，垂踵坑口，针其两足。张初不知痛，又自膝下至胫，再三捋之，黑血满坑中。张大觉举足轻捷，才午至汴。复要于陕州宿，张辞力不能。又曰：“君可暂卸膝盖骨，且无所苦，当行八百。”张惧，辞之。其人亦不强，乃曰：“我有事，须暮及陕。”遂去。行如飞，顷刻不见。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

## 魔 杖

虞部郎中陆绍，元和年间曾去定水寺看望寄居于寺内的表兄，就为寺院和尚备办了蜜饯和新鲜果品，隔壁寺院的和尚也是与陆绍熟悉的，就派人去邀请。过了很久，邻院那和尚和一位李秀才一起来了，于是大家环绕桌子坐下，说说笑笑十分热闹。

住持和尚叫小和尚煮了新茶，送茶一圈，不给李秀才送。陆绍心里不平，说：“为什么一开始就不给李秀才送茶呢？”住持和尚笑着说：“象这样的秀才，也想品尝茶味吗？”于是把别人喝剩的茶让李秀才喝。隔壁寺院的和尚说：“李秀才是有法术的人，您说话不可看不起他。”住持和尚又说：“象这样没有出息的子弟，有什么值得怕呢！”李才秀忽然发怒说：“我和您这位师傅素不相识，怎么知道我是个没出息的人呢？”这和尚又说大话：“出入于酒店、耍把戏的人，难道会有好人吗？”李秀才对所有在座的人说：“我免不了要对贵客做出有伤大雅的举动了！”

李秀才把双手笼在袖中，搁在膝上，训斥那住持和尚说：“你这个粗野的师父，怎么敢如此无礼，柱杖在哪儿？快来揍他！”和尚房门背后有一根竹杖突然跳了出来，接连敲击和尚。这时大家都站起来掩护和尚，而竹杖却从人缝里狠揍和尚，好象有什么东西在操纵着它。李秀才又喊道：“把和尚捉到墙边去！”和尚就背靠着墙，拱手，脸色发青，气喘吁吁，只叫饶命。李秀才又说：“师父下台阶吧！”和尚从台阶上跑下来，自己跌倒又爬起，爬起又跌倒算不清有多少次，鼻子流血，额头摔破了，还不停止。

大家都来求情，李秀才慢悠悠地说：“因为在座的诸位都是斯文人，我当然不会弄死他，以致连累大家。”说着向大家作个揖就

走了。那和尚过了半日才能说得出口，看模样就象是患了急病一样。李秀才对他究竟施用了什么法术，谁也弄不清楚。

## 原文

虞部郎中陆绍，元和中，尝看表兄于定水寺，因为院僧具蜜饴，时果，邻院僧亦陆所熟也，遂令左右邀之。良久，僧与一李秀才偕至，乃环坐，笑语颇剧。

院僧顾弟子煮新茗，巡将匝而不及李秀才。陆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余茶饮之。邻院僧曰：“秀才乃术士，座主不可轻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惮！”秀才忽怒曰：“我与上人素未相识，焉知予不逞之徒也？”僧复大言：“望酒旗玩变场者，岂有佳者乎？”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对贵客作造次矣。”

因奉手袖中，据两膝，叱其僧曰：“粗行阿师，争敢辄无礼，拄杖何在？可击之。”其僧房门后有筇杖子，忽跳出，连击其僧。时众亦为蔽护，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执持也。李复叱曰：“捉此僧向墙。”僧乃负墙拱手，色青气短，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师可下阶。”僧又趋下，自投无数，衄鼻败颡不已。

众为请之，李徐曰：“缘对衣冠，不能杀此为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中恶状，竟不之测矣。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



## 误识丈人

传说黎干当京兆尹的时候，曲江地方旱象严重，地方官画了一条龙，祈求上天降雨，围观的人有好几千。黎干来到祭雨坛，百姓们迅速躲开，却有个拄着拐杖的老人没有回避。黎干很生气，吩咐手下将这位老人鞭打了二十下，棍棒打在老人背上就象打在鼓上一样，打完后老人甩手就走了。黎干看到这种情形，怀疑他不是一般人，就让老兵去追寻。只见老人到兰陵里，进了小门，大声说：“我今日受到了很大的侮辱，给我预备点热水。”老兵急忙回到衙门，将这事报告黎兆尹。

黎干听后很害怕，赶紧在官服外面罩了一身旧衣，同士兵一起到了老人的住处。这时，天色已经黑了，士兵直接进到里面，通报黎干的官职身分。黎干恭敬地慢慢走进去，跪在地上说：“刚才以貌取人，多有触犯，罪该万死。”老人很惊讶地起身说：“谁领您来这儿的！”立即拉着黎的手上了台阶。黎干看到老人可以用理说服，就慢慢地说：“我做京兆尹，如果稍微损点威信，就失去了官政。您隐去真相，混在人群中，不是别有慧眼的人，不能看出。您如果以这件事来开罪我，那是用不当的手段引我做错事，这就不是义士的思想。”老人笑着说：“这是我的不对。”就准备了酒菜，在地上摆席，并招士兵也坐下来。到深夜时，谈起养生术，话虽不多，但道理很辩证，黎干更增加了敬佩和恐惧。老人说：“我有一小技，请您表演一下。”说完进到里间去了。

过了好一阵，老人穿着紫色的衣服，染着红色的胡子，拿着长短不同的七把剑，在庭院里舞起来了，上下翻飞，如电光闪烁，有时横着砍下就象要断裂，盘旋起来又象一把圆规尺子。有一把两尺来长的短剑，常常伸到黎的座席前，黎干吓得发抖，在地上叩头。大约一顿饭的工夫，老人将七把剑插在地上，就如同天上

的北斗星。老人看着黎干说道：“刚才是试试你的胆量。”黎干拜谢说：“从今以后，性命都是您给的，我请求在您身边效力。”老人说：“您骨相没有道气，不是马上就能教的。以后我们还会有时间再见面。”说完向黎干作了揖就进房里去了。

黎干回家，脸色不好，就象得了一场病。对着镜子一瞧，才知道胡须已剃去一寸多长。第二天再去找老人时，那间屋子中已经空无一人了。

## 原文

相传黎干为京兆尹时，曲江涂龙祈雨，观者数千。黎至，独有老人植杖不避。干怒，杖背二十，如击鞞鼓，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老坊卒寻之。至兰陵里之内，入小门，大言曰：“我今日困辱甚，可具汤也。”坊卒遂返白黎。黎大惧，因弊衣怀公服，与坊卒至其处。时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阙。黎唯而趋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当十死。”老人惊起曰：“谁引君来此！”即牵上阶。黎知可以理夺，徐曰：“某为京兆尹，威稍损，则失官政。丈人理形杂迹，非证惠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钓人以贼，非义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之过。”乃具酒设席于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语及养生之术，言约理辩。黎转敬惧。因曰：“老夫有一技，请为尹设。”遂入。良久，紫衣朱鬓，拥剑长短七口，舞于庭中。迭跃挥霍，掣光电激，或横若裂，盘旋若规尺。有短剑二尺余，时时及黎之衽。黎叩头股栗。食顷，掷剑植地，如北斗状。顾黎曰：“向试黎君胆气。”黎拜曰：“今日已后性命，丈人所赐，乞役左右。”老人曰：“君骨相无道气，非可遽教，别日更相顾也。”揖黎而入。黎归，气色如病，临镜方觉须剃落寸余。明日复往，室已空矣。

《酉阳杂俎·盗侠》

唐·段成式

## 武居常有身后名

武居常是武则天祖父的祖父。年轻时他到洛阳南面游历，人们叫他“猴颊郎”，是因为他的面颊下面有胡须，看起来好象猿猴的下巴一样。他的脸上有四个酒窝。一天，有一个乞丐从伊水经过，对他说：“你一定会死后出名。你脸上的骨骼说明你会触犯法律被杀。然而你们家有一个女孩，八十年以后一定会使你们家突然发迹，极为显贵。不久又会渐渐衰落下去。”武居常不相信他的话，后来发生的事情，果真完全象乞丐说的一样。这个乞丐难道不是一个奇异的人吗？

### 原文

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时游洛下，人呼为猴颊郎，以居常颊下有须，若猿颌也。其上有四属。一日，伊水上过一丐者，曰：“郎君当有身后名，面骨法当刑。然有女，当八十年后起家暴贵，身亦浸微。”居常不信，后卒如言。丐者岂非异人乎？

《龙城录》

唐·柳宗元

## 壁 龙

唐代柴绍的弟弟，有才力，身轻矫捷，耸身而上，飘然如飞，十多步才停止。唐太宗叫他去取赵公长孙无忌的鞍辔，又事先通知无忌，嘱咐他严加防守。那天晚上，无忌看见一个东西象鸟儿一样飞入室内，割取双鞍而去，却追赶不到。太宗又叫这人去盗取丹阳公主的雕金缕空的枕头。他飞进寝室，用手撮些土撒在公主脸上，公主一抬头，他就用另一只枕头换了而去。公主到天亮时才发觉。这人常穿皮靴，走上砖城，直到垛子上，手不攀附任何东西。又用脚踩佛殿柱，直到檐头，抓住椽子，伏身一跃，上到百尺楼阁，毫无阻挡。唐太宗感到惊奇，说：“这人不可让他在京城。”把他放为外官。当时人们送他一个绰号，叫“壁龙”。

唐太宗又曾赏赐长孙无忌一条七宝带，价值千金。当时有个大盗叫段师子，从屋上椽眼里跳下，露出身形，抽刀对长孙无忌说：“您要动一动就杀死您！”于是从枕套中把宝带取走，用刀点地，耸身一跃，又从椽眼里走了。

### 原 文

唐柴绍之弟某，有才力，轻趫迅捷，踊身而上，挺然若飞，十余步乃止。太宗令取赵公长孙无忌鞍辔，仍先报无忌，令其守备。其夜见一物如鸟，飞入宅内，割双鞍而去，追之不及。又遣取丹阳公主镂金画枕。飞入内房，以手捻土公主面上，举头，即以它枕易之而去，至晓乃觉。尝著吉莫靴，走上砖城，直至女墙，手无攀引。又以足蹈佛殿柱，至檐头，捻椽覆，上越百尺楼阁，了无障碍。太宗奇之，曰：“此人不可处京邑。”出为外官，时人

号为壁龙。

太宗尝赐长孙无忌七宝带，直千金。时有大盗段师子，从屋上椽孔间而下。露，拔刀谓曰：“公动即死。”遂于枕函中取带去，以刀拄地，踊身椽孔间出。

《朝野僉载》

唐·张鷟

## 文皇谈王显

王显和唐太宗两个人，有如同严子陵和汉光武帝一样的老交情。小时候他们一起游戏打闹，常常互相扯裤子、摘帽子取乐。唐太宗没有发迹的时候，曾经开玩笑地对他说：“王显到老也做不上官。”等到唐太宗登上皇位以后，王显拜见太宗，并趁机禀奏说：“我今天能做上官了吧？”太宗笑着说：“也说不定呀。”太宗召见王显的三个儿子，每个人都授予五品官，只有王显没有受封。太宗对他说：“你没有贵相，我不为你感到惋惜。”王显说：“早晨显贵，晚上死，我也心满意足了。”当时还是仆射的房玄龄说：“皇上您既然没有即位时，就和他有老交情，为什么不试着给他一个官做呢？”太宗就封了他一个三品官，拿来紫袍、金带给他。那天晚上，王显就死了。

### 原文

王显与文皇，有严子陵之旧。每掣裤为戏，捋帽为欢。帝微时，尝戏曰：“王显抵老不作茧。”及帝登极而显谒，因奏曰：“臣今日得作茧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显独不及。谓曰：“卿无贵相，朕非为卿惜也。”曰：“朝贵而夕死足矣。”时仆射房玄龄曰：“陛下既有龙潜之旧，何不试与之。”帝与之三品，取紫袍金带与之。其夜卒。

《朝野僉载》

唐·张鷟

## 车中女子

唐代开元年间，江苏吴郡某人去京城参加明经科考试。到京城后在街头巷尾闲逛，忽然碰到两位青年人，身穿大麻布衫，向他拱手致敬，非常谦恭地过去了，但并不是旧相识。他以为两青年错认了人。几天之后，又碰到了。那两人说：“先生到这里我们没作东道主，今天正想去迎请，没想到在路上会面，真使我们感到欣慰。”于是拱手行礼，邀请他同行。他心里虽然很疑怪，但仍然勉强跟着，走过几间房，在东市一条小巷里，有临街的店房几间，他们一同走了进去。只见屋子很整齐肃穆。两人带他到堂上，盛筵款待。两人与客分别在交椅上坐着，席间还有几位青年人，都只有二十几岁，彬彬有礼，几次走出门去，象是等候贵客。到午后，才说来了！听到一辆车子的响声，一直进门来。几位青年人跟着，直到堂前，这是一辆用金宝装饰的车子。卷起车帘，一位女子从车里出来，十七八岁，容貌很漂亮，头上插满了花，衣裳却很素雅。那两位青年人立刻下拜，姑娘没有回礼，这位客人也下拜，姑娘才回了礼。于是请客人进去。

姑娘在正中的交椅上坐下，请两青年和客人坐下，他们都行礼致谢然后落坐。又有十几位后生，穿着都很清新，都行了礼，依次坐在客人的下首。上席的酒菜，很精美清洁，酒过数巡，姑娘举杯看着客人说：“听这两位介绍，今天有幸拜见您。您有精妙绝技，能不能使我们一开眼界？”这位客人谦让辞谢，说：“我自小到大，只读儒家经书，器乐和歌唱，从来没学过。”姑娘说：“您的技艺不是指这些，先生仔细想一想，曾经会什么？”客人低着头想了很久，说：“我在学堂里，曾经穿着靴子在墙上走，能够走

几步，其余的技艺，则不会。”姑娘说：“所请求的就是这件事。请客人表演一下。”于是客人就在墙上走了几步。姑娘说：“这也很不容易。”于是回看在座的几位后生，叫他们各自表演技能。他们都站起身行礼，然后有在墙壁上行走的，也有手抓住屋椽子行走的，轻捷的技艺，各人呈献了几种，象飞鸟一般。客人拱手惊恐，不知怎样才好。

一会儿，姑娘起身，告辞走了。客人惊叹，心神恍惚不愉快。过了几天，他在路上又见到那两位青年，两人说：“想借您的骏马一用，可以吗？”他回答：“可以！”到第二天，听到宫廷里面被盗，搜捕作案的贼人，只拿获了马匹，是用来驮脏物的。追查马主，就把他逮捕了，发交有司衙门审讯。他被赶进一个小门，役吏在后面把他一推，跌进几丈深的坑里。仰望屋顶有七八丈高，只有一个窟眼，才一尺多宽。从早上进来，到吃饭的时候，见一根绳子吊下一份食物。他饿了，赶忙拿来吃了，吃完，绳子又吊上去了。深夜里，他很气愤，一腔悲怨向哪里倾诉呢？抬头忽然看见一个东西，象鸟一样飞下来，感觉到了身边，是个人。那人用手摸着他说：“估计您很害怕，有我在，不用怕！”听声音，就是碰到的那个姑娘。她说：“和您一起出去。”然后用绢牢牢系住他的胸脯和胳膊，另一头则系在姑娘自己身上。姑娘耸身腾空，飞出宫城，离城门几十里，才下来。她说：“先生就回江淮去吧，求科举进身的想法，等到以后再说。”他非常高兴，拔腿逃跑，一路上乞讨借住，终于回到家乡。后来竟不敢进京赶考了。

## 原文

唐开元中，吴郡人入京应明经举，至京，因闲步坊曲，忽逢二少年，著大麻布衫，揖此人而过，色甚卑敬，然非旧识，举人谓误失也。后数日，又逢之，二人曰：“公到此境，未为主，今日方欲奉迓，邂逅相遇，实慰我心。”揖举人便行。虽甚疑怪，然强



随之。抵数房，于东市一小曲内，有临路店数间，相与直入。舍宇甚整肃。二人携引升堂，列筵甚盛。二人与客据绳床坐定，于席前更有数少年，各二十余，礼颇谨。数出门，若仁贵客。至午后，方云来矣！闻一车直门来，数少年随后，直至堂前，乃一钿车。卷帘，见一女子从车中出，年可十七八，容色甚佳，花梳满髻，衣则纨素。二人罗拜，此女亦不答。此人亦拜之，女乃答。遂揖客人。

女乃升床当局而坐，揖二人及客。乃拜而坐。又有十余后生，皆服轻新，各设拜，列坐于客之下。陈以品味，饌至精洁，饮酒数巡，女子执杯顾谓客：“闻二君奉谈，今喜拜见，承有妙技，可得观乎？”此人卑逊辞让，云：“自幼至长，唯习儒经。弦管歌声，辄未曾学。”女曰：“所习非此事也。君熟思之，先所能者何事？”客又沉思良久，曰：“某为学堂中，著靴于壁上行，得数步，自余戏剧，则未曾为之。”女曰：“所请只然。请客为之。”遂于壁上行得数步。女曰：“亦大难事。”乃回顾座中诸后生，各令呈技，俱起设拜。有于壁上行者，亦有手撮榛子行者，轻捷之戏，各呈数般，状如飞鸟。此人拱手惊惧，不知所措。

少顷，女子起，辞出。举人惊叹，恍恍然不乐。经数日，途中复见二人，曰：“欲假盛驷可乎？”举人曰：“唯！”至明日，闻宫苑中失物，掩捕失贼，唯收得马，是将驮物者。验问马主，遂收此人。入内侍省勘问，驱入小门，吏自后推之，倒落深坑数丈，仰望屋顶七八丈。唯见一孔，才开尺余。自旦入，至食时，见一绳缒一器食下。此人饥，急取食之。食毕，绳又引去。深夜，此人忿甚，悲惋何诉？仰望忽见一物，如鸟飞下，觉至身边，乃人也。以手抚生，谓曰：“计甚惊怕，然某在，无虑也。”听其声，则向所遇女子也。云：“共君出矣。”以绢重系此人胸膊论，绢一头系女人身。女人耸身腾上，飞出宫城。去门数十里，乃下。云：“君且便归江淮，求仕之计，望俟他日。”此人大喜，徒步潜窜，乞食

寄宿，得达吴地。后竟不敢求名西上矣。

《原化记》

唐·皇甫氏

## 婢女复活

干宝的母亲卢氏，在埋葬干宝的父亲时，暗中将一名婢女推进墓穴里。十几年后，母亲去世与父亲合葬。人们打开墓穴，发现那位婢女趴在棺木上。过了很长时间她才活过来。人们问她一些事，她的回答和往日相同。她的举止动作与以前也没有什么两样。

### 原文

干宝母卢，当葬父时，潜推一婢于墓中。十余年后，母亡与父合葬。开墓，婢伏于棺上。久而乃生。问之，如平昔之时。指使无异。

《独异志》

唐·李 冗

## 刑史子臣

当初，掌刑书的官子臣对宋景公说：“从现在到第五个祀日那一天，我就要死了。我死五年后，五月的丁亥那一天，吴国灭亡。以后第五个祀日即八月辛巳那一天，您将驾崩。子臣临死的那一天，早晨还拜见了景公，晚上就去世了。后来，吴国果然灭亡了。景公寻思子臣说的上面两件事都应了，内心非常恐惧，快死的那天，就逃进瓜地里去，于是就死在了那里。

### 原文

初，刑史子臣谓宋景公曰：“从今以往五祀日，臣死。自臣死后五年，五月丁亥吴亡。以后五祀，八月辛巳君薨。”刑史子臣至死日，朝见景公，夕而死。后吴亡，景公惧，思刑史子臣之言。将死日，乃逃于瓜圃，遂死焉。

《艺文类聚》

唐·欧阳询

## 钱 塘 老 僧

浙江钱塘人沈全、施永，全都靠着捕捉青蛙谋生。宋徽宗政和元年，两个人到本县灵芝乡，投靠乡民李安家借宿。那个地方本来青蛙很多，以前没人捕捉。沈、施两个人来了以后，用尽所有的力气和时间捕，然后再让他们的儿子带到城里贩卖，所获的利润是平常的十倍。有一天，施永回到李家，碰到一位老和尚敲门，对他说：“我们乡的青蛙受到捕捉，是你们带的头，现在池塘所有的青蛙都没了，如此残害灭绝天生之物，将会招致报应的。从现在起，赶快改一行职业，还来得及赎罪，不然，后果我我不敢保证了。”老和尚申述叮嘱了再三，施永并没有悔改的意思。和尚走了以后，沈全回来，施永把和尚的话告诉了沈。沈说：“野和尚怎么能干预我们的生意呢？假使我见了他，一定痛打他一顿，你却放他走了吗？”施说还可以追赶上，于是两人就一起去追赶和尚。追了一里多，没赶上。沈便责怪施胡说八道欺骗自己，嘴里还不干不净的漫骂。施不能忍受，与沈发生口角，两人揪打起来。沈更怒了，就拿平常使用的剥青蛙皮的刀，刺向施，刺中了施的胸部，施当场死亡。乡里的保正抓住他，把他送交到县里。山东东平的巩庭筠当时是县令，审讯他的案子。各种证据已经为人所信服，寻找老僧，老僧已经无影无踪了。沈最终因为犯了杀人罪，斩首于市曹。

### 原文：

钱塘民沈全、施永，皆以捕蛙为业。政和六年，往本邑灵芝乡，投里民李安家寓止。彼处固多蛙，前此无人采捕。沈施既至，

穷日力取之，令儿曹挈入城贩鬻，所获视常时十倍。一日，施先归李馆，逢老僧扣门谓曰：“吾乡群蛙之受钓，发端自汝。今谿渚所产，万计皆空，暴殄天物如此，将招业报。速从此改业，尚堪赎过，不然非吾所知。”申戒再三，施永无悔改意。僧去而沈来，具以告。沈曰：“野和尚如何敢预我经纪事？使我见，当与痛打一頓，汝却纵使去也？”施言尚可追及，乃相率而逐之。行一里许，无所值，责其妄语给己，咄咄漫骂。施不能堪，与争斗。沈益怒，就取常用剥蛙刀刺之，中胁即死。保正擒送县，东平巩庭筠，时为邑宰，鞠其狱。众证既孚，物色老僧，杳不可得。沈竟坐杀人，尸于市。

《夷坚志》卷三

宋·洪 迈

## 万寿寺门子

宋高宗绍兴初年，福州的万寿寺有一个伧佬族人，自己卖掉自己，充当守门的差役。多年来，他开关门窗、洒扫庭院，白天黑夜从不懈怠，在寺庙的仆人中，最勤快。主僧商议修建堂殿，估计需要五百万钱，正准备精选廉洁能干的人，到外边去乞求布施。这位伧佬族人知道了此事，进去禀告说：“我在山门已经很久了，没有做什么贡献，这次愿意为您化这个缘。”一寺的人都认为他太狂妄。一会儿，五百万钱送到了，众人才感到惊异。有人问他从什么地方弄来的，他只是笑，却不回答。后来主僧到山庄去，亲自收稻谷，伧佬族人死在门房。寺院的众僧把他埋葬完以后，才报告主僧。主僧说：“二天前，我见到他拄杖从这里经过，没作揖就走了。说他有什么不对劲的事，不知道他死了。”主僧命令打开坟墓，一看，只有衣服在里面罢了。

### 原文

福州万寿寺，绍兴初有一獠子自鬻，充守门之役。凡累年启闭洒扫，昼夜不少怠，在寺仆中，最为勤饬。主僧议修堂殿，度须五百千，正拟精择廉干者，出外求化。獠知之，入白曰：“在山门已久，无所陈力，愿为常住办此缘。”一寺皆指以为狂。少顷，钱至，方大惊异。或扣所从来，笑而不答。后主僧诣山庄，莅收禾稻。獠卒于门房，寺为敛瘞毕，始报。主僧曰：“二日前，吾见其人策杖过此，不作揖而去，谓其有所不合，不知其亡也。”命发瘞视之，但衣服存耳。

《夷坚志》卷二十一

宋·洪迈

## 陈毡头

宋高宗绍兴末年，福州有一个乞丐叫陈毡头，也不知他是哪里人。他的衣服又脏又破，从不和别人交谈。他的样子尤其肮脏、污秽。他虽然从来不梳头，头上却没有虬子和虱子；从来不洗澡，身上却不臭。他每天都在安泰桥西边，用破棉絮遮蔽身体，栖息在一个仅能容膝的地方。他常常从嘴里吐出一个东西，放在手掌上，不停地玩弄。这东西洁白圆润。有时被别人偷偷地看到了，他就笑着又吞进嘴里去。那大概就是内丹。有时他好象坐着，有时又好象躺着。动不动他一个多月也不出来讨吃的，突然一出来，就奔走不停。有个叫张圆觉的人，很赏识他的奇异，曾经写一首诗赠送给他，诗曰：

“释氏三千金世界，  
道家十二玉楼台。  
不知云鹤归何处，  
空使毡头夜卧阶。”

几年以后，不知陈毡头到什么地方去了。

### 原文

绍兴末，福州有丐者陈毡头，不知何许人。衣裳敝垢，不与人接语。形容尤极秽浊，然未尝梳发，而头无虬虱；未尝澡浴，而身不臭。每处于安泰桥之西偏，以破絮自蔽，仅能容膝。口中常吐一物于掌，莹白正圆，玩弄不已。或为人所窥，则笑而复吞之，盖内丹也。若坐若卧，动经月余，不出乞食。蓦然一出，则奔走不少驻。张圆觉颇识其异，遗之诗曰：“释氏三千金世界，道



家十二玉楼台。不知云鹤归何处，空使毡头夜卧阶。”数年后，失其所在。

《夷坚志》卷二十一

宋·洪 迈

## 京师贫士相

王珩，字彦楚。他从明州到首都开封，参加省试。发榜的前一天，王珩独自留在旅舍。当时他二十岁，因为非常穷，所以没有出去游玩。一会儿，有个贫士走上前来作揖。王珩以为他是个乞丐，所以根本没注意看他。贫士忽然发问道：“秀才等待发榜吗？”王珩说：“是的。您难道会看人吗？您看我这次考试能考中吗？”贫士说：“您能跟我一起喝酒去，我就告诉你。”王珩说：“我正缺少旅费，没有酒钱。”贫士从衣袖里倒出几百文钱，说：“用这些足够了。”王珩对此感到很惊异。

两人一起到了酒馆，连饮几杯后，王珩又问他说：“明天出榜，麻烦您为我决断一下得失。”贫士说：“后天才出榜，明天出不来。”王珩说：“刚才我恰好看见宣押台官入贡院拆封，为什么会耽搁两夜呢？”贫士说：“我只知道这些罢了。你这次没考上，直到五十八岁才能考中。”王珩说：“假如按照你的说法，我的前程也一定不能远大了？”贫士说：“但却有些好处。考中以后你便能任京局，不出三年，就可以超迁卿监，接连主管大郡，做监司。年寿可以达到八十岁。”王珩听了，很不高兴，丢下贫士就走了。

一会儿，王珩遇到太学斋的仆人由门口经过，向他打听发榜的事，仆人说：“奏卷出了错误，拖延到后天。”王珩这才惊叹、佩服贫士的神机妙算。不久发榜，王珩果然没有考中，寻访贫士，根本没有人认识他。

后来王珩的经历，与贫士所说的完全一样。王珩在宋徽宗大观己丑年成名，建炎初年作京西转运使。据说《甲志》上还记载了他梦中的诗句。

## 原文

王珣彦楚，自明州入京师，赴省试。揭榜前一日，独在邸舍，时年方二十，以贫甚不出游。俄有贫士前揖，以为丐者略不顾视。士忽发问曰：“秀才待榜乎？”王曰：“然。君岂善相人耶？珣今举可得否？”士曰：“秀才能从吾饮当言之。”王曰：“我正乏旅费，无酒资。”士倾袖中钱数百曰：“用此足矣。”王颇异焉。即相与诣旗亭酌数杯罢，复叩之，曰：“明日榜出，幸为决得失。”士曰：“后日方榜出，明日未也。”王曰：“恰已见宣押台官入贡院拆封，何由留连信宿？”士曰：“我但知如是耳。秀才卒未登第，直到五十八岁乃可。”王曰：“倘如所言，前程当不能远大。”曰：“却有些好处。才了当便任京局，不三年，超迁卿监，连典大郡，作监司。寿登八十。”王意气不怍，舍之去。顷遇太学斋仆过门，问以放榜事，仆曰：“奏卷错误，展作后日。”王始惊叹。已而不第，寻访贫士，更无识之者。后悉如其说。王以大观己丑成名，建炎初为京西转运使。甲志尝载其梦中诗云。

《夷坚志》卷二十六

宋·洪 迈

## 养皮袋

浙江婺州郊外有一位老头，好象散浪道人似的，他自称是“养皮袋。”他在那里已经住很多年了，却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籍贯。无论白天黑夜，他从来没睡过觉。当涂的张先生见了他说：“你行周天火运功吗？”老头点头表示肯定。宋孝宗淳熙末年，潘景珪（字叔玠）家原来种着一株紫木樨，盛夏时，木樨快要干枯了，老头对潘说：“等到六月六日三更时，我为你移栽这株花，花如果再活了，你必定升做侍从官。”不久，花鲜艳润泽，与当初一样。潘景珪于是也由浙漕京尹，升为工部侍郎。

老人生性厌恶别的道人，只有和汀州的管生关系密切，同他在一起居住。宋光宗绍熙三年正月初一，天还没亮，管生替他端出便盆洗涤，老人大叫：“你抢劫我的寨子！”到吃饭时，老人把饭倒在便盆里，用手抓着吃。

梅花门边有一户人家，开饭店，平常对老人很尊敬，很信任。有一天，天正寒冷，老人到那家饭店讨火，那家给了他一捆柴草。他烘烤完衣服，便用草搓成绳。绳索搓完，柴草上的火也灭了。老人拿着草绳，将被火燎过的柴捆起来，交给店主说：“事情已经办好了，千万不要动这捆剩柴。”几天以后，店内起火，火到店壁下便熄灭了。第二天，老人见到店主，笑着说：“火已烧过，没事了吧？”郡牙兵司，名叫刘泽，对待他也非常礼貌。有一次，老人忽然赠给他一件布袍，说：“拿它遮住你的臀部。”刘泽嫌它不干净，只把它挂在了浴室前。这天晚上，刘泽触怒了太守叶叔羽尚书，屁股挨了十五板子。挨完打，出府门，老人笑着说：“教你遮住，你不听，打得好吧？”

有姓刘的和姓韩的两家酒馆，刘家作买卖公平、正直，韩家贪利，酒中搀有很多酸灰。一次，老人携带竹杆，靠在刘家酒楼的门口，说：“救你，救你。动它就会吃铁棒。”第二天，一个流氓吃了推吏的苦头，拔刀报仇。推吏走上酒楼，流氓也跟随到酒楼上，推吏顺着竹杆，掉到了地上。酒家没受损失，推吏也幸免了灾难。又过了十天，老人到韩家的酒店，取一勺小便，出了门就喝，一滴不剩。观看的人围成了一堵墙，老人说：“吃这个尿都胜过吃他家的酒。”从这以后，没有人再到那家酒店去买酒了。

金华门外的徐家，开药铺。老人抱着沙糖空罐给他，说：“收集松脆易燃的炭，五天点一次火，烧烧这个罐子。”建宁有一个叫叶森的人，飘泊到了婺州，老人赠给他一个大钱说：“从此有了。”又连连嘱咐他不要丢了。第二年是甲寅年，叶森恰好遇上了赵子和，收入非常丰厚，积了一千吊钱。然而纳完税以后，不小心把老人赠的大钱丢了，又赶上他妻子死，原来的积蓄因此花光了。老人谈起别人的祸福来，了如指掌。老百姓到他那里表示敬意，或者到他那里去讨取钱财，得到他回礼的，这一天所经营的，一定如愿以偿。如果他不高兴，便拿手杖把人赶出去。即使是士大夫，也一样对待。

宋宁宗庆元元年的春天，老人坐在一个坛子中死去了。

## 原文

婺州有野叟，如散浪道人之状，自称“养皮袋”。不知其姓名乡里，居彼累岁，昼夜未尝寢息。当涂张先生见之曰：“师行周天火运乎？”以首肯之。淳熙末，潘景珪叔玠家，元种紫木犀一株，盛夏将槁，此叟谓曰：“俟六月六三更，为尔移此花。花若再活，必迁侍从。”已而花鲜泽如初。潘遂由浙漕京尹，擢工部侍郎。叟性憎恶它道人，唯与汀州管生善，与共处。绍熙三年正旦日，天未晓，管生为取溺器涤，叟大叫，言“汝劫我寨。”至斋时，倾饭于

器中而攫食。梅花门边一民家，启饭店，素敬信之。一日正寒，诣其店乞火，其人付以一束薪，因燎衣之次，搓草为索，索成灭火。以搏燎柴而授之，曰：“事已了，千万莫动着。”数日间，店内遗火，至店壁下而熄。叟明日过而笑曰：“火烧了好么？”郡牙兵司刘泽，亦待之尽礼，忽遗以布袍曰：“着取遮臀。”刘嫌其不洁，只以挂于浴堂前。是日晚，忤太守叶叔羽尚书，受杖十五，断讫出府门。叟笑曰：“教汝遮了，汝不听。打得也好。”有刘、韩二酒家，刘氏颇平直，韩氏狗利，酒中多酸灰。叟携竹杆，倚于刘肆楼曰：“救汝，救汝，动着时吃铁棒。”次日一恶少为推吏所苦，挺刃致怨，吏走上楼，恶少随至，吏缘竿坠地，皆获免。又旬日诣韩氏，取一杓小便，出门首饮之，不留涓滴，观者堵立。叟曰：“吃此尿，胜似吃渠家酒。”自是无人往沽。金华门外徐氏，开药寮，叟抱沙糖空瓮与之曰：“收取杀煇炭，五日一火，熬之。”建宁人叶森，漂泊到婺，叟遗之一大钱曰：“自此有矣。”仍戒使勿失。次年甲寅，际遇赵子和，厚有所入，积钱千缗，输岁后不觉失之，值其妻死，囊中为之一空。凡钱人祸福如指诸掌。民俗谓之致敬，或从求钱，得其答礼者，是日随所营必遂意。否则，持杖毆逐之，虽士大夫不问也。庆元元年春，坐于一瓮中而逝。

《夷坚志》卷二十八

宋·洪 迈

## 妙因僧子深

池州贵池县南面有一个妙因寺，它是藏佛教戒律的寺庙。一位叫深的和尚是寺的主持。深壮年时曾经游历四方，参学请教、游览涉历不知疲倦。而在饮食方面，却不分荤素。人们都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罢了。宋孝宗乾道九年，九月九日，他的好友何伯詹拜访他，留下来和他一起酌饮几杯。将撤席时，深忽然对詹说：“你今天替我作证明。”詹说：“听你说这件事很久了，只恐怕未必能了结。”深勃然变色说：“我现在撒手就走，不比平常。你何不稍稍停留片刻，到僧舍中，叫小和尚鸣响僧鼓，召集众僧来观看。”说完端坐，拿过纸笔来写道：

“衲僧日日是好日，  
要行便行无固必。  
虚空天子夜行船，  
摩河般若波罗密。”

写完，把笔一丢就死了。鄱阳渚田院院主善佑，是黟县人，在妙因寺落发为僧，他管深叫叔叔，亲眼见到了这件事。

### 原文

池州贵池县下有妙因寺，律刹也。僧子深主之。壮岁游方，参请涉历弗倦，而饮饌之间，不择荤素。皆以为泛泛常流耳。乾道九年九月九日，所善何伯詹过之，留饮数杯，将彻，忽语詹曰：“子今日为我证明。”詹曰：“闻师说此事久矣，只恐未必了得。”深作色言：“吾今撒手便行，不比常时。子盍小驻，即入寮中，使童行鸣鼓集众。”已则端坐，索纸书曰：“衲僧日日是好日，要行便行

无因必。虚空天子夜行船，摩河般若波罗密。”掷笔而逝。鄱阳渚田院主善佑，黟县人。于此寺落发，唤深为叔，见其事。

《夷坚志》卷三十一

宋·洪 迈



## 余 听 声

余山人是浙江三衢县人。他会看人的气色，还精于听器物的声音。他到过江西婺源县，县里有一位读书人李熙仲家，曾经试验过他的本领。他们让余山人站在大门外，自己登上走廊，拿两个槌子敲击木梯。敲了好几个四下，然后把余叫进来问他。余说：“敲的有双声，一定应在两个子弟有喜庆事上。敲击的人也不是碌碌无为的人。”这一年是宋孝宗淳熙十三年，到秋季考试时，李家两个子弟都考中了举人。第二年春天的省试，他们的叔叔李智仲（敲击木梯的人），以左藏提辖官的身份，充任贡院点检试卷官。发往别院，遭到了贬黜。

### 原 文

三衢余山人，善相气色，又工听器物声。常至婺源。邑士李熙仲家，试其术。使立户外，而自登廊上，鼓梯执两锥，敲击数四，乃呼入问之。即曰：“鼓有双声，当应两子弟喜庆事。击者亦非碌碌人也。”是岁淳熙十三年。及秋试，二子皆荐名。明年春省，其叔智仲，以左藏提辖，充贡院点检试卷官，牒往别院遭黜。

《夷坚志》卷三十一

宋·洪 迈

## 金陵黥卒

金陵(南京)近年有一位黥卒，已经脱离了军籍。他在通衢大道之间，摆了一个占卜的卦摊，占验非常灵验。有一位道人，高帽宽袖，风神仪态非常齐整，前来问卜。黥卒的卦体立即失灵了，他心知遇到了异人，就起身，拉着道人的衣服说：“我在卦中算得您是一位神仙，希望您垂顾救度我。”道人很难堪，想走又脱不开身，就约黥卒一同到酒馆中买酒。黥卒依然拉着他的衣服不放。两人一起坐了片刻，刚刚举杯，道人含酒往他脸上一喷，黥卒受惊松手，道人立即消失了。黥卒刚要擦脸，觉得脸上的光泽不同于平常。酒家仔细一看，原来他脸上的黥文已经消失了。

### 原文

金陵近年有黥卒，已脱军籍，置卜肆于通衢间，占验若神。一道人高冠侈袂，风仪甚整，来问卜。黥案式消祥，起挽其衣曰：“我于卦中，算得君是神仙。愿垂救度。”道人颇窘，欲去不得，乃约同往旗亭买酒。黥挽衣如初，并坐片时。杯方行，道人含酒喷其面，黥惊而放手，遽失所在。将拭面，觉光泽异常。酒家明视之，黥文灭矣。

《夷坚志》卷三十二

宋·洪迈

## 徐问真道人

徐问真道人，是山东潍州人。他在宋仁宗嘉佑至宋英宗治平年间，常常游历京师开封。他嗜酒狂放，能吃生葱鲜鱼。他用手指当针，用黄土作药，治病绝对灵验。欧阳修在朝廷时，曾经为脚病所苦，求他治疗。徐教他导引气血，从头顶到脚趾。欧阳公按照他说的去做，果然痊愈。忽然有一天，道人非常急切地请求离去，他说：“我犯了大罪，我与公卿交游，不可能留下来了。”欧阳公派人送他出门，果然有一位男子，头戴铁帽，身長八尺多，站在道旁等他。徐道人出了城，雇一名村童提药箱。行了几里，村童告诉他，请求允许自己回去。徐伸手从发髻中，取出一个象枣一样大的小东西，翻过来放在手掌中。翻了三次，得到满满两捧酒，给村童喝。原来是美酒。随即村童就发狂，后来人们都不知道他的存亡了。黄冈县的县令周孝孙，突然得了很严重的腿病，苏东坡传授给他徐道人治病的口诀，七天就好了。

### 原文

徐问真道人者，潍州人。嘉佑治平间，多游京师。嗜酒狂肆，能啖生葱鲜鱼。以指为针，以土为药，治病绝有验。欧阳公在政府时，尝苦足疾，求其拯疗。徐教公导引气血，自顶至踵。用其言而愈。忽一日求去甚切，曰：“我大罪，我与公卿游，不可留矣。”公使人送之出，果有丈夫，冠铁冠，长八尺许，立道旁俟之。徐出城顾村童持药笥，行数里，童告之求去。徐探髻中，取小物如枣大，覆之掌中，至于三，得酒满掬者二，以饮童。盖美酒也。随即发狂，后皆不知存亡。黄冈令周孝孙，暴得重腿疾，东坡公

投以徐口诀，七日而愈。

《夷坚志》卷三十三

宋·洪 迈

## 景灵观道士

宋高宗绍兴年间，杭州有一位老道人，年纪八十多岁了。他说他过去是京城开封景灵观的道士。他常常于冬天，在三省门外的空地上，聚集一群人，用湿纸包裹黄泥，对着太阳晒。一会儿，黄泥就干成了坚硬的泥丸。接着他就对众人说：“我有一个小小的技艺，献给诸位君子取乐，希望换得几文买酒钱。”说完，就随着地的方位，画金、木、水、火、土五个字，然后各团一个泥丸，用湿纸包裹，放在上面，让太阳晒。他请求观看的人不要挡住阳光。一会儿，东方的泥丸蓝得好象靛蓝，南方的则红得如朱丹，西方的洁白如同珍珠，北方的则漆黑如炭墨，中央的如同黄蜡一样。来来往往的大约有千八百人，大家面面相觑，个个都惊叹他的神奇。人们都争着给他钱，却没有人拿他的泥丸。当时正天寒，那个人黄头发、黑脸膛，只穿一身单衣。他一定是一位有道的人。

### 原文

绍兴中，临安有老道人，年八十余岁，言旧为京城景灵宫道士。尝以冬日，在三省门外空地，聚众用湿纸裹黄泥，向日少时即干，已成坚丸。因白众曰：“有小术，呈现诸君子为戏，却觅几文钱沽酒。”乃随地方所，画金、木、水、火、土五字，各捻一丸泥，包以湿纸，置其上，就日色晒之。告观者请勿遮阳光。少顷，东方者色青如靛，南则赤如丹，西则白如珠，北则黑如墨，中央如黄蜡然。往来人以千百计，相顾叹异。各与之钱而无取其泥者。

天正寒，其人发黄面黧，只著单衣，必有道者也。

《夷坚志》卷三十四

宋·洪 迈

## 溧阳狂僧

江苏溧阳有一个和尚，疯傻颠狂，而谈人祸福却立即应验。

有一家百姓，娶新媳妇的第三天，和尚前去祝贺说：“我来祝贺新婚，应当请我酒喝。”主人家给他斟上一大杯。他又提出要看新媳妇，主人感到很为难，新媳妇也不肯出来。和尚一再请求不止，主人只好让新媳妇和他相见。和尚端详了新媳妇很久，然后走过去，抱着她，咬她的咽喉。新媳妇大声呼叫，众人跑上来把她夺走了。和尚叹息着说：“能让我一口咬断就好了。”说了两次“难、难”，然后扬长而去。

没有过多久，新媳妇因为和丈夫发生口角，用双股绳在房梁上自尽，其中的一股绳都挣断了。这时人们才明白和尚先前说的：“难、难”的意思，是指这件事情不可避免。

### 原文

溧阳有风痴狂僧，而语人祸福立应。一民家，娶妇三日，僧往贺曰：“我来贺婚，当与我酒。”主人沃之巨杯。又欲见新妇，其家难之，妇亦不肯出。请不已，乃令一见。僧熟视良久，近前拥持，啗其吭，妇叫呼，众夺以归。僧叹曰：“得我齐咬断却也好。”再称“难、难”而去。无何，妇因与夫争言，以双股绳自经于房梁，其一股断，方悟僧先所云“难、难”者，不可免也。

《夷坚志》卷三十五

宋·洪迈

## 陈 道 遥

陈逍遥，也有人叫他陈黑子，不知道他是哪里人。宋高宗绍兴末年，他来到鄱阳，喜欢在乐平、兴德之间游历。他身上穿着布网子，即使严寒天气也是这样；露天躺在冰雪中睡。有时候他到富贵人家讨钱，一定要好几吊钱，人们也乐于给他。讨到的钱不计其数，却看不见他花在了什么地方。

东尉弓手的妻子在家守寡，一个人靠卖酒维持生活。陈黑子屡次从她那里赊酒，妇人送给他喝从不厌烦。有一次，陈黑子在碗里撒了一泡尿，端给她，妇人拿起来就喝，不嫌脏。从此，妇人就装疯不吃饭了。

还有一次，陈黑子喝醉了酒，走到唐立夫家，指着唐的公子唐守饶骂道：“你将要得瘟病长角了。”守饶也不发怒，后来他竟然升迁作温州的知州，兼任直秘阁。

如果有人向陈黑子问吉凶祸福，必然遭到他的抵毁、谩骂，甚至殴打。没过多久，他生了病，死在钟一明道堂，埋葬在漏泽园。

唐守饶从永嘉派一名武官来寻访他，听说他已经死了，就替他火化了灵柩。在灰烬中，得到一具勾连锁骨。第二年，有一位道人来到德兴，拜见天门山下的余秀才，带来一件苧麻的长衫，交给他说：“陈逍遥托我把它还给你，说这是您妻子亲手做的。”余秀才一看，果真一点儿不差，才不得不相信。

当时有个小民叫鲁九的，与陈黑子一起游历。陈把他带到妙源观的丹井，从井里舀水让他喝，还给了他一枚枣子吃。从此以后，即使在隆冬腊月蹚水，鲁九也不觉得冷；别人用冰灌他，他



也不怕。现在鲁九还活着。

## 原文

陈道遥者，或称陈黑子，不知何许人。绍兴末，来鄱阳，好游乐平、兴德之间。身衣布络，虽盛寒亦然，露卧霜雪。或就富家乞钱，须若干缗，人亦乐与。不逮其数，而不见其所用处也。东尉弓手之妻寡居，以私酤为生，陈数从之赊酒，妇人奉之不倦。尝遗溺盂中，持与之，妇即举饮不嫌，自是阳狂不食。唐立夫舍人守饶，陈醉入公宇，指而骂曰：“汝将病瘟生角矣。”唐弗怒，后乃移知温州，加直秘阁。人来问祸福，必毁骂，至遭击。未几病，死于钟一明道堂，葬于漏泽园。唐公自永嘉，遣一武官来访之。闻已亡，为火其柩。于煨烬中，得勾连锁骨一具。明年，一道人来德兴，谒天门山下余秀才，携一苧衫授之曰：“陈道道遥托将还，云是君室人手制者。”视之信然。时有细民鲁九者从之游，引至妙源观丹井，酌水与饮，且与一枣使食，当冬月涉水不慄，人沃以冰亦不怖。今尚存。

《夷坚志》卷三十五

宋·洪 迈

## 朱少卿奴

有个人，名叫朱少卿，他寓居在江西德兴县的妙源观。他有一位仆人，朴实诚恳得简直没得比。

观里有一位黄道士，衣服又脏又破。这位仆人笑着对他说：“这样破的衣服，怎么能朝见真人呢？为什么不换一身干净的、新的？”黄道士就用穷、没有钱做作为借口。这位仆人说：“你计算一下用多少钱，告诉我，我来替你做。”黄道士认为这不过是开玩笑的话，便随口答应说：“谢谢你。”这位仆人又说：“我只要积攒每月的工钱，就能够给你做成了。我可不是胡说的。”几个月以后，他果然拿来鹤氅、道服、以及短袄、裤子各一套，送给黄道士。

没过多久，有一天，这位仆人也换上新头巾、穿上白布衫、棕鞋，对朱少卿的儿子子寿说：“小官人，请你看一个戏法。”说着就到庭院中，跳起来。渐渐地他的双脚离开地面一二尺，到五六尺，后来逐渐升高，向上直冲云霄便消失了。

张忠定和这位仆人是同一个县的老乡，平常认识他。等到张忠定镇守建康（南京）时，这位仆人忽然来到他的庭院中。张记得他已经死了，便问他说：“你怎么到这里来了？”他说：“来参加三茅山千道的斋会。”张命令手下的人从房里拿来一杯酒送给他。他接过酒，喝完告辞离去。只见他从站着的地方直接上升，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张忠定感到非常惊讶，府里的官僚吏卒也都来祝贺，认为他遇到了真仙。

### 原文

朱少卿寓居德兴妙源观，有仆朴直无过。知观黄道士衣裘垢

敝，仆笑之曰：“如此衣服，岂可朝真？何不换新洁者？”黄以贫未能办为辞。曰：“计所用钱若干，见告我，当任此责。”黄以为戏言，姑应曰：“谢汝。”又曰：“我但积每月雇直便可就。非妄语也。”数月，果持鹤氅、道服、襦袴各一通，与之。未几，易新巾、白衫、棕履，顾少卿之子子寿曰：“小官人看一个剧术子。”即下庭跳掷起，稍来虚一二尺，至五六尺。渐高，上冲云霄而没。张忠定公，邑人也，素识之。及镇建康，忽来于庭下，公忆其死，问之曰：“何此到此？”曰：“来赴三茅千道斋会。”公命于宅取杯酒与之，饮讫辞去。径从立处上升，莫知所居。公愕然，府僚吏卒皆贺，以为遇真仙云。

《夷坚志》卷三十五

宋·洪 迈

## 新安道人

洪中孚尚书，是浙江新安县人。有一位道人常常到他家。洪用茶酒招待他，从不厌烦。

有一天，道人忽然告辞说要到别的地方去，还说有一个小小的戏法，愿意献给尚书以取个乐子。当时正是腊月，洪尚书便指着园中干枯的李树说：“可以使它开花结果吗？”道人说：“能。”于是道人就请求用青布覆盖在枯李树上，然后告诉洪，让他邀请客人来欣赏。

道人从腰间掏出一粒药，放在李树的树根上，埋上土。一会儿揭开幕布一看，李树已经开花了。再覆盖上青布，等到再揭，李树已经结出果实。象这样覆盖了三次，等洪尚书转一圈，劝完客人一遍酒，再去掉幕布时，一树的李子已经熟透了，青黄两色挂满了枝头。一座的客人争着摘吃，香味大大超过平常的品种。

客人们只顾惊讶、感叹，却没有意识到道人不是一般的人。等道人走了以后，众人才醒悟过来，原来他是一位神仙。想再见到他，已经不可能了。

### 原文

洪中孚尚书，新安人也。有道人常游其门，以茶酒待之不倦。忽告别它适，言愿呈一术，以为公欢。时当岁晚，洪指园中枯李，“可使开花结子乎？”曰：“能。”即请青幙罩其上，白洪延客置酒以赏之。乃于腰间探药一粒纳李根，封以土，少选揭视，李已着花。又覆其罩如初，及再揭李已结实。于是三罩之，令遍行酒。遂去罩，则一树全熟。青黄交枝，满座摘食，香味胜于常种。但叹讶

而不能识为异人者。既去之后，方悟其神仙。欲见不可矣。

《夷坚志》卷三十五

宋·洪 迈

## 洞天真人殿

浙江鄞县人连生，酷爱喝酒，而行为又不检点约束。每次喝了酒，必定满脑袋插上花，绕着街放声高歌，人们都讨厌他，因而他自己管自己叫做“连花”。他曾经拜访附近村子的一个人家，这家人家旁边有一片古老的房子，败壁倾斜，非常危险。传说里面藏着鬼怪，因而没人敢居住。连生到了这片房子里，见到一位小道人蹲坐在地上。连生向小道士作揖，于是两人就共同谈论起神仙飞升的事情。道人笑着一指墙壁中间，墙壁一下子豁然大开。就见大殿一所，楼阁参差，恐怕不是人间能有的。道士带着他进去看，只见碧瓦参差，玉石的台阶，鳞片一样的井壁，层阁对峙，清池澄澈。在宝殿的正中，悬挂着书写的金字匾牌，上面写着：“洞天真人之殿”。宝殿的两旁有四个殿，全都竖立着小牌，上面分别写着：“北极真人”、“东界神君”、“南洞神君”等。有一个人，穿着帝王的服装，坐在上面。大臣侍立，玉女对舞霓裳羽衣曲。衣袖飘飘，各种乐器齐奏，声音震撼云霄。连生想登阶而上，道人进行制止。两人来到门外，连生回头一看刚才去过的地方，依然是一片破屋。道人对他说道：“你明天可以再来，一定禀报真人”。说完，跳入墙壁不见了。第二天，连生再去，一切都象上次所见到的一样，又有一个人，张着高大的车盖，乘着大马，前后簇拥，传呼着走来。连生仔细偷看来人，似乎象史太师。道人道：“这就是紫府真人，来见真人吧。”真人给他一个小青瓜让他吃，瓜已经腐烂不能吃了，而味道却很香甜。道人一会儿引导他出来，约定五天以后再相会。从此以后，他们每五天相见一次，大致形成了一种常规。当时是宋孝宗绍熙末年。宋宁宗庆元戊午年，连生已

经六十多岁，断绝人间烟火，容颜象婴儿一样。能谈人祸福，说出来绝对应验。

### 原文

鄞县人连生，嗜酒不检束。每饮酒，必插花满头，绕街狂歌，人多恶之。因自为连花。尝过近村人家，其厕有古屋一区，败壁欹危，传以为藏怪，而莫敢居。连生诣其中，见小道人踞地坐，与之揖，遂共谈神仙飞升事。道人笑指壁间，欬然豁开，乃大殿一所，楼阁参差，殆非凡世可比也。引之入视，碧瓦参差，玉阶鳞甃，层阁对峙，清池澄澈。宝殿正中，出金书牌，标曰：“洞天真人之殿。”两傍四殿，皆立小牌，曰：“北极真人”；曰：“东界神君”；曰：“南洞神君”。一人著王者服，坐其上。金紫侍立，玉女对舞霓裳羽衣曲。仙袂飘飘，众乐竞奏，响透云表。连欲蹑级而登，道人不许。出至门外，回望来处，败屋如初。道人谓曰：“汝明日可再来，当奏知真人。”言毕，跳入壁中不见。明日复往，则一切类前所睹。又有张高盖，乘大马传呼而至。前后簇列，细窥之似史太师。道人云：“此紫府真人。来见真人也。”与一小青瓜使食，瓜已朽烂不堪接食，味甚甘香。道人旋导之出，约更五日相会。自是率以为常。时绍熙末年也。庆元戊午，连已六十余岁，绝烟食，颜色如婴儿。能言人祸福，其应如响。

《夷坚志》卷三十六

宋·洪迈

## 诸暨山人

湖北复州的教授、长乐县的陈方在太学时，有一个学生（忘了他的姓名、乡里），喜欢喝酒，没有节制，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却从来不留心学业方面的事情。恰巧诸暨县有个人，招他去作教书先生，主人家的仆人开酒坊。陈方向他祝贺说：“这正是适合你去的，也恰恰是我的心愿。你最好不要谢绝。”于是这个学生便渡江东去。

宋孝宗淳熙十三年秋天，举行乡试的时候，陈方前去看望他，没有见到，他怀疑这个学生已经死了。有人传说这个学生好象遇到了什么，现在不吃不喝，晚上也不上床睡觉，只有在书房里给学生讲授学业时，仍然和从前一样。与他同住一屋的人都没把他的变化当回事。到了第二年春天，那个学生忽然到太学来，大家问他那些传闻是否是真的，他回答说：“我平日里，多被酒拖累、误事，所以戒酒不再喝了，到了吃饭的时候，也总觉得自己饱了。到了晚上，全不想睡觉，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同宿舍的人私下里约定，大家晚上轮流着陪他一宿，验证一下他是不是通宵不睡，结果真象人们传说的那样。众人追问他，他不肯说。过了一段时间，他才对陈方说：“那家酒坊，离我住的地方只半里路，我早晨教完学生，布置好了作业，就直接到酒坊去，接连喝几大杯。到了晚上也如此。有一天，我醉得很厉害，看到酒坊外有一座山，非常高，幽深可爱。我信步走去，到那里游玩。看见有一个人，躺在松下，看见我就站起来说：‘你无时无刻不沉溺于饮酒，难道就不提防这样会损害性命？实在是应该忧虑的呀！’那人穿青布宽袍，身高六七尺，是一位气宇轩昂的道士。尊敬和惊异的心情，从我内心里油然而生，我顿时从醉酒中清醒过来。



道人把我叫到跟前，传授给我几句秘诀，然后很快走了。从这一天起，我就不再沾酒，即使躺在枕头上，也睡不着觉。”其他的事情，他就没再说什么。

后来他收拾书本告别，就不知道他的结局怎么样了。

## 原文

复州教授、长乐陈方在大学时，一斋生(忘其乡里及姓名)，嗜酒酣醉无度，未尝留意灯窗事。适诸暨县人，招作门馆。其家仆开酒坊，陈贺之曰：“此正是君从游处。适我愿兮，宜勿辞也。”于是浮江而东。当淳熙十三年秋，解试望之，不参假，疑其已死。或传似有所遇，不饮不食，夜不就榻，唯在书室中，讲授如故。同舍生不以为然。及春，忽参学。众以所闻质之，答曰：“我生平日，酒多为累，故止不向口。若临饭食，辄自觉饱。入夜全不思睡，亦不自知其然。”同舍私相约，更迭陪之一宵，验其是否。已而果如人言，扣之不肯说，久之始谓陈曰：“彼家酒坊，距其居只半里，吾早间点授生徒罢，则径造之。连沃数觥，及晚亦如之。一日醉甚，望坊外三四里，有一山奇崛，幽邃可爱，信步往游。见一人卧松下，作而言曰：‘汝无时无节不耽酒，岂不防损害性命？大可虑邪。’道人着青布宽袍，长六七尺，昂昂一道流也。不觉敬异。宿醒顿醒，道人呼前，便授我隐诀数语，翻然而去。自是日，不复近酒馔。虽偃息枕上，亦不交睫。”他无所云也。后收拾书策告别，不知所终。

《夷坚志》卷三十六

宋·洪迈

## 山 门 寺 僧

德兴距离县城有十五里，那里有一座山门寺。寺里有一位叫了诠的寺僧，四十四岁时遇到一个有道术的人，告诫他说：“你命定要接连碰上不吉利的事，五月里一定遇到灾祸，必须百事小心谨慎提防。不然，恐怕不能避免。”了诠听说以后担心害怕。从这个月初一开始，就闭门不出，端坐读经，度日如年，常常好象大祸临头一样。到了这个月的最末一天，全寺的和尚都安慰他说：“师兄可以出门了。”了诠说：“还有半天时间没过去，不知能逃脱不？”到黄昏时，寂静得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了诠自己也很高兴。一会儿，他提着灯笼上厕所，经过山坎下，恰巧一条大蛇蟠居在石头上，见到灯光，跳起来扑向它，正咬着了诠的脚。了诠大叫一声，仆倒在地上。他的徒弟跑来，把他救回去。所伤的地方，血肉溃烂，竟然连带小腿骨，如同截断了一样，一年多才好。然而不能再走路，了诠活到将近八十岁，宋宁宗庆元三年秋才死。

### 原 文

德兴去县十五里，有山门寺。其寺僧了诠者，年四十四岁时，遇一善术士，戒之曰：“大师命连犯凶煞，五月内当主灾殃。须百事谨畏关防。不然，恐不能免。”诠闻言忧怖。是月自朔日，屏迹不出，端坐诵经，度日如年。常若祸至。及晦日，阖寺僧相慰拊曰：“师兄可出矣”。诠曰：“犹有半日之期未竟，不知获脱否？”到昏暮，寂无他虞，诠亦自喜。少顷，提灯笼如厕，过山坎下，适巨蛇蟠居石上，见灯光跃而赴之，正齧诠足，大叫仆地。其徒奔救以还。所伤处，血肉溃腐，遂连胫骨如截，岁余乃愈。然不

复能行步。春秋几八十。庆元三年秋，始死。

《夷坚志》卷三十六

宋·洪 迈

## 宜都铁冠

峡州宜都县有个弓手，名叫向宥，他年青时是清江摆渡的船夫。有一天他遇到一位道人，道人头戴铁帽，身材高大，相貌奇特。向宥走过去向他作揖，道人就问他：“你想怎样改变你的身份地位呢？”向宥当时还很愚昧，什么也不懂，只是每天见到他们的伍长，认为很可羡慕，就回答说：“愿意作一个头目公人罢了。”道人叹息着，很久才说：“你作公人到头了。”然后，道人同他一起畅谈未来的事情。后来这些事情全都一一应验了。不久，向宥信口便能吟成一首小诗，言谈也远远与过去不同了。宜都的县尉和县令，更换了几十人，没有一个人能稍稍看出他的变化来。向宥年老退休以后，题诗在荆山乡明月洞：

“误了先生三十春，  
却来明月洞中寻。  
如今却见先生面，  
改了当初一片心。”

这时候大概他已经醒悟了。喜欢多事的人把他的事情题在县驿大厅的墙壁上。

### 原文

峡州宜都县弓手向宥，少年时为清江渡子。遇一道人，戴铁冠，容状奇伟。宥近而揖之，即问曰：“汝欲如何变身名？”宥愚下无所识，但日见其伍长，为可慕，答之曰：“愿做一个头目公人耳。”铁冠咨嗟叹息，久乃曰：“汝作公人到头。”并与纵言未来事，其后历历皆验。既而能信口成小诗，言谈复与昔别。作尉及令者，

更数十，无一人能少加异顾。老而罢役题诗于荆山乡明月洞，曰：“误了先生三十春，却来明月洞中寻。如今却见先生面，改了当初一片心。”是时盖已悟矣。好事者题其事于县驿厅壁上。

《夷坚志》卷三十七

宋·洪 迈

## 何同叔游罗浮

宋孝宗乾道初年，何同叔以广州节度推官的身份，监察惠州，于是便游历了当地有名的罗浮山。在山上，何遇到一位道人，同他交谈了很久，两人非常投机。道人临走时说：“从今以后，你还能享受三十年的安乐。”道人又教给他心与督脉交感的方法，使水火相益，就能常年没病。他还让何年年礼拜韩湘子，说这样就可以预知死日。又教他按骨法，说他晚年一定会遇到道德修养极高的人。何回去以后，到冲虚观询问道士，自己刚才所见的人是谁？住在哪间房？道士们都说：“这里没有这个人。”后来何游到黄野人祠堂，惊奇地说：“这个人就是呀！为什么身材气质这么瘦小？”何本来寡欲，他生于甲寅年，当时年纪刚刚三十。自从他遇到了黄君，便不再有疾病。宋宁宗庆元己巳年，何入朝为太常少卿，向同僚说起这件事，还说：“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来日一定不多了。”同僚说：“先生仙风道骨，瞳孔碧蓝照人，这不是人间能有的，年寿不可限量呀。”我大儿子作太社令，在寺里听到了以上这些话，亲自把它们记载了下来。

### 原文

乾道初，何同叔以广节度推官，督赋惠州。因游罗浮，逢一道人，与语良久，殊为契合。临去，言从今日以后，且领取三十年安乐。授以心肾交感之法，使水火既济，则常得无病。仍令岁礼韩君丈人，可预知死日。又揣按骨法，谓晚岁当遇至人。何退抵冲虚观，询道士适所见何人？房在何处？皆曰：“无此人也。”而周行至黄野人祠堂，惊曰：“此是也。何气干瘦紧？”本自寡欲，

生于甲寅，时年甫三十。既遇黄君，不复有苦疾。庆元己巳岁，入为太常少卿。为同僚言此，且云：“今已三十余年，来日定无多矣。”同僚曰：“公仙风道骨，瞳子绀碧照人，世间不能侵，寿算未易量也。”大儿以太社令在寺预闻之，亲得其书如此。

《夷坚志》卷三十七

宋·洪 迈

## 普 照 明 颠

江苏华亭县普照寺的和尚惠明，平常好象神经失常一样，意识模糊，说话没有头绪。而信口谈人祸福，所说的多应验。因而人们都把他看成是“明颠”（即：“清醒的疯子”）。他从来不睡觉，通宵站立在堂前廊屋的门口，靠着柱子窃窃私语。仔细窥听他，大多在诵读经文，即使是严寒酷暑也不改变。每到集市，他总是牵着裙子跳着脚，走路慌慌张张的。有时到店铺端坐，那么这个店铺这一天的买卖，获利一定超过平常好几倍。所以店铺主人都欢迎他来。如果他去赴斋供得到布施，他就把它们全部散发给小孩。如果不是他自愿去的地方，即使强拉硬扯，他也不肯停留片刻。有时碰上有人戏弄侮辱他，向他投掷砖瓦石块，他却丝毫也不会受到损伤。他喜欢作偈颂，其中也有道理通达的地方，但是末尾处总是颠倒错乱，不能明白。他曾经遇到手影戏的人，他们请他作颂，他就拿笔写道：“三尺生绡作戏台，全凭十指逞诙谐。有时明月灯窗下，一笑还从掌上来。”这一篇颂恐怕是最好的了。宋光宗绍熙三年，日本的船舶飘浮过海，距离华亭县已近，正赶上风浪非常大。这时只见一个和尚坐在地上，拾土块抛掷，风浪因此而平息了，船舶才得以靠岸。和尚又嘱咐他们说：“还应该暂时钉上船缆，停待第二天，才能前进。”船上的人遵照他的告诫，果然得到了有利的风向。后来，他们在路上见到和尚，原来是明颠。便赶快下拜，随着他走进寺庙，想赠给他一份谢礼。一看他茫然不顾，没有接受的意思。客人不敢勉强，只好提着货物，把它们施舍给寺院，摆设了水陆供品而去。明颠和尚至今还活着。



## 原文

华亭县普照寺僧，惠明者，常若失志恍惚，语言无绪。而信口谈人祸福，一切多验。因目曰：“明颠”。未尝睡眠，通夕立于廊庑门，倚柱嚼嚙。审听之，多诵经文，虽祁寒盛暑不变。每入市，唯曳裙跳足，行步张皇。或诣店铺兀坐，则其肆是日交易必获利倍常。故皆喜其至。若赴斋供得衬施，尽散诸小儿。非其意所欲往，虽加苛挠亦不肯小驻。或遭值戏辱，报以瓦石飞投，略无少伤。好作偈颂，间有达理处。其末辄颠错不可晓。尝遇手影戏者，人请之占颂，即把笔书云：“三尺生绡作戏台，全凭十指逞诙谐。有时明月灯窗下，一笑还从掌上来。”此篇盖最佳者。绍熙三年，日本国番舶泛海，距县境已近，值风波甚恶，见一僧就地拾土块扬掷，风为帖息，乃得叙泊。又告之曰：“更宜且钉纆，停待次日，始可前进。”如其戒，果得便风。后见之于道，乃明颠也。亟下拜，相随入寺，愿奉谢礼。顾之茫然，无领略意。客不敢强，但持货物，回施常住，设水陆供而去。明至今尚存。

《夷坚志卷》三十七

宋·洪迈

## 玉山陈和尚

江西信州玉山的陈务林，从前到岩寺去，同行的陈生十三四岁时，去县里买东西回来，半路在小桥上休息，事先有一个道人坐在上面。道人虽然气概不凡，身上却长满了疮垢。陈生虽然是在下位的人，然而一见道人，心里就认为他不同寻常，于是就加倍礼貌。道人好象平素认识他似的，笑着对他说：“你走了多少路了？”陈说：“三四十里了。”道人说：“这样肚子一定饿了。我这里已经准备好了一件东西招待你。”说着，伸手从怀里掏出两个油糍给他。陈生接过来吃了一个，很高兴。到吃第二个时，粘腻腥臊，气味熏人。陈不嫌弃，稍微洗一下就吃了。一会儿，陈告别离去时，便觉得步履轻快，心情顿时清爽。从此以后便能言未来事。远近的人们请他，他很恭敬，而且讲信用。大家一起帮他买谱牒，使他削发为僧，称他为“陈和尚”。凡是境内的水旱灾害，或疾病瘟疫，命他祈祷，总是灵验。乡里人在三伏天时，问他下雨的日期，他说：“在某日某时”，保证一秒不差，以至有“陈佛”之称。宋孝宗乾道九年的七月，全县大旱，读书人联名投书给一位姓丁的邑宰，乞求他召请陈和尚祷雨。陈迫于民情，勉强答应了大家的请求，然而最终也不相信他。祈雨的斋场已经办好以后，丁派人去请陈和尚，说：“您能知道哪天有雨？”陈说：“明天下午三点至五点。但是必须非常虔诚，而且斋戒清洁，才能得到感应。”到了第二天下午，却没有下雨。丁叱责他愚惑百姓，准备把他交给司法部门。陈笑着说：“全县的人都知道斋戒，盼望着及时雨，以便使禾苗复苏，只有长官你一人照旧吃荤。作为人民的父母官，

如此不关心百姓疾苦，反而归罪于我吗？”丁说：“你怎么知道我吃荤？”陈说：“今天你已经吃了咸鸭蛋，还剩下半个，厨房的大师傅也不敢吃。现在还在厨房的罩子里。我不胡说。”丁怅然自悔，说：“希望容我洗心忏悔谢罪，重建三天道场，不知能否得到雨？”陈说：“试看三天以后怎么样。”等到道场结束，和尚们退下时，暑气正热。忽然一片云从西北升起，一声雷响，顿时大雨倾盆而至，连接下了一昼夜才晴。

### 原文

信州玉山陈务林，向下岩寺，同行陈生，年十三四时，因出县市还，至中途小桥少憩。先有道人坐其上，虽风骨轩昂，而身负疮垢。陈虽下客无所知，然一见心异之，即加礼。道人若素相识者，笑谓曰：“汝行路多少？”曰：“三四十里矣。”曰：“如是当饥馁。已储一物相待。”探怀取油糍两枚与之。陈接食其一，颇喜。至其次，粘腻炙腐甚腥，陈不以为嫌，略加洗涤食之。俄便别去。便觉步移轻捷，心神顿清，自是遂能言未来事。远近有请，无不敬信。共买牒削发，称为陈和尚。凡境内水旱疾疫，命之祷辄应。乡人当三伏问雨期，曰：“某日某时”，不差晷刻，至有陈佛之称。乾道九年七月，县大旱，士人投词于丁邑宰，乞招之祈雨。丁迫于民情勉从之，而终不信也。斋场既办，请之曰：“师能知何日雨？”曰：“明日申时。但须至诚斋洁，方获感应。”已而不然。丁咄其惑众，将置于理，陈笑曰：“阖县之人，尽知斋戒，仰望膏泽，以苏苗稼。长官独茹荤自若。为民父母如此，顾归咎于我哉？”丁曰：“何以知我荤馐？”曰：“今已食咸鸭卵，尚余其半。庖仆亦不敢吃，见在庖内罩子里。吾不妄言。”丁怅然自悔，愿容洗心忏悔，重建三日道场，不知可致雨否？”陈曰：“试看三日外如何。”及会散僧退，暑气正炎，忽片云起西北，雷震一声，登时倾至，周一昼

夜方晴。

《夷堅志》卷三十八

宋·洪 迈

## 南城毛道人

南城有一位毛道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年青时不结婚，父母死了以后，他毅然远行，三十年以后才回到家乡。

他的双眸明亮，来来往往寄宿在旅店里。他不学习谋生的手段，也没有什么专长，待人高傲轻侮。大概有一位师父，曾经教给他秘诀，不过是导引养生的方法罢了。他很少谈笑。人们拿酒食招待他，无论多少，他全吃光。他喝酒喝到一斗，也不会出现醉酒不醒的情况。他好多次同客人一起，夜里坐着不睡觉，一打哈欠，光就从他嘴里冒出来。有钱人家信道的人，前去拜访他，他不说一句话。同他关系密切的人奇怪地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我是穷人，怎么能陪伴富人，和读书人卖弄渊博呢？”他的意图，不过是拒绝和富人交往罢了。

宋宁宗庆元四年正月九日，他坐着死在南丰客店。等到火化尸体时，他的骨头全都连着不断，同时得到一件东西，象钱币一样大，颜色洁白，如同玉雪。它的质地坚硬而光亮，隐隐约约，晶莹通透，里面有一个入形，双腿盘曲，悬空而坐。

蟠龙岗有一位年老的官吏余生，宝藏着他的骨殖。它象佛骨一样，扁如棋子，而且光采照人。

毛道人活着的时候自己讲，他曾经到过蓟北，遇到一位异人传授给他裂雄成汗的方法，炼成丹，可以治疗遗传性肺结核。

现在郡里的人只有立子安得到了它。立子安的父亲六七十岁了，他说他壮年时本来认识余生。立子安父亲的容颜、外貌当时只象那么大岁数，现在恐怕超过一百岁了吧？

## 原文

南城毛道人者，不得其名。少年不娶，父母既终，蟠然远引，三十年后方还乡。眸子炯然，往来寄宿它舍。全不事生业，亦无所长，为人慢易。盖有师之者，其诲受之诀，不过熊经鸟伸之术而已。寡言笑，人待以饮膳，无论多少辄尽。饮至斗略无宿醒。屡同客夜坐，一伸欠，则光自其口出。富家慕道者，往造之，无一言。与之善者，怪而问焉，应曰：“吾藜苳之肠，何能陪膏粱之腹？与读书人掉书语哉？”其意乃深拒之耳。庆元四年正月九日，坐亡于南丰逆旅。迨焚化时，骨皆连环不断，乃得一物如钱大，色白如玉雪，坚而莹，隐然通明。有人形，跏趺而坐，旋空于县。蟠龙岗老吏余生，宝藏其骨，全类舍利，匾如棋子，而辉采铄人。生时自言因到蓟北，遇异人授裂雄成汗之法，炼为丹，可疗传户癆瘵。今郡人唯立子安得之。子之父六七十岁矣，云壮年固识之。颀壮只如此，今日殆过百岁云。

《夷坚志》卷四十一

宋·洪迈

## 楚州方夫子

楚州的方夫子，是一个和尚。他平时只穿一件布袍，没有人知道他多大年纪。人们怀疑他年轻时，曾经是个读书人，所以管他叫“夫子”。他不吃熟食，也不住在宫寺以及有人烟的地方，只在神庙的废墟或祭祀的宗庙里栖息。来求见他的人，找不到他的踪迹。别人的生死祸福，碰上他肯说时，没有不应验的。然而却不能问他。从来没见过他向人讨钱，而他的腰包总是满满的。崇拜他的人想亲近他，他总是漠然不予理睬。间或他主动向着某人作揖并与他交谈，那么不出一年，这个人不是死就是得大病。有时他高兴地邀请客人，到酒馆对饮，客人自喜遇到了少有的好运气，然而灾祸来得更迅速。人们估计他的意向，是一心要与世俗隔绝。有一位叫丁承信的人，家里富贵，方夫子突然从人群中，挽着他去饮酒。方某解开腰包，拿出一件东西让他吃，形状象干肉，而吃在嘴里，不是鱼也不是肉，没法形容。到方夫子从腰包里拿钱付酒帐时，丁看到里面都是集市中每天用的东西。临出来时，方夫子拍着他的后背说：“你强，你强。”丁回家经过大湖时，见到一条大鱼困卧在沙滩上。鱼长好几尺，不能动弹。丁乘醉拔刀刺向它，鱼不动了。然后他叫来有力气的少年三十五人，一齐把它杀死了。他们割下它的肉，晒成肉干。它的味道很象酒馆中所吃到的东西。鱼的重量将近有一千斤，一个肉节就可以作一个臼米器。丁大概是靠着自已使气，称雄乡里。不到半年，就病死了。那三十五名少年，也相继死去，没剩一个。有位叫陈敏的郡守，携带礼物多次迎请方夫子，方掉头就走。有一天，陈正伏案处理公事，方忽然喝醉了骂着进来。看门人不敢阻拦，陈问是谁，

典客如实禀告。陈说：“我好好请他，他不来，现在竟敢如此！”就命令把他揪到前面，他越加叱骂不休。陈大怒，就用木枷枷上他的脖子，送往监狱，然后让狱卒尾随在后面，听他说什么。只听他说：“这贼收禁我，我看天火烧了你房子。”跟着的狱卒不敢隐瞒，全部禀告给陈。陈笑着说：“没关系，狂徒已落入我手，等火烧我房子时，再放你。”到了第二天，陈家的仆从从石城老家来，陈问家乡的情况，仆人说：“家里平安，没有别的事情，只是房子稍微有些失误。”陈吃惊地问他详细情况，仆人说：“房屋都烧光了。”陈才叹息着说：“方夫子真是神人呀！”然后赶快打开木枷，请他坐上座，陈穿上公服准备赔礼，方又大骂而去。建宁的刘子礼，是朱元晦妻子的哥哥，能述说方夫子的事迹。不知方夫子现在还活着不？情况如何？

## 原文

楚州方夫子者，一僧也。只著布直裰，莫能知其纪年。人疑其少，尝为儒流，故称夫子。不火食，亦不寄宿宫寺人烟之处，但往神墟社庙栖止。来见之者，不可踪迹。他人死生祸福，值其肯言，无不响合。然不可扣。未尝从人觅钱，而腰间不乏。故事者拟行亲近，辄漠然不接。间向一人，作揖与语，不出一年，非死则大病。或欣然邀客，入酒垆对酌，客自喜奇遇，然被祸尤速。度其意，务与世绝俗而已。丁承信者，家富贵，候于众中，挽之招饮酒，解腰包出一物使食，形如脯，非鱼非肉，莫可名状。洎探钱偿酒值，则皆市中日日用者。临出，拊其背曰：“汝强，汝强。”丁归过大泽，见巨鱼困落浅沙间，其长数尺不能运。丁乘醉投刃搯之，不动，乃唤少年多力者，共毙之。凡三十五辈。剖其肉，曝而为腊，其味盖似酒垆所食者。几重千斤，一肉节可作春白。丁盖自托，使气雄里闾，未半载病死。彼三十五人，相继死无遗。陈敏为郡守，备礼迎请屡矣，掉首不顾。一日据案决事，忽醉骂



而入。闻卒不敢遇，陈问为谁，典客以告。陈曰：“吾好招之不至，今敢尔！”命摔至前，愈遭骂叱。陈大怒，即枷项送狱，仍令虞兵尾其后，听所言。但云：“这贼收禁我，我看天火烧了你屋。”候兵不敢隐，具以白陈，笑曰：“无伤也。狂子已落我手，候火烧吾居，却放汝。”甫明日，家仆自石城来，问乡里事，续曰：“平贴无他，只宅上少遗漏。”惊访其详，则云：“庐舍尽矣。”乃叹曰：“方夫子真神人乎！”争释械引上，具公服将展礼，又大骂而去。建宁刘子礼，朱元晦妻兄也。能传其事。不知今存否如何。

《夷坚志》卷四十一

宋·洪迈

## 楚州陈道人

江苏楚州有一位陈道人，他的父亲官作到员外郎。在他父亲任职期间，陈年纪二十岁。他只知多多读书，不肯依靠父亲的余荫作官。有一天，他忽然象发了疯一样，疯疯颠颠，不可拘束。最后弃家出走。从此，他就在路上乞讨。有好几年，他早早晚晚都躺在河堤污池中。有人了解他的家世，就捐钱给他。他饱吃一顿，剩余的钱就全施舍给别人了。他在严寒大雪中躺卧，却能整夜酣睡，鼻息如雷。人们虽然认为他很奇异，却没有谁能了解他。又过了好几年，他才渐渐泄露了他的机密。他的额头和脑瓜顶上常常有热气蒸腾而上。有人问他，他说：“不要问，只管把大米、面饅放一些在我的后脖子上，一会儿就熟透了能吃。”人们试验了一下，才相信。不久，他不再躺卧在泥泞中，而是往来自如了。建宁的刘思恭，过去见过他。宋孝宗淳熙年间，在其它地方又见过他一次。刘询问他的主张，他说：“我是所说的不住缙丹，只住泥淖，懒惰得没法再懒惰了。”刘又问他是什么丹？陈不回答就跑了。刘想天天和他约会，第二天再去见他，他说：“不需要你茅山的刘蕡衣，来谒见方夫子。我给你带路。”说完，他一边在前面走，一边回头看着刘说：“你碰上老鼠就活了。”刘迷迷糊糊，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当时正是初夏。到了六月，刘得了下泄病，有几次几乎都要死了，拖拖拉拉一直到了冬至才好。这时，刘才明白了陈说的“鼠生”这句话，原来应验在这儿了（周人管未腊之鼠叫“鼠璞”。冬至在每年阴历的十一月中，故曰“未腊”）。然而，陈道人却竭力地封锁、隐匿自己，唯恐姓名在外面张扬。有一位淮漕，偏偏敬重他。漕没有儿子。有一天，漕去拜访陈。见了面便行跪

拜礼，并且命令两个妾也同时下拜。漕请求说：“我没有儿子，两个妾谁能生？”陈指着小妾说：“是这个。”临分别时，陈叮嘱说：“有儿子是一定的了，注意千万不要撒泼使性。”漕牢记他的教诲，非常谨慎，官吏的过失，竭力掩盖。经过一年多，果然生了儿子。漕喜不自胜，就派小吏带着一斤沉香、以及银两、丝绢，前去拜访。小吏跪着向陈转达了漕的谢意。陈皱着眉，过了很久说：“不管事了。”全部礼物也都没有收。吏勉强烧完香便离去。陈让小吏把他的话转达给漕说：“我过去寄希望于你怎么样？而你却顽固不改。”小吏说：“运使是个善人，哪里会使性气呢？”回到真州，婴孩已死。小吏便把陈的话如实禀告。漕一听，立即变了脸色，抚摩着几案说：“神了，先生的话。”下属听了，都非常糊涂。漕说：“某郡守奏报一县令不法，请求罢免他，继而才知道县令的问题并不象郡守所说的那么严重，只不过是郡守让人诬陷他罢了。那位县令性格刚直，家里又穷，没钱送礼，于是就死在半路上。儿子生的那天晚上，我梦见县令登上我的床同寝。我大怒，驱赶他，用笏打他，他赶快起身进后房去了。梦醒了，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原来儿子生下来了。这大概是冤魂来表示他死了。”哎呀！真神了。陈现在还健康无恙。

## 原文

楚州有陈道人者，其父仕至员外郎。当任，子年二十，多读书不肯受荫。忽若发狂，弃家颠痴，不可拘束。遂乞丐道涂，经数年，日夕卧于堰岸汙池中。或识其家世，捐金施之，一饱竟即施于人。当寒雪，永夜鼻息如鸣鼓。人虽异之，而莫能知也。又数年，稍泄其机。顶额常有气腾上，或问之，曰：“勿问，但以米炊蒸，置吾项少，顷则通熟可食。”验之而信。已而不复泥中卧，往来自如。建宁刘思恭，旧见之。淳熙间再见，则在他所。扣其说，曰：“吾所为缙丹不居，泥淖是居。殆无所容。”又扣为何丹，

不答而走。刘将日与约，明日更贻礼，曰：“不须尔茅山刘蓑衣，来谒方夫子。吾为引道。”顾刘曰：“子值老鼠则生矣。”恍不晓所谓，时正初夏。及六月，得下泄病，几死者三四，绵延至冬至方瘳。始悟鼠生之证。然深自闭匿，唯恐姓名章彻于外。一淮漕独敬之。漕无子，访之，作礼，命两妾同拜请曰：“某未有嗣续，二者孰可？”指小姬曰：“此是已。”将别戒曰：“有子定矣！切莫使泼性气。”漕受教唯谨。官僚过失，曲意掩覆。逾岁过得男，不胜喜。即遣吏斋沉香一斤，并银绢往谢。吏跪致漕意，陈嘏眉良久曰：“不济事了。”悉却不纳。吏强薰香而去。使寄声曰，“吾向来所寄如何？而乃殢心不改。”吏曰：“运使主善人，哪得性气之失？”归至真州，婴孩已不育。吏以实告，漕动色拊几曰：“神哉，先生之言也！”僚属闻而疑焉。漕曰：“某郡奏罢一县宰不法，继乃知不如是之甚，特募官谮之耳。其人性刚，又家贫无以归，遂死于路亡。子生之夕，梦就吾榻而同寝，怒而逐之，击以笏，遽起入后房。梦觉聆人语声，则儿生矣。盖冤魂示化也。”呜呼！神矣哉。今尚无恙。

《夷坚志》卷四十一

宋·洪迈

## 吕仲及前程

吕企中，字仲及，少年丧父，家境贫寒，漂泊辗转到了江西建昌。他虽然因为先世的功勋受恩而得官，但是到三十岁时得了风邪病，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稍微好一些。恰巧福建有一个和尚叫张圣的，编置到建昌。还有一个叫张无无的人，跟着张圣学习，超然有所领悟，能随口说出别人祸福。二张同时住在太平寺。张无无自己说曾经担任过州通判，后来弃官入道，然而却没有人能证实。很多士大夫都到二张那里去拜谒，吕也去了。得到无无所写的“镇淮”两个字，他说：“您见到这两个字就会发迹”，此外再也没有别的话。吕四十五岁才改为京官，作县令。正赶上北方的辽兵侵犯长江，吕当时负责为军队筹集物资，因为工作失误几乎被主帅所杀。已经把吕带到皂旗下准备行刑时，主帅看到他状貌雄伟，问他的家世，得知他是文靖公的后代，就赦免了他。等到打退敌人，论功行赏，吕被调往边境的两个郡，被运使知道了，发文改调他去江苏的盱眙。吕到了治所，见到官府上悬挂着“镇淮堂”三个大字，大喜过望。有一支屯驻在盱眙的军队，与长江北岸的敌人订立了盟约，约定第三天的四更，叛乱充当内应。吕秘密知道了这件事，但是考虑日期已经逼近，禀告上级也来不及了，而军队又不属于郡守管辖，于是吕就叫来值夜的士兵，故意让他们晚上巡更的次数，比平常多一倍。等到三更时，樵楼上的鼓与号角齐鸣，北边的敌军怀疑屯驻的军队背叛了自己，没来接应。叛乱的阴谋被粉碎了。吕又慢慢抓获了带头叛乱两个人，立即把他们斩首了。各主管部门把这件事上奏给侍中王旦，王向皇帝推荐上报时很卖力，于是吕被连连提升使用，四次加号持节，

七次封赏领地，官位到了秘阁修撰。张无无的先知，真可以说是神了。

## 原文

吕企中仲及，少孤贫，漂转建昌。虽已受荫得官，而三十岁时，患风淫疾，久之小愈。适闽僧张圣者，编置到彼。别有张无无者，从学焉，超然有所悟，能信口谈人祸福。二张同寓太平寺。无无自言尝任州通判，弃而入道，然莫可稽诘。士大夫多就谒，吕亦往，得其所书“镇淮”二字，曰：“君见此则发迹。”更无它言。吕四十五岁，始改京官作邑宰，会北兵犯江，方军兴之际，几以之为主帅所戮。已引立皂旗下，帅望其人物之雄伟，问其家世，知为文靖公后裔，遂宥之。逐虏退，论赏，之貳边郡，为运使所知，檄摄盱眙。至治所，见官镇淮堂，大喜自负。有屯驻军，与北鄙结约，期以后日，四更作乱相应。吕密知之，而念日已逼，告不及于事，又非郡守可制，乃呼直更卒，故巡更点，倍于常夕。甫三鼓，樵鼓鸣角，北人疑屯兵畔已，遂解散厥谋。徐获唱祸者两辈，立斩之。诸司奏闻给侍中王日严，荐达甚力，连加擢用。四持节，七典藩，位至秘阁修撰。张无无之先知，为有神也。

《夷坚志》卷四十一

宋·洪 迈

## 岳阳董疯子

有个叫董疯子的人，不知道他的家乡在什么地方。他待奉母亲非常孝顺。

宋孝宗乾道元年十二月，他经过岳阳，晚上住在黄花园，遇到同旅店的一个老头，他头戴破巾，身穿单袍，容颜象儿童一样。虽在数九寒天，却没有一点儿饥寒的神态。他吟诵诗句，怡然自得。董知道他不是一般的人，就坐下，问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老头并不回答。过了很久，董又问他，他才说：“我已经等你很多天了。”说完，两人拉着手，走到集市西面的酒楼中，买了三升酒。老人嘱咐卖酒的伙计，酒不用热。董赶忙站起身，说自己平日骨寒，即使盛暑天，也得穿棉衣，何况现在是腊月，如果喝了冷酒，一定会丧命，希望先生照顾我一下。老头说：“你尽管放心。”董得不到允许，便勉强喝进半杯，就觉得四肢和畅，再喝，就热得把衣服全脱了。当时两人走到路边的大树下，老人向他传授了得到道的要领。董拜了两拜说：“敢问您贵姓？”老人说：“我本是东晋的抱朴子，知道你非常孝顺，所以特来见你。”说完，天空立即阴云密布，等到董明白过来，已经不知道老人的去向了。

董回到旅店，莞尔大笑。第二天，题诗在墙壁上说：

“太乙元君遇虎龙，  
沉沉三洞锁情风。  
自从九九分明了，  
白变黄金黑变红。”

写完，把笔丢在地上，长吟而去。从此，他往来于通城、平江两县，自称“董疯子。”

开始，人们都不了解他，渐渐地，他为人们书写条幅在大门的门框上，人们才略微知道他有道。建康（南京）有个曾道人，曾经因为犯罪，受过黥刑。他仰慕董疯子的声名，千里而来，恰巧赶上他外出。饭菜快做熟了的时候，曾道人看见董疯子径直走进屋子，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便准备好饭菜，走过去邀请他。饭后，曾道人起身向他下拜说：“我罪业深重，知道先生道德清高，所以才穿越江湖，不远千里而来。能有幸见到您，我非常高兴。希望您赐给我一句话，好洗刷我身上的坏习惯。”董疯子听了，睁着眼睛大叫，走到后墙下侧身躺着，曾道人跟着他，泪流不止。董疯子骂他，叫他出去，曾才不敢再跟随。有人问曾道人是怎么回事，曾回答说：“二十年前我住在建康时，曾经杀了一个人，恰好看见先生躺在墙下，俨然与我杀死的那个人一样。我确实知道欠命难逃，所以才悲伤流泪。”曾道人现在住在茅山。

有一位杨昭然道人，他说自己游览潭州的岳麓宫，曾经见到有抱黄阁和抱黄洞，便问道士是根据什么命名的。道士说：“东晋义熙年间，有位真人在这里成道，就用他的名字建的阁。洞就是老人修行的地方。”根据这一点可以知道，董疯子在黄花市遇到的老头，大概就是那位抱黄翁。

## 原文

董风子者，不知其乡里，事母至孝。以乾道元年暮冬，过岳阳，夜宿黄花市，遇同店一叟，破巾单袍，而貌若婴童，绝无饥寒之态。吟哦诗句，油然自适。董知其异，即就坐问所从来，殊不酬答。良久再扣之，始乃答云：“我待子多日矣。”遂握手同出市西旗亭中，买酒三升，谕酒家仆，不用热。董起白，言某平日骨寒，虽当盛暑，亦去棉衣不得。况今腊月，若饮冷酒，定是丧命。惟先生哀之。叟云：“但无虑。”董不获已，强进半杯，便觉四肢和畅，再饮尽脱其衣衫。时出道大树下，授以至道之要。董



整襟再拜曰：“敢问先生姓氏？”曰：“吾本东晋抱黄翁也。知君孝通于天，故来相见。”语罢，阴云四合，迨于开豁，失叟所在矣。董还店莞尔大笑，明日留题于壁曰：“太乙元君遇虎龙，沉沉三洞锁情风。自从九九分明了，白变黄金黑变红。”掷笔于地，长吟而去。由是往来通城、平江两县，自称“董风子”。人皆不识，稍为书幅于门首，方略知其有道。建康曾道人者，常犯罪踪，而跋扈声光，千里而来。值其出外，炊饭将熟，途见直入房中默坐，曾具饭邀请。饭罢，起拜之云：“某罪业深重，知先生道德清高，故逾越江湖，幸遂瞻快。愿赐某一言，以洗尘习。”董睁目大叫，走往后墙下侧卧，曾随之，泣下不止。董骂之使出，乃绝不至。或从曾生问其故，对曰：“二十年前居建康，曾杀一人，恰睹先生卧墙下，伊与死者一般，信知负命难逃，是以悲泣。”曾今在茅山，杨昭然道人云：曾游潭州岳麓宫，见有抱黄阁及抱黄洞，因询道士命名之旨，道士曰：“东晋义熙年，真人成道于此，乃用其名建阁，洞即修行之所也。”以是知黄花老叟，盖其人云。

《夷坚志》卷四十四

宋·洪迈

## 当涂朱道人

朱道人，本来是安徽当涂县的一名弓手。宋孝宗乾道初年，他因为追捕强盗深夜赶路，走到青山市附近一里多的地方，望见市中心起火，急忙奔向起火的地方。等赶到时，却什么也看不见了。只见月下一个贫士，身穿布衣，补着补丁，而容颜古朴，坐在店亭外面。一会儿，十几个里保跑来，也说救火。朱怀疑这位贫者一定是位有道之士，否则就是没有遇到贵人。朱走过去，从旁边磕头致敬，并且问：“先生为什么睡在这里？”贫士回答：“旅店嫌我是乞丐，不肯让我歇，所以不得不坐在外面。”朱因为夜深了，作揖告辞。等到天亮，又来看他。朱邀请贫士到酒馆里，更加礼敬。临别，贫士解腰间破口袋内的药粒给朱，让他当即服下。朱嫌它不太洁净，暂且把它藏在怀里，等贫士走了，朱试着把它从怀里掏出来，只见一只青禽腾空飞去。朱自叹不遇，废寝忘食，样子好象疯傻了一样，回家连自己的妻子儿女也不认识了。从此，朱便策杖浪游，往来于襄汉之间二十余年。到了孝宗淳熙丁未年，才回到老家。有认识他的人见到他发狂，都来侮辱他，他好象经受不住的样子，向人们屈服说：“我坐在这儿，我死在这儿，乡亲为什么欺负我呢？”有的人问：“你什么时候死？”他说：“最近。”有人又说：“假如你真死，应当到大街中心，如果死在背人的地方，也只是胡说八道。”朱点点头走了。有一天，朱道人在街心扫出一片地，有人又说：“不是要坐化吧？”朱又点头。人们说：“如此，那么你应当留一首颂。”朱就讨来纸笔，写道：“我是杀心仆，从来无伴侣。尘土不沾身，坐地教人看。”写完，闭上眼睛死了。乡里人这才开始相信

他的奇异，大家聚钱，在东门把他火化了。

## 原文

朱道人者，本当涂县弓手。乾道初，因捕盗夜行，至青山市近一里许，望市心火起，急赴火。既至，则无所睹。但月下一贫士，布素百结，而颜貌青古，坐于落亭之外。少顷，里保十辈，奔而至，亦言救火。朱疑此贫者，必有道之士，否则未遇贵人。从旁稽首致敬，而问“先生缘何宿此？”答云：“店舍嫌我是乞儿，不肯着我歇，故不免露坐。”朱以夜久，揖而舍去。及晓，复来视之。邀入酒肆，益加礼敬。临别，解腰间破直袋内药粒与朱，使之便服。朱颇嫌不洁，姑藏之于怀。其人去，试探取之，但一青禽飞去，腾空而逝。朱叹其不遇，忘寝与食，状如狂痴，归家不认妻子，策杖浪游，往来襄汉二十余载。至淳熙丁未，乃回故处。有识者见其狂，无不侮辱。意若不堪，折之曰：“我坐于是，我死于是。乡人何得见陵？”人或问：“汝何时死？”曰：“近也。”或又曰：“若果死，当来大街中心，如在背处，也只乱道。”朱点头而过。一日于街心扫地一片。人又云：“莫是要坐化否？”复点头。人云：“然则须当留颂。”即索纸笔书曰：“我是杀心仆，从来无伴侣。尘土不沾身，坐地教人看。”书讫，瞑目长往。邦人始信其异，裹钱火化于东门。

《夷坚志》卷四十四

宋·洪迈

## 合龙山小道者

赣县东北五十里有一座合龙山。因为远近数十座山，全都象龙的样子，会聚在这里，所以得了这个名字。山里荒凉寂静，没有人居住。有一位和尚，不知从哪里来的，向人们讨钱、储粮，在山下建了一座草庵。有个农民，姓姜，生了一个男孩。男孩从胞胎中生下来就是两道眉毛。眉毛以下的部分与普通婴儿没有区别，而眉毛就长得与常人不同了：他的每只眼睛上各长了两道眉毛，而且眉长三尺。在襁褓中，孩子就不吃母亲的奶，他却一天天自然地长大了。到了七岁时，孩子还不会说话。他的父母认为他很怪异，不同于一般的小孩，就施舍给这座小草庵的和尚一些财物，让孩子出家，人们管他叫“小道士”。不久，他所住的地方就传说他的种种奇异。宋仁宗时，皇帝命令郡县从水路把他送到首都，召他入宫。他忽然能说话了，奏对恰当，皇帝非常高兴。当时小道士十二岁。皇帝下诏，命令他削发为僧，并亲笔赐名叫“行本。”赏赐给他许多珍贵的宝物，连同后妃赏赐给他的金银总计有千万余贯，放他还乡。他把所得的金银珍宝，用来创建太寺。刚开始兴建时，他师父从处化的深谷中购买了木材，所购的木材距离寺庙的基址有一百里，估计没有好几只船，不能运到。大家正在忧虑时，忽然雷声震震，接连下了一夜大雨，江水溪流都满了。第二天早晨一看庵外，所有合抱粗的梁栋，以及椽子料拱等，都顺着江水溪流漂浮而至，人们清点一下，正好够数。众人嗟叹不已，称这位老僧为“活佛”。人们认为他能役使鬼神，都争相捐赠金银丝织品等。寺庙的墙壁、台阶，以及整个寺庙的彩绘装饰，也都依次建成。等到寺庙的工程完毕，行本和尚对佛合掌，双腿盘曲坐着死了。整个工程从头到

尾才五年。现在，寺庙中的金龙罗汉，以及皇帝为小道士亲笔提的法名还在。即使是寺庙里的厕所，也都使用的是质量上乘的桫木。偶尔有人想制作家具，把它偷换成别的木材，那人必定遭蛇虎咬。那个地方一乡的老百姓，都虔敬地不懈怠地供奉着他。

## 原文

赣县东北五十里有合龙山。以远近数十山，皆如龙形，会聚结于此，用是得名。地荒寂无人居，有一僧不知从何来，乞钱储粟，筑草庵于下。农民姜氏，生一男，出胞即重眉，下者如常儿，上者各重长三尺。既加襁褓，不食母乳，日自长大，七岁犹不能言。父母怪为非凡，施之此庵，俾出家，呼曰：“小道者。”已而到处传说其异。仁宗朝令郡县津致赴京师，召入宫，忽能语，奏对允惬，至尊欢喜，时年十二。诏削发为僧，御笔赐名“行本”，赐赆珍物，并后妃所赐金银数具千万余贯。放还乡，以所得货易创为太寺。经营之始，其师买木于处化深谷中，距木百里，度非数船载辇，不可到。方以为忧，一夜大雷雨，溪江皆盈。明旦视庵外，凡合围梁栋，挺拱榱桷，一切浮至前，正足其数。众嗟叹，呼老僧为“活佛”，谓能役鬼神，争持助金帛。至于墙道阶级，甃砌藻绘，以次成就。甫讫工，行本对佛合掌，跏趺而逝。首尾才五年。今寺中金龙罗汉，及御笔法名尚存。栋宇皆良材，虽溷亦桫木。或有欲制作什器，换以他木者，必遭蛇虎之害。其一乡敬事之不衰。

《夷坚志》卷四十九

宋·洪迈

## 九座山杉兰

福建兴化军仙游县的九座山，被寺僧占据着。山上有巨大的杉树几百棵。宋孝宗淳熙年间，有一棵杉树的树梢上，忽然开了好几朵花，与幽兰一模一样，芬芳馥郁。和尚让画工把花的形状临摹下来，并折下一枝花插在佛座前。九座山很高，沿着山岭走三十五里，到山顶，有平坦的土地五里，僧寺就建在那里。九座峰横亘在前面，中间一座山峰，莹碧照耀，简直象一棵竖立的竹笋。当初五代的王氏占据福建的时候，外地的一位野和尚，布衣芒鞋，刚直质朴，随身带着一只瓢，来到福州的永福县，往来盘旋，好象寻找什么。有人问他干什么？他说：“我想选择一块高而宽阔，能容纳一千个和尚的地方。”当时正崇尚武力，那个人回答说：“我早就想寻找一块容得一千名士兵的去处，未能下手，怎么能容得你这位闲和尚？”那位和尚才离去。永福县与仙游县相邻，九座山就在两县之间，和尚登山徘徊眺望，看到了山顶的这块平地，于是就直挺挺地躺在那里不动。叱责他，他就说：“难道不知道这里是道场吗？遗憾的只是溪水太逼近，山下的地势就不宽绰了。”这天夜里，惊雷震撼激荡。黎明，溪水后退了二十丈，居民对此感到很奇怪。不久，人们知道了原因，于是就共同挽留规劝，让他建立庵舍。远近的居民都施舍钱财，不约而集，建成了寺院。在这个时候，囊山的妙应法师也一同出来应世，两个人非常投合。这位和尚开玩笑地说：“你所住的地方面临交通要道，只适合做饭店。”妙应法师笑着说：“这难道不胜过乞丐了吗？”福建人争相传说的话。到现在三百年，囊山寺院的树木、田园、仆畜等还非常旺盛，每年收获的谷物超过一万石。往来的人们就餐，不管贫富，

即使是官僚吏士，也给予一粥一餐。而九座山只有一百亩田，每每需要到福州、莆田、剑州等四州进行募化，以至于卑下到捧着塑像，遍历人间，凭着塑像乞讨。所有这些，都符合过去这两个和尚说过的玩笑话。

## 原文

兴化军仙游县九座山，僧寺据止。上有巨杉数百。淳熙中一杉之杪，忽生数花，全如幽兰，芬馥绝异。僧命工图其状，并折花插于佛座。其山甚高，循岭三十五里，至其巅，得平坦之地五里，寺当其要。九峰横前，中一峰，莹碧照耀，伊如立笋。初五代王氏擅闽日，他境一野僧，布素梗朴，以一瓢自随，诣福州永福，营营若有求。或问何以？曰：“吾欲择高广地，可安千僧者。”时方尚武，其人应之曰：“我久欲寻踏着千兵处，未能入手，如何容得闲和尚？”僧乃去。永福与仙游邻境，九座介其间，僧登山徘徊览眺，遂坚卧不动。叱之，曰：“我岂不知此是道场邪？只恨溪水太逼，山下势不宽拓耳。”是夜惊雷振激。迟明，溪移退二十丈，居民怪焉。已而知其故，因共挽劝，使立庵舍。远近施财，不约而集，遂成禅林。当是时，囊山妙应师，同出应世，雅相契合。此僧戏之云：“尔所处临通达，只做得饭店。”妙应笑云：“岂不胜于乞儿乎？”闽人竞传其语。至今三百年，囊山常住极盛，岁收谷逾万石。往来就食，不以多寡，虽官僚吏士亦一粥一餐。而九座山仅有田百亩，每行化于福州莆剑四州，至卑奉塑像，遍历人间，藉以取给。皆符曩日之语。

《夷坚志》卷四十九

宋·洪迈

## 温慥遇异人

宋孝宗乾道八年初，司马季思侍郎镇守广州，下班当差的温慥，在帐下。温慥本是淮北人，他为人谨慎纯洁，恪尽职守。他领导的各个部门，常得到嘉奖，最受重视。孝宗淳熙元年，司马季思回家，温慥送他们到关口。沿路他陪同司马季思的几个儿子聊天，谈话的内容常常很奇怪。他自己说他曾经遇到过奇异的人，却不肯说怎么遇到的。有一次，司马侍郎到一个郡政府的驿舍，就把温慥叫过来聊了一会儿天，两人谈得很投机，司马对他更加赏识。过了三年，司马季思将要去福建的泉州，中途在浙江的会稽稍稍停留。温慥来拜见，司马命令他住在书院。仆人安排床铺请他安歇，他让仆人等他躺下就撤去被子、席子，自己伸着脚指着天空熟睡。一会儿，酣声便如同雷鸣一样响起来。等到天明告辞时，他留了一首颂作别。从此便只能断断续续地听到他的一些音讯。例如表面上，他虽然常常题写成状的文体形式，申报给某官，等到他们打开一看时，上面只写着一首颂，有的四句，有的八句。意义都非常深奥，不容易马上就明白。然而慢慢地体味颂中的词句，往往象卦体、讖语一样，遇到事情，常常应验。不久，温慥又给江西府帅张几仲当差，跟着他到浙江。有一次当他送完张几仲回来时，司马季思恰好任宫观职在家乡居住，见到他非常高兴。温慥留下来休息了好几天，才告辞回去。临行，温慥热泪盈眶地说：“今天与侍郎一别，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出了门，他还依依不舍，回顾再三。又过了七年，司马季思死。温慥也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 原文

乾道八年初，司马季思侍郎镇广州。下班祇应温慥，在帐下。本淮北人，谨纯恪尽，领府治诸局，最蒙奖顾。淳熙元年，司马君还，慥送之诣关，缘道陪其诸子谈论，多涉奇怪。自云尝遇异人，而不肯言所以。他日司马到一郡治驿舍，即唤语移时，大相契合，益以称赏。后三年将赴泉州，少驻会稽，慥来参谒，命馆于书院。设榻延之，言就枕撤去衾席，伸足指空而熟睡。鼻息雷鸣。迨明告去，留颂为别，自此间有声问。虽外题为状申某官，及发视之，但书颂一首，或四句，或八句，皆意殊奥，未易遽晓。然徐味其词，往往如卦讖，触事多验。旋祇役江西府帅张几仲，从临越，俾送还时，司马奉祠里居，见之欢甚。复留憩累日，辞归。汪然出涕曰：“今日与侍郎别，势无由再瞻望。”出户回首者再三。又七年，司马卒。慥亦不知安往。

《夷坚志》卷五十

宋·洪迈

## 相太学道人

宋高宗绍兴十二年，浙江的临安开始在众安桥北面修建太学。地基已经定下来了，有两位道人，不知叫什么名字，从门口经过，停下来观看。其中的一个道人对人说：“好一个地方，将来士子云集，一定出状元。卿佐、贵人，比肩接踵。只恐怕不出宰相。”另一位道人笑着说：“你的眼力还不行，如果再向东一点儿，就会大大超过这里，状元、宰相全都出。”两个道人的话传到朝廷，当时太学的营建已经快结束了，不容许再改迁到别的地方。于是使用道士所指的地方作贡院（考贡士的地方）。太学自兴学以来，到现在五十五年，从乙丑年到丙辰年，一共十八榜，英俊辈出。由太学的学生考上去的，将近有二千人。翰林学士、尚书等侍从官员和主持政务的人，多得没法计算，却没有出宰相。那些被选拔到贡院来的人，全是由乡学出仕，教育到最高的品级。例如福建福唐的黄德润（字洽）、湖北天台的陈叔晋（字骥）、福建莆田的郑惠（字叔桥），仅仅是自学起家，后来全都处在首要的、关键性的地位，担任宰相及各路节度使。一切都与道人的话非常符合。估计今后一定会出现破天荒的人物。

### 原文

绍兴十二年，临安始建太学于众安桥北。基处已定，两道人不知名，过门注视。其一与人言：“好一个去处，将来士子云集，必出大魁。卿佐、贵人，比肩接踵，只恐不出宰相。”其一人笑曰：“汝力不见尽，若向东一处，却大胜此，状元宰相皆有之。”语闻于朝，时营创且成，不容别改作，于是用所指者立贡院。兴学以来，

到今五十五年，自乙丑至丙辰，凡十八榜，英俊辈出。由庠序擢第者几二千人。侍从、执政，不可胜数，而未有真相。其膺此选者，悉由乡学策名，训至极品。如福唐黄德润洽，天台陈叔晋骅，莆田郑惠叔桥，乃自学起家，皆位元枢，临当大拜，而并出典藩。颇符道人之言。料他日必有破天荒者。

《夷坚志》卷五十

宋·洪 迈

## 硬脚道人

宋宁宗庆元二年夏秋之间，饶州市有一个乞丐，自称“硬脚道人”。士大夫、僧民，都谈论他的奇异。我一共见过他三次。其中第一次在判官厅门外，街上的石台上。道人把两腿大腿放在石台上熟睡，而上身悬空没有依靠。第二次在庆善桥北面，石栏杆柱表上。道人承受着阳光直立，铺一张纸在地上，缘化了四十九钱忽然跳下来，原来钱已经够数。道人抖抖衣服走了。第三次，他仍然直立在石表上，却拳起一只脚，只用一只脚站立。有时站立六个小时才下来。现在不知道人到哪里去了。

### 原文

庆元二年夏秋间，饶市一丐者，自称硬脚道人。士大夫僧民，颇谈其异。予凡三遇之。其一在判官厅门外，街石台上，置两股酣睡，而上体虚无所著。其一在庆善桥北石栏杆柱表，承日光端立，铺一纸于地，缘化四十九钱忽跃下，则已满数，振衣而归。其一仍立石表上，而拳起一足，或至三时始下。今不知所如。

《夷坚志》卷五十

宋·洪迈

## 蓝 乔

蓝乔，字子升，循州龙川人。一天，他和吴子野一起登上汴桥，买了瓜想要吃。他说：“尘土直落在瓜上，我和你应当到水里去吃。”因此抱着瓜纵身跳入河中。吴子野盯着水面看，时时有瓜皮从水里浮出。但直到夜里，蓝乔还未从水里出来。吴子野只好到蓝乔的住处去等候，而蓝乔早已经在床上睡熟了。他慢慢地睁开眼睛说：“我在水里等你来吃瓜，为什么久久不下来？”

### 原文

蓝乔字子升，循州龙川人。与吴子野同登汴桥买瓜欲食。乔曰：“尘埃扑瓜，当与子入水中啖尔。”因持瓜涌身入河。吴注目以视，时有瓜皮浮出水面。至夜不出。吴往候其邸，已酣寝矣。徐张目曰：“波中待子食瓜，何久不至？”

《夷坚志》

宋·洪 迈

## 华阴小厅子

宋徽宗宣和年间，陕西有一位郡守赴任时，中途在驿站的客舍吃饭。有一位道人径直闯入，看门人请他离开，他不听。郡守家里的人见了也很生气，争着驱赶他。只有郡守请他进来，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您过华阴时，如果见到一位小厅子，一定要留意。别的就没有什么话了。”说完，便走了。郡守想问清楚是怎么回事，派人去追赶他，没有追上。郡守一家人乘船入关，船沿着渭水逆流而上，晚上停泊下来休息。这时郡守手下随从的官吏进来禀报说：“有一位小吏，手拿名片，自称是华阴小厅子，想拜见您。我以时间不合适为由拒绝了他，他就说：‘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郡守。但是我在县城里做事，明天早晨没有时间，所以今天才乘休假骑马来到这里。这里离县城还有一百里呢！’郡守回忆起道人说过的话，就命令传呼小厅子上船。上了船，小厅子又说：“我所说的话要绝对保密，不能让旁边的人听到，所以必须把船移到北岸停泊才行。”郡守听从了他的话。撑船的却觉得船缆已经固定好了，无缘无故把船移到北岸，岂不是中了奸盗设的计吗？况且北岸又不是安稳的地方。然而由于郡守的命令，不得已船还是移到了北岸，而那位小厅子却杳无音讯，根本没来。满船的人都既后悔又恨他，然而已经到了北岸，也无可奈何了。还没到半夜，忽然刮起大风来。大风呼啸着，时而象山崩泉决似的，时而又象鱼龙在悲吟。翻滚的波涛卷起高高的大浪，船摇晃得使人不能入睡。人们战战兢兢地听着风涛的吼声，一直熬到天亮。再一望南岸，腾空而起的巨浪有几丈高，客船连同船里的乘客，已经全部被波涛吞没了。等郡守的船靠了岸，再到县城去寻访那位小厅子时，

原来根本就没这个人，郡守一家能幸免葬身鱼腹。真奇怪啊！

### 原文

宣和间，陕西某郡守赴官，食于道上驿舍。一道人直入，闻者谕使去，不肯听。家人望见亦怒，争遣逐之，独郡守延问其故。但云：“尊官过华阴时，若见小斤子，幸留意。他无所言也。”语毕，径出。守欲扣其曲折，使追之，不可及。泊入关，浮舟沂渭，晚泊矣。从吏白：“有小吏持刺称华阴小斤子，欲参谒，拒以非时，则曰：‘有一事将语使君，然吾祇役于邑中，来日朔旦，不可脱身，故乘休假驰至此，此去邑尚百里也。’”守忆道人语，命呼登舟。则又曰：“所言绝秘，不愿傍近人闻之，必移泊北岸乃可。”守又从之。舟人谓系纜已定，无故而北，岂非奸盗设计乎？北又非安稳处。不得已而行。迨至北岸，其人杳不来。尽室怨悔，业已尔，无可奈何。夜未半，大风忽起，如山颓泉决之声。鱼龙悲吟，波浪溅激，摇几不得寐，兢闻达晓。望南岸，既崩摧数仞，客舟元同憩宿者，沦溺无余。及到县访求此吏，盖未尝有也。一家免葬鱼腹，异哉！

《夷坚志》

宋·洪迈

## 李 似 之

有位叫李子约的人，生了六个儿子。长子叫弥性，次子叫弥伦，三子叫弥大，全都中了我们乡的贡举，但还没有考中状元。李子约想给他们改名，但是必须要向礼部申报才能更改，于是就先把第四个儿子弥远的名字改为“正路”。正路十六岁，在太学读书。一天，他梦见有人对他说：“李秀才，您已经考中状元了。”说着拿出一张纸，宽二寸多，上面写着“弥逊”两个字，让他看。李说：“我原来的名字叫弥远，现在改名叫正路，这不是我。”那个人说：“这真是您，还怀疑什么呢？”两个人辩论了很久，李才明白。他非常高兴，然而又害怕父亲太严厉，没敢告诉他，只把这事告诉了母亲柳夫人。柳夫人替他转告了父亲，于是才让他更名叫“弥逊”，而以“似之”为字。几年以后，他的哥哥李似矩做曹州冤句县的主簿，父亲李子约罢官也到曹州来住，李似之在太学考试完毕回到父亲身边侍候。一天，有一位报榜的人先到了，说：“已经有很多士子考中了。”家里人向他索要榜文，那人没有，却从怀中掏出一张纸，上面写着“李弥逊”三个字。家里人正在表示怀疑不信时，李似之说：“五年前我所梦见的，难道不是今天的事吗？纸的宽窄、字的大小，与梦中的完全相同，只是梦中没有注明姓名罢了。消息一定可信。”一会儿，榜文送来，果然考中了。当时是宋徽宗大观戊子年。

### 原 文

李子约(撰)生六子，长弥性，次弥伦、弥大，皆预乡贡，未第。子约议更其名，以须申礼部乃得易，先改第四子弥远曰“正路”。



正路年十六，入大学，梦人告曰：“李秀才君已及第。”出片纸宽二寸许，上有“弥逊”二字以示之。李曰：“我旧名弥远，今为正路，是非我。”其人曰：“此真郎君也，何疑之有？”辩论久之方寤。颇喜，惮其父严毅，未敢白。以告母柳夫人，夫人为言之，遂令名“弥逊”，而以“似之”为字。后数年，兄似矩尚书主曹州冤句簿，子约罢袞签就养，似之试上舍毕，亦归侍旁。报榜者一人先至，曰：“已魁多士。”索其榜，无有，但探怀中出片纸，上书“李弥逊”三字。方疑未信，似之云：“五年前所梦，岂非今日事乎？纸上广狭，字之大小无不同，但梦中不著姓名耳。必可信。”已而果然。时大观戊子也。

《夷志坚》

宋·洪迈

## 马 湘

马湘，字自然，杭州盐官人。研究道术。他曾经南游霍桐山，夜里到旅舍投宿。旅舍主人开玩笑说：“客满没有床位了，您能在墙壁上睡，我就让您住下。”马湘纵身跳到房梁上，用一只脚挂着房梁倒着睡觉。夜里主人起来，举着灯烛正好照见了，非常惊讶。马湘说：“房梁上我都能睡，何况在墙壁上！”于是他很快地进入墙壁慢慢消失了，主人赶忙赔礼道歉，他才从墙壁中出来。

有人告诉他常州城里老鼠非常多，他就写了一张符字，让人贴在南墙的下方。只见有一只大老鼠率领数不清的一群老鼠，从城门出去了。从此以后城里就没有老鼠了。

### 原 文

马湘字自然，杭州盐官人。治道术。尝南游霍桐山，夜投旅舍宿，主人戏言：“客满无宿处，道士能壁上睡，即相容。”湘跃身梁上，以一脚挂梁倒睡。适主人夜起，引烛照见，大惊异。湘曰：“梁上犹能，况壁上乎！”俄而入壁渐没，主人拜谢，乃出。或言常州城中鼠极多，湘书一符，令贴于南壁下。有一大鼠相率群鼠莫知其数，出城门去，自是城内绝鼠。

《太平广记》卷三十三

宋·李 昉

## 轩 辕 集

罗浮先生，姓轩辕，名集。酒量非常大，虽然饮至一百杯，也不会喝醉。到了夜晚，他就低头将头发垂在盆子里，酒便一滴一滴地流出来。唐宣宗把他召进内宫，让他坐在御榻前。有一个管理皇帝日常生活事务的人，笑轩辕集相貌怪异，一会儿，这老头就变成了老太婆。于是，唐宣宗叫他向轩辕集先生道歉后，他才恢复了原来的面貌。

### 原 文

罗浮先生轩辕集，善饮，虽百斗不醉，夜则垂发盆中，其酒沥沥而出。唐宣宗召入内庭，坐御榻前，有宫人笑集貌古，须臾变成老妪。遂令谢先生，而貌复故。

《太平广记》卷四十八

宋·李 昉

## 殷 七 七

道士殷七七曾经在一位官僚那里饮酒，有两名陪酒的妓女取笑戏弄他。他就对主人说，要用两枚栗子作酒令。大家很高兴，以为一定有逗趣的特技表演。殷七七把栗子交给大家顺序传递，接在手里的人都闻到了奇异的香味。只有取笑戏弄殷七七的那两名妓女接到栗子后，栗子变成石头粘在鼻子上，用力拉拽也不能掉下来，而且臭气难闻。两名妓女一起狂舞，首饰都掉在地上，先后悲痛地哭出声来，还自己奏着鼓乐伴奏。酒席上的人都笑得直不起身。时间长了，大家为两名妓女求情道歉，石头才从鼻子上落下，重又变成栗子，首饰也戴在原来的地方。

### 原 文

道人殷七七，尝在一官僚处饮酒，有佐酒倡优共笑侮之。殷白主人，欲以二栗为令。众喜，谓必有戏术。乃以栗巡行，接者皆闻异香。惟笑七七者，栗化作石缀在鼻，掣拽不落，秽气不可闻。二人共起狂舞，花钿委地，相次悲啼，鼓乐皆自作。一席之人，笑皆绝倒。久之祈谢，石自鼻落，复为栗，花钿悉如旧。

《太平广记》卷五十二

宋·李 昉

## 陈 七 子

陈复林，别号陈七子。曾经在巴南太守的筵席上，受到酒妓的轻慢。他便笑着看酒妓的脸。不一会儿酒妓的脸上便长了几尺长的胡须。酒妓低声哭着告诉了太守，太守代为求情道歉。陈七子对着一杯酒念了咒语，给酒妓喝下，胡须便脱落了。

### 原 文

陈复林者，号陈七子。尝于巴南太守筵中，为酒妓所侮。陈笑视其面。须臾妓者髯长数尺，泣诉于守，为祈谢。陈咒酒一杯，使饮之，髯便脱落。

《太平广记》卷五十二

宋·李 昉

## 释 道 安

释道安，姓魏，常山扶柳人。早年失去父母，本家无人抚育，由姓孔的表兄收养。七岁时，读书只需两遍就能背诵。十二岁便出家当和尚。天性聪慧，才思敏锐，可是模样很丑，因此，不被老师器重。

后来到市里请老师给他经书读，老师借给他一部《辩意经》，大约五千字。道安携带经书回去阅读，傍晚又回到市里，将经书还给老师，进一步求借其他的经书。老师说：“昨天借给你的书还没有读完，现在又来要呀！”道安回答说：“已经把它默默地背会了。”老师虽然感到奇怪，可是没有说出来，又借给他一部《成具光明经》，有一万多字。道安拿回去就读，又和上次一样，傍晚送还给老师。老师拿过书来合上，让他背一遍，他背得一字不差。老师大为惊叹。从此，老师很器重他，也觉得他非同一般。

道安游学到邳地，遇到了佛图澄，便拜他为师傅。到姓石的将要作乱时，道安和弟子惠远等四百多人渡过黄河，南下漫游。晚上赶路，正好遇到打雷下雨，他们借着电光前进。走不多远，见有一户人家，大门里有个马桩，马桩中间悬挂着一个马兜，马兜可以装十斗粮食。道安叫人呼唤林百升，林百升认为他是个神人，就热情地接待和赏赐了他们。事过之后，徒弟们问他凭什么知道林百升的姓名，道安说：“两个‘木’字并排，就是‘林’字，马兜可以装一百升。”

道安到达襄阳后，又继续宣传佛教。符坚早就知道了道安的大名，想得到他并为自己所用。军队攻取襄阳时，符坚便得到了道安。道安来后，住在长安五重寺。

这时候，四方略微安定，只有南京尚未攻克。符坚常和群臣

谈话，很想平定长江东南岸地区。群臣极力劝谏，符坚不采纳。恰好符坚到东苑去，让道安同车而行。仆射权翼劝谏说：“我听说皇帝的车驾，由侍中陪乘，道安形象丑陋，怎么能坐在旁边呢？”符坚勃然大怒，说：“道安先生道德高尚，令人尊重，我用天下也换不来。让他当陪乘的这份光荣，还不能与他的品德相称。”立刻命令仆射搀扶道安上车。一会儿，符坚回头对道安说：“我将要整理军队，巡视国内，和你登上会稽，观看沧海，不也很快乐吗？”道安回答说：“陛下适应天命，掌管社稷，拥有八州的财富，应该得其根本，顺乎自然，与尧舜比兴隆。现在想用百万大军，去夺取那块地方。况且那东南方的一角土地低湿，气候不调，在历史上，大禹来到这里事业结束了，舜巡行到这里死亡了，秦王到这里不能返回。在我看来，这不是所追求的地方。”符坚不听。后来军队在八公山溃败。符坚只好单身独马逃命，就象道安所说的那样。

道安注释各种经典，唯恐不完全正确，就发誓说：“如果所说的不违背道理，应当见到佛像。”他果真梦见了一位道人，白头发，长眉毛。道人告诉他说：“你所注释的经书，非常正确，我将帮助你宏扬大道。”后来，远公来说：“道安所梦见的，是佛陀的师父宾头卢罗汉。”

到了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然有个奇异的和尚，象貌很平庸丑陋，来到寺院投宿。寺庙房间狭窄，就让他住在讲堂里。那时，管理总务的知事和尚在殿中值班，晚上看见这和尚从窗户出来进去，便立即把这情况告诉了道安。道安慌忙起身，很有礼貌地问那和尚的来意。他回答说：“专为帮助你来的。”道安说：“我认为自己罪孽深重，怎么可以使我解脱人间苦难，到达神仙境界？”那和尚回答说：“很可以度脱。”道安就请问自己下辈子将在何处，那和尚用手朝天上的西北方向拨了拨，只见云雾开处，便看见了奇妙的仙境。

道安在那年二月八日，忽然告诉其他和尚说：“我应该离开人

间了。”这天斋戒后，没有得病就辞世了。

## 原文

释道安，姓魏氏，常山扶柳人也。早失覆荫，为外兄孔氏所养。年七岁，读书再览能诵。十二出家。神性聪敏，而形貌甚陋，不为师所重。后之市，启师求经，与《辩意经》一卷，可五千言。安贵经就览，暮归，以经还师，更求余者。师曰：“昨经未读，今复求耶？”答曰：“即以暗诵。”师虽异之，而未言也。复与《成具光明经》一卷，不减一万言，贵之如初，暮复还师。师执覆之，不差一字。师大惊嗟，敬而异之。后游学于邺，遇佛图澄，因事为师。及石氏将乱，与弟子惠远等四百余人渡河南游。夜行值雷雨，乘电光而进。前行得人家，见门里有一马桩，桩之间悬一马兜，可容一斛。安使呼林百升，百升谓是神人，厚相赏接。既而弟子问何以知其姓字，安曰：“两木为林，兜容百升也。”既达襄阳，复宣佛法。苻坚素闻安名，每欲到之。师取襄阳，得安公。既至，住长安五重寺。时四方略定，唯建业一隅未克。坚每与侍臣谈话，未尝不欲平一江左。群臣并切谏，不听。会坚出东苑，命安外辇同载。仆射权翼谏曰：“臣闻天子法驾，侍中陪乘。道安毁形，宁可参厕。”坚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朕以天下不易。与辇之荣，未称其德。”即敕仆射扶安登辇。俄而顾谓安曰：“朕将整六师而巡狩，与公陟会稽以观沧海，不亦乐呼？”安对曰：“陛下应天御世，有八州之富，宜栖神无为，与尧舜比隆。今欲以百万之师，求厖田下之土；且东南一隅，地卑气厉，禹游而止，舜狩而殂，秦王适而不归。以贫道观之，非愚心所喜也。”坚不从，后军溃于八公山。坚单骑遁，如所谏焉。安注诸经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说不违理者，当见瑞像。”乃梦见道人，头白眉长，语安云：“君所注经，殊合道理，我当相助弘道。”后远公来云：“和尚所梦，冥头卢也。”后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异僧，



形甚庸陋，来寺寄宿。寺房既窄，处之讲堂。时维那值殿，夜见此僧从窗出入，遽以白安。安惊起礼讯，问其来意。答云：“特相为来。”安曰：“自惟罪深，讵可度脱？”答云：“甚可度耳。”安请问来生所生之处，彼乃以手虚拨天之西北，即见云开，备睹兜率妙胜之境。安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众曰：“吾当去矣。”是日斋毕，无病而卒。

《太平广记》

宋·李 昉

## 焦 先

焦先，字孝然，是河东郡人，年龄已有一百七十岁了。他常常吃白的石头，还把它分给别人，煮熟了吃起来象芋头一样。他每天进山砍柴，把砍回的柴送人，先从村边的头一家开始，周而复始。他把背的柴放在门外，人家看见了，就铺上席子让他坐，为他摆上吃的。焦先就坐下，也不跟人家说话。有时背着柴来，如果没遇见人，他把柴放在门口后就走了。年年这样做，直到魏朝建立。他搬到黄河岸边住，盖起小草屋，一个人住在里头，不放草席，用草褥垫着坐。他身上满是污垢，脏得好象在泥水里滚过一样。有时几天吃一次饭。他不沿着路行走，不跟女人来往。衣服破了，就卖柴来买旧衣裳穿，无论冬天或夏天，都穿着单衣。太守董经了解了这种种情况后，就去看他。他不肯说话，董经更加认为他行为高尚。有一次，野火烧着了他的小草屋，人们都去看他，只见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小草屋里一直不动。等火烧过后，小草屋变成灰烬，焦先才慢慢站起来，衣物都没烧焦。后来他又重新造了小草屋。又有一次，天忽然下了大雪，人们的房屋大都坏了。焦先的小草屋也倒了，人们到他那儿没有看到他，只怕他已被冻死，于是一起拆掉小草屋寻找他，看到焦先在雪地里睡得很熟，气色很好，呼吸声很响，就象是三伏天喝醉酒躺着的样子。人们知道他不是平常的人，都想跟着他学道。焦先说：“我没有道术。”他有时是老人有时又成了少年，就这样活了二百多岁，以后离开了人们，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要跟他学道的人，竟然得不到一句活。

## 原文

焦先者，字孝然，河东人也，年一百七十岁。常食白石，以分与人，熟煮如芋食之。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先自村头一家起，周而复始。负薪以置门外。人见之，铺席与坐，为设食。先便坐，亦不与人语。负薪来，如不见人，便私置于门间，便去。连年如此，及魏受禅，居河之湄。结草为庵，独止其中，不设床席，以草褥衬坐。其身垢污，浊如泥潦。或数日一食。行不由径，不与女人交游。衣弊，则卖薪以买故衣著之，冬夏单衣。太守董经因往视之，又不肯语，经益以为贤。彼遭野火烧其庵，人往视之，见先危坐庵下不动。火过庵烬，先方徐徐而起，衣物悉不焦灼，又更作庵。天忽大雪，人屋多坏。先庵倒，人往不见所在，恐已冻死。乃共折庵求之，见先熟卧于雪下，颜色赫然，气息休休，如盛暑醉卧之状。人知其异，多欲以学道，先曰：“我无道也。”或忽老忽少，如此二百余岁，后与人别去，不知所适。所请者竟不得一言也。

《太平广记》

宋·李昉

## 治 针 道 士

唐德宗时，有一位朝廷官员从马上跌下来伤了脚，太医给他针灸腿。针拔出时，有气像一缕烟从针扎的地方往外冒出，晚上病人越来越困顿疲惫，精力衰竭，几乎到了不可救的地步，太医很惊惶害怕。这时，有位道士来到门前说：“我可以治好。”他查看了进针的地方，责备太医说：“您多么轻率！使人致死的穴位和使人得活的穴位，就在于分毫之差。人的血脉象江河一样连接相通，针灸要考虑扎在关键的穴位上。您也是针灸的好手，不过误中了通气的穴位。”于是叫人将病床抬到他自己的面前，在左腿气满处扎针说：“这根针扎下去，那根针就会跳出来，能蹦到天花板处。”说完，就往下扎进到一寸多深，果然原来穴位上的那根针受振动蹦起到了天花板处，气往外冒的地方，也消失合拢了。这位病人当时就恢复健康。他和太医一起向道士行礼致谢，并拿出金钱财物赠给道士。道士不接受，只喝了一杯茶就离开了，人们竟然不知道他向哪个方向走的。

### 原 文

德宗时，有朝士坠马伤足，国医为针腿。去针，有气如烟出。夕渐困急，将至不救，国医惶惧。有道士诣门云：“某合治得。”视针处，责国医曰：“公何容易！生死之穴，乃在分毫。人血脉相通如江河，针灸在思其要津。公亦好手，但误中孔穴。”乃令舁床就前，于左腿气满处下针曰：“此针下，彼针跳出，当至于檐板。”言訖，遂针入寸余，旧穴之针拂然跃至檐板，气出之所，泯然而

合。疾者当时平愈。朝士与国医拜谢，以金帛赠遗。道士不受，啜茶一瓿而去，竟不知所之矣。

《太平广记》

宋·李昉

## 马融忌郑玄

汉朝郑玄是马融的徒弟，可是他三年也没有见到马融。仅由马融的高材生向他传授知识罢了。马融曾经推算周天星际的运转，发现不符合天体实际运转情况，便问他的徒弟们，徒弟们没有能解释清楚的。有的徒弟说郑玄可以解释透彻。马融便召见郑玄，让他推算，只推算一遍，就准确无误了，大家都惊异佩服。

郑玄完成了学业，辞别师友回家，这时马融心里非常嫉妒他。郑玄在回家的路上也怀疑有人来追赶自己，便坐在桥下，在水上按着木屐。马融果然推算出郑玄的去向，并追赶他。马融告诉身边的人说：“郑玄在土下水上，并依附着木头，这人必定死了。”于是便不继续追赶了。郑玄因而免除了灾祸。

另外一种说法：郑玄（康成）向马融学习，三年不出名，马融认为他鄙陋不可教，令他回家。郑玄经过树荫下，在那儿打一会盹，见一位老人用刀替他剖开了肚子和心脏，并对他说：“你可以研究学问了。”于是，他睡醒后，立即返回家，精心地研究、透彻地了解经典古籍的内蕴。马融叹息，说：“诗书礼乐，都要流到郑玄家去了，”郑玄发觉了，便偷偷地逃走。马融推算郑玄的去向，认为暗地里想杀掉他应该在土木上，亲自骑马去袭击郑玄。郑玄走到桥下面，趴伏在桥柱子上。马融在桥边走来走去，说：“土木之间，这里正是，可又有水，这就不对了。”他就从桥回这儿去了，郑玄因此得到了幸免。

### 原文

汉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相见，高足弟子传授而已。常算浑

天不合，问诸弟子，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融召令算，一转变决。众咸骇服。及玄业成，辞归，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屐。融果转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玄竟以免。

一说，郑康成师马融，三载无闻，融鄙而遣还。玄过树荫假寐，见一老父，以刀开腹心，谓曰：“子可以学矣。”于是寤即返，遂精洞典籍。融叹曰：“诗书礼乐，皆已东矣！”潜欲杀玄，玄知而窃去。融推式以算玄，玄当在土木上，躬骑马袭之。玄入一桥下，俯伏柱上。融踟蹰桥侧云：“土木之间，此则当矣，有水非也。”从此而归，玄用免焉。

《太平广记》

宋·李昉

## 李 子 牟

李子牟是唐蔡王的第七个儿子。他风度翩翩，一表人材，才学格调高尚文雅，又擅长音乐，尤其擅长吹笛子。他吹笛子的本领，天下没有人能比得上的。

江陵这个地方，有个旧的风俗：阴历正月十五日晚，时兴摆列彩灯。这时美女们沿着江岸摆着许多帟车，纵情观赏。李子牟旅游到荆门，正巧遇上正月十五观灯的盛会。他对同游的朋友及随从说：“我用笛子吹一支曲子，能使上万游人寂静无声。”朋友们都要他吹一曲，子牟就登上楼，到楼上小平台上转着身子吹奏，让周围的人都能听到他的笛声。幽雅的笛声一响，所有的演出都停止了。正在赶路的人都停住脚步，坐着的人也都站起身来，听他的美妙笛声。一曲吹完过了好长时间，这里才恢复了先前喧腾热闹的景象。李子牟对自己吹笛的技艺，感到很得意。

忽然有一白发的老人，从停在楼下的小船上走来，边走边吟诗。他的外貌风度高雅不俗，吐辞清楚，声音动听。子牟与一起坐着的人，争着向前对他表示敬意。老人对子牟说：“刚才吹笛，是公子您吗？您天资极高，可惜的是笛子太平常了。”子牟回答说：“我的这把笛子，是先帝赐给的。要是说到神鬼怪异的东西，那我不知道；但要说到音乐的事，我的这把笛子可就是最宝贵的了。有生以来，我见到过一万来支笛子，象我这样的笛子，它们都比不上的。而您老人家认为这把笛子太平常了，是什么道理呢？”老人说：“我从小就练习吹笛，到老还没停止，而象您这把笛子，不是我能知道的。您如果不相信我刚才说的话，不妨让我试一试。”于是，李子牟把自己的笛子递给老人，而老人吸气吹笛，刚发出声



音，笛子就裂了。周围的人都惊异得不得了，不知道这老人是什么人。子牟于是磕头哀求，希望见到珍奇的笛子。老人对他说：“我所收藏的笛子，你都吹不了。”于是叫小童从船上把笛子拿来。子牟走近一看，竟然是白玉的笛子。老人把它递送给子牟吹，子牟用尽了气力，一丝声音也听不到。子牟越发不安，态度更加虔诚恭敬。老人便给他稍微指点一下，发出的声音使在座的人都听得入了迷。老人说：“我满足您的愿望，为您试奏一曲。”他的笛声嘹亮激越，悠扬缭绕，不是世间的五音六律所能奏出的。一支曲子没完，只听得风声大作，乌云翻滚，一会儿，云消天晴。这时，老人已不知去向了。

## 原文

李子牟者，唐蔡王第七子也。风仪爽秀，才调高雅，性闲音律，尤善吹笛，天下莫比其能。

江陵旧俗：孟春望乡，尚列影灯。其时士女缘江，骈闳纵观。子牟客游荆门，适逢其会。因谓朋从曰：“吾吹笛一曲，能令万众寂尔无哗。”于是同游赞成其事。子牟即登楼，临轩四奏，清声一发，百戏皆停，行人驻愁，坐者起听。曲罢良久，众声复喧。而子牟情能，意气自若。

忽有白叟，自楼下小舟行吟而至，状貌古峭，辞韵清越。子牟洎坐客，争先致敬。叟谓子牟曰：“向者吹笛，岂非王孙乎？天格绝高，惜者乐器常常耳。”子牟则曰：“仆之此笛，乃先帝所赐也，神鬼异物，则仆不知；音乐之中，此为至宝；平生视仅过万数，方仆所有，皆莫能知，而叟以为常常，岂有说乎？”叟曰：“吾少而习焉，老犹未倦，如君所有，非吾敢知，王孙以为不然，当为一试。”子牟以授之，而叟引气发声，声成而笛裂，四座骇愕，莫测其人。子牟因叩头求哀，希逢珍异。叟对曰：“吾之所贮，君莫能吹。”即令小童，自舟舁至。子牟就视，乃白玉耳。叟付子牟，令

其发调，气力殆尽，纤响无闻。子牟弥不自宁，虔恭备极。叟乃授之微弄，座客心骨冷然。叟曰：“吾慙志向子，试为一奏。”清音激越，遐韵泛滥，五音六律，所不能偕。曲末终，风涛喷腾，云雨昏晦，少顷开霁，则不知叟之所在矣。

《太平广记》

宋·李昉

## 管 辂

管辂精通术数。当初有一位妇人丢失了牛，她去找管辂占卜，管辂说：“可以到东边山田里找，牛应该悬空向上。”以后果真找到了牛。这丢牛的妇人反而怀疑管辂，告到官府，验证的结果，才知道管辂的确是用术数推算出来的。

还有一次，洛中有个人丢失了妻子，管辂叫他去和一个挑猪的人在东阳门搏斗。正在搏斗时，有一头小猪逃跑出来，闯进一间屋子，突然屋子的墙倒了，那妇人从里面出来了。

管辂的同乡范玄龙苦于家中屡次遭火灾，便求问管辂，管辂说：“有个戴角巾的读书人，驱赶着一头黑牛从东边来，你一定留他在家中住宿。”后来，这个人果然来了，范玄龙于是便留他住。这读书人急着要离开，范玄龙苦苦地挽留，晚上，读书人只好就留下来了。主人住到后宅，读书人害怕主人谋取自己的财物，就在门外呆着，手里拿着刀，靠着柴火堆和衣而睡。突然看见有一个东西，用口吹火，读书人很害怕，举刀把它砍死。走近一看，原来是一条狐狸。从此以后，范玄龙家不再发生火灾了。

又有一个人捕获的一只鹿被别人偷走了。便请管辂替他占卜。管辂说：“你到东边巷子里第三家去。等着他家没人的时候，打开那屋里头的第七根椽子，将一块瓦片放在椽子下面，明天吃饭的时候，偷鹿的人自然会把鹿送还给你。”当天晚上，偷鹿人的父亲得了头痛病，也来让管辂占卜，管辂就叫他把鹿送还了原主，他父亲的病也就好了。

再有一次，郡内有一名小官丢失了东西，管辂让他等到人静的时候，在寺门口指指天上，画画地下，举起手来，面向四方，

晚上丢失的东西果然在原来的地方找到了。

## 原文

管辂洞晓术数。初有妇人亡牛，从卜。曰：“可视东丘墟中，牛当悬向上。”既而果得。妇人反疑辂，告官按验。乃知是术数所推。又洛中一人失妻，辂令与担豕人斗于东阳门。豚逸入一舍，突坏其墙，其妇出焉。辂乡里范玄龙苦频失火，辂云：“有角巾诸生驾黑牛，从东来，必留之宿。”后果有此生来，玄龙因留之。生急求去，不听，遂宿。主人罢入，生惧图己，乃持刀门外，依薪假寐。忽有一物，以口吹火，生惊斫之死，而视之，则狐也。自是不复有灾。又有人捕鹿，获之；为人所窃。诣辂为卦云：东巷第三家，候无人时，发其屋头第七椽，以瓦著椽下，明日食时，自送还汝也。”其夜，盗者父患头痛，亦来自占，辂令归之，病乃愈。又治内吏失物，辂使候人静，于寺门，令指天画地，举手四向，暮果获于故处。

《太平广记》

宋·李昉

## 僧伽大师

僧伽大师是西域人，俗家姓何。唐高宗龙朔初年，来到北方游历，归到楚州龙兴寺的名下。后来他在泗州临淮县信义坊求到一块土地，并做上标记，准备建一座寺庙。他在所做的标记下面挖到了古香积寺的铭记和一座金像，上面刻有“普照王”佛字。于是就在这里建起了寺庙。

唐中宗景龙二年，中宗派遣使臣迎接大师到宫内做道场，并被尊为国师。但不久就搬出皇宫住在荐福寺。他经常独居一室。他的头顶上有一个洞穴，平常总是用棉絮堵塞着。夜里，将棉絮拿开，就有香气从洞穴中散出，一时房间里烟雾缭绕，芳香馥郁；到了拂晓，香气又还入顶穴中，此时再用棉絮堵塞上。僧伽大师常用水洗脚，人们饮用这种洗脚水，便可以医治好很顽固的疾病。

一天，唐中宗在内殿对大师说：“京城一带干旱无雨，请大师发发慈悲吧。”大师用瓶中水随便向空中一洒，顷刻间阴云骤起，普降甘雨。中宗大喜，下诏书要将大师所建的寺庙赐为“临淮寺。”僧伽大师请求以金像上刻的“普照王”作为寺名，中宗由于避讳武则天皇后的名字，就将寺名改为“普光王寺”，然后用御笔书写匾额赐予大师。

唐中宗景龙四年三月二日，大师在荐福寺坐化而终。中宗立即下令在荐福寺建塔，将大师的真身漆好供养。忽然间，狂风大作，一股臭气弥漫于整个长安城。中宗问道：“这是什么预兆啊？”近臣上奏道：“僧伽大师在临淮建寺，恐怕他是想再回到那里，因此才显示出这种变化。”中宗心中默然同意了，那股臭气顿时消失，顷刻间被浓烈的奇香所代替。

这年五月，大师真身被送往临淮，并立了一座塔供养起来。

## 原文

僧伽大师，西域人也，俗姓何氏。唐龙朔初，来游北土，隶名于楚州龙兴寺。后于泗州临淮县信义坊乞地施标，将建伽蓝，于其标下掘得古香积寺铭记，并金像一躯，上有普照王佛字，遂建寺焉。唐景龙二年，中宗遣使迎师入内道场，尊为国师。寻出居荐福寺，常独处一室，而顶有一穴，恒以絮塞之。夜则去絮，香从顶穴中出，烟气满房，非常芬馥。及晓，香还入顶穴中，又以絮塞之。师常濯足，人取其水饮之，痼疾皆愈。一日，中宗于内殿语师曰：“京畿无雨，愿师慈悲。”师乃将瓶水泛洒，俄顷，阴云骤起，甘雨大降。中宗大喜，诏赐所修寺额名临淮寺。师请以普照王字为名，盖欲依金像上字也。中宗以照字是天后庙讳，乃改为普光王寺，仍御笔书额以赐焉。至景龙四年三月二日，于长安荐福寺端坐而终。中宗即令于荐福寺起塔，漆身供养。俄而大风飘起，臭气遍满于长安。中宗问曰：“是何祥也？”近臣奏曰：“僧伽大师化缘在临淮，恐是欲归彼处，故现此变也。”中宗默然心许，其臭顿息。顷刻之间，奇香郁烈。即以其年五月送至临淮，起塔供养。

《太平广记》

宋·李昉

## 陶侃微时

陶侃在地位卑微还没有做官的时候，遇到家里有大丧葬，因为穷，便自己亲手烧砖造坟。有一头花公牛，专门给他驮运砖。有一天，牛忽然走失了。陶侃便亲自去寻找。半路上他遇到一位老头，老头指着一座山对他说：“刚才我在山岗上见到一头牛，睡在牛池中，那一定是你的牛睡的地方，正好也可以作坟墓，能达到非常显贵的地位。小的官也能做个臣子，大的则世代可做地方官。”陶侃也指着一座山说：“这座山虽然好，但却不如下面那座。埋在那座山，一定会世代出州刺史。”说完，老头就不见了。

后来陶侃死时埋葬的地方，果然与那位老头所说的一样。而陶侃所指的另外一座山与周访家，果真都出了州刺史。

### 原文

陶侃微时，遭大丧葬。家贫，亲自营砖，有斑特牛，专以载致，忽然失去，便自寻觅。道中逢一老公，便举手指云：“向于岗上见一牛眠于渚中，必是君牛眠处，便好可作墓安坟，则致极贵。小位极人臣，世为方岳。”侃指一山，云：“此好，但不如下，当世有刺史。”言论便不复见。太尉之葬如其言。侃指别山与周访家，则并刺史矣。

《太平御览》

宋·李 昉

## 杨道人

四川成都有一位杨道人，本来是管理街坊的小官，他喜欢喝酒到了没有品行的地步，为此多次受到打板子的责罚。他曾经在集市的商店里遇到一个奇异的人，这个人风度翩翩，杨每天都和他饮酒，凡是当天得到的钱，全都做了饮酒的费用。时间长了，异人说：“你能跟着我去游历吗？你有妻子儿女的拖累，怎么办呢？”杨说：“甩掉这点累赘，是太容易了。”他回到家里就写休书与妻子离了婚，然后另找个男人把她嫁出去了。一个小孩才几岁，已送给了别人。过了几天，又遇到异人，他说：“拖累已经打发掉了。”于是他把自己处理的经过，详细叙述了一遍。异人说：“果真如此的话，我到哪儿，你就应当随我到哪儿。”杨答应跟随着他。两人又在酒馆里痛饮，直到天黑才相随出关。这天晚上月光照耀得如同白昼一样。异人在前，两人相距几百步。走了大约十几里，就下了大路，向着大山林草木茂盛的地方，渐渐走到荒野之中。又行了几里，杨道人感觉脚踩在地上很湿，接着水没过了脚面，就大声喊道：“迷路走到水里了！”异人说：“只管往前走就脱离苦海了。”杨又往前走，水渐渐深了。又走了一二里，已经淹没了膝盖和大腿，而异人在前面行走无异于踩平地。杨道人索性脱掉衣服往深处蹿。水到了腹部，一会儿又到了胸部，杨还是向前走，不停止。而水已经到了面颊，杨又大声呼喊水深不能再前进。异人叹息着说：“可惜呀，你不能去了。”恍惚间杨道人觉得好象梦醒了，原来身子在护城濠沟的桥上，异人也在他旁边。异人到桥下拿来一只小铁锅，又从自己腰间解下一个皮夹赠给他说：“你的缘分还没到。”说完就拱手而去。杨道人追了他几百步，异人忽然不见了。



从此杨道人就发疯了。忽悲忽喜，语无伦次，好象一个神经病人。他常常预言人的吉凶，跟随他学道的人越来越多。每月八日，他总是向穷人或乞丐施舍。要求施舍的人从府衙门前，分坐在大道两边，一直排到城门口。杨道人用锅煮好粥，让他的徒弟抬着跟随，自己亲自盛粥给讨饭的人，然后再从皮夹中拿钱给他们，每人二十文。乞讨的大约有几百人，而所给的钱总是够数。李修撰担任四川的都漕时，官署在成都，他常常邀杨道人相见，而且恭恭敬敬地对待他。徒弟们和他开玩笑，有的便偷偷藏起他的皮夹，杨向他们索要，有时要不出来就走了。估计明天应该向穷人施舍了，再来苦苦向他们讨求。徒弟们把皮夹还给他，他就高高兴兴地放在腰间，用手摸着它，钱就满了。他身上穿的是补丁摞补丁的破衣服，有人送给他新衣服，他就穿上，然后看着人家嘻笑，同时依旧把破衣服收起来。向他要，他还不给。等到明天再看见他，他依然破衣如故；新衣服随即就施舍给穷人了。有一天，杨道人拜访李修撰，当时李正独坐在后园的书房中，杨看旁边没有人，就对李说：“我送给您一样东西吃。”说完就作出呕吐的样子，鼻涕、口水一齐流。然后从嘴里吐出一样东西，用手掌托着，晶莹透明如玉。杨让李吞了它，李露出迟疑的神色。迟疑间，杨自己又把它吞下去了。然后他跳进书房前的池水中，大呼杀人数声。李命手下的人把他扶走了。没有几个月，李修撰就死了。当时还有一位叫席子先生的人，不知他是哪里人，也不知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整天蓬头垢面，用一张席子裹着身体，趴在大道旁。给他食物，他就伸着头把食物吃完；几天不给他吃，他也不饿。他老是趴在一个地方不动，也不见他拉屎撒尿。恐怕这也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

## 原文

成都杨道人，本坊正也。嗜酒无行，遭杖罚者屡矣。尝于市

肆遇异人，风采秀耸。杨日与之饮，凡日所得，悉为饮费。久之，异人曰：“能从我游乎？子有妻子之累，如何？”杨曰：“弃此直差易耳。”归则手书与妻诀，仍寻配嫁之，一子数岁以与人。他日复遇异人，则曰：“累已遣矣。”因自述其详。异人曰：“诚然，子当随我所之。”杨敬诺从之。复痛饮酒垆，日暮乃相将出城。是夜月明如昼，异人前行，相去数百步。初如行十余里，乃下路，望大山林蔚茂处，渐行草莽中。又行数里，杨觉履地甚湿，继而水没足，乃大声呼曰：“迷路入水矣！”异人曰：“第前无苦也。”杨复前行，水寢深。又行一二里，则没膝及股，而异人前行无异平地也。乃解衣深涉，水及腹，俄及胸臆，杨尤进不已。则水已承颐，乃复大呼以水深不可进。异人喟曰：“惜哉！子未可往也。”恍惚间如梦觉，乃身在城濠桥上，异人亦在其傍，即于桥下取一小铁铛，及於腰间解一皮篋赠之曰：“子缘未至。”乃长揖而去。追之数百步，忽不见。杨自是发狂，乍悲乍喜，语言无伦，如病心人。往往预言人休咎，学道者从之浸多。每月八日，辄施贫丐者。自府治之前，分坐通衢两边，直抵城门。杨以铛煮粥，令其徒舁以自随，躬以身盛粥给丐者，仍于皮篋中取钱与之，人二十文。丐者率数百人，而所给常足。李修撰任四川都漕，治所在成都，常邀相见，敬待之。子弟辈与之狎，或戏匿其篋，杨索之不得而去。度明当施贫，乃来求取甚力，既得即欣然置腰间，以手抚之，钱满矣。身衣敝衲，或赠以新衣，即服之，顾视喜笑，仍收其故衲。或求之不与，明日视之，敝衲如故，新衣随即施於贫者尽矣。一日谒李，时方独坐后圃之舫斋，杨视左右无人，曰：“吾饒使君一物。”即作呕哕之状，鼻涕涎沫交下，吐出一物，以掌承之，明彻如玉。命李吞之，李有难色，迟疑间杨即复自吞之，跳入斋前池水中，大呼杀人数声，李命左右扶去。不数月而李卒。是时复有席子先生者，不知其何许人，亦莫详其姓氏。蓬头垢面，以一席裹身，伏于官道之侧。以食与之即伸首取食必尽。数日不与食，亦不饥。所处不复移徙，

未尝见其洩溺。盖亦异人也。

《睽车志》

宋·郭 象

## 郑摇铃

宋朝开封有个道人，手里拿着一个铜铃，整天摇着它在街道、店铺间，靠讨钱为生。他自己吃用剩下就分给穷人，人们都叫他郑摇铃。宋徽宗末年，郑摇铃忽然迤邐南行来到扬州，摇铃讨钱如故，晚上就寄住在旅馆里。过了很久，郑摇铃对旅馆主人说：“我要死了，希望把我的随身衣物全都放在棺材里烧掉。”不久，郑摇铃果然死了。旅馆主人按照他的嘱托，把他的遗物全放在棺材里，抬着出城。抬棺材的人感觉棺材逐渐变轻了，又听到铃声好象在几十步以外响。一会儿，铃声渐渐远了，而棺材也越来越轻，好象没有死尸似的。到了焚尸所打开棺盖一看，原来只剩一根竹杖了。

### 原文

京师有道人，持一铜铃，终日摇鸣闾闾间，丐钱为食。用余则分惠贫者，号为郑摇铃。宣和末，忽迤邐南来维扬，摇铃丐钱如故，夜则寄宿逆旅。久之，谓主人曰：“吾将死，愿以随身衣物悉置棺中而焚之。”已而果死。主人如其言，舁棺出城。举者觉渐轻，复闻铃声如在数十步外，俄而铃声渐远，则棺愈轻，若无尸。至焚所启盖视之，惟一竹杖而已。

《睽车志》

宋·郭 象

## 吕道士

鄱阳的胡咏之，字朝散，平常喜欢道教。宋哲宗元符初年，他曾经在江西信州弋阳县见到一位道人。道人头戴青巾，身穿葛布衣服，神气与众不同。于是胡就拱手邀他对饮。道人拿大杯，斟满了饮，所喝的杯数多得无从计算。道人说：“您有从军之行，去吗？”胡非常吃惊，说：“一定去。”因为这时他应甘肃熙河统帅姚雄之的征召，正要到那里去。道人说：“西部边疆正用兵，应该去。”说完，索取纸笔写诗道：“济世应须不世才，调羹重见用梅盐。种成白璧人何处，熟了黄粱梦未回。相府旧开延士阁，武夷新筑望仙台。青鸡唱彻函关晓，好卷游韩归去来。”写完交给胡咏之，说：“替我把这首诗寄给章子厚，而且对他说：‘章相公好一个人，可惜又走错了路’。”胡问他说这话的意思，他只说还不可以立即就说。胡又问他的姓名，也不肯说，只说：“我早晚也到边疆去，还可以再相见。”夜深了，胡咏之说：“先生在这儿就寝吧。”道人说：“我回府中，就在河下。”于是就拂衣走了。第二天，胡咏之派人到各个府邸去寻找打听，都说不曾有道人。咏之就报告给县令，在全邑范围内访求，竟然没有一个人曾经见过他。胡咏之又到首都开封，拜见王副车王洙，把这件事情全部告诉了他。胡打算拿着道人写的诗去拜访章子厚，王洙说：“千万不要去。皇上正因为边防的事情要查办章相公。章丞相见到这首诗，一定会坚决请求辞职。皇上必然感到奇怪、怀疑，问他辞职的原因，那时您会获罪的。”胡咏之认为他说得有理，就直接到姚雄之的幕府，跟随他夺取青唐城去了。等到胡回首都开封时，章子厚已经离开京师了。后来，章子厚从北方回来，听说有这首诗，就到胡咏之那里去讨求。而诗的真本

已经被王诜留下了。胡就抄录一份寄给他。章子厚见到诗，叹息着说：“假使我早得到这首诗，早就辞职了，难道还会有今天被贬逐的事吗？”当胡咏之在边疆的时候，曾经到过秦州的天庆观。他听说有一位吕道士在这里一个多月了，近日刚刚离开，便询问人们怎么知道那就是吕道士。那里的人说，道人离开时，恰巧道徒们都到邻郡设坛祈祷去了。道人看着小童说：“我要走了，请借我一支笔，好在墙壁上题几个字，等军队回来时给他们看。”小童以观是新修的，师傅告诫不让在墙壁上题字为理由拒绝了他。于是道人就说：“麻烦你待我用一下大殿的香炉，我要礼拜完三清才去。”一会儿道人走到大殿的后面，台阶下有一个石水池，池水清冽。道人就用手指在大殿的墙壁上写了一首诗道：“石池清水是吾心，漫被桃花倒影沉；一到邽山空阙内，消闲尘累七弦琴。”诗后题了一个“回”字。众人见了都惊讶、叹息，认为一定是吕洞宾。大殿的墙壁非常高，上面的字绝不是手臂能够得着的。诗中的邽山就是秦山。胡咏之想起了在江西弋阳所遇到的道人，两人曾有过游边的约定，岂不就是这位吕道人吗？这件事是我听江元一江太初说的。

## 原文

鄱阳胡咏之朝散，生平好道。元符初，尝于信州弋阳县，见一道人，青巾葛衣，神气特异，因揖而延之对饮。道人取大白，满引无算，曰：“君有从军之行，去否？”胡竦然曰：“当去。”盖是时欲就熙河帅姚雄之辟也。道人曰：“西陲方用师，好去。”索纸书诗曰：“济世应须不世才，调羹重见用梅盐，种成白璧人何处，熟了黄粱梦未回。相府旧开延士阁，武夷新筑望仙台，青鸡唱彻函关晓，好卷游帷归去来。”授咏曰：“为我以此寄章相公，且曰：‘章相公好个人，又错了路径也’。”咏叩其说，但云未可立谈。咏问其姓名，亦不肯言，曰：“吾早晚亦游边，可以复相见。”夜艾，咏曰：

“先生可就此寝。”曰：“吾归邸中，只在河下。”乃拂衣去。明日遣人往诸邸寻问，皆言未尝有道人，因告县令遍邑物色，竟无曾见者。咏至京师，见王副车洗，具告以此。欲持诗谒子厚，洗曰：“慎不可。上方以边事倚办相公，丞相得此，必坚请去，上必疑怪，诘其所以然，君且得罪。”咏以为然，径趋姚幕，从取青唐。暨还阙，则子厚已去矣。他日，子厚北归，闻有此诗，就咏求之，其真本已为駙车奄有，乃录寄之。子厚见诗叹曰：“使吾早得此诗，去位久矣！岂复有今日之事乎？”方咏之在边日，尝至秦州天庆观，闻说吕先生在此月余，近日方去矣。问何以知其为吕道士，云道士去时，适道众皆赴邻郡醮，道人顾小童曰：“吾且去，借笔书壁，候师归示之。”小童辞以观新修，师戒勿令题浣。乃曰：“烦贮火殿炉，吾欲礼三清而去。”既而行殿后，砌下有石池，水甚清泚，乃以爪画殿壁，诗云：“石池清水是吾心，漫被桃花倒影沉，一到邽山空阙内，消闲尘累七弦琴。”后题回字。众惊叹，以为必吕翁也。壁甚高，其字非手所能及。邽山即秦山也。咏思弋阳所遇，有游边之约，岂非即斯人与？此说予闻江元一太初云。

### 《墨庄漫录》

宋·张邦基

## 化成和尚

刘安世，字器之，住在京城。一位名叫化成的和尚见了他说：“您在胞胎里时，一定遇到过出乎意料的惊吓和危险。幼年时又有痛苦难治的疾病，几乎成为残废。然而最终安然无恙。”刘器之的父亲刘航，做官到四川去上任。当时器之的母亲正怀孕，走到栈道上，遇上雨后初晴，石阶很滑，非常危险。忽然一块石头掉下去，马跌倒了，刘器之的母亲也坠落到山崖下。众人全都吓得直哭，以为她再也没有活着的希望了。这时刘航试着让手下的人往山崖下俯看，看见有一棵巨大的树木被葛、藟等蔓生植物缠绕着，盘曲起来好象车盖，上面的落叶积了厚厚的一层，刘器之的母亲安然坐在上面。人们呼唤她，她立即就答应了。于是就拿来一根大绳子放下去，把她拉上来，她居然没受一点儿伤。刘航到达任上不久，他夫人就生下了器之。以后十几年他们一直住在京城。器之又为严重的红眼病所苦，他的眼球暴露在外面，治了无数次也不好。一天，有一位客人说：“我有一位朋友，来京调动做官的地点，他家里存着治疗严重眼病的药，很有效。昨天来与我告别，说已经辞别了皇上，早晚就要走。”刘航试着派人去讨求，当时人家的行李已经打好搬运出房了。主人说药确实有，但是匆忙中忘记放在哪个箱子里了。他们打开第一箱，药居然就在那里。主人让把药敷在眼球上，用柔软的丝帛缠护，叮嘱说七天以后才能打开。药一敷上，疼痛立即止住了。等到打开药布时，眼球内的瞳孔已经明亮了。这两件事是刘器之自己对刘勉中说的。



## 原文

刘安世器之，在都下。僧化成见之曰：“公在胞胎中，当有不测惊危，幼年复有恶疾，几为废人，然卒无恙。”盖器之父航，赴官蜀中，时母方娠，遇栈道天雨新霁，磴滑危甚，忽石陨马蹶，夫人已坠崖下矣。众皆惊泣，无复生望。试使下瞰崖腹，有巨木葛藟萦结，蟠屈如盖，落叶委藉，夫人安坐于上。呼之即应。乃引以巨絙，縋而上，了无所伤。至官未几，而育器之。后十余岁，居京师，苦赤目甚恶，睛溢于外，百医莫差。一日有客云：“某有一相识来调官，畜恶目药甚效，昨日来别，云已陞辞，早晚即行。”试遣人往求之，时行李已出房。云药诚有之，匆匆忘记在某篋中。初发一篋，药乃在焉，遂得之。令以药傅睛上，软帛缠护，戒七日方开。一傅痛即止。及开，睛以内眸子瞭矣。二事器之自为刘勉中言。

《墨庄漫录》

宋·张邦基

## 守圃老卒

张稚圭元老，是王安石的门客，为长江以东的水上运粮官，同时代理金陵府的事。张某为人严酷，很少宽恕人，喜欢与方术之士交游。家中也曾经有几个方士门客。有一天，张某走到郡府种蔬菜瓜果的园子，看到一位年老的看园差役，脖子上系着念珠，张公问：“你读经吗？”差役说：“数着日子活罢了。”张公觉得他的回答很奇特，就把他叫到屋子里，问他学的是什么。他谈论起养生、吐纳和炼内丹，造诣都非常精深。差役又说：“您平日的用心大错特错了。用刑严酷暴虐，这不是在为子孙造福；邀请的方士，也都不是有道术的人。这些人只是希望得到您的财物罢了。”张公说：“您能把道术传授给我吗？”差役说：“正想传授给你。然而必须在今天半夜时，秘密地到一间屋子里，当面把它传给你。”张公最初也感到为难，不得已，只好答应了他。回去以后，张公与夫人刘氏商议这件事，刘氏说：“这不行。您因为严酷，人们平日都为您所苦，半夜独自一人出去，万一事有不测，怎么办呢？”张的母亲悄悄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就偷偷地锁上了张的寝室，张某最终没有能出去。第二天天亮，张某处理政事时，官署的小校向他报告说，守园的差役在这天晚上四更，双脚交叠坐着死了。张公极为感叹惋惜。几个月以后，张某染上病，竟也死了。

### 原文

张稚圭元老，荆公客也。为江东漕，摄金陵府事。严酷鲜恕，喜与方士游。门下尝数客。一日行郡圃，老卒项系念珠，公曰：汝诵经乎？卒曰：“数息尔。”公异之，呼至室内，问其所得，论养

生吐纳内丹，皆造精微。又曰：“运使平行殊错用心，酷虐用刑，非所以为子孙福；延方士，皆非有道之士，此曾特觐公贿耳！”公曰：“能传我乎？”卒曰：“正欲授公。然须今夜半潜至某室，当以传公。”初亦难之，不得已，许焉。既归，与鱼轩刘议之，刘曰：“不可。公以严毅，人素苦之。夜中独出，事有不测，奈何？”太夫人微闻之，潜锁其寢室，竟不得出。黎明视事，衙校报守圃卒是夜四更跌坐而化。公大怅惋，数月感疾遂卒。

《墨庄漫录》

宋·张邦基

## 喉孔吹箫

沙随先生曾经讲：不久前在杭州的临安，见到一位道人，把笛子拄在脖子底下吹奏。笛声清脆流畅，不比用嘴吹出的声音浅陋。但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脖子能吹笛。他说这件事时，已经在三十年前了。宋宁宗嘉定年间的庚辰年，我亡兄的岳父赵宪字伯凤，从钱塘江带一位道人回三衢县，这位道人也是喉咙中间有一个洞，能吹箫。每次吃饭喝水，就用东西把洞堵住，不然的话，水就从洞中流出来了。凡是用嘴说话，就堵住喉咙；用喉咙说话，就用手捂住嘴。我哥哥曾亲眼所见。只是不知道沙随先生过去所见到的是不是这个人。

### 原文

沙随先生尝云：顷于行在，见一道人，以笛拄项下吹曲。其声清畅而不近口，竟不晓所以然。此说已在三十年前。嘉定庚辰，先见岳翁赵宪伯凤，自曲江携一道人归三衢，亦喉间有窍，能吹箫。凡饮食，则以物窒之。不然，水自孔中溢出。每作口中语，则塞喉间；作喉间语，则以手掩口。先兄之所目睹，但不知沙随先生昔所见者是此人否。

《游宦纪闻》

宋·张世南

## 刘 野 夫

一位叫龚德庄的人，在河朔被罢了官以后，居住在首都开封的新门。他的朋友刘野夫于正月十五的晚上来信约德庄说：“今天晚上想和您聊聊天，您的妻子一定要带着全家人都出去观灯，您应当身心清净地等候我。”德庄平素敬重他的为人，便如约等候。端坐到三更了，家里人没有回来，刘野夫居然也没来。一会儿，火从门口开始烧起来，德庄束手无策，匆忙中拿起皇帝赠送的文书拍打着烈火跑了出来。顷刻间数百间房舍变成了一片瓦砾。第二天刘野夫来慰问，而且高兴地说：“我担心您的妻子没有出去，幸而出去了，值得庆贺呀。”德庄心里奇怪野夫的预料之神，然而又不想追问他。

### 原文

龚德庄，罢官河朔，居京师新门。刘野夫上元夕以书约德庄曰：“今夜欲与君语，令阁必尽室出观灯，当清净身心相候。”德庄雅敬其为人，危坐三鼓矣，家人辈未还，野夫亦竟不至。俄火自门而烧，德庄窘，持语牒犯烈焰而出。顷刻数百舍为瓦砾之场。明日，野夫来吊，且欣曰：“令阁已不出，是吾忧。幸出，可贺也。”德庄心异野夫，然不欲诘之也。

《冷斋夜话》

宋·释惠洪

## 张 胡

宋徽宗政和年间，道教逐渐兴盛，皇上对他们的宠爱非常隆盛。道士出入皇宫，没有人敢阻拦，号称“金门羽客”。象两府一样得到皇帝恩宠和重视的道士有几个人，而一位叫张侍晨也叫张虚白的，在他们几个中尤其受宠。皇上每次都以“张胡”来称呼他，而不叫他的名字。张胡生来喜欢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对于方术气数没有不精通的，尤其善于以太一派的说法来预言吉凶，然而大多发生在他饮酒之后。他说某件事情以后应当如此，等到事情发生以后果然是这样。曾经有一次，他喝醉了酒，枕着皇上的膝盖就睡了。每次酒后，他什么话都说，没有避讳。皇上对他也很宽容，说：“张胡，你醉了。”宣和年间，金人建国，他们派遣使者来开封。皇上高兴，宴请他们的使者。宴会结束后，皇上召张虚白进宫，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他说：“金人在边鄙建造好宫室，等待您已经很久了。”皇上身边的人听了，都大吃一惊。皇上也不发怒，慢慢儿地说：“张胡，你又醉了。”到了宋钦宗靖康年间，首都开封被金人攻陷，皇上被俘，从青城祭天斋宫出来，见到张虚白，抚摸着他的后背说：“你平常所说的，全应在今天了，遗憾的是我没有听取你的意见。”虚白流着泪说：“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没有办法了。希望您保重身体，已经过去的事情，就不值得责怪自己了。”

### 原 文

政和以后，黄冠浸盛，眷待隆渥，出入禁掖，无敢谁何，号“金门羽客”。恩数视两府者凡数人，而张侍晨虚白，在流辈中独不

同。上每以张胡呼之，而不名焉。性喜多学，而于术数靡不通悟，尤善以太一言休咎，然多发于酒。曰某事后当然，已而果然。尝醉，枕上膝而卧。每酒后尽言，无所讳，上亦优容之，曰：“张胡，汝醉也。”宣和间，大金始得天祚，遣使来告。上喜，宴其使。既罢，召虚白入，语其事。虚白曰：“天祚在海上，筑宫室以待陛下久矣。”左右皆惊。上亦不怒，徐曰：“张胡，汝又醉也。”至靖康中，都城失守，上出青城，见虚白，抚其背曰：“汝平日所言，皆应于今日，吾恨不听汝言也。”虚白流涕曰：“事已至此，无可奈何，愿陛下爱护圣躬，既往不足咎也。”

《曲洧旧闻》

宋·朱 弁

## 何 观 主

二十日，安徽宁国府太平县的主簿左迪功郎陈炳来见我。之后我又驾着小船前往陈炳那里致谢，顺便就寄住在宁渊观下院。我是带着提刑司的文书来这里大礼钱帛的。宁渊在杲矶，隔着长江，所以又在附近的城镇设置了下院。观里有道士十几个，祭祀的坛场很大，神像的设置也很多。观主何守诚，现在已经提升做终南山道观的观主了。陈炳，字德先，是浙江义乌县人。据何守诚自己讲，他是从他姑姑那里学来的道术。宋徽宗朝赐号为“妙静炼师”。他建造的房舍在葛仙峰下。他平常不吃熟食，只饮酒，吃生的瓜果。替人预言祸福，能丝毫不差。每到风清日和的时候，他总是关起门来独自一人呆着。有人好奇地在门外偷听，只听到好象两个婴儿的声音，有时候哭，有时候唱，往往到半夜才停止。没有人能猜测他在里面到底干什么。到了九十岁那年的正月初一，他说自己四月八日应当远行，果然在这一天他坐着死去。他常常对德先说：“你有仙骨，一定会遇到奇异的人。”后来德先因为有病，身体极度虚弱，有一位从皖山来的徐先生，拿药给他吃，当天病就好了。徐先生于是留下来，教给他辟谷的秘诀。陈德先的父母正希望他成名，坚决不允许。然而从这以后他就拒绝吃美味的食物，每天只吃清淡的面条和饭罢了。象这样过了六年，他渐渐感觉身轻了，每天能行二百里路。后来因为考中状元、娶妻等事情，他又开始吃荤腥。徐先生于是也告别离去。临走时他对陈德先说：“二十四年以后，你一定还会跟着我学习、探讨气功。”德先送徐先生到了溪边，正要招呼船来渡，徐先生用手提起衣裳，迅速地从水上走了。叫他，他也不再答应。陈德先至今还怅然若



有所失，有弃官入皖山学道之意。我于是游览了东寺，然后登王敦城而回。

## 原文

二十日，宁国太平县主簿左迪功郎陈炳来见。泛小舟往谢之，则寓宁渊观下院。以提刑司檄来督大礼钱帛。宁渊在泉矾，隔大江，故置下院于近邑。道流十余，坛宇像设甚盛。有观主何守诚者，今选居太一宫矣。炳字德先，婺州义乌人。自言其从姑得道，徽宗朝赐号妙静炼师，结庐葛仙峰下。平生不火食，惟饮酒啖生果。为人言祸福死生，无毫厘差。每风日清和时，辄掩关独处。或于户外窃听之，但闻若二婴儿声，或歌或哭，往往至中夜方止。莫有能测者。年九十，正旦自言，四月八日当远行，果以是日坐逝。每为德先言：“汝有仙骨，当遇异人。”后因得疾委顿。有皖山徐先生来，饵以药，即日疾平。徐因留，教以绝粒诀。德先父母方望其成名，固不许。然自是绝滋味，日食淡汤饼及饭而已。如此者六年，益觉身轻，能日行二百里。会中第娶妻，复近荤血，徐遂告别。临行语德先曰：“汝二纪后，当复从我究此事。”德先送至溪上，方呼舟欲渡，徐褰裳疾行水上而去，呼之不复应。德先至今怅怅，有弃官入濡皖之意。予遂游东寺，登王敦城以归。

《入蜀记》

宋·陆游

## 牛头山地

徐仁旺是江西信州白云山人，他曾经上奏表给丁晋公，议论迁金陵的事。徐仁旺主张用牛头山前面的土地，丁晋公一定要用山后面的土地，双方相持不下。徐仁旺请求停止争论，把这件事交给掌管刑狱的官署，等待三年，来验证结果。然而最终丁晋公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徐仁旺在他所上的奏表中讲，用山后土地的害处是：“西南的水长流，灾在丙午年；火风直射，祸一定在丁未年。最终没有一个州不遭受灾祸的。州县的火灾从各郡发生，各郡贼盗兴起。”听到的人最初都不以为然，到后来金人进犯边境，果然是在丙午年。而丁未年以后，各郡接连不断的发生火灾，疆域之内，有一半地区盗贼的活动猖獗。他的话全都应验了。

### 原文

信州白云山人徐仁旺，尝表奏与丁晋公，议迁金陵事。仁旺欲用牛头山前地，晋公定用山后地，争之不可。仁旺乞禁，系大理以俟三岁验。卒不能回。仁旺表有言，山后之害云：“坤水长流，灾在丙午年；丙丁风直射，祸当丁未年。终莫不州。州火起郡，郡盗兴。”闻之者初未以为然。至后金人犯阙，果在丙午，而丁未以后，诸郡焚如之祸相仍不绝，幅圆之内，半为盗区，其言无不验者。

《春渚纪闻》第二十四帙

宋·何 蘧

## 端 笏 立

宋哲宗在位，皇太子还没有立时，曾经秘密派遣侍从宦官到泰州天庆观去问徐神公。徐神公只写了“吉人”两个字给他。宦官回宫奏报，皇上拿出来让身边的人看，都没有人知道这两个字的意思。自哲宗元符年以来，大臣们上殿议事或平时随宰相入见，一定要手持笏板巡视同一班列的人，怕有不太恭敬的举止，而且要连声说：“端笏立。”不久，宋哲宗便死了，徽宗登极，从他的端王府邸入继帝位。而“吉人”两个字合在一起，恰恰是徽宗未做皇储前的名字，一点儿不差。宋徽宗，字“佶”。

### 原 文

哲宗皇嗣未立，密遣中贵往泰州天庆观问徐神公。公但书吉人二字授之。既还奏。呈左右，皆无知其说者。又元符已来，殿庭朝会，及常起居看班舍人，必秉笏巡视班列，惧有不尽恭者，连声云：“端笏立。”继而哲宗升遐，徽宗继位，自端邸入承大统。而吉人两字合成潜藩之名，无小差。徽宗字佶。

《春渚纪闻》第二十四帙

宋·何 蘧

## 状元无时可得

金陵有一位和尚，嗜酒装疯，时常预言人的祸福，人们叫他疯和尚。陈莹中没有考中状元时问他说：“我能作状元吗？”和尚回答说：“无时可得。”陈莹中又问他说：“我绝对考不上吗？”和尚的回答同第一次一样。第二年，时彦进行殿试时考取了第一名，而陈莹中居第二。这时他才明白了和尚的“无时可得”之说的含义。

### 原文

金陵有僧，嗜酒佯狂。时言人祸福，人谓之风和尚。陈莹中未第时问之云：“我作状元否？”即应之曰：“无时可得。”莹中复谓之曰：“我决不可耶？”又应如初。明年，时彦御试第一人，而莹中第二，方悟其言“无时可得”之说。

《春渚纪闻》第二十四帙

宋·何 蘧

## 道人嘘气二丈余

宣事陈无求说：他有一次到鹤林寺去供佛，吃过饭后，见到一位举子，虽然穿着破旧的粗布衣服，可是身材高大，状貌不凡，坐在末位。主事的和尚对陈无求说：“这位道人很有戏术，今天即将告别，可以请他为大家表演一种戏法，作为临别纪念。”举子也很高兴。

举子叫来一个小和尚，给他一只碗，让他在相距两丈远的地方站着。举子对他说：“我在这里吹气，你就张开口接着，感觉肚子发热了就快说，如果不这样，便会烧烂你的肠子啦。”说完，就向他吹气。一会儿，小和尚觉得肚子里象灌进开水一样发烫，便大声叫唤：“烫得很，我忍受不了。”举子便叫他在碗中撒尿。举子慢慢地举起碗来，对在坐的人说：“谁能把它喝了？”在坐的人都感到肮脏，直想呕吐。举子便大笑，端起碗来自己喝了，说了声告别便离开了。

第一天，小和尚闻到食物的味便恶心，只喝了几杯水，过了一个多月，就离开了鹤林寺，以后人们再也没有见到他。

### 原文

陈无求宣事云：尝赴鹤林寺供佛，既饭，有一举子虽衣褐不完，而丰神秀颖，居于座末。主僧谓无求曰：“此道人颇有戏术，今日告行，可薄赠之，且求其一戏为别也。”举子亦欣然。呼一僧，取碗器付之，令相去二丈余而立。举子谓之曰：“我此嘘气，汝第张口受之，觉腹热急言，不尔当烧烂汝肠也。”言訖，嘘气向之。须臾，僧觉腹间如沸汤倾注，乃大呼曰：“热甚，不可忍。”因使

弱碗中。举子徐举碗示座人曰：“谁能饮此者？”举座移唾之。乃大笑，举碗自饮，言别而去。明日，僧维遂大恶闻食气，唯饮水数月，杯余出寺，不复见也。

《春渚纪闻》

宋·何 蘧

## 辟谷说

洛阳的南面有一个大洞穴，深得没法测量。有个人不小心掉在里面出不来了，饿得非常厉害。这时他看见有很多龟蛇，每天早晨总是伸着脖子向东，吸初升太阳的光来吞咽。那个人也朝着龟蛇伸头的方向，随着它们的动作，不停地效法它们，于是就不感觉饥饿了。他的体重减轻，力气也大了。后来终于回到家，但还是辟谷不食。只是不知他死在哪一年。辟谷的方法数以百计，这是其中最好的方法。

### 原文

洛下有洞穴，深不可测。有人堕其中，不能出。饥甚，见龟蛇无数，每旦，辄引首东望吸初日光咽之。其人亦随其所向效之不已，遂不复饥。身轻力强，后卒还家，不食。不知其所终。此晋武帝时事。辟谷之法以百数，此为上。

《仇池笔记》第六十三帙

宋·苏轼

## 轨革卦影

宋仁宗至和二年，成都有一个叫费孝先的人，第一次来眉山。他说：最近游青城山，访问老人村，弄坏了他们的一只竹床。费孝先道歉说是因为自己行动不灵活，而且想照价赔偿。老人笑着说：“你看它下面的字写道‘这只床于某年某月某日为某人所造，至某年某月某日为费孝先弄坏。’成与坏都自有定数，您干嘛赔偿呢？”费孝先知道他与众不同，就留下来拜他为老师。老人传授给他《易经》、占卜等预测吉凶的方法。

### 原文

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费孝先者，始来眉山，云：近游青城山，访老人村，坏其一竹床。孝先谢不敏，且欲偿其直。老人笑曰：“子视其下字云：‘此床以某年月日某造，至某年月日为费孝先所坏。’成坏自有数，子何以偿为？”孝先知其异，乃留师事之。老人受以易、轨革、卦影之术。

《仇池笔记》第六十三帙

宋·苏轼



## 李若之布气

晋书《方技传》中记载一位叫韦虚的人，父母叫他去看守稻谷。牛吃稻谷，韦虚见了却不驱赶。等到牛吃饱离开了，他才去整理那些被牛吃剩下的稻谷。他的父母非常生气。韦虚说：“各种动物都想吃食，牛刚刚吃，我怎么能赶它呢？”他的父母更加生气了，说：“既然如此，还整理那些让牛踩乱的稻谷干嘛？”韦虚说：“稻谷也想生存下去。”这话说得有道理，韦虚本来就是有道的嘛！有位叫吕猗的人，他母亲的腿患麻痹病十几年了，韦虚给她治疗，距离她几步远，他安静地闭着双眼，一会儿就说：“扶夫人坐起来。”吕猗说：“夫人得病十年了，怎么能一下子就让她起来呢？”韦虚说：“且试着扶她起来。”两个人搀扶着她站起来了。一会儿，去掉搀扶的人，竟能行走了。学道养气的人，气充足有了剩余，能把气发给别人。开封南的道士李若之，就能发放外气，叫做“布气”。我的次子“迨”，从小体弱多病，李若之与他相对坐着为他发气，迨感觉到肚子中好象有初升的太阳照着一样，暖乎乎的。据说是因为李若之在华岳山下曾经遇到过得道的异人。

### 原文

晋《方技传》有韦虚者，父母使守稻，牛食之，虚见而不驱。牛去，乃理其残乱者。父母怒之。虚曰：“物各欲食，牛方食，奈何驱之？”父母愈怒曰：“即如此，何用理乱者为？”虚曰：“此稻又欲得生。”此言有理。虚固有道者耶！吕猗母足得痿痹病十余年，虚疗之，去顷数步，坐瞑目寂然。有顷曰：“扶起夫人坐。”猗曰：“夫人得疾十年，岂可仓卒令起耶？”虚曰：“且试扶起。”两人夹扶而立，

少顷去夹者，遂能行。学道养气者，至足之余能以气与人。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谓之“布气。”吾中子适，少羸多疾，若之相对坐为布气。适觉腹中如初日所照，温温也。盖若之曾遇得道异人于华岳下云。

《仇池笔记》第六十三帙

宋·苏轼

## 锁 子 骨

李泌断绝食用谷米长达五、六年。他的身体轻捷，能够在屏风上行走。他用手指发气，能够把蜡烛吹灭。当他做导引术时，骨节发出珊珊的响声。因而他的别号叫“锁子骨”。

### 原 文

李泌绝粒五六载。身轻能行于屏风上。引指使气，可以吹烛至灭。导引骨珊珊有声。号锁子骨。

《续博物志》

宋·李 石

## 许 寂

四川许寂年轻时住在浙江四明山，向晋征君学习《周易》。一天，有夫妇二人一同来到山里，带来一壶酒。许寂问他们从哪里来，回答说：“今天才离开剡县。”许寂说：“路这么远，怎么能一天走到呢？”心里很有些奇怪。丈夫很年轻，妻子看起来要大一些，状貌严肃而且沉默寡言。晚上，用那壶带来的酒，请许寂同饮。丈夫拿出一拍板，上面用铜钉钉满。于是放声高唱，都是说的剑术。一会儿从臂间抽出两个东西，展开一吼，成为两柄剑。耸身跃起，在许寂头上盘旋交错，许寂非常惊骇。又一会儿，收了起来，放进匣子里。喝完酒睡觉，待到天亮，床上已空无一人。

到中午，又有一个头陀来找这一对夫妇。许寂就把昨夜的事情告诉他。头陀说：“我也是这类人，您想学学吗？”许寂辞谢说：“我年轻时专攻玄学，不愿学这类技艺。”头陀傲然地笑了笑，于是拿过许寂的净水来擦脚，转眼间就不见了。以后再在陕西华阴碰到他，才知道他是侠客。

杜光庭从京城到四川，歇宿在梓潼厅。有一个和尚也来了，县官周某和他相识。和尚说：“我今天从陕西兴元来。”杜光庭觉得很奇怪。第二天早上启程，和尚向前走了。县官对杜光庭说：“这个和尚在鹿卢跻，也是侠客一类的人。”诗僧齐己在洩山松树之下，亲自遇到一位和尚，从手指甲里抽出两柄剑，跳跃腾空走了。

### 原文

蜀许寂少年栖四明山。学易于晋征君。一旦有夫妇偕诣山居，携一壶酒。寂诘之，云：“今日离剡县。”寂曰：“道路甚遥。安得一日

及此？”颇亦异之。然夫甚少，而妇容色过之，状貌然而寡默。其夕，以壶觞令许同酌。此丈夫出一拍板，编以铜钉钉之。乃抗声高歌，悉是说剑之意。俄自臂间抽出两物，展而喝之，即两口剑。跃起，在寂头上盘旋交击，寂甚惊骇，寻而收匣之。饮毕就寝，迨晓，乃空榻也。

至日中，复有一头陀僧来寻此夫妇，寂具道之。僧曰：“我亦其人也。道士能学之乎？”寂辞曰：“少尚玄学，不愿为此。”其僧傲然而笑，乃取寂净水拭脚，徘徊间不见。尔后再于华阴遇之，始知其侠也。

杜光庭自京入蜀，宿于梓潼厅。有一僧继至，县宰周某与之有旧。乃云：“今日自兴元来。”杜异之，明发。僧遂前去。宰谓杜曰：“此僧在鹿卢桥，亦侠之类也。”诗僧齐己于泐山松下，亲遇一僧，于头指甲下抽出两口剑，跳跃凌空而去。

《北梦琐言》

宋·孙光宪

## 丁 秀 才

郎州道士罗少微，在江苏茅山紫阳观暂时借住。有一位丁秀才，也在观中住宿，他的举止风格，和平常人一样，只是不急于求功名。留连在观中几年，观主人也很优待他。冬天的一个夜晚，雪珠下的很大，两三个道士围着炉火，心里都羡慕着肥羊美酒。丁秀才说：“弄一些来也没有什么难处，我给大家变个戏法。”于是打开门甩着袖子出去了。到半夜，冒雪而归，提着一银壶酒，一条熟羊腿，说是浙中统帅厨房里的东西。大家都惊讶欢笑。丁秀才抛出剑，起舞于庭中，纵身一跳，没有踪影，不知他到哪里去了，只有银壶留在桌上。观主人把这情况报给县官。五代诗僧贯休，有《侠客》一诗：“黄昏风雨黑如磐，别我不知何处去？”

### 原 文

朗州道士罗少微，顷在茅山紫阳观寄泊。有丁秀才者，亦同寓于观中，举动风味，无异常人，然不汲汲于仕进。盘桓数年，观主亦善遇之。冬之夜，霰雪方甚，二三道士围炉。有肥羜美酝之美。丁曰：“致之何难？时以为戏。”俄见开户奋袂而去。至夜分，蒙雪而回。提一银榼酒。熟羊一足，云浙帅厨中物。由是惊讶欢笑，掷剑而舞，腾跃而去，莫知所往，唯银榼存焉。观主以状闻于县官。诗僧贯休《侠客》诗云：“黄昏风雨黑如磐，别我不知何处去！”

《北梦琐言》

宋·孙光宪

## 孙卖鱼怀中蒸饼

楚州有一位卖鱼的人，姓孙，能准确地预测未来的灾祸幸福，当时的人叫他“孙卖鱼”。宋徽宗宣和年间，皇上听说了这个人，把他召到首都开封，安排他住在宝录宫道院。有一天，孙卖鱼怀揣一块蒸饼，坐在小殿里。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皇上跪拜久了，觉得稍微有点饿。孙卖鱼就从怀里掏出蒸饼，说：“可以吃点解饿。”皇上惊讶他能知道心意，然而却不肯接。孙卖鱼说：“以后这个也难得吃上了。”当时没有人能领悟他说的意思。第二年就发生了徽、钦二宗被掠北行的事，这时人们才知道了他预见的准确性。

### 原文

楚州有卖鱼人，姓孙，颇能言时灾福，时呼“孙卖鱼”。宣和间，上皇闻之，召至京师，馆于宝录宫道院。一日，怀蒸饼一枚，坐一小殿。时日高，拜跪既久，上觉微馁，孙见之，即出怀中蒸饼云：“可以点心。”上皇虽讶其意，然未肯接。孙云：“后来此亦难得食也。”时莫悟其言，明年遂有沙漠之行，人始解其识。

《鸡肋编》第九十一帙

宋·庄季裕

## 桃花愈狂

范纯仁的孙女儿得了精神病，被关在屋子里，屋子窗外有棵大桃树，桃花开得非常茂盛。有一天晚上，她撕断了衣服，爬上大桃树去吃桃花，差不多把这树上的桃花都吃完了。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她坐在树梢上，就用梯子帮助她下来，从这以后，她的精神病就好了。

### 原文

范纯仁孙女病狂，尝闭于室中，窗外有大桃树，花适盛开。一夕，断裾登木，食桃花几尽。明旦，有见其坐于树梢。以梯下之，自是遂愈。

《鸡肋编》

宋·庄季裕



## 华 山 毛 女

李平仲说：蔡元长从长安调去镇守西川，路过华山。他以前听说过毛女很奇特，因此想见见。天刚亮的时候，他的随从看见高山上庙中烧纸钱的炉子里，有特别奇怪的东西，就将这事告诉元长。元长赶快去看，原来是一位女人。她全身都长满了毛，颜色天青碧绿，头发漆黑，眼光逼人。她看着元长说：“一万也不为多，一也不为不足。”说完便离开了，她行走的速度象飞一样。到了成都，元长命人将他追忆的毛女形象画出来，以便祭祀。

### 原 文

李平仲云：蔡元长自长安易镇西川道华山。旧闻毛女之异，思得一见。向晓，从者见岳庙烧纸钱炉中，有物盛异，以告元长。亟往视之，乃一妇人也。遍身皆毛，色如绀碧，而发若漆，目光射人。顾元长曰：“万不为有余，一不为不足。”言讫而去，其疾如飞。既至成都，命追写其像以祀之。

《投辖录》

宋·王明清

## 汤 某

建康缉捕使臣汤某，在同僚中以能干著称，因为他本是盗群中的大头头。一天，有一位青年人，衣裳整洁，背一小书箱，前来投奔汤家。汤某问他是什么人？他自报是鄱沙王小官人，并上前行拜见礼。汤某平常也听说过他的名字，便请他稍事休息。他推辞说：“观察大人在这里，怎敢留住，现在想到和州去，打算借一位脚伕，把书箱背往东阳镇过河。”汤某担心有别的情况，于是选了一个机警的徒弟同去，以便侦察他的行动。

他们离开城关，那青年碰到酒店就喝酒，最后大吐，几乎不能走动。同行的人左边背着书箱，右边扶着醉汉，很疲惫，生气地说：“汤观察以为他是名手，不过是个贪杯的酒鬼！”走了七十里，到达镇上住所，那青年又大吐了一番，倒在床上，整夜都不停地要水喝，吵闹折腾不停一会儿。天亮了，有骑马人敲门，是汤某亲自来了，暗里询问徒弟，知道青年夜间酒醉伏枕，赶快去到他的卧室。青年听说汤某来了，扶着头勉强穿衣，问汤某为什么赶来。汤某用其它的话岔开。青年笑着说：“是怀疑我沿路作案吗？”于是就指着同路人作证，又说：“虽然这样，也许有其它缘故，愿效微劳。”汤某想说又停了好久，最后终于说：“不敢相疑。实因昨夜总所的大有酒楼，丢失银器几百两。总所发公文到制司，限期追捕非常严厉。稍有违忽，就会受到重责，我正束手无策，因此冒急求教！”青年微微一笑，说：“若是这样，则关系重大，恐怕是妖怪作乱，不是人力能办到的，只有哀告平时所叩拜的香火，也许可以获得神灵的庇佑。”汤某笑他酒醉言语荒诞，不再追问，竭力请他一同回去。到家，姑且用他说的办法，到神堂祷告，忽

然所丢失的银器，都亮晃晃地陈放在供桌之下。汤某开始大吃一惊，以为真是神力。正要出来向青年致谢，青年却早走了！

## 原文

建康缉捕使臣汤某者，于侪辈中著能声，盖本群盗巨擘也。一日，有少年衣裳楚楚，背负小箴，投汤所居。汤遣询谁何？则自通为鄱沙王小官人，趋前致拜。汤亦素知其名，因使小憩。辞云：“观察在此，不敢留，只今往和州，拟假一力，负至东阳镇问渡。”汤疑有他，遂择其徒粗黠者偕往，俾侦伺之。自离城闉，遇肆辄饮，已而大吐，几不能步。同行者左负箴，右扶醉人，殊倦甚。志曰：“汤观察以其为好手，不过一酒徒尔。”凡七十里，抵镇邸，大吐投床，终夕索水，喧呶不少休。黎明，有骑马扣门者，乃汤也。密扣同行，知夕来酒醉伏枕，亟造卧所。少年闻汤来，则亦扶头强披衣，扣所以至？汤谩为他语答之。少年笑曰：“得非疑某沿途有作过否？”因指同行为证，且曰：“虽然，或有他故，愿效区区之力。”汤噤嚅久之，曰：“不敢相疑，实以夜来总所大有酒楼，失银器数百两，总所移文制司，立限拘捕严甚，少违则身受重谴矣！束手无措，用是冒急求策耳。”少年微笑曰：“若然，则关系甚大，恐妖异所为，非人力能措手，惟有祈哀所事香火，或可徼神物之庇耳。”汤哂其醉中语诞荒，不复诘。力邀同还。抵家，谩用其说。祷之圣堂，则所失器物，皆粲然横陈供床下矣。汤始大惊，以为神。方欲出谢之，则其人已去矣！

《癸辛杂识》

宋·周密

## 邵康节预知史笔

富弼辞去官职以后居住在洛阳。有一天，邵康节来拜见他。富弼已经拒绝与宾客往来，唯独告诫看门的人说：“邵先生来，无论早晚，都要禀报。”这天恰巧富弼的脚有病，躺在小房间里，邀请邵康节到卧床前。康节笑着说：“别的客人能到这里来吗？”富弼也笑，指着邵康节所坐的交椅说：“这几天一生病，我的心怦怦乱跳，即使儿子来，说完话也立刻就让他走。这一把交椅只是等你的。”邵康节看看左右没人，就说：“再拿一把交椅来。”富弼问为什么，邵康节说：“中午时一定会有一位绿衣少年，骑着白马来找您，您虽然有病，也要支撑着见他。您死后这个人定当掌握史笔，记载您的生平事迹。”富弼平常就很尊敬邵康节，所以把他的话看得很神圣，于是就告诫看门的人说：“今天有客人来，无论地位高低，都要立刻通报我。”到了中午，果然范祖禹也就是范梦得来了。于是就赶快请入，殷勤问候。还说：“我现在是老迈将死了，想起来一生碌碌无为，没有什么值得谈的。然而我这个人也还朴实，对朝廷也是忠诚的，来日写史，一定会麻烦您，希望您稍稍留意。”范梦得感到很害怕，不明白怎么回事，赶忙告辞退出来了。十几年以后，撰写《裕陵实录》，范梦得竟然作为修撰，撰写《韩公传》。这件事是听尹侍郎说的。

### 原文

富韩公谢事居洛。一日，邵康节来谒，公已不通客，唯戒门者曰：“邵先生来，无早晚入报。”是日，公适病足，卧小室，延康节至卧床前。康节笑曰：“他客得至此耶？”公亦笑，指康节所坐胡

床曰：“病中心忤忤，虽儿子来，立语遣去。此一胡床，唯待君耳。”康节顾左右曰：“更取一胡床来。”公问故，答曰：“日正中，当有一绿衣少年骑白马候公，公虽病，强见之。公薨后此人当秉史笔，记公事。”公素敬康节，神其言，因戒阍人曰：“今日客至无贵贱，立为通。”既午，果范祖禹梦得来，遂延入。问劳稠叠，且曰：“老病即死，念平生碌碌无足言，然粗怀朴忠，他日笔削，必累君。愿少留意。”梦得惶恐叵测，避席谢。后十余年，修《裕陵实录》，梦得竟为修撰，撰“韩公传”。此事尹侍郎说。

《清尊录》

宋·廉布

## 吸 蟾 蜍 气

富彦国在山东时，河北发生了大饥荒。有一对夫妇，背着襁褓中的儿子逃荒，半路上把孩子放置在路旁的一个空坟墓中，只顾自己逃命去了。后来回乡经过这座坟墓，想取孩子的骨殖带回去埋葬，谁知孩子竟还活着，健壮白胖得象没丢弃时一样。坟墓中有一只大癞蛤蟆，足有半个车轮那么大，咻咻地在那儿喘气。夫妇俩想着孩子可能是呼吸了这种气，所以才能不吃东西而身体健壮。从这以后，孩子就不吃东西。年龄到了六、七岁，皮肤的纹理细腻得如同白玉。他的父亲抱着孩子来到首都开封，让小儿科大夫张荆筐给看一看，张大夫说：“动物中能蛰伏冬眠的，有蛇和蛤蟆一类。能冬眠就可以不吃食物，不吃食物就可以享寿千岁了。如果能听其自然，不吃饭也不娶妻，那就是成仙之道了。”父亲听了，高兴地带着孩子离去。现在不知道这孩子在哪里。

### 原 文

富彦国在青社，河北大饥。有夫妇襁负一子，置之道左空冢中而去。后归乡过此冢，欲取其骨，则儿尚活，肥健于未弃时。冢中有大蟾蜍，如半轮，气咻咻然。意儿呼吸此气，故能不食而健。自尔遂不食，年六七岁，肌理如玉。其父抱儿来京师，以示小儿医张荆筐，张曰：“物之能蛰，燕蛇虾蟆之类是也。能蛰则不食，不食则寿千岁。若听其不食不娶，则仙道也。”父喜携去，今不知所在。

《避暑录话》第六十九帙

宋·叶梦得

## 桃 杯

河南巩县有个韩道人，本来出身于平民，后来因为家里前代的官爵而受封补了个官。中年时，韩遇到一个奇特的人，他跟这个人学习有所收获，于是便弃官学道。我曾经在秦州的陇城见过他。他说他在阴阳元气会合之初，在秋雨过后在山间行走时，忽然见到一个大树叶顺流而下。韩某最初并没有在意，一会儿几个树叶之间有一个象杯盘一样大的大桃，被石头挂住而停下来。韩道人拾起来，见到桃色鲜红，香味四溢，不是一般人的肉眼所能经常见到的，知道这是罕见的奇遇，于是向着三峰拜了两拜，把它吃下去，又把枝叶揣在怀里带回家。然后到洞穴的最高处，钻破桃核，把里面的桃仁吞吃了。桃仁甘甜如蜜。他把桃核做成了两只酒杯，每只桃杯能盛一勺多酒。韩某从此以后有时吃饭，有时就辟谷。当时韩某的年龄已经60了，外貌看起来只像30多岁的人。有一天韩跟我讨酒，就用这只桃杯斟酒。桃核倒上酒，红润得像新的一样。他约我做桃花杯诗，因为我要去巡视，没有空闲。我到北方以后，长春的尹师也有一只桃杯，据说是宣政内府的器物。

### 原 文

巩下韩道人，本出布衣，家曾以荫补官。中年遇异人，有所得，即弃官学道。予曾见之秦州之陇城。说太和初，秋雨后，行山间，忽见一大叶随流而下。韩初不以为意，俄数叶间一桃大如杯碗，为石所碍而止，韩取得之。桃红而香，非凡目所常见，知为希遇，望三峰再拜，食之尽，怀枝叶归。就洞穴高绝处，钻桃

核，破，取仁吞之，甘如酥蜜。因以核为两酒杯，各受一勺为余。韩从此或食或辟谷。时年已六十，状貌只如三十许人。一日从予乞酒，以此杯酌，核得酒，红润如新。约予赋桃杯诗，因循未暇，北渡后，长春尹师，亦有一桃杯，云是宣政内府物云。

《续夷坚志》

金·元好问



## 罗蓬头

杭州西北部有个羊角堤，堤上有一座全真小庵。一位叫罗蓬头的文士，不痴也不狂，无论冬夏，只穿一件千缝百补的破衣衫，住在庵中的一间房子里。屋里没有床铺，白天黑夜都蹲在地上，肮脏污秽得很厉害，却往往能预先知道要发生的事情。有一位姓张的，是已故宋王的表亲。宋朝灭亡了，他便依附在道馆里。张某曾向罗蓬头问吉凶，罗蓬头写了“狗灾”两个字。张某问应在几时？罗蓬头写道：“在百日内。”张某听了以后就吃斋读经，每天向神明祈祷，希望能免除灾难。一天张某见到雌雄两条狗，便用苕帚打它们，竟被狗咬伤而死。有一位福建人，叫马都录，号静斋。凭借道法得以认识宋度宗。一次贾似道进献海味，谢太后叫度宗吃，度宗吃完以后上吐下泄不止。马都录进符水让度宗饮用，吐泻才止住了。谢太后召马都录，把剩余的海味赐与他。马都录性格刚直且愚，他一面谢恩一面乘机提出自己的忠告说：“我把这事上告给佛了，佛命令别人进献的饮食不可随便供皇帝食用。”话一出口，就已经被贾似道知道了。等到他走出皇宫大门，贾似道就把他抓住，下到临安府的监狱，然后在他脸上刺了两面旗，押赴丰都寨，说：“准备处死他。”当时，因为元军沿长江东下，形势危急，贾似道出兵有一段时间，所以丰都寨的守兵对马都录便宽缓一些，他才没有死。马都录又在寨子的村落间，求雨有验。不久，宋朝灭亡。崔中丞奉旨查访有才能的人，于是便向元世祖忽必烈推荐马都录。马都录的道法又有灵验，因而被授予浙西都道录，提点西太乙宫，恩赏非常优厚。有一天，下大雪，马都录到全真庵拜访罗蓬头，问未来吉凶。罗写了个“贺”字，又写了一个“正”

字。马要求说得更确切一些，罗只说：“问知堂。”知堂这个人，只是任意曲解。不久，第二年正月，宣州的贺雷岩带着文书，宣布命令接替马都录的职务。又一天，雪后放晴，道路仍然冰冻，盐运司一位姓张的士卒向罗蓬头问未来事。笔砚全冻住了不能写。士卒大怒，揪住罗蓬头。被知堂劝解制止住了。罗蓬头烘烤笔砚为他写了“千二百钱”四个字。士卒大笑，认为自己此行够四场盐官的俸禄，可望得到数十万钱，而却写了这么一点儿。一会儿，士卒出门，道窄冰冻，一个仆隶挑着四坛酒来，士卒不小心撞着他，酒坛子掉到地上。仆隶抓住士卒哭着说：“这酒是我刚刚花一千二百钱买来的，你必须赔偿我，才能走。”士卒赔完钱，进门向罗蓬头道歉说：“您真的有先见之明呀。”凡是逐利的买卖人向罗蓬头问吉凶，如果那个人将要称意的话，那么罗就在他手上写上“钞好”两个字，然后才要钱买酒肉，自己吃完了，便把剩余的散给众人。如果那个问卜的人将不称意，就摇手不为他写一个字。后来罗蓬头将死时，大笑，拍着手唱着歌而亡。罗蓬头恐怕是一位仙人，可惜他的事迹遗失了。因此，所听说的只是这些。

## 原文

杭西北羊角埂，埂上全真小庵。士人罗蓬头者，非痴非狂，冬夏惟一衲衣，居庵一室中。无坐卧具，惟昼夜蹲地上，秽污殊甚，而往往能前知。一某姓者，故宋王表司。宋亡，依道馆。尝舒手向罗问吉凶，罗书“狗灾”二字。张问应在几时？书“百日内。”张持斋诵道经，日祷于神明，冀免难。一日见牝牡狗，以苕扫击之，竟为狗所伤而死。闽人马都录者，号静斋，以道法际遇度宗。贾平章以海味进，谢后令啖之，泄泻不止。马进符水饮之而愈。后召马赐与之，马驻蹇，因谢恩，自致其言曰：“臣上告佛，佛继今他人进饮食不可造次供御。”言出而贾顾已知之。甫出禁门，即下临安府狱，面刺双旗，押付丰都寨。曰：“具存亡”。时以江上事

危，出师有日，以故寨兵宽之，得不死。复于寨村落间祷雨有验，未几宋亡。崔中丞奉旨访好人，荐马于世皇。道法复有验，宣授浙西都道录，提点西太乙宫，恩赏殊优渥。一日大雪，访罗于全真庵，问未来休征。罗书“贺”字，复书“正”字。近之，但曰：“问知堂”。知堂者，率意曲解。既而明年正月，宣州贺雷岩，赉玺书宣命截替马前耿。云雪晴道冻，盐运司一卒张某，问罗未来事。笔砚皆冻不可书，卒怒，摔蓬头。知堂劝止之，烘笔砚为书千二钱。卒大笑，以为我此行勾四场盐官，所望数百缗，而仅书若此。已而卒出门，道狭冰冻，一苍头担酒四缶来，卒撞之，酒坠地。苍头持卒哭曰：“我方千二钱买酒来，须偿我，乃得去。”卒偿钞竟，入门谢罗曰：“吾仙信有先见哉。”凡逐利市人问休咎，其人将称意，必书其手曰：“钞好。”仍乞钞买酒肉，啖已，并众人。否则，摇手终不为一书。后将死，大笑拍手，歌唱立地卒。罗盖仙者，惜其事遗落，故所闻止此。

《遂昌杂录》

元·郑元佑

## 相 术

元朝初年有一个叫李国用的人，从北方来到杭州。他能望气占卜吉凶，能给人相面。这个人高傲自大，当时的权贵都很敬重他。谢后诸的孙子谢退乐，设早宴邀请李国用。李到了就占据了正中的位子，行省的幕官全坐在下坐。大家没有听到他说一句话，也没听他谈及祸福。当时赵文敏叫做七司户，和谢退乐是亲家，屈尊前来陪宴。赵长了一脸的风疮，李国用远远看见他就起身相迎，并对客人们说：“我过了长江只见到这个人了！等他疮好了就能当面见到国君，你们这些人记住我的话。”后来，赵文敏官至一品，名闻天下。在襄阳没有攻破时，元世祖命李国用在军中望气。刚刚走了六七十里，他就急忙回来启奏说：“我看见队伍中往往有三公宰相的人才，不攻破襄阳，不平定江南，把这个人安置在什么地方呢？”（不久，襄阳果然被攻破）哎！李国用的相术也真神了。李国用是登州人。曾经当过士兵，遇到神仙教给他相面、望气的方法，能透彻地洞见到人的内心本质，世人称他为“神相”。

### 原 文

国初有李国用者，自北来杭。能望气占休咎，能相人。其人崖岸倨傲，而时贵咸敬之。谢后诸孙字退乐者，设早饌延致。至即据中位，省幕官皆坐下坐，不得其一言，以及祸福。时赵文敏公谓之七司户，与谢姻戚，屈来司饭。文敏公风疮满面，李遥见即起迎，谓坐客曰：“我过江仅见此人耳！疮愈即面君，公辈记取。”异日官至一品，名闻四海。方襄阳未破时，世皇命其即军中望气。行逾三两舍，遥还奏曰：“臣见平伍中，往往有台辅器。襄阳不破，

江南不平，置此人于何地？”噫！李之术亦神矣。国用，登州人。尝为卒，遇神仙教以观日之法，能洞见肺腑，世称“神相”。

《辍耕录》

元·陶宗仪

## 徐 文 中

有个人姓徐，名文中，字用和。是安徽宣州人。他的祖先在宋朝末年的动乱中，被同郡的仇人倪某都给杀死了。当时徐的父亲还年幼，倪某打算杀了他，以便霸占他母亲。为了徐家的祖宗，他母亲忍受耻辱保护自己的儿子，徐的父亲才没有死，所以只得冒姓倪家的姓。倪某替他娶了妻子，建立了家室。他母亲到了年老临死时，哭着把真相告诉他，他才知道自己是徐家的儿子，然而还不能马上恢复自己的真姓，所以徐文中也因此暂姓倪姓。徐年轻时从岳父那里学来针刺、药物以及医、卜、星相之术，又擅长治病的咒语，并以这方面的专长而名闻四方。开始他曾做过县吏，不久便弃官离去。又做安陆府的府吏，再次弃官离去。后来他到吴郡游历，吴郡一个大户人家有人双腿患风湿病，请他给治疗，针扎下去后病立刻就好了。于是就留他在那里做郡吏。当时镇南王的王妃生病卧床，不能起坐，王府里的御医都不能治。南台侍御史秃鲁就向镇南王推荐徐文中，镇南王立刻派人用快马跑到吴郡去请他。徐到了以后，镇南王以礼相见，赐他在便殿坐，向他述说王妃的病情，邀请他到室内为王妃诊视。镇南王问：“病可治吗？”徐回答说：“我把石针扎进王妃的身体，如果病不好，还用我干什么？”于是就请王妃抬起手脚，王妃推辞说不能抬。徐于是请求诊候，他用手按住王妃的合谷、曲池两个穴位，同时针随即扎入，王妃一点儿也没感觉疼。一会儿，像前面那样，他再次请王妃抬起手脚，王妃还是推辞说不能。徐说：“针气已经运行了，请抬起您的手”。王妃不自觉的举了一下。请她抬脚，脚也抬起来了。镇南王大喜。第二天，王妃已经能坐起来了。镇南王大摆犒

赏的宴席，赏赐给徐的钱财多得没法计算。徐文中的名声震动了广陵，都以为是扁鹊又复活了。当时正值久旱不雨，方士祈祷都不灵，徐文中就对镇南王说：“大王您想要雨吗？”镇南王说：“是。”徐说：“请允许我为您求到雨，您是想要先雨后雷，还是先雷后雨呢？”镇南王说：“先下雨后打雷，才能验证它是法术呀！”徐说：“好”。就向着西北方向举起衣袖一挥，乌云随着手铺开，从四面覆盖了王宫，大雨如注。雨停了以后，雷还在响，而天气又晴了。徐在广陵停留了一个多月，广陵的许多人，多被他救活。后来他由吴郡又迁到武林山。没有多久，吴郡的郡守吴秉彝得病卧床医治，那里的医生都推荐徐。徐一到，病立刻就好了。因此，徐虽然做小官，而家里的财产却一天比一天多。徐曾经对我说：“我所传授的弟子也不少，然而都不能像我的医术这样神灵，他们都急于见利而不知道义。我凭这门技术游历四方，前后40多年，接受过我治疗的人多得都算不过来，却从没有要求他们回报过，我只知道施行我的医术罢了。现在有幸的是，老天又还报了我。达官贵人赠给我的东西，我不能推辞掉，而我也不曾对贫穷的人不尽自己的心呀。”接着他又哭着对我说：“文中我有大罪，冒昧地求您帮我出个主意。不久前我父亲临死时，把恢复徐家姓氏的事嘱托给我，至今我不敢遗忘。而我长时间做官，想恢复姓氏又怕官府文书的烦琐。怎么办呢？”我对他说：“复历史上的大仇，君子对于心不安的事情，一会儿也不能拖延。况且你祖母忍辱而死是为了保全你的父亲，想让他为徐家报仇。现在幸而有了你，难道你就不考虑徐家的创痛，尽快复姓，以大大地安慰你祖母的在天之灵吗？你现在才着手做，已经晚了，还管什么官府的文书烦琐不烦琐呢？”于是文中就哭着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们的府尹赵伯器，替他恢复了徐姓。文中很快告假回宣城，察看徐家的坟墓，拜访他的宗族，购买田产，设立宗祠，以便祭祀。人们都认为他做得对。徐从宣城回来，又升迁到江浙行省理问所，负责管理文书。后来又

改授予他为绍兴路知事。徐最后因病而死。

## 原文

徐文中，字用和，宣州人也。宋季之乱，其先为同郡仇人倪氏所灭。时文中之父在幼，倪将杀之而欲其母。其母为徐氏宗祀故，忍辱保徐子，得不死。因冒姓倪氏，为娶有室。及母老卒，哭谓其子，始知其为徐氏子。然未能即复其姓，故文中亦以姓倪氏。文中自少传其妇翁针药方术，又善符咒，以此名江湖间。始为县吏，即弃去。又为安陆府吏，复弃去。游吴，吴大户患湿腿疾，延文中与疗，针行病除，留为郡吏。时镇南王妃卧病不可起坐，王府御医，皆不能愈。南台御史秃鲁以文中名闻，即驰驿就关吴郡召之。至则王以礼见，赐坐便殿，道妃所疾苦，延入诊视。王曰：“疾可为乎？”对曰：“臣以针石加於玉体，不痊其安用臣？”遂请妃举手足，妃谢不能。文中因请诊候，接手合谷、曲池，而针随以入。妃不觉知。少选，请举如前，妃复谢不能。文中曰：“针气已行，请举玉手。”妃不觉为一举。请举足，足举。王大喜。明日妃起坐。王大设赐宴，赏赉无算。声振广陵，皆以为卢扁复出也。值天久旱，方士祷祀皆不应，文中谓王曰：“王欲雨乎？”王曰：“然。”文中曰：“臣请为王致雨。王欲雨而雷，雷而雨乎？”王曰：“先雨后雷，始验其为法尔。”文中曰：“诺。”即望西北奋袖一挥，云随手布，四被王宫，大雨如注。雨止雷震，而天气复霁。留广陵月余，门下辐辏，多所救活。由吴郡迁武林。未几，吴郡守吴公秉彝被病卧治，郡医咸举君，君至病立已。以故虽为吏而家日益饶。尝谓予曰：“予所传弟子亦众，然皆不能如吾术之神。彼急于见利而不知义。吾以兹术游江湖，垂四十余年，所为疗者不可胜计，而未尝责其报，吾知施吾术而已。今幸造物有以还于吾，而大官贵人之所赐予者，予不得而辞，而亦未尝为贫乏者不敢不尽其心也。”又泣谓予曰：“文中得有大罪，敢谋之于子。顷吾父歿时，



属文中以复姓，至今不敢忘。而吾久隶于官，欲一复之而惧案牒之烦也。如之何？”予谓之曰：“春秋大复仇，而君子于心之不安也者，不可一朝居也。且而祖母忍死以全而父，欲以报于徐氏。今幸而有子，独不能念徐氏之痛，以大慰于祖母之灵乎？子其后矣！尚何以案牒之烦不烦为哉？”文中即以泣告于其府尹赵公伯器，为复姓徐氏。给告归宣城，省徐氏坟墓，访其宗族，买田置祠，以奉祭祀。人咸义之。自宣城还，升充江浙行省理问所提掇案牒，改授绍兴路知事。以疾卒。

《稗史集传》

元·王 显

## 高文端先兆

有个人叫高文端，字南宇。他少年时遇到过一位老和尚，两个人在一起交谈，情意非常投合，和尚便把他留下来。

和尚与他谈起未来的事情，所说的无一不应验。高文端向和尚询问自己的科第、名位、年寿，得知了自己在这几方面的大概情况。他还想问自己死后葬在什么地方，很久却不敢开口问。和尚让他提着水壶到藕花居，向着桑柘林中的一块空地，坐下就卧倒，一会儿再起来。高也没有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后来高文端死了，皇帝赐葬，命人占卜墓穴的位置，原来正是他自己当年卧倒过的地方。

### 原文

高文端南宇，少遇老僧。与谈，意合，留之。僧言未然事，奇中。高询以科第、名位、年寿，皆得其概，并欲问卜葬处，久不敢言。僧令携榼过藕花居，向一桑柘隙地，坐即偃卧，少时而起。公亦未解何意。后公卒，赐葬，卜穴，正其卧地处也。

《涵涌小品》卷二十三

明·朱国祯

## 入 棺 跌 坐

东阿城北有个香山寺，宝灯禅师就住在寺里。他建了一座高阁在里面栖息，无论寒暑还是早晚，他都不睡觉。一共60年，他没有出过山。他造了一口棺材，放在床的右边。94岁那年，有一天他对徒弟说：“我要死了。”说完爬进棺材，跌坐而死。当时是明朝万历二十一年八月四日。

### 原 文

东阿城北有香山寺，宝灯禅师实驻锡焉，筑高阁栖其中。寒暑昏晓，未尝就枕。不出山者凡六十年。造一棺，置诸榻右。年九十四，一日谓其徒曰：“吾将逝矣。”扶服入棺，跌坐而化。时万历二十一年八月念四日也。

《涌幢小品》卷二十八

明·朱国祯

## 痴和尚

我四岁的时候，见到一位和尚，身高大约有八尺长，长得方脸盘，大耳朵。他口中总是喃喃自语，别人听不清他到底在说些什么。有一次，他从南栅的栗树桥来，经过我家门口时，一群小孩蜂拥着他向北走去。此僧号称“傻和尚”。冬天他到河里洗澡，很久才从河里出来，出来时全身蒸气腾腾，好像云雾一样。我曾经坐在他肩膀上，手摸着他的头顶，顽皮地用小拳头打他，他也不发怒。只是他一经过贵人家门口，便大声漫骂。最初人家还能容忍，时间一长，人家忍受不了他的侮辱，便命人打他。和尚盘腿坐在院子里，让他们痛打，皮肉却一点儿不受损伤。人家把他放出去；他出去以后又骂。反复多次，实在没有办法，便把他关在一间屋子里，不给他饭吃。大约关了半个月，人们再偷偷地去看，只见他正在关闭的房子里运气。也有的人偷偷给他枣吃，给他水喝。又过了十天，贵人感到非常后悔，向他赔礼道歉，并答应为他修建寺庙。没有多久，这个和尚便不见了。听说他题了两首诗在墙壁上，当时我还年纪小，不能记录下来，到现在还认为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什么时候我能够再遇见这位和尚，跟着他进山，脱离苦海呢？

### 原文

余四岁，见一僧可八尺，方面大耳，口喃喃不甚分明。自南栅栗树桥过我门，众童子群拥而北，号曰：痴和尚。冬月入水浴，良久而出，气蒸如云。余曾坐其肩，摩顶戏加拳，亦不怒也。惟过一贵人门谩骂，初犹容忍，久之不堪。令人捶之，跌坐受庭，

都无所伤。放归，再出再骂，无如之何。拘于别室，绝其食，可半月，暗窥之，惟闭门运气。亦有密饷枣与水者。又旬日，贵人大悔加礼，许为建寺，未几没，闻题二诗于壁，时余尚幼，不能录记，至今以为欠事。安得再遇此僧，从之入山，脱苦海耶？

《涌幢小品》卷二十八

明·朱国祯

## 庐山老人

桑维翰、宋齐丘、黄损三个人，同时在庐山的盘石上休息。有一位老人，长啸走来，对桑说：“你一定位至宰相。然而你狡猾，狡猾就会不得善终。”指着齐丘说：“你也能位至宰相，然而你心狠，心狠也就会不得善终。”指着黄损说：“你有道气，然而才大位低，不过做到一州的从事罢了。”黄损说：“有才能还怕没有大官做？”老人笑着说：“这不是你能懂的。”后来桑维翰果然做了后晋的宰相；宋齐丘做了南唐的宰相；黄损在南汉的首都广州，虽然位为仆射，而奉禄却与州的从事相同。

黄损，字益之，是广东连州人。黄损学识渊博，工于做诗，喜欢游历山水，最终以长寿辞世。他写了三部著作，据说内容类似于阴符鬼谷。

### 原文

桑维翰、宋齐丘、黄损，同憩庐山盘石上，有老人啸而至，谓桑曰：“子当位宰相，然而狡，狡则不得其死。”指齐丘曰：“亦至宰相，然而忍，忍则不得其死。”指损曰：“子有道气，然才大位晦，不过一州从事耳。”损曰：“有才何患无位？”叟笑曰：“非所知也。”桑相晋；宋相南唐；损在南海，虽位仆射，禄视州从事。损字益之，连州人。有学识，工诗，好山水游。卒以寿终。著书三篇，类阴符鬼谷云。

《涌幢小品》卷二十八

明·朱国祯

## 仙 骨

侯钺，是山东东阿县人。少年时游古庙，见到一个大胡子老头进来。老头自称是九华山人，他拉着侯钺的手说：“你将来一定显贵。如果再增加一付骨骼，一定有通往神仙的特殊本领。”说完，用于掀开侯钺的内衣，好像往身体里放了什么东西似的，感觉微微有些疼痛，很久才平复。从此，侯便能画人形神。常常见某人一次面，离开几十年以后，依然能记得很清晰。他考取进士时，同考的三百人，钺全都见了他们一面。他准备了一个小箱，把每个人都画下来，记住他们，等到再见面，没有不认识的。钺有一次请假回家，在山间行走，一群强盗把他劫去作为人质。钺让随从的人回去，到城里变卖金帛自赎，而自己与强盗坐在石头上谈笑。强盗渐渐和他熟悉了，对他说：“您要是做官，遇到我们这类人，怎么处理？”钺说：“这样的事情要是出现在丰年，法律一定严惩不贷；如果是荒年，为饥寒所迫，官吏又不救济，为了活下去才被逼这样做，怎么能只归罪于你们呢？”强盗听了，互相看着叹息，绕着他依次下拜，然后离去。钺跨上马吹着口哨回到家，便把强盗的衣冠容貌画下来，送给官吏。官吏按照图形，在境内把他们全部抓获。钺后来官做到侍御史。

### 原文

侯钺，东阿县人。少年游古庙，见一髯翁步入，自称九华人，执手曰：“子必贵。再益一骨，必有通仙殊巧。”揭胁衣，若有所内。微痛，久之乃平。遂能写人形神，尝一识面者，去之数十年，能默肖。举进士时，榜下三百人，钺皆识貌。为一小篋，画而志之。

比再见，无不识者。钱尝请告里居，一日行山间，群盗窃以为质，钱使从者还，入城贷金帛自赎，而身与盗坐石上笑语。盗稍亲狎进，谓“公行作吏，若遇吾辈，何以处之？”钱曰：“此在丰年，法必不贷。岁荒，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求旦夕活，奈何独罪公等？”盗相顾叹息，罗拜而去。钱跨马吟啸返。乃图盗衣冠状貌，送吏，尽获诸境。钱后官至都御史。

《涌幢小品》卷二十九

明·朱国祯



## 仙 桐 道 人

仙桐道人，不知是哪里人。明万历辛卯年，游历到曹县定清寺。他衣衫破旧，满面污垢，常常像酒疯子一样。寺里有一株干枯的梧桐，被和尚伐掉，只留下朽烂的树根。道人手拿木尺，在佛前行礼，然后盘腿坐在树根上说：“此树因为我而再生。”索取水喷在上面。寺里的和尚都不看他。到了半夜里，听到道人唱道：“木有根兮根无枝，人有眼兮眼无珠。我来枯树活，我去人不识。人不识，真可惜，上天下地游八极。翻身跨起云间鹤，朗吟飞过蓬莱侧。”拂晓人们起身一看，道人已经不知哪里去了。过了三天，枯树中马上长出了新芽。过了一个月，枝叶茂盛，树干有五六尺粗，竟然长成了一棵茂密的大树。县令钱达道，刻石记载这件事。士大夫到这里游览，据说也有很多题咏。

### 原 文

不知何许人。万历辛卯，游曹县定清寺。敝衣垢面，恒如醉狂。寺有枯梧一株，为僧所伐，止存朽根，道人手持木尺，作礼佛前，趺坐根上曰：“此树由我再生。”索水喷之，寺僧莫顾也。夜半，闻道人歌曰：“木有根兮根无枝，人有眼兮眼无珠。我来枯树活，我去人不识。人不识，真可惜，上天下地游八极。翻身跨起云间鹤，朗吟飞过蓬莱侧。”昧旦起视，已失所在。越三日，枯树中顿发萌芽。逾月，枝叶扶疏，围大五六尺许，遂成茂树。县令钱达道，勒石记之。士大夫游览，多所题咏去。

《涌幢小品》卷二十九

明·朱国祯

## 卧 木

叶广才是州县学的生员，他有出众的才华。平常身体强壮健康没有疾病，以至到了老年都丝毫不衰减。他临死前三个月就辟谷，每天只饮一瓶水，容颜气色却与从前一样。有一天，他忽然穿好衣，戴好帽，到宗庙中对着祖宗的牌位依次拜别，还叫来自己的儿子宠公，以及族中的弟子见山，让他们互拜。拜完，叶对宠公说：“抬棺材来，你父亲要走了。”宠公大吃一惊，说：“大人没病，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公大怒，催得很紧急。侍候的人说：“公说胡话罢了，您姑且听公的。”宠公只好命人把棺材抬来。棺材一到，叶挥手就进去，躺在棺材里面，嘱咐说：“不要装殓，装殓就苦了我了。”一会儿，好像要瞑目似的。不久又睁开眼睛，看着宠公说：“有一偶句，你为我记下来”，偶句说：“辟谷身轻，总把清高还造化，将生任重，尚渐忠孝谢君亲。”说完，立即就死了。人们都认为很奇特。叶临死的时候，指着堂前的燕巢，对见山说：“你晚年无子。今年一定有子，如同这个燕巢一样，子将会显贵。”没有多久，便生了台山先生。台山官至大学士少师。

### 原 文

叶广才为诸生，有异才，生平壮健无疾，至老不衰。将终前三月，即绝粒，日惟饮水一盂，颜面如故。一日，忽衣冠诣宗祠展拜，呼子宠公，及族子见山交拜。拜毕，谓宠公曰：“举木来，而父将往。”宠公大惊：“大人无恙，何得为此言？”公怒，督之急。侍者曰：“公谬言耳。姑听公。”乃举木，木至，挥手而入。卧其中，戒“勿斂，斂苦我也。”顷之，若将瞑者。已复张目顾宠公，“有一

偶句，而为我书之。”句云：“辟谷身轻，总把清高还造化；将生任重，尚渐忠孝谢君亲。”语毕，溘然而逝。人皆异之。属纆时，指堂前燕巢，谓见山曰：“汝晚无子，今岁当有子如此巢矣。子又且贵。”未几生台山先生，官至大学士少师。

《涌幢小品》卷二十九

明·朱国祯

## 开 警

福建人许某，年轻时研究《易经》，会写文章，是县里榜上有名的弟子。许中年时得了眼病，十来年也治不好，到了丙戌年便双目失明了。

庚寅年初一那天，许的卧室里忽然飘来一股檀香气味，从早晨持续到晚上。家里人非常惊讶，不知有什么吉兆。

这年夏天，旅店里住着一位客人。他到临时停船处询问渡口在什么地方，说自己打算航行去海上。那个人瘦长身材，戴一条黑头巾，穿一件布袍子，挟着一个口袋，口袋里装着一双破布鞋。旅店的伙计看他的样子很奇怪，对他产生了怀疑，盘问他从哪儿来，两人便争吵起来。客人自己说是吴地人，会开药方，能治各种疾病。至于开治疗眼病的药方，即使两只眼睛全瞎了，也可以让他复明。许生有个亲人在旁边，听了他的话，骑马跑回家报信。许家便把客人请来。

客人看看许生的眼睛，说：“你的眼睛一定能治好。”许生说：“我的眼睛残废五年了，各种医方都尝试过了。几乎倾家荡产，全作了医疗费用，却丝毫不见成效。您将是我的命运之神，能还我一付完好的瞳孔，恢复我的视力吗？如果没有任何效果，对我还有什么用呢？我穷，没有什么钱给您做医疗费用，只是谢谢您了。”客人笑着说：“保证治好你的眼却不收费，怎么样？”许生连忙下拜，请求处方。

客人开方不依据古书，只是间或用各种希奇贵重的药。家里的人将簪子、耳环都拿出去变卖了，凑钱买了药。日夜捣治，最后药制成了，味道非常苦涩，许生勉强地把它服了下去。

客人住在旅店里，每天来许生家看望许生一次。许生家的人谨慎地侍奉着，替他准备酒肉。客人全不吃，只吃一盆饭。

平日客人衣衫褴褛，然而悄悄看他的内衣，全是精美的丝织品。靠近肌肤的地方，洁白如雪。虽然正当三伏暑天，他的衬衫上却没有汗污。许生家里的人都认为他不是一般人，便做了布袍、鞋子送给他。客人接受了，却并不穿上。

许生服了药以后，经过一段时间，感觉上眼睑渐渐轻松了，眼眶中好像空空的，没有什么东西似的。到了第27天，左眼一下子睁开，右眼也渐渐睁开了，看见周围的东西好象是在一层薄雾中。一会儿，许生看见妻子了，跑过去端详着，非常高兴。正在又惊又喜时，客人已经到了门口，说：“我本来就知道你的眼睛今天会好。”许生带着妻子、儿女，向客人罗列跪拜。客人说：“今天你应当准备吃的东西慰劳我了。但是不需要另外做大鱼大肉，能供应我面食吃就行了。”然而许生家里实在没有面食。一会儿，有人来馈赠食物，送来的食物，恰恰与客人要的完全一样。这一天，客人的胃口特别好，吃下的食物恐怕得够五个人的饭量，还喝了好几升酒，然而却看不出他有醉饱的神色。席间，客人拿出铜、锡各一片，又从袖子里取出碧绿色的药粉，把它们放在一起，揉成脂肪一样，在几案上稍微一敲，就变成光灿灿的白金了。客人对许生说：“如果取铜、铁、锡器来，就全可以变成黄金了。我一定把这个方法教给你。如果你能离家出走，我陪同你一起去游历。”许生推辞说：“我幸有几亩薄田，还能勉强度日，盲人希求光明，能重见天日，心愿已经满足了。我不愿意得到秘术，也不打算出去游历。”客人笑着点头，交给他一册书，全是治疗眼病的药方。其中用药神奇，与古代的医书不同。另外还有其他药方十几种。许生拜受。客人说：“我要到海上去游历，以后还会再拜访你的。”说完，便走了。从此以后，许生再也没见到他。

许生用他留下的药方尝试着给人治病，总共有千八百人，随

着病情的轻重大小，没有不立即见效的。许生将近老年的时候，尚且能在灯笼下写蝇头小楷。他自己说，视力比年轻时更好了。

许生认为客人是一位真仙，于是便在室中为他立了一个祭祀牌位，经常祝告，非常灵验。明朝万历年末，许生还在。我应该去访求他，证实一下这件事。

## 原文

许某闽人，少治易，能文，籍邑弟子。中年病目，积十载，治不瘳，至丙戌而瞽。庚寅元日，室中忽作旃檀香气，自辰达戌，家人相讶，不知何祥。是夏，有客宿于逆旅，至舟次问渡，将走海上。其人癯而长，乌巾布袍，扶一囊，囊中双敝屣耳。逆旅人颇疑怪其状，诘所由来，因与争言。客自言吴人，善为方，治诸病。至眼方，虽瞽可明。许生有所亲在侧，闻其言，驰报。因迎至。视之曰：“是当痊。”许生曰：“予为废人五年矣，诸医方，无弗尝者，倾资为费，且尽，然效如捕风。客且为司命，能还予瞳而生睛乎？乌头白，兔角，其若予何？贫无以为客费，敬谢客矣。”客笑曰：“效而不费何如？”乃下拜，请处方。客为方，不执古书，问用诸奇贵药。家人出簪环购买，日夜捣治，药成，味极苦恶，许勉服之。客居逆旅间，日一过许，家人谨奉侍，为具酒肉，客不食，进饭一盂而已。客所衣蓝缕，然微视其内衣，皆精绮，着肤处，洁白如雪。当暑，不汗污，以此异之。因制葛袍鞢鞋以献，受而不用。许既服药，久之，觉上睫渐轻，眶中若空无物者。积二十七日，左目画然开，右亦渐豁，歛物如薄雾中，望见妻子，走视，惊喜。客已至门曰：“吾固知若今日痊也。”许率妻子罗拜。客曰：“若今当为具劳我矣，然无更设有豚鱼，面可供也。”许实无此物，俄而饋者至，皆如言。客是日饮食，殆兼五人饌，尽酒数斗，然不见醉饱之色。席间，取铜铅各一片，出袖中药碧色，揉之如脂，凡上微叩，烂然白金矣。因谓：“若取铜铁锡器来，尽可金也。吾

当以此术授若。若能离家，予偕若游。”许谢曰：“生幸有薄田，颇具饘粥，盲人微光生惠，复见天日，于愿足矣。不愿得秘术，亦不愿出游也。”客笑领之，乃授一册书，皆眼方。其用药神奇，与古方书不类，并杂方十余种。许拜受。客因曰：“予将海上游，还更过若。”于是遂去，不复见。许以其方试之，积千百人，随病轻重，无不立效。且老，然能篝灯作蝇头书。自谓目力，比年少时更健。意客乃真仙，为主祀于室，动止必祝，颇著验。万历年末，许尚在，当访其名，实之。

《涌幢小品》卷二十九

明·朱国祯

### 三 大 事

张文僖，字公升。他作举子的时候，北上去参加会试，遇到一位青巾道士搭船，船上的人都怠慢他、看不起他，文僖对他却加意礼貌。有一天，文僖读科举考试的示范文，道士问道：“您为什么手拿这一本不放呢？”文僖说：“书必须温习才能熟。”道士说：“书看一眼就可以了，哪里用得着温呢？”张说：“您读书能这样吗？”道士说：“能。”张就把书交给他，道士看了一眼就能背诵下来了。张心里想，道士年轻时一定读过科举考试的范文，现在才自己表现自己。于是又抽出《洪武正韵》难他说：“这部书也能一看就记下来吗？”道士说：“这部书难，必须看二次。”于是他就看了两次，又背诵出来。文僖知道他是一个奇异的人，就询问他未来的事情。道士说：“您有三件大事。其中第一件是举状元；第二件事是买饶正己的房子；第三件是在滕王阁饮酒三天。”文僖问道：“其中第一、二件能理解，第三件为什么呢？”道士说：“时间长了自然就知道了。”张又询问他的姓名，道士说：“我叫徐慧，字子奇。忠孝经里有我的名字。”说完，告辞走了。文僖果然考中了状元，官翰林春坊。后来因为弹劾大学士刘吉奸邪，被贬官到南京作工部员外郎。顺路经过南昌，两院和三司的各位官员，仰慕他刚直的名声，于是在滕王阁中备酒，款待他三天。他乘机抽空游览了铁柱观。观中人正读《忠孝经》，文僖翻阅了一下，见到道士所说的徐子奇这个人，原来是晋代的仙人。文僖后来居住在饶正己的故居。一切都与徐仙所说的一样。



## 原文

张文僖公升，为举子时，北上会试，遇一青巾道士附舟，舟中人皆慢易之，文僖颇加礼意。一日，文僖读程文，道士问曰：“公何为手是编不置耶？”曰：“书须温乃熟。”曰：“书一目便了，何待温？”曰：“子读书能若是乎？”曰：“然。”即举是编授之，道士一目即成诵。公心计道士，必少时读程文，今乃自表暴耳。复抽洪武正韵难之曰：“此书亦可览记耶？”道士曰：“此书难，须览二次。”辄览二次，又成诵。文僖知为异人，乃叩以后日事，道士曰：“公有三大事：其一举状元；其二买饶正己宅；其三则於滕王阁饮酒三日。”文僖问：“其一二，可解悟，其三谓何？”曰：“久当自知之。”诘其姓名，曰：“我徐慧也，字子奇，忠孝经中有吾名。”遂别去。文僖果大魁天下，官翰林春坊，劾阁臣刘吉奸邪，贬南京工部员外，便道过南昌，两院暨三司诸公，慕其直声，乃于滕王阁中置酒，款洽三日。乘暇游铁柱观，观中人方读忠孝经，文僖缮阅之，见所谓徐子奇者，乃晋仙人也。文僖后居饶正己故址，一如徐仙之言。

《涌幢小品》卷二十九

明·朱国祯

## 左 元 放

左慈，字元放，庐江人。曹操曾经把他关在一间石屋中，派人看守。断绝粮食整整一年，才放出他，而他的脸色和原先一样。曹操以为必有邪道，想要杀他。而他已经预先知道了，便假装向曹操自请退休。曹操说：“为什么走得这么突然？”他说：“将会被杀害，所以自请离开。”曹操说：“没有那回事。”于是为他设酒席压惊。他拔下头上簪子画酒杯，杯中的酒从中分开，他当即喝了一半，另一半递给曹公。曹操没有马上喝，他就全部喝光了。喝完后，他把杯子往屋子正梁上一扔。酒席上的人都去看杯子，过了好一会儿杯子才落下来，而这时他已经不见了。

### 原 文

左慈字元放，庐江人也。曹公尝闭一石室中，使人守视。断谷期年，乃出之，颜色如故。公谓必左道，欲杀之，慈已预知，为乞骸骨。公曰：“何以忽尔？”对曰：“欲见杀，故求去。”公曰：“无之。”乃为设酒，慈拔簪画杯，酒中断，即饮半，半与公。公未即饮，慈尽饮之。饮毕，以杯掷屋栋。举坐莫不视杯，良久乃坠，已失慈矣。

《古今谭概》

明·冯梦龙

## 咒 桃 斗

樊夫人和丈夫刘纲都会道术，各自都认为自己技高一筹。他家的庭院中有两棵桃树，夫妻俩就各对着一棵树念咒语，两棵桃树就互相斗起来。结果刘纲念咒语的那棵桃树败了，自己逃到了院篱笆的外面。

### 原 文

樊夫人与夫刘纲俱有道术，各自言胜。中庭有两桃树，夫妻各咒其一，桃便斗。纲所咒桃，走出篱外。

《古今谭概》

明·冯梦龙

## 杖 虎

于子仁，湖广武冈州人，明朝洪武乙丑年间的进士，在登州担任知府官职。他的属下有家人被老虎伤害，报告了他。他便命令一名士卒拿着公文进山去捕虎，那士卒低声哭着不肯去，他便用鞭打惩罚那士卒。然后改命另外两名士卒去。那两名士卒不得已，只好进了山。他们烧毁那个公文，火刚熄灭老虎就到了，它耷拉着耳朵，顺着尾巴，跟随着士卒走进城，沿路两旁观看的人站成了人墙。老虎到了州府的庭前，趴在那里不敢动弹。于子仁声音严厉地叱责老虎，并命人用木棒打了它一百下，然后释放。老虎又沿着来路回去了。

### 原 文

于子仁，湖广武冈州人，洪武乙丑进士，知登州府。部有诉其家人伤于虎者，子仁命卒持牒入山捕虎，卒泣不肯行，子仁笞之。更命他两卒。两卒不得已，入山，焚其牒，火方息而随至，弭耳帖尾，随行入城，观者如堵。虎至庭下，伏不动。子仁厉声叱责，杖之百而舍之。虎复循故道而去。

《古今谭概》

明·冯梦龙

## 鸚 鵡 和 尚

《云溪友议》记载：邓州和尚，一天吃两只鸚。有个贫穷的读书人也想吃，邓州和尚就分两只鸚腿给他吃。吃完后，邓州和尚漱口，两只鸚从口中出来，一只能行走，一只在地上爬行。读书人吃惊而发愣，吐出吃的饭，两只鸚腿也吐出来了。邓州和尚别号“南阳鸚鵡和尚”。

### 原 文

《云溪友议》云：邓州和尚，日食二鸚。有贫士求餐，分二足与食。食既，僧盥漱，双鸚从口出，一能行，一匍匐在地。士惊愕，吐饭，二足亦出。号“南阳鸚鵡和尚”。

《古今谭概》

明·冯梦龙

## 纸 月

《宣室志》记载：杨晦在8月12的夜间拜见王先生，王先生用纸刻了月亮，挂在墙上，整个屋子被照得很亮。

### 原 文

《宣室志》云：杨晦八月十二夜谒王先生，先生刻纸如月施垣上，洞照一室。

《古今谭概》

明·冯梦龙

## 乳 穴

后赵建平年间，有位和尚左边乳头旁有一洞孔，他经常在这洞孔中用水洗涤肠肺，而后用丝絮塞住。当夜里要读书时，他就拔去丝絮，光亮就会从洞孔中透出，照得整个屋子很明亮。

### 原 文

石勒时，有佛图澄者，左乳旁有一穴，恒就水洗濯肠肺，以絮塞之。夜欲读书，辄拔絮，则光自穴出，一室洞明。

《古今谭概》

明·冯梦龙

## 顶 穴

唐朝时，西域的一位和尚住在京城的荐福寺中。他平常独居一间屋里。他的头顶上有个洞孔，经常用丝絮塞住，夜里则拿掉丝絮，烟气就从洞孔中冒出来，香气充满屋里。

### 原 文

唐时，西域僧伽居京师之荐福寺。常独居一室，顶上有穴，恒以絮窒之，夜则去絮，烟气从顶穴中出，芬芳满室。

《古今谭概》

明·冯梦龙



## 散 圣 长 老

《猗园》记载：有一位姓江的老僧人，是桃源副使江盈科的亲属。他接受良常山的上真秘法，自称“散圣长老”。他能将20枚生鸡蛋，放在臼中，用棒槌捣。鸡蛋杂乱地向上蹦，然后又落入臼中。像这样捣了三四次，鸡蛋也不会损坏一个。

### 原 文

《猗园》：江长老者，桃源江副使盈科之族也。受良常山上真秘法，号“散圣长老”。能取生鸡卵二十枚，置臼中杵之，鸡卵纷然跃起，复之臼中。如是者数四，无一损坏。

《古今谭概》

明·冯梦龙

## 孤 月

僧人孤月擅长异术。一次他走到桥上，恰遇妇女乘轿子过来，轿夫骂孤月不回避。顿时，轿夫下桥又上桥，来回走了好几遍，还是不能离开。旁边的人说：“一定是你触犯了孤月大师，可以向他赔礼请求。”孤月说：“我有什么能耐，是你自己做出来的罢了。”话说完后，轿夫的脚下又像原来那样轻松自如了。

### 原 文

僧孤月擅异术，行桥上，会女妇乘肩輿至，骂僧不避。顷之，舁夫下桥复上，往返数度，犹不能去。旁人曰：“必汝犯月大师耳，可拜祈之。”僧曰：“吾有何能，尔自行耳。”言讫，舁夫足轻如故。

《古今谭概》

明·冯梦龙

## 葛 玄

葛玄，表字孝先。他向左元放学习九丹金液仙经。有一次，他与客人共同进餐，谈论起事物的生灭转化问题，客人说：“饭后，您表演一件特别的事娱乐娱乐吧。”葛玄说：“你莫非立刻想看到吗？”于是，葛玄就吐出口里的饭，饭完全变成了几百只大蜂，都聚集在客人的身上，但是，它们也不螫客人。过了很长时间，葛玄才张开嘴巴，那群大蜂都飞进他的嘴里。葛在嘴里吃着，这些蜂是他原先吐出来的饭。

葛玄又指着虾、青蛙以及各种爬行的虫子、飞鸟燕雀之类的动物，让它们跳动、飞舞，它们都能像人一样，按照节拍运动。葛玄冬天替客人准备新鲜的瓜果枣类，夏天则取来冰雪给客人解热。又拿几十文钱，命人扔到井里，葛玄用一个东西在井上唤，钱就一一从井里飞出来了。葛玄替客人敬酒，没有人传递酒杯，酒杯自己就来到客人面前；如果有人没有把酒喝完，酒杯就不离开。

葛玄曾经和孙权坐在楼上，看见路上有很多老百姓请求下雨。孙权说：“老百姓盼望下雨，怎么样能得到呢？”葛玄说：“很容易得到。”马上写了一道符，放入土地神庙里，一会儿，天昏地暗，大雨倾盆，平地尺水。孙权说：“水中有鱼吗？”葛玄便又写了一道符丢在水里，不多一会儿，得到了几百头大鱼，叫人拿去做着吃。

### 原文

葛玄字孝先，从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经。与客对食，言及变化之事，客曰：“食毕，先生作一事特戏者。”玄曰：“君得无即欲

有所见乎？”双漱口中饭，尽变大蜂数百，皆集客身，亦不螫人。久之，玄乃张口，蜂皆飞入。玄嚼食之，是故饭也。

又指虾蟆及诸行虫燕雀之属使舞，应节如人。冬为客设生瓜枣，夏致冰雪。又以数十钱，使人散投井中，玄以一器于井上呼之，钱一一飞从井出。为客设酒，无人传杯，杯自致前，如或不尽，杯不去也。

尝与吴主坐楼上，见作请雨土人。帝曰：“百姓思雨，宁可得乎？”玄曰：“雨易得耳。”乃书符，著社中，顷刻间，天地晦冥，大雨流淹。帝曰：“水中有鱼乎？”玄复书符掷水中，须臾，有大鱼数百头。使人治之。

#### 《古今谭概》

明·冯梦龙

## 留 月

桂林的韩生有道术，别人最初不知道。一天，有同行的几个人都在寺庙里借宿，韩生也来了。他夜里不睡觉，自己提着一只篮子，拿着一个葫芦杓到庭院中，众人全都跟着去看他。就见他用杓子舀取月光，作倾泻到篮子里的样子。众人开玩笑地说：“你干什么呢？”韩生说：“今晚月色难得，怕别的晚上赶上风雨夜黑，留着这个好救急呀。”众人都直笑话他。第二天，拿来一看，只见空篮破杓如故。众人越发讥笑他狂妄。等船行到邵平时，大家共同坐在江心的亭子上，各人都命仆人准备膳食，买了许多酒，以求一醉。恰巧那天刮大风，到日暮时风更紧了，没法点灯烛，座上一片墨黑，连眉目都分辨不清了。众人非常烦闷，一位客人忽然想起了前天晚上的事，就戏弄韩生说：“你所贮存的月光现在在哪儿？难道能用吗？”韩生为之拍着手回答说：“如果没有你提醒我，我几乎忘了。”就走回到船上，取来篮子和杓一挥，就见白光非常明亮，出现在梁栋之间。象这样挥了几十下，于是满座就如同秋季晴朗的夜晚一样，月光如水，照耀得连细小的东西都能看得清。众人大声欢呼，痛饮到四更。韩生又舀取月光，把它收回到篮子里，于是夜晚又漆黑如故。这时人们才知道，韩生原来是一位奇异的人。

### 原 文

桂林韩生有道术，人初不知也。一日有同行者数人，俱止郊外僧寺。而韩生亦来，夜不睡，自抱一篮，持匏杓出就庭下，众共往视之。则见以杓酌取月光，作倾泻入篮状。众戏之曰：“子何

为乎？”韩生曰：“今夕月色难得，惧他夕风雨傥夜黑，留此待缓急耳。”众笑焉。明日，取视之，则空篮敝杓如故，众益哂其妄。及舟行至邵平，共坐江亭上，各命仆治办肴膳，多市酒，期醉。适会天大风，俄日暮风益亟，灯烛不得张，坐上墨黑不辨眉目矣。众大闷。一客忽念前夕事，戏黠韩生曰：“子所贮月光今安在？宁可用乎？”韩生为抚掌而对曰：“我几忘之，微子不克发我意。”即走，从舟中取篮杓而一挥，则白光燎焉。见于梁栋间。如是数十挥，一坐遂尽如秋天晴夜，月色潋滟，秋毫皆馥，众乃大呼，痛饮达四鼓。韩生又酌取而收之篮，夜乃黑如故。始知韩生乃异人也。

《古今谭概》

明·冯梦龙

## 一字速化

四川有一位做高官的先生，平时很喜好长生术，他进到山里，在石洞中修炼静功。一天，有位道士来访。童子报告他，他以为是假冒游方道士的人，推辞不见。道士捡起瓜皮，在洞前的石门上写下一个“午”字，字的印迹穿透了石头。童子返身报告他，他看着字迹说：“真师来访而不相见，罪过极大！写这个‘午’字，是责备的意思，责备我是不出头的牛。”于是他叫童子打来水，洗了全身而后死去。他家里的人吃惊地赶到，给尸体穿衣下棺，但抬棺材时却抬不动。他儿子说：“父亲想是已经成仙了，用不着棺材了。”掀开棺盖，只有一双鞋还在。

### 原文

蜀有缙绅先生，素好长生术，入山，习静石洞中。一日，有羽士访焉。童子以告，公谓伪托云水者，辞不见。羽士拾瓜皮书午字于洞前石门，字痕穿石。童子反报，公视之曰：“真师见访而不遇，罪甚矣！书午字，责之也，责我为不出头牛耳。”呼童取水，沐浴而逝。家人惊至，既敛，舁棺不能动。公子云：“想是羽化，无所用棺也。”掀盖，惟双履而已。

《原李耳载》

明·李中馥

## 女道归山

外祖父方伯公在任四川松藩的军事大官时，兼任按察使事官职。他看见官署后面的空庭院常年紧锁着，就问手下官员院里存放着什么，官员说里面禁锢着一名妖女。外祖父问：“这女子用妖言惑众吗？”回答说：“没有。”“她和众人夜里聚会早上散开吗？”回答说：“没有。”“她用供神活动来收集钱财吗？”回答说：“也没有。”外祖父就问：“那么你们怎么能证明她是妖呢？”

于是外祖父打开院门查看，这女子脸庞丰润，体态安适。外祖父问她的饮食由谁供给，她回答说：“开始时由家庭供给，后来家里断了供应，就由官府支付。但因为做饭不方便，我已经辟谷三年了。”外祖父有些不相信，就问身旁的官员，大家都证实的确是这样。外祖父又问那女子：“你认识字吗？”她回答：“我没有读过书，怎会认识字？”外祖父向她问“道”的原理，她说：“不过阴阳。”问她“阴阳”原理，她说：“不过无始。”外祖父详细地请教更深刻的道理，她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道家经典、各流派著作及理学著作中没有论及的，因此外祖父认为她不是一般人。接着外祖父问她被禁锢的原因，她回答：“因为嫁到丈夫家。”话未说完，就低头不语了。身旁的官员告诉外祖父：“这女子的丈夫娶了她以后，虽然同床睡觉，见她的身体在床上，听她的声音也在床上，但身体要接近她，却像隔着山一样。很长时间一直是这样，名声传到外面，他丈夫就告到官府里了。这就是被禁锢的原因。”外祖父询问到实情后，就对那女子说：“你没有罪，等我向两位长官说了后就放你走，但不知你有什么打算。”她回答说：“我想在深山小屋里静坐着度过时光，其他的没有什么可求！”第二天，外祖父就会见了抚军，对他说：“这女子辟谷三年，身体没有什么损伤，像是有内



功的。如果是妖必定飘忽不定，而她却是那样恬静，可能有一定的根基缘份。我们放了她未必有什么害处。”抚军答应了。外祖父又向直指禀报，直指也同意了。于是把女子的父母请来，用轿子送女子到峨嵋山，住在一座石洞里。女子临行前说：“凡是道释两门的人，遇到官员生了嗔喜心，都是本人自己造的黑白孽。”而后行了一个跪拜礼就离去了，只留下一把棕扇。

### 原文

外祖方伯公，任四川松藩兵备时，摄按察使事。见廨后空庭圉局，问吏曰：“此内何贮？”云：“锢妖女也。”外祖曰：“此女妖言惑众乎？”曰：“否。”“夜聚晓散乎？”曰：“否。”“香火敛钱乎？”曰：“否。”“然则何以云妖也？”启而验之，女颜面充腴，形体安舒。问饮食孰供，答以初犹家给，后不能继，则官给。因水火不便，道人已辟谷三载矣。外祖疑之，询诸左右，皆曰“然。”问：“识字乎？”答以“未读书，胡由识字？”询以道，曰：“不过阴阳。”询以阴阳，曰：“不过无始。”细叩之，言言俱太极，更有诸道书并性理所未及剖者，遂大异之。问何以见锢，答以因适夫家。语未毕，俯首不言。乃询左右，言其夫娶此女，虽同宿，视其形在床，听其言在床，若身近之，则隔如山也。久之如故，声闻于外，因而讼之官，此入锢之由也。外祖既询实，曰：“汝无罪，俟言于两院而释之，顾不如汝何欲也？”答曰：“道人欲得深山小室，静坐以俟天年，他何欲！”翌日，即见抚军，言：“此女辟谷三载无恙，似有内力，如妖必飘忽不定，而恬静如是，疑有前因。纵之未必为害。”抚军可之。申请直指，亦可之。遂召女之父母，以肩輿送峨嵋石洞。道人临行言：“凡玄释两门，遇宰官生嗔喜心，皆本人自造黑白孽也。”稽首而别，留棕扇一握。

《原李耳载》卷下

明·李中馥

## 披云仙去

宗道人，自号披云子，是蓟州河间人。他早年遍游名山，晚年来到太原卧虎山的南面，说：“这里是与我非常有缘分的好地方。”于是开凿了几间石洞，就在里面隐居起来。

卧虎山附近各村之行善人家，供给他粮食和银子，他把粮食留下，却将银子归还施主。对那些胆小怕事的人，他教他们“导引”的办法；对那些性情急躁的人，就教他们如何“调息”。

远近的人都敬仰和信赖披云子。他就这样与村民们相处了20多年。

有一天，披云子到各村去对道友们说：“我已经老了，将要在那一天与大家告别。也没有别的嘱托，只希望那天道友们都来见一见，这也是我们彼此亲爱相处20年的一份情意。但是不要晚过辰、巳两个时辰，超过这个时辰就赶不上相见了。”

听他来道别的人都挽留他，希望他还在这里继续住下去，但披云子坚决予以推辞。

等到约定的那一天，各村被披云子邀请的人，都备办礼物来送行，有的还挑着粮食。上山时已经是中午时分了。

山间有人在锄地，喊道：“刚才我看见披云子骑着一头野兽，样子像毛驴，毛色雪白，头上长角，向西南方向走去了。他给山下各位道友留下话说：“因为走得急，来不及与大家见面了。”

山下来的道友们感到很失望，一齐来到山洞，看见披云子端端正正地坐在一个蒲团上，好像入定的样子。在石壁的左边写下一个偈子说：

只个形骸许大，已是一场灾祸。

被谁节外生枝，强要换成那个。

更分假象真容，又是两重罪过。

近来耳目昏花，毕竟有些甚么。

各位道友于是就说起披云子来向自己辞行的时间，这一说才明白，披云子去各家辞行是在同一时刻。道友们于是相信披云子有分身术和出世的奇能，对他更加敬服。

道友们商议做一个柏木的八角盘，把披云子抬坐在盘里，为他设办了三天三夜的清醮，然后才安葬入土。

披云道人有很多著述，他坐化后一本也没有留下，或者是他不愿意留下字迹。只有《雨淋淋》曲子一首，被人记下并传开来，已经载在县志里，这里就不再重复抄录了。

## 原文

宋道人者，自号披云子，蓟州河间人也。选胜名山，暮年至太原卧虎山之阳，曰：“是吾大有缘之地也。”遂凿石洞数龛隐焉。近山诸村好善者，供以银粟，则受粟反银。遇人怯弱者，授以导引之术；躁急者，教以调息之方。远近钦信者二十余年。一日，遍诣诸村友曰：“道人老矣，将于某日告别，无他嘱，惟至期一顾，即二十年相爱情也。但不可过辰、巳两时，过则无及矣。”闻者共挽留之，力辞。至期，众各具礼钱送，或担负裹粮，抵山已近午矣。山间有锄禾者呼云：“顷见披云子乘一兽似驴，色苍白，头有角，向西南行，留语山下诸道友，去急不及面也。”众怅然，偕至山洞，则披云子固端坐蒲团，如入定状。石壁左留偈云：“只个形骸许大，已是一场灾祸。被谁节外生枝，强要换成那个。更分假像真容，又是两重罪过。近来耳目昏花，毕竟有些甚么。”诸道友因各叙其来辞时日，皆同，信有分形出世之能，倍相叹服。遂议作柏木八角盘，舁坐盘中，设清醮三昼夜瘞焉。道人颇多著述，化后无存，或意不欲留迹。止有雨淋淋诗余一曲，为人记诵而传

之，已入县志，不赘录。

《原李耳载》

明 李中馥

## 刘 思 永

羊城刘思永有饮雨露预知未来的本事，并且通晓万物起源之理。我乡的王梧岗在广东当按察使任期届满，接任的人将到，刘思永把了王梧岗的脉膊后，对王说你的行期还完不了呢。王问为什么，刘回答说：“载送官员的驿马不走了。”过了不久，有消息传来，接任的人途中因病返回家去了，王梧岗留在南雄好几个月没能离开。离开之日，刘思永又劝王赶快辞去官职，王犹豫未下决心，就去京城复命。没过多久，王竟然因为言论不当而被问罪。大中丞陈如岗问刘思永：“我的官职什么时候能够变动？”刘思永回答说：“相公官职变动的时候快到了，只是跟原来所想的不同罢了。”一月后陈如岗被罢官了。

### 原 文

羊城刘思永，以上池之术行，兼通太素。吾乡王梧岗按粤已及瓜，代者且至矣，刘膺王脉，谓王行未有期也。王问何故，曰：“驿马不动。”居亡何，代者中道以忧归，王数月驻南雄不得去。去之日，刘复劝王亟反初服，王犹豫未决，赴京报命。未几，王竟以言事得罪。大中丞陈如岗问刘：“吾何时得迁？”刘曰：“相公迁期近矣，顾未得当意耳。”逾月而如岗报罢。

《粤剑编·志艺术》

明·王险享

## 王 太 玄

王太玄，清远人，年轻时以种田和放牧为生。他忽然得病七天，昏迷不醒。仿佛在梦里一般。听到空中有人对他说：“你应当是地师，有块宝印送给你。”当时就有一连串雷电击裂一块石头，石头中有一块宝印，高约五寸，长约三寸，宽仅一寸多，颜色像紫泥，上面隐约文字，不能辨认。他得到这块宝印后，病立刻就好了，但左手拘挛起来象钩弋一样。因为这次病他忽然懂得了相地风水家的学说，能为人绘制墓地风水地图，那人即使在几千里之外的地方，按照地图去寻找就能找到。曾经有一位无官职的贵族带着他到四川去，在江上遇大风，周围的船只翻沉了不计其数，他们的船也很危险。他看到船旁边有一个象鼉鱼的东西正在挤撞船，就手拿宝印，严厉地大声叱责它，那东西就低头逃走了，风浪也平息了。人们从此相信王太玄果真有异术。

### 原 文

王太玄者，清远人，少以耕牧为业。忽卧病不苏者七日。太玄如从梦间闻空中有人语之曰：“汝应为地师，有宝印以贻汝。”即有震雷击裂一石，石中得一物，高五寸许，从可三寸，横杀其半，色如紫泥，隐隐有文，不可辨。太玄得之即病已，而左手拘挛若钩弋。因忽解青鸟家言，能为人作佳城图，其人即数千里外，按图求之辄得。尝有贵游携之入蜀，江中遇大风，邻檣覆溺者无算，贵游舟亦岌岌矣。太玄见舟傍有物，类鼉首而挤舟者，手持所佩印，厉声叱之，其物辄而逝，风浪遂息。人以此信太玄果有异术也。

《粤剑编·志艺术》

明·王险享

## 节懿先生

我的叔父大人节懿先生风度儒雅，并且很有才能。他精通诗歌和古文词、书法、奕棋也很高明。他年少时体弱多病，因此就认真钻研医学，判断和医治疾病往往非常准确。我的堂叔母贺氏产后痰癩，经常出现幻觉，她常说有个穿黑衣的人拉她入水，而穿红衣的人又把她拉上来。大家都认为是鬼怪做祟，先生说：“这是病，不是鬼怪做祟。医书说肾为水，色黑，黑衣人拉下水，表示肾气下陷；心为火，色赤红，红衣人拉上来，是表示心火炎上。说明心气肾气不相交，气血大虚，需要大补。”根据这种情形推断，便选用了丹参和玄参。丹参益气去烦，可以清心火；玄参去热除风，可以补肾水，再加上茺归蓍参等药，这样就治好了贺氏的病。我堂叔立侯能够继承叔父大人的医术，可惜死得太早，至今叔父的药方书，还收藏了不少。

### 原文

叔大人节懿先生风雅多能，工诗歌古文词，行书弈棋皆居能品。少年多病，遂究轩岐，言治人疾，往往奇中。以叔母贺产后痰癩妄见，每云有衣黑者牵之入水，衣红者挽之而上，咸谓有物为祟，先生曰：“病也，非祟也。肾为水，色黑，黑衣人者牵入水，肾气下陷象也。心为火，色赤，红衣者挽之上，心火炎上之象也。乃气血大虚，心肾不交之证，法当大补。各以其类引之，用丹参玄参为君。丹参益气去烦，以清心火；玄参去热除风，以补肾水；加以茺归蓍参诸药，遂愈。从叔立侯能继其业，惜不永年。

今其方书，所藏尚多。

《茗斋杂记》

明·彭孙贻



## 西域僧

最近有个来自西域的外国和尚，看起来只有40几岁，通晓汉族语言。他自己说已经60岁了，不吃东西，每天只吃几粒大枣。用来打坐的佛龕刚刚能容下他的身子。如果他想入定，就让别人把门锁上，并用纸密封。有时过了一个多月，里面任何声音都听不到，人们也以为他已经坐化而逝。但仔细倾听，可以听到手捻念珠的历历之声。洛川杨景方曾让这和尚住在自己家。有人向他请教法术，和尚就劝求教者少思、少睡、少吃。人们给的布施，他一概不接受，说对他没用。

### 原文

近日一番僧，自西域来，貌若四十余，通中国语。自言六十岁矣，不御饮食，日啗枣果数枚而已。所坐一龕仅容其身，如欲入定，则命人锁其龕门，加纸密糊封之，或经月余警欬之声亦绝，人以为化之。潜听之，但闻掐念珠历历。洛川杨景方尝馆于其家。有叩其术者，则劝少思、少睡、少食耳。一切布施皆不受，曰吾无用也。

《清溪暇笔》

明·姚 福

## 腹中能语

明宪宗成化壬辰年三月，鹰扬卫巡捕官，捉到一个和尚，和尚领着一个大约十七八岁的男子，这个男子能用肚子说话。别人问他什么话，他就用肚子回答。我感到很奇怪，后来我查看医书中有关治疗奇怪疾病的药方时，书中也谈到有的人腹中有别的东西能发出声音，并能随人言语，那种东西被称为“应声虫”。这时我才知道那个男子用肚子说话是一种病，不是怪事。

### 原文

成化壬辰三月，鹰扬卫巡捕官，捉一僧人，领一男子可十七八，腹中能语。人问之，腹中应答。可怪！及观医书，治奇疾方，有人腹中有物作声，随人言语，谓之应声虫。则知乃疾也，非怪也。

《清溪暇笔》

明·姚 福

## 腋下生子

成化辛丑年，宿州上报说有一位妇女从腋下生出一个男孩。弘治改元的那一年，即戊申年，我视察宿州时，召见了那个男孩。他已经八岁了，名叫佛记儿，是黄医官的外甥。早先他母亲怀他时，腋下肿胀如痈疮。到了孩子将要出生时，母亲昏晕不省人事。等到她苏醒过来，孩子已生下来了。从此，再看腋下就变平整了，只留下有刚愈合的疤痕，这才知道孩子是从腋下生出来的。男孩相貌俊伟，鼻上长有一痣，又黑又大。依我看这表明这男孩子将来不会成为圣贤之士，很可能是一个高僧。这大概是由于出生与众不同的原因吧。

### 原文

成化辛丑，宿州奏一妇人自胁下生一男。弘治改元戊申，余按宿召视之。八岁矣，名佛记儿，是黄医官之甥。先是母娠时，胁肿如痈。比就褥，母亦昏晕不知。比苏，视胁以平，斑痍甫合，乃知胁下生也。子状貌多磊落，鼻上一痣，黑而大，余意此决非圣贤，他日或作一高僧耳。盖诞之异也。

《瑯琊漫钞》

明·文林

## 王生善听

有一个叫王生的术士，是金陵人，双目失明，但非常会辨听声音。当时丁谓先被免去参知政事，改任金陵知事。有一天，丁的车队从金陵南门出去，王生在稠密的人群中，偷偷地听他的马蹄声，听完对众人大声说：“丁参政月中将被召回朝廷。”过了一个多月，丁谓先果然被急忙召回京城朝见皇帝，再次进到中书省任职。

过了一年，真宗去世，丁谓先当了守陵官。这时，王生到了京城，丁谓先知道王生来了很高兴，优厚地招待他，留他在书院里。等到早晨上朝的时候，让王生听马蹄声。他听完对大伙说：“早晨的马蹄声表明丁相公将到西边去。”大伙责怪他说：“你知道丁相公当了守陵官，就有这种说法吗？”王生不吭声。后来有一个朝廷的官员问他，他说：“马蹄声往西去了，但没有回音。”丁谓先果然罢了宰相，分到西京任职，后来又任命到崖州做官。

### 原文

术士王生，金陵人，瞽而善听声。时丁谓先罢参知政事，知金陵，一日车从出南门，王于稠人中，潜听其马蹄声，大言于众曰：“参政月中必召。”月余果急召归觐，再入中书。逾岁，真宗晏驾，丁充山陵使。时王生至京师，丁闻其来甚喜，厚待之，留宿书院，俟晓入朝，俾听马蹄声，退语诸子曰：“蹄晓有西行之兆。”诸子责之曰：“尔知相公充山陵使，乃有是说耶？”王不对。后一朝

士问之，曰：“蹄西去而无回声。”丁果罢相，分西京，继有崖州之命。

《焦氏笔乘》

明·焦 竑

## 揣骨僧

正统年间，虎丘半塘寺这地方有一个和尚，两只眼睛都失明了。这个和尚会揣摩人的骨相，说的贵贱祸福，都出奇地准确。蔡的外祖父胡公还只几岁的时候，家人带他来见揣骨和尚，揣骨和尚说：“这孩子将来会系金带（当大官），你们好好自己爱惜自己。”后来，胡公考中了进士，官升到了山西参议，最后果然当了四品官。

乡里有个人名叫石乙，家里很穷，替人织布为生，曾带着两个儿子来见揣骨和尚。和尚摸完了两个孩子，便高兴地向石乙要丰厚的谢礼。说：“这是两位财主的骨相。”对石乙说：“不要轻视你的儿子。”听到的人起初不相信这话，后来两个孩子长大了，果然成了乡里很有资财的人。

有个叫龚大的人，家里还颇富裕，人长得很胖，肚脐间的黑痣上有几寸长的毛，曾对人说他一生的福气都在这毛上。龚平每日同人谈话，总喜欢放声大笑。有一天，在自己的住所，正在笑，揣骨僧说：“别笑，明年你肚子上的毛就会脱落，人也要死去。”龚平讨厌他这个话，不回答他。后来，龚平偶然在洗澡时摸摸痣上的毛，忽然毛都掉了，再过几天，他就病死了。

### 原文

正统间，虎邱半塘寺有僧，两目皆盲。善揣骨，言人贵贱祸福多奇中。蔡之外大父胡公年数岁时，家人携往来，揣骨僧云：“儿他日应得系金带，好自爱也。”后公举进士，累官至山西参议，致仕果终四品。里人石乙，贫，为人佣织，以二子见。僧揣之，喜

索厚谢。曰：“此两财主骨也。”谓石云：“勿较视尔儿。”闻者初不信。二子长，果以资雄于乡。龚大者，家颇温裕，为人丰肥，腹脐间黑痣有毫，长数寸，尝言其一生福皆在于此。龚平日与人语好大笑。一日在平所，方笑未已，僧曰：“勿笑，明年尔腹间毛落死矣。”龚恶其语，不答。后偶就浴，摩挲间毫忽落，又数日病死。

《庚巳编》

明·陆 粲

## 顾玉川传

顾玉川名叫大愚，字道民，他是城东郊杨舍地方的人。他深邃的眼眶，有着硬如枪戟一样的胡须，相貌类似仙人剑客。他小时候曾遇到过异人，给他传授了“神行术”。他三天三夜便能到达京城，六天后他就回来了。他的父母感到非常奇怪，问他怎么有这样的本事。他告诉了这事的缘故，并把用袖子装来的葡萄苹果献给父母亲。从此，乡里中人们把他当成神奇的人传说。他性格豪放、见义勇为，喜欢施舍，尤其喜欢穿奇装异服。他走到哪儿，儿童们就围着观看。他常穿着纸做的衣服，走起路来瑟瑟发响。戴着纸做的帽子，帽顶方方正正有二尺多高。有时他蓬着头发，赤着脚，在路上边走边唱，有时他用一幅绢来束着头发，穿着士大夫的衣服，肩扛一根古藤杖，杖头上挂着一只葫芦。这只葫芦比他身体还粗，比他人还高，遇风一吹，他就和葫芦一起翻倒在地。他慢慢地拄着藤杖站起来，像没事似地又边走边唱起来。他渡河时从来不乘船，而是骑坐在葫芦上，用藤杖划水。只见他在水面上上下浮动，远远看去他好像在云气中漫游。他与别人聊天时，说的大多是一些世外怪异没有根据的事物，人世间的人无法去探究真假。但是他在片刻之间能往返数百里，所见所闻真实可信。路上的行人商旅都被他看得清清楚楚，这倒实在让人感到奇怪。明朝天启、崇祯年间，玉川子每月都要去京城一、二次，他和一个姓钱名宗伯字谦益的虞山人关系密切。钱宗伯殿试考中了第三名，玉川子带着这个好消息从京城回来。回来五天之后邮报才送到。传递文书的年轻人们骑马疾驰了七天七夜才到达钱谦益家去报喜，只见耀眼的金字喜报早已贴在了钱家门口，这些报喜的人什



么也没得到。钱宗伯把这件事告诉了许多王公大臣，凡是听说过玉川子其人其事的人，都以与他结识引为荣幸。一天，玉川子从远方漫游回来，骑着一头白牛，披着用孔雀毛织成的衣服，戴着一个像车轮一样的用榭树皮做成的斗笠，手上拿着棕榈做的扇子。在他身后跟着一头骆驼，骆驼背上放着一只大葫芦，旁边挂着许多坛坛罐罐，他把从别的地方弄来的奇花异草栽种在它们里面。这些花草长得碧绿绿的一片，色彩鲜亮，骆驼行走起来好像会自己行走的山峰。城里的人开始都不认识骆驼，围着它看以为是一个怪物。当时，主管考试的官员正在组织考试，来自六郡的考生都集中在这里，他们指着骆驼惊奇地瞪着眼睛、张大了嘴巴。忽然一个人从人群中昂然走出来，他穿着纸衣戴着纸帽，都是黑色的。他与玉川子面对面鼓掌，大笑着，他牵起骆驼，抱着骆驼背上的葫芦走起来，好像出丧中驱鬼开道的鬼官一样。有认识他的上说：“这是梁溪的邹公展啊！”玉川子喜欢奇怪的事物，和他来往的人大多像这个样子。玉川子常常骑着骆驼在附近的郡县间来往，一次到了毗陵驿站时，骆驼掉进了露天厕所里，玉川子千方百计想把它拉出来都没成功。于是他把厕所的边缘挖开才把骆驼弄出来，但骆驼已经死了。后来玉川子上了华山去求道，不知结局如何。有人说，他其实是病死在家里，只是他的子孙不这样说罢了。

## 原文

顾玉川名大愚，字道民，邑东鄙杨舍人。深目戟髯，类羽人剑客。少遇异人，授“神剑术”。三日夜达京师，六日而返。父母怪问之。玉川语之故，袖葡萄苹果以献。由是里中传以为神。性任侠，喜施舍，尤好奇服。所至儿童聚观，常衣纸衣，行则瑟瑟有声。冠纸冠，方屋而高二尺。或时蓬跣行歌道中，或时幅巾，深衣，肩古藤杖，杖悬葫芦。大于身而高于顶，遇风则与偕覆。徐

拄杖而起，行歌自如。渡河未尝假舟楫，跨葫芦以杖导水。上下水面望之，如游云气中。与人言，多方外骇异不根之说，人间无从诘之。独其顷忽间往返数百里，音问不爽。道路行旅，历历咸见，此足奇也。明启、禎交，玉川子每游京师月必一二过，尤厚虞山钱宗伯谦益。宗伯传牒及第第三人，玉川子以其捷音归。归五日而邮报至。邮中诸少年，疾驰七日夜，始抵钱氏室，则已泥金焕然，无所获。宗伯言于诸公卿，闻其风者，以识面为幸。一日远游归，骑白牛，披孔雀裘，戴榼笠如车轮，手棕榈扇。后随一骆驼，背置大葫芦，其旁悬坛缶累累然。种所得奇花草青葱鲜洁，如山岳自行。邑之人初未识骆驼，拥观以为怪。时学使者方较试，六郡士咸集，群指顾睥睨。忽一人昂然从众中出，纸衣纸冠皆皂色，与玉川相对鼓掌、笑，遂挽骆驼上抱葫芦以行，如凶礼中方相然。识者曰：“此梁溪邹公履也。”玉川之好怪，而所与游多类此。玉川常乘骆驼，往来旁郡县，至毘陵驿，骆驼坠于野厕。百计挽之，不能出。乃毁岸出之，而骆驼死矣。后访道人华山，不知所终。或谓玉川实病死于家，诚其子孙讳之云。

《虞初新志》卷二

清·张山来

## 记老神仙的事

四川刘文季向我讲了一件事，从前张献忠军中有一个所谓老神仙的人，他的事很奇怪，能使死人复生，能把断了的肢体和骨骼接起来。军中把他当作神明一样敬重。起初他被张献忠军俘虏时几乎要处死他。他们抓获俘虏，不是立即就杀掉，而是要先了解一下，凡是有一技一艺之长的都可以免死。这个老神仙因为能用泥塑像而被赦免。于是军中便叫他塑匠。有一天，塑匠把大锅洗干净烧水，他拆下房子的木头作柴火，水开了好几次，再用一根木棒左右搅动，使水变成粘稠的膏。士兵们十分惊奇，奔走相告。张献忠听到这个情况后，说他是妖人，又要杀他。塑匠说：“请听我说明情况后再杀我。大王您不是要成就大事业吗？为什么要杀害有杰出才能的人呢？”张献忠感到很诧异，便问他有何才能。塑匠说：“臣有神奇的技术，能治好人的病伤。这种膏药是神仙传授给我的。被刀斧或棍棒砍击后伤势严重的，我能即刻使他痊愈。”张献忠当时便用棍棒打伤一人来试验，果然立即治好。张献忠残忍，每天杀人，割鼻断足，被拷打的人无数，用竹板抽打的人就有好几百人，血肉模糊溃烂，气息奄奄，塑匠用白水膏敷上，没有不愈的，并且能立刻拄着拐杖走。军中士兵争着去找他，天天有人给他送吃的。因此，塑匠的衣、食、金钱渐渐多起来了。张献忠有一个爱将某人，攻城时被炮弹击中，把下巴打掉了，生命垂危。塑匠说好办，当即割了另一个人的下巴按上去，涂上膏药，只一天便好了，吃喝起来像以前一样。当时，有一个叫孙可望的在军中做监军，夜里喝醉酒，误把一个宠爱的小老婆杀掉了。随着队伍走了30里，酒醒了懊悔不已。路上正遇见塑匠，塑匠笑

着问他：“监军夜里喝酒没有尽兴一醉吧，为什么脸上表现出不愉快的样子呢？”孙可望告诉他事情的经过。塑匠说：“监军您真的想这个女人吗？我就回马去找。”孙可望叹着气说：“唉！在队伍开拔时，尸首已不知哪里去了？想必被猪狗吃掉了，到哪儿去找？！”塑匠说：“监军如果让我去找，什么猪狗敢吃贵人啊？”孙可望说：“你这小子在骗我，你是想逃跑吧！我要派士兵押着你去找。”塑匠笑着说：“到哪儿去找啊？又怎么能找得到？”孙可望大怒说道：“你为什么戏弄我？”塑匠指着路边士兵抬着的一只毡做的袋子说：“不需要去找了，这就是啊！”孙可望说：“已经腐朽了的骨头抬来干什么？”塑匠笑着对监军说道：“为什么不打开看看？”孙可望下了马把毡袋解开，看到他宠爱的小老婆明亮的大眼睛顾盼生辉，苍白脸颊上洒着泪珠，好像带雨的梨花，她的魂魄已重新回到她身上了。孙可望高兴得叫喊起来。整个军队都感惊奇。张献忠知道后说：“他就是神仙啊，应当加封。”口授封令的话，恐怕大家难以知道。此时正值部队宿营在一个大沼泽地中。于是张献忠下令军中每人要备一张小桌子，第二天到高地上集合。那时义军有几十万人马，命令用几十万张小桌子垒起来，选择垒得最高的作拜仙台。于是给塑匠穿上士大夫平常穿的官服，戴上丝织的头巾，穿上方头鞋，系上丝带。塑匠身高六尺，额宽脸大，胡须很多，看上去就象民间所画的土地神。张献忠命他登台，台很高而且不稳。塑匠害怕不想去爬。张献忠命令士兵都拿起箭，拉满弓弦对着他，说：“如不向上爬，就射箭。”塑匠不得已，当他爬到一半的时候心慌害怕，但数万支箭对着他就像对着靶子一样，又不敢停下来，勉强爬到顶点。张献忠命令三军放下弓箭，跪拜在台下，一齐三呼老神仙，声震天地。从此以后不再叫他塑匠，都称“老神仙”了。老神仙从此也不轻易施用他的医术。军中有一个大将某某战败，脚受了伤，胫骨已断，只有一寸来长的皮没断。他求老神仙给医治，老神仙以难以治好为由拒绝了。此人便大声号哭，并

用大量金钱布帛送他，老神仙不收，说道：“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我不需要。但是，我不忍心看着将军的伤不管。我没有儿子，将军能养我吗？”这个将军指着天发誓，愿终身把他当父亲来供养。老神仙慢慢解开佩戴在身上的一只小袋子，从中取出小锯子，把他的脚锯断，上下各锯掉一寸左右，然后再取其它人的小腿骨，按锯掉的长短接上去，敷上药，没过几天将军的腿就好了。从此以后义军中凡是要向他求药的，都不敢乱送什么东西，而是争着做他的养子。张献忠有一个宠爱的侍女叫老脚，聪明美丽，能写会画，只是脚比较大，因此才得了个“老脚”的浑名。军中的文书档案都由她掌管。张献忠对她十分宠爱。有一天，张献忠休息时，若有所思。老脚看见他一个人独坐在那里，不经允许就前去侍候他。张献忠不知是老脚，疑心是旁人图谋不轨，便拿起佩刀反手劈去，砍中了老脚的腰部，骨折腹破，肠子流出而死。张献忠当知道自己误杀了老脚后，悔恨哀痛。急忙召见老神仙。老神仙说：“已经死了，救不活。”张献忠骂道：“老畜生，监军的小老婆不也是死了吗？你救不活她，就把你杀了来给她陪葬。”老神仙顾虑重重地徘徊着说道：“这需要一定的时日才行。”可张献忠急着要她活过来，限他三天。老神仙要求给他21天的期限。他用酒和药拌合向老脚的口中灌下去。第一个七天，就听得老脚的喉咙里有格格作响的声音。老神仙向张献忠道贺说：“可以救活了，再有七天就可以恢复。”于是他把老脚流出的肠子浸湿洗净然后放入腹腔里，再用针缝好，敷上药，夹上木板，用绳绑好固定起来。过了七天，果真老脚行走得像平常一样了。后来，张献忠死了，部队溃败，从四川退到云南。一向受到老神仙治疗关照的人，护卫着他来到云南。永照到云南后，好多起义军官兵做了他的王侯。老神仙却傲视王侯，他用巨额钱财在城东角修筑起居室，叠石成山，并凿了井池，池旁种植花木，池中养着数百头红色的鱼。有客人来喝酒，就唤鱼儿出水取乐。喝醉了躺着放开喉咙唱歌，无所顾

忌。以后永明逃去缅甸，老神仙跟着他们，到了腾越，住在那里时常常向空中自言自语，像在诉说什么事情。有一天他对文季说：“我老了，怎么办呢？”文季说：“等死呗！您没有什么可惋惜的，只是您的奇异医术向来不肯告诉别人，以致后继无人这倒是挺惋惜的。”老神仙说：“我不是不肯把医术传给别人，而是因为我的师傅传授这些医术时有戒言在先。”于是文季便问他这些医术是怎么得来的。老神仙说：“我姓陈，河南邓州人，出身无门。小时候曾在乡的私塾念书，但我的志趣不喜欢读死文章。私塾旁边有个塑佛像的人，我时常到那里与他玩耍。私塾的老师为此经常打骂我，回家后父母亲又骂我不好好学习。我受不了便逃走了。但没有适合我去的地方，感到非常苦闷。为此，便向关公神像祷告，求得一签，签上说：你将来可与王侯相比。我自想一个丧家子，怎么能与王侯比呀？但是神仙没有骗我，能与王侯相比的只有仙人。我常听说终南山中隐藏着很多仙人，想去跟从他们。于是我跋山涉水走遍终南山，忍饥挨饿，找遍了所有的人，没有发现一个我可以跟从的人。有一天，我到山背后，远远看见悬崖峭壁上有住在洞中的人出出进进。于是我便穿越荆棘，攀上悬崖，到了洞口。看见一个道人，坐在石头上，善良慈祥，不同凡人。我庆幸地自语说：‘这就是我的师父了。’于是便长时间地跪在地上请求，可道人不理睬，甩着袖子很不满意地回到洞里去了。我不敢进去，只是在洞口跪拜磕头，这样一直坚持了三天。忽然有一个童子拿着一件东西给我看，对我说：‘这是师父给你吃的。’这东西形状像糕，白颜色，二寸见方，味甜如饴糖，吃了它便不再感到饿了。我暗自高兴，愈发相信拜求有用，这样继续跪拜。到第七天，道人忽然出来问我：‘痴子，你要干什么？’我告诉他我想求仙道。道人笑着说：‘走吧！你不是成仙的材料，何必自讨苦吃呢！’我想现已无家可归，只有跳崖自尽了。于是便又哭着哀求。一会儿，道人说：‘我念你心诚，有一卷书给你，保你一生吃穿不愁。好自为之，

不准轻易泄漏书的内容，泄漏了会遭雷击的。快走吧，不要在这里久留，不然会白白喂了虎狼的。我得到了书，又惊又喜，急急忙忙下了山，一看这书上都是些秘方，全书大概30页左右。我后来到了延安，人们纷纷传说，延安府北官的一个爱女，在玩秋千时把脚跌伤了，骨头露在外边，医生们都说治不好。因此征求能治伤的人，要付给酬金二百两与骡一匹。我便去应征，我依照书上的秘方去试，果然治好了。于是我带着金子骑着骡子回家了。父亲对我逃走一事很生气，还对有这么多的金子感到怀疑。那个时候正发生农民起义，父亲认为我必定是跟着这些造反的人的，就把我告发到官府绳之以法。我的一个做孝廉的族兄给我开脱，说我无罪，他们便放我出了狱。族兄向我打听情况，知道我的这些财物是来源于我的奇书。父亲听说我出了狱，便拿着大木棒奔到我的族兄家，族兄反复给他解释，他就是不信，我把书拿出来作证据，父亲更加怒气冲冲，把书撕掉并投入火中烧毁。族兄从火里仅抢到四页。我拣起来急忙揣到怀里逃走了。如今所用的医方，都是烧剩下的四页书上的。年长日久，这四页书也不知到哪里去了。”老神仙的自述就是这些。他过了一些日子便病死了。

## 原文

蜀中刘文季为余言，昔献忠军中有所谓老神仙者，事甚怪，能生已死之人，续已断之肢与骨。众敬如神明焉。其初被虏时将杀之。虏人，不即杀，审其人，凡一技一艺者皆得免。神仙比能以泥塑像获免。贼中遂以塑匠呼之。一日，塑匠漆大釜沃水，析屋为薪，燎之水沸沸凡数，以一楞左右搅成膏。众骇，争相传。献忠闻谓妖人，又将杀之。塑匠曰：“愿一言以死。王不欲成大事耶？何故杀异士？”献忠异而问之。曰：“臣有异术能生人。此膏乃仙授，或刀斧或榜掠受重创者，臣能顷刻完好。”献忠即榜一人试之，立验。献忠残忍，日杀人，剗刑人，笞至掠无冥，笞凡数百，血

肉糜溃气急仅属者，付塑匠以白水膏傅之，无不生，且立刻杖而行。军中争趋之，愧遗饮食无虚日。以是衣食囊橐渐充矣。献忠有爱将某者，攻城为飞炮所中，去其颜，奄奄一息矣。塑匠曰易与耳。即生割一人额按之，傅以膏，一日而苏，饮噉如未割也。时孙可望在军中为监军，夜被酒，杀一嬖妾。且行三十里，醒而悔之。道遇塑匠，笑问曰：“监军夜来未醉耶？何有不豫色然？”可望告以故。塑匠曰：“监军果念其人乎？吾当回马觅之。”可望曰：“唉！起营时尸不知何在，想为犬豕啖矣，何从觅？！”塑匠曰：“监军若令我觅，何物犬豕敢啖贵人乎？”可望曰：“鼠子给我，汝欲逃耶！我当遣介士押汝觅。”塑匠笑曰：“何处觅？觅何能得？”可望怒曰：“汝何戏我？”塑匠指道旁舁一毡橐曰：“何需觅，即此是也。”可望曰：“已朽之骨，何舁之？”塑匠笑谓监军：“盍启之？”可望下马解毡，则星眸宛转，厌厌如带雨梨花，帐中之魂已返矣！可望喜噪，一军皆惊，闻于献忠。献曰：“此神仙也！当封之。”口封恐众未知，时营大泽中，下令军中各备一几，以次日集广原。是时军数十万，令以数十万几累之，择累之最高者，谓拜仙台。于是衣塑匠以深衣，巾以纶巾，方履，丝绦。塑匠身高六尺，广额阔面，大有须，望之如世所绘社神者然。命之升台，台高且危，塑匠怯不欲登。献忠令军士各持弓矢，引满以向之。曰：“不登，即射。”塑匠不得已，及其丰端慄惶懼，而万矢拟之如的，不敢止，勉登其上。献忠令三军释弓矢，罗拜其下，呼老神仙者三，于时声震天地。自此不复呼塑匠，而皆曰“老神仙”矣。老神仙亦自此不轻试其术。有渠将某者，战败伤足，胫骨已折，所不断者，皮仅寸耳。求老神仙治，辞以不易。其哀号宛转，盛陈金帛以请。老神仙挥之曰：“此身外物，吾无需。虽然吾不忍将军之剑也。吾无子，将军能养我乎？”某指天而誓，愿终身义事之。老神仙从容解所佩囊，出小锯，锯断其足，上下各寸许，取生人胫，度其分寸以接之，傅以药，不数日而愈。自此军中凡求其药者曰，皆不敢侈愧遗，争投身为养



子矣。献忠有幸婢曰老脚者，美而慧，善书画，脚不甚纤，因名。凡军中移会侦发文字皆所掌，献忠嬖之。燕处有所思，老脚见其独坐，私往侍之。献忠不知为老脚，疑旁人伺，以所佩刀，反手击之，中其腰，折骨，剖腹出肠而死。献忠省之，悔恨惋痛。急召老神仙。老神仙曰：“已死，不能救。”献忠骂曰：“老狡，监军妻不亦已死者乎？汝不能救，当杀汝以殉。”老神仙逡巡曰：“需时日乃可。”献忠急欲其生，限三日。老神仙请期三七。比以酒合药灌之。一七，喉间即格格有声。老神仙贺曰：“可救矣！七日当复。”因取水润其肠，纳腹中，引针缝之，傅之以药，夹以木板，约以绳。果七日而老脚步履如常时。及献忠死，军众溃，从蜀奔滇。生平素德于老神仙者，卫之来滇。永明至，军众多为伪王侯。老神仙啸傲王侯间，拥厚赏，辟室城东隅，累石成山，凿井为池，旁植花木，蓄朱鱼数百头。客至浮白，呼鱼出水以娱。醉则高歌而卧，不顾也。迨永明奔缅甸，老神仙从之行，及腾越。居常向空咄咄若有所诉。一日谓文季云：“吾老矣，将奈何？”文季曰：“等死耳！公何惜，但公之异术素靳不与人，致绝其传是可惜。”老神仙曰：“吾非靳也，吾师授我时有戒也。”因讯其所授之由。曰：“某陈姓，河南邓州人，名家子。少尝入乡塾，性不乐章句。塾侧有塑神佛者，时就与嬉。塾师时朴责之，归而父母复责以不学。不能耐，遂出亡。怅怅无所适，因祷于关帝，得一签云：‘他日王侯却并肩。’自顾一丧家子，何得并肩王侯哉？然神不诬我，与王侯并肩者唯仙人。素闻终南山多隐仙，愿往从之。穷登涉，忍饥寒，遍访无可从者。一日至山后，遥望绝壁上洞人出入。因拔荆棘，锯巉岩，达于洞。见一道者，坐石上，修然异凡人。余幸曰：‘此吾师也。’因长跪以请，道者不顾，拂袖归洞。余不敢入，即洞口稽首而已，如是者三日。忽一童子持一物云余云：‘师食尔。’状如糕，色白，方仅二寸，味甘如饴，食之遂不复饥。余窃喜，益信拜求。至七日，道者忽出问余曰：‘痴子，汝何为？’余告以求仙。道者哂曰‘去！’

汝非此中人，何自苦！’余自念无所归，唯投崖死耳。涕泣以求。已而，道者曰：‘吾念汝诚，有书一卷，授汝资一生衣食。好为之，勿轻泄，泄则雷此击也。速去，毋久留，徒饱虎狼耳。’余得书惊喜，仓皇下山，省之皆禁方也，可三十页。道延安，人争传其巡抚者，有爱女，戏秋千伤足，骨出于外，医莫能疗。募能疗者，金二百，骡一匹。余往应募，依方试之，果痊。余于是囊金乘骡归。吾父怒出亡，且疑多金。是时贼已起，谓余必从不义，首于官将置之法。余族兄孝廉某白无辜出狱，讯其故，因出书。余父闻余出，持大杖奔族兄家。余族兄反复解喻，不信，并陈书以实，余父愈怒，裂书火之。族兄从火中夺得仅四页，余急怀而逃。今之所用者，皆烬余之四页耳。年久其四页者，亦不知往矣。”其自述如此。居无何以疾死。

《虞初新志》卷二

清·方亨咸

## 一瓢子传

一瓢道人，人们不知道他的姓名。他喜欢喝酒，善于画龙。穿着破旧衣衫，蓬头赤脚，肩上扛着一根筇竹做的拐杖，挂着一只瓢，在湖北武昌一带漫游。他一边走路，一边唱歌或谩骂，还学着百鸟的鸣叫，逗弄小孩到一块吵架取乐。他神清气爽，长着古怪的鼻子，奇特的容貌，胡须直挺挺地蓬着，讲起话来像大钟的声响。有时他穿大红色的衣服，仆从乘着马打着一柄大伞在前面引路，在街市上走，观看的人围得水泄不通。隆庆丁卯年，他住在澧阳，年纪有70来岁。澧阳的人觉得他不是平常的人，有人备了酒，带着墨汁，求一瓢子画一幅画，却始终没有得到。有一天，一瓢子在龚孝廉花园中喝酒，喝得大醉，双眼直愣愣地默默思索好久。座中有一人看他这样子便说：“这是一瓢子在酝酿作画了。”一瓢子形体相貌本来就奇特，好像传说中的海底怪人和帝王后裔。再加上他脱光衣衫，跳起舞来，更使人感到惊奇。他让在座的客人为他高声歌唱《入塞》、《出塞》之曲，又叫小孩子们在四周跳跃呼叫。这时他随手泼墨涂抹，只见烟雾升腾缭绕，在座的人都感到一阵阵寒气，画面上的飞腾潜游显露隐藏的各种图像，随着思路自然而成。在画的末尾，署名为“半舜耕”，人们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笑而不答。有一个请一瓢子喝酒的人，一年多时间都得不到他的画。过了很久，一瓢子画了一个人不戴帽子赤着脚，蹲在地上大便，节骨隐隐鼓起，作出一副使劲的样子，他把这幅画赠给那个人。一瓢子就是这样喜欢开玩笑。他随口就能作成诗，有时还说一些奇异的事情，这些事后来大都得到验证。当地人渐渐地对他十分敬重，竞相赠送东西和向他请教，他把收下的东西

都扔掉。华阳的庄靖王让一瓢子换个住处，他没同意。一瓢子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处，一天，他寄宿在文昌祠，向文昌像礼拜念咒时，文昌像倒落压在了他的头上。他就写信告诉庄靖王，让庄靖王赶快给他准备好棺材，说自己将要死了。庄靖王按照他的话准备好了棺木，一瓢子坐在中间，不盖上棺盖，让人抬着棺材从街市上走。他拱手作礼大声呼喊与众人告别，走遍了大街小巷，然后转到郊外的普贤庵时，他对众人说：“现在可以把棺材盖上了。”众人不敢盖上棺盖，但一看，他已经死去了，于是就盖上棺盖，把他掩埋了。人们抬着棺木感到很轻，棺材仿佛是空的。当地人在澧水桥头为他刻了一块石碑，上面写着“画龙道人一瓢子之墓”。那时是隆庆辛未年间七月。有人说一瓢子小时候读书不得志，于是弃学去海上，参军征讨倭寇。因立战功直升到裨将的官职。后来因为违犯了军纪，于是投奔绿林队伍，在吴楚一带活动。他用钱买了十多个妓女，在淮扬一带卖酒，用所得的钱财来换取门弟资历，以抬高身价，所有的财物都供他自己挥霍。这些妓女都轮流侍候他，每天轻歌曼舞，花天酒地，以此引为自豪。这样的日子过了十多年，后来倒了运，才流落他乡，在湖南湖北一带讨饭，最后死在澧阳。

## 原文

一瓢道人，不知其姓名。性嗜酒，善画龙。敝衣蓬跣，担筇竹仗，挂一瓢，游郢渚间。引歌漫骂，学百鸟语，弄群儿聚诨以为乐。顾其神明映彻，怪准奇颜，髯疏起，吐语作洪钟声。有时衣新绛衣，从人假趋马拥大盖，往来市中，观者如堵。隆庆丁卯，居澧阳，年可七十。澧人异之，成具酒，蓄墨汁，乞一瓢子画不能得。一日饮龚孝廉园中，颓然一醉，直视沉吟久之。座中顾曰：“此一瓢子画势也。”一瓢子骨相既奇，如蛟人龙子。更却衣衫，裸而起舞，顾谓座客为我高歌《入塞》、《出塞》之曲，又令小儿跳呼，

四面交攻。已信手涂泼，烟雾迷空，座中凜凜生寒气，飞潜见伏，随势而成。署其尾曰，“半舜耕”，问其故，笑而不答。有饮一瓢子酒，年余不能得其画者。久之，画一人科头赤脚，踞地而遗，节骨隐起，作努力状，以赠之。其善谑如此。信口辄成诗，间有异语，多奇中。漕人渐敬之。竞馈问，皆受而弃之。华阳庄靖王请改馆，一瓢子不可。所居无定处，一日宿文昌祠中，礼文昌像，作梵咒，像落压其脑。乃遗书庄靖，请速营棺具，吾将老焉。王如言为治木，木具，一瓢子坐其中，不覆，令人舁而过市。拱手大呼，与人言别，周遍街巷，迁郊外普贤庵，命众曰：“可覆我。”众不敢覆，视之已去矣，遂覆而埋之。举之甚轻，如空棺然。澧人为题石于澧水桥头，署“画龙道人一瓢子之墓。”盖隆庆辛未七月也。或曰一瓢子少读书不得志，弃去走海上，从军征倭寇。有功，至裨将。后失律，匿于群盗，出入吴楚间。以赏市妓十余人，卖酒淮扬，所得市门赏，悉以自奉。诸妓更代侍之，日拥歌舞，具饮食，以自豪。凡十余年，始亡去，乞食湖湘间，终于澧。

《虞初新志》卷三

清·张山来

## 宋道人传

宋道人是长治人，小时候失去父母，为人家在霍山放羊。有一天把羊丢失了，其它牧羊人都害怕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宋道人这时才13岁，他独自到深山中寻找。走了二天，看见一个老和尚，闭着眼睛坐在石洞里。四周都没有人迹，老和尚脸上长着黄毛，有寸把长。宋道人心里明白这位老和尚不是平常人。就跪着把情况讲给老和尚听。老和尚睁开眼睛说：“你的羊仍在，只是中秋时才能得到，你现在先回去吧。”宋道人回去后告诉了那些牧羊人。到了中秋那天，他约上伙伴打点行装去找，果然得到羊，还多出了四五百头。再找那老和尚，已看不见了。大家就商量把多出的羊卖了得一百两银子。后来由于分这笔钱不公平，产生矛盾，于是告到官衙门去。官府决定，把金钱全部都归宋道人所有。有一个姓王的牧羊人，心里想得到宋的钱财，故意说些好听的话把宋请到家里来。假意给他算本利，夜里就让他老婆到宋住的屋里去，而自己紧跟在后面，诬陷宋与他老婆有奸情，把宋赶出了门。宋失去了钱财，没有什么可依靠的，于是又进山去。走了很长时间，看到一座茅草庵，有一个老和尚住在那儿。宋就哭着向老和尚跪拜，告诉他事情的经过，请求留下他做些打柴的事情。请求了很久，老和尚才答应。老和尚不怎么吃东西，饭厨中有的只是燕麦、芋头之类，但吃了后就不饥饿了。宋在这儿住了五年，老和尚让他走，宋要求留下来侍候他，他不同意。老和尚对宋说：“您谨慎忠实，无奈您生性迟钝。”他看着墙壁上画的五个古大夫，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侧面的，一个是背面的，二人是并排坐在

旁边的。对宋说：“要每天看着他们，他们的骨节寸寸都必须留意观察。”宋懵懵懂懂，不知道老和尚说的什么。于是他每天坐卧在画的下面。有一天夜里，他梦见两个人从墙壁上下来，指点着铜人的穴道、脉络，十分详细。宋忽然明白了过来。一天，老僧人出远门，留下宋看守房子。这时，虎狼不断地出现在草庵前后。过了七天，老僧回来了，对宋说：“山中施主家邀请我去念经，你也跟随我去吧。”当走到半路上，僧人又对宋说：“你暂且停在这儿，当听到木鱼声的时候，再来迎接我。”说完就走了。宋一直等到一个多时辰，感到饿得很，就循着僧人的足迹去寻找。前面有一条河挡住，河岸上有老头老太婆看着两个小孩在打水。宋向他们打听老僧去哪儿了。他们说：“这地方没有人居住，怎么会请和尚来念经的？”宋没办法，只得渡过河再走。前面是悬崖峭壁高插云天，更没有小路可走。突然间，听到北山上响起了木鱼声，他就奔过去，又听到木鱼声是从南山发出的。看看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这时有一百多只老虎咆哮而来。宋就急忙跑向老头老太婆住的地方去。这是周围有木栅栏的石屋子，也有鸡狗之类。老头出来大声呵斥，这群老虎都驯服地走了。老头就招待宋留他过夜，给宋吃麦粥。天蒙蒙亮，宋醒来，发现自己睡在磐石上，屋子、栅栏都不见了。他吃惊地愣了好长时间，才循着旧路想返回到草庵。路上碰见一妇人，背上缠绕着布去打水，问她，说是跌断骨头。宋就仔细地看她的穴位脉络，试着给她按摩，手到病除。她就把宋请到家里来，给他饭吃。于是留下宋找个地方让他住下了。自打这时起，宋就为人家按摩，即使骨头已破碎，也没有治不好的。日子长了，宋娶了妻子生了儿子。巡抚都御史图克善很敬重他，想为他的儿子上太学捐款，宋没有同意，他也不接受别人的一点钱财。如今在福山王尚书府中住，已有七十三岁了。

## 原文

宋道人者，长治人，少孤，为人牧羊霍山中。一日失羊，群牧皆徬徨无所措。宋年十三，独入深山求之。行二日，见一老僧瞑坐石窟中，四无人迹。僧面生黄毛长寸许，心知有异。跪陈其故，老僧张目曰：“尔羊固在，须中秋可得，今且归矣。”宋出告群牧。及期，约伴结束以往，果得羊，又溢出四五百头。寻老僧已不见。众议鬻其溢者得百金，已而分金不平，遂闻之官，官尽归其金于宋。其徒王姓者，心利其资，故为好语，致宋于家。阳为叔子母。夜令妇人入室，而已踵其后，诬以奸而逐之。宋失资无所依，乃复入山行。久之，见一茅庵，别有一老僧居之。泣拜，告以故，请留执樵采，久之乃许。老僧不甚食，厨中所有，唯燕麦芋魁，食之遂不饥。居五载，僧遣之，宋留侍不行。僧顾曰：“子谨愿，奈钝根何？”视壁上画古大夫五，一正面，一侧面，一背面，二人偶坐其旁。曰：“但日目此骨节，寸寸皆须留意。”宋茫然不解所谓，第日坐卧其下，夜梦二人，自壁下，指示铜人穴道脉络，甚悉。宋忽豁然有省。一日，僧远出，留宋居守。则虎狼蹄迹，交错于庵之前后。越七日，僧归。谓宋曰：“山中檀越家邀我诵经，汝当随往。”比行及半途，又谓曰：“汝且止此，闻木鱼声，乃来迎我。”遂迳去。宋候移晷，饥甚，辄蹊踪往。道阻一河，河上有翁姬视二童子汲者，叩师所往，曰：“此处无人居，安得延僧诵经者？”不得已渡河而前，峭壁插天，更无蹊径。倏闻木鱼声在北山，驰赴之，又闻声在南山。顾视日已晦，有虎百十余，咆哮而至。急趋投翁姬所。木栅石屋，亦有鸡犬。翁出叱之，群虎皆弭耳去。招宋留宿，啖以麦粥，昧爽睡觉，则身卧磐石上，屋栅皆不见，惊愕久之。遵旧路欲返庵中，道逢妇人，并汲而络其背。问之则跌伤折骨。宋审其穴脉，试按摩之，应手而愈。延其家，饮食之，因留卜居焉。自是为人按摩，即骨已破碎，无弗愈者。



久之娶妻生子。巡抚都御史图克善雅重之，欲为其子纳粟太学，不受，亦不受人一钱。今在福山王尚书第，年七十三矣。

《虞初新志》卷五

清·王士禛

## 北墅奇书

清朝顺治年间，山东有个李神仙，旅居在首都。庚子年河北省举行乡试，有两个考生向他秘密打听考试题目。李神仙笑着说道：“你们都是道德仁义中的人，不用算卦。”后来题目出来一看正好是《志于道》全章，结果二人都考中了。辛丑年在京举行会试，他们又问李神仙考试的题目，李神仙答道：“五后、四可”。考试的第一道题目是《知止而后有定》一节，果然有五个“后”字；第二道题是孔子的一篇文章；第三道题是《易其田畴》二节，果然有四个“可”字。李神仙的话灵验的很多，这仅仅是其中一件事而已。

### 原文

顺治时，山东有李神仙，游行京邸。庚子北直乡试，有两生密询试题。李笑曰：“出皆道德仁义中人也，无庸卜。”题出乃《志于道》全章。二人皆中式。辛丑会试，又有以场题问者，李曰：“五后四可”。场中道题乃“知止而后有定”一节，果五“后”字。二题乃夫子之文章一章。三题乃《易其田畴》二节，果四“可”字。灵异最多，此特其一事耳。

《虞初新志》卷五

清·陆次云

## 爱铁道人传

爱铁道人，人们已不知他的姓名，是云南人，年少时曾入当地官办的学校学习。明朝灭亡后，离开家去做了道士。无论冬天还是夏天都不穿裤子，只用尺把长的布把下体遮起来。他不吃用火烧煮的食物，吃的是瓜果蔬菜。云南一年到头都相当暖和，即使是寒冬腊月仍有虫蛇，所以道人不吃五谷。他秉性喜爱铁，一看见铁就高兴，必然向它跪拜，向人讨来。他的头上、脖子上、肩、手臂以至胸背腰脚上都挂着废铁，走起路来铮铮作响，好像身披铠甲。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号叫“爱铁道人”。时间一长，他预测人的祸福往往很准确，没文化的男女老百姓都把他当作神仙敬奉，而道人自己也就以神仙自居，又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号叫“爱铁神仙”。他好喝酒，城里的人争着请他饮酒，直至喝得酩酊大醉。妇女拿酒敬他，他泼掉不饮。如有人问他这是为什么，他就严肃地答道：“你不知道圣人孟子说过，男女授受不亲吗？”于是神仙的名声传播四方，有人从几百里外来问吉凶。那时道人寄居在一个破庙中，每天有几百人围在庙门前，道人大怒，骂道：“我是什么神仙？我是贪酒喝的叫花子罢了，晓得什么吉凶，你们来问我，就向你们撒大粪。”这样聚在门口的人才散去。他与四川铜袍道人张闲关系很好。所谓铜袍，就是用铜片联成的衣服穿在身上，所以叫“铜袍道人”。他曾经带着买酒钱，和爱铁道人在街市上喝酒，醉了就呜呜地唱起来，接着痛哭一场才离去。甲寅年发生内乱时，二人便不知到哪里去了。

外史氏说：“用铁作衣服，用铜作袍，难道是为了标新立异让人感到惊奇呢？还是道家另有其它意思寄托在铜铁上呢？这些都

不可能得到解答。”

## 原文

爱铁道人，逸其姓名，云南人也。少时曾为郡诸生。明亡，即弃家为道士。冬夏无衣裤，唯以尺布掩下体。不火食，所食者，瓜菰蔬果。滇中四时皆暖，虽腊月有鳞物，故道人竟辟谷。性爱铁，见铁辄喜，必膜拜，向人乞之。头项、肩臂以至胸背、腰、足皆悬败铁。行路则铮铮然又如披铠。自号曰“爱铁道人”。久之，言人祸福多奇中，愚男女皆以神仙奉之，而道人亦遂以神仙自居，更号曰“爱铁神仙”。嗜饮。市人争醉以酒，妇人持酒与，则倾泼不饮。或诘之，则厉声曰：“若不闻孟圣人云，男女不亲授受乎？”于是神仙之名四走。有不远数十百里，来问吉凶。时道人寄迹破庙，日环绕门者数百人。道人大怒骂曰：“我何神仙？我贪酒花子耳，知底吉凶，汝辈来问我，即擎秽撒之。”众乃散。与蜀中铜袍道人张闲善。铜袍者，联铜片为衣而服之者也，故号曰“铜袍道人”。尝携杖头钱，与爱铁饮于市。醉则歌呜呜，大恸而后休。甲寅乱，二人不知所往。

外史氏曰：“以铁为衣，以铜为袍，岂炫异以骇人耳目耶？抑道家别有所属而寓意于铜铁耶？皆不可得而解也。”

《虞初新志》卷五

清·陈鼎

## 黄履庄小传

黄履庄，是我的姑表亲。小时候他很聪明、读书没几遍，就能背诵。他尤其喜欢搞新花样，做出各种巧妙的玩意儿。在七八岁时，曾经背着私塾先生，暗地里偷拿工匠的刀锥，凿了一个寸把长的木人，放在桌子上能自己行走，手与脚都是自动的。看的人都感到诧异，认为神奇。十余岁时，姑父去世了，他来到广陵（扬州），跟我住在一起。由于了解到了西方几何比例轮轴机关的知识，他的技艺便更加进步了。曾经常做些小玩意儿自己取乐，看见的人都争着出大价钱要求买去。他身体本来有病，经不起社交人事，厌恶人们死乞白赖地纠缠，就不再做了。因此他做出来的东西才成为不可多得的了。他做的东西也是很多的，我不能都把它们记述下来。还记得他做的一辆双轮小车，有三尺多长，大概够一个人坐，不用推拉能自己行走，停下时就用手拉车轴旁边的曲轴，就又像先前一样行走起来。随停随拉，一天能足足走80里路。他做的木狗，放在门旁边，躺在地上就象平常的狗那样。只要有人进入屋子，碰到它，它就立刻叫个不停，那叫声就同真的狗一样。即使是聪明的人也不能辨认它的真与假。他做的木鸟，放在竹笼中，能够自己跳舞、飞动、鸣叫，它鸣叫的声音就象是画眉鸟，凄清激越的声音很好听。他做的一种水器，把水放在这种水器中，水就从下往上喷射，笔直像线一样，高达五六尺，个把小时不停。他制作的東西就像这样奇特，不能一一记载。有人对他这些奇特的东西感到不解；怀疑一定有奇异的书或者奇异的人传授。而我与他相处的时间最久而且很亲热，绝对没有看见他有什么书，问他从哪儿学来的，竟然也没有师傅。他只说：“我有

什么算得上奇特的？天地人物都是神奇的器物。天在运动，大地宁静，人聪明灵敏，万物的奥妙，什么都是神奇的。但是它们都不能自己使自己神奇，必然有一种东西极端神奇，但又不自以为神奇的东西作为源泉，而且成为它们的主宰。就像画画要有老师，土木工程要有匠人，这些人就是极端神奇的人。”我惊叹他话中哲理的深奥，因此也就全面了解了黄履庄的奇特之处，原来自有他的独特的领悟，并非一件东西一件事情向人请教学习的人所能比得上的。过去的人曾说：天不是自己能运动的，必然有让它动的原因。地并不是自己能宁静的，必然有它静的原因。黄履庄的奇特，也许得知了使它奇特的原因了吧。黄履庄为人随和少语，喜欢思考。他与我相处时，我往往说东谈西，而他却独自坐在那儿静静思考。看他开始要进入：凝神思考时，也显出十分困难的样子。一旦想通了一个道理，就高兴得又笑又跳。如果思考问题碰到障碍没想通时，他一定坐在床上想到天亮，直至想通才罢了。黄履庄的奇异，也完全是由于他善于思考所取得的。而他喜欢思考则是由秉性决定的。他生在丙申年，现在28岁，他出生的年、月、日、时，跟我的出生时间一模一样，这也是很奇怪的，所以附带写在这里。

## 原文

黄子履庄，予姑表行也。少聪颖，读书不数过，即能背诵。尤喜出新意，作诸技巧。七八岁时，尝背塾师，暗窃匠氏刀锥，凿木人长寸许，置案上能自行走，手足皆自动。观者异以为神。十岁外，先姑父弃世，来广陵与予同居。因闻泰西几何比例轮转机轴之学，而其巧因以益进，当作小物自怡，见者多竞出重价求购。体素病，不耐人事，恶剧黝，因竟不作。于是所制，始不可多得。所制亦多，予不能悉记。犹记其作双轮小车一辆，长三尺余，约可坐一人。不烦推挽能自行，行住以手挽轴旁，曲折则复

行如初。随住随挽，日足行八十里。作木狗，置门侧，卷卧如常，谁人入户，触机则立吠不止。吠之声与真无二，虽黠者不能辨其为真与伪也。作木鸟，置竹笼中，能自跳舞飞鸣。鸣如画眉，凄越可听。作水器，以水置器中，水从下上射如线，高五六尺，移时不断。所作之奇俱如此，不能悉载。有怪其奇者，疑必有异书，或有异传，而予与处者最久且狎，绝不见其书。叩所从来，亦竟无师传。但曰：“予何足奇？天地人物，皆奇器也。动者如天，静者如地，灵明者如人，黠者如万物，何莫非奇？然皆不能自奇，必有一至奇而不自奇者，以为源，而且为之主宰。如画之有师，土木之有匠民也。夫是之为至奇。”予惊其言之大，而因是亦具知黄子之奇，固自有其独悟，非一物一事求而学之者所可及也。昔人云：天非自动，必有所以动者。地非自静，必有所以静者。黄子之奇，其得其奇之所以然乎，黄子性简默喜思。与予处，予尝纷然谈说，而黄子则独坐静思。观其初思求入，亦戛戛似难，既而思得，则笑舞从之。如一思碍而不得，必拥衾达旦，务得而后已焉。黄子之奇，固亦由思而得之者也。而其喜思则性出也。黄子生丙申，于今二十八岁。其年月日时，与予生期毫发无异，亦奇也。因附书之。

《虞初新志》卷六

清·戴 榕

## 哑道人传

有一个哑道人，不知道他的姓名，因为他不讲话，用写字来表达意思，就被人们称作“哑道人”。道人来往于山东一带。时间长了，慢慢有人了解了他的生平经历。据说道人年少时曾参加省里考试录取，为当地官办学校的学生，在学校中有点名望。后来因为违犯校规受到处罚，被主管学校的官员开除学籍。他就跑到辽东一带参加了军队。他武功高强，勇猛过人，从低级军官升到将官。后来又违犯军纪，按规定应被杀头，他逃走藏到盗贼当中去了，在海上抢劫打掠。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又逃走，隐藏到寺庵道院之间。他遇到了仙人，传授给他修炼的法术。他沿街要饭，行动疯疯颠颠，往往用手比划告诉人家一件事，或写几句隐语，后来都被他说中。患病的人求他医治，他要么给人家药，要么把要的食物给人家，病人吃了病都好了。有一天，正碰上淮阴法官出来，道人扔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的内容大致是，他与法官生前有缘份，并写出法官的心事，还请法官为他准备一副棺材，他将于某日死去。法官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道人跑遍所有熟人的家，向他们道别。到时候，他洗了澡坐在棺材中，举手向送别的人合掌致礼后便死去了。人们抬着棺材觉得很轻，好像没有尸体的空棺。当初道人当学生时因违犯校规被开除，做了将官又逃跑隐藏到强盗中去了，这怎么能和他谈论什么仙道，而且仙人又传授给了他成仙飞升的法术呢？难道这是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问以往的事吗？当他得了道术，既疯疯颠颠，又不会说话，那么又类似济公和尚喝酒吃肉，寒山、拾得和尚遍体污垢那个样子。仙人的行为往往有他的道理的。



## 原文

哑道人，不知其名姓，以其口不言，书以代语，遂呼哑道人。道人往来齐鲁间久，渐有知其生平者。云道人少读书，为诸生，有声庠序间。以败检，为学使者褫其衿，走辽东从军。其拳勇过人，从小校至偏裨。后失律应诛，亡匿群盗中，掳掠海上。久乃遁去，隐僧寮道院间，遇异人，授以修炼之术。乞食市中，举动颠狂，往往手指其事，或书一二隐语，多奇中。有疾者求之，或以药，或以所乞食与之，无不愈。一日，值淮阴司理出，道人以一纸投之，大约云与生前有缘，指点司李心事。募其备一棺，于某日化去。司李如其。道人遍指诣诸熟识家谢，届期沐浴坐棺中，举手向送者拱揖而逝。举之甚轻，若无人者。夫道人为诸生，则败检为裨将，则入盗党，是乌足以语道，而异人授之超常之术耶？岂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固所不论耶？及其得道而颠而哑，则又又济颠之酒肉？寒山拾得之垢污也，异人行径往往有然者。

《虞初新志》卷九

清·徐 岳

## 薛衣道人传

薛衣道人祝巢夫，名字叫尧民，他是洛阳官学里的一个学生，小时候因为文章写得好而闻名。明朝灭亡后，他不读八股文了，当了医生，自号薛衣道人。他得到仙人传授的医治疮的方法，各种恶疮只要敷上一点他的药，就可以治好。有时有人断了腿骨或折了手臂的，也请他来医治，没有不恢复得完好如初的。要是剖开腹部洗肠子，打开头髓清洗骨髓，都好像华佗一样神妙。乡里有一个被贼砍断了脖子的人，他的头已经和脖子断开了，这人的儿子知道薛衣道人的神奇医术，对他的家人说：“祝巢夫是仙人，你们快帮我把他请来。”家人说：“公子你不要乱想了，头和脖子已经分开了，就算他有返魂丹又怎么能把已经分开的头躯复合呢？”在这人儿子的坚决要求下，家人才去请了薛衣道人。薛衣道人来了后，摸着那人的胸口说：“头虽然断了，但身体还有暖气，暖气就是生命之气啊，有了生命之气就可以医治。”于是赶忙用银针把头 and 脖子缝在一起。缝合后，涂上一调羹药粉，用炭火烘一下。过一会儿，又煎了人参汤，混和了其它药，撬开了那人的嘴巴灌进去。过些时，那人就有一点儿鼻息，再用热的酒灌进去。经过一昼夜后，那人就发出声音了。再过了一昼夜，那人就可以叫他的儿子谈话了。这时，给他喝煮得很烂的粥。再过一昼夜，他的手脚就都可以举起来了。七天后，创口就愈合了，半月以后他就恢复如初了。他们全家人都十分感谢薛衣道人，愿意拿出一半财产酬谢他，尧民没有接受。后来，他上了终南山修道去了，人们不知道他以后情况如何。他没有儿子，他的医术也没能流传下来。

外史氏说：“人们都认为华佗是神医，可以破脑剜臂，但没有听说过他能够使被杀死的人复活，尧民却可以做到。这难道不是远远超过了华佗了吗？怎么能说后世没有奇人呢？！”

## 原文

薛衣道人祝巢夫，名尧民，洛阳诸生也。少以文名。明亡，遂弃制艺为医，自号薛衣道人。得仙传痲医，凡诸恶疮，敷其药少许，即愈。人或有断脰折臂者，请治之，无不完。若剖腹洗肠破脑灌髓，则如华佗之神。里有被贼断头者，头已殊。其子知其神，谓家人曰：“祝巢夫，仙人也，速为我请来。”家人曰：“郎君何妄也，颈不连项矣，彼即有返魂丹，乌能合既离之形骸哉？”其子固强之而后行。既至，尧民抚其胸曰：“头虽断，身尚有暖气。暖气者，生气也。有生气，则可以治。”急以银针切其头于项，既合，涂以末药一刀圭，熨以炭火。少顷，煎人参汤，杂他药，启其齿灌之。须臾，则鼻微有息矣，复以热酒灌之。逾一昼夜，则出声矣。又一昼夜，则呼其子而语矣，乃进以糜粥。又一昼夜，则可举手足矣。七日而创合，半月而如故。举家拜谢，愿以产之半酬之。尧民不受，后入终南山修道，不知所终。无子，其术不传。

外史氏曰：“世称华佗为神医，能破脑剜臂，然未闻其能活既杀之人也。乃尧民能之，不几远过于佗耶？孰谓后世无奇人哉？！”

《虞初新志》卷十二

清·陈鼎

## 书郑仰田事

郑仰田是泉州惠安人，名字已记不起来了。他年少的时候愚昧迟钝，不懂得生计之事，父母很不喜欢他。他就逃到岑南，为一个寺庙的和尚种菜，成了做饭的和尚和勤杂工。郑仰田脸皮很黑，穿的衣服补丁摞补丁，坐在下座，恭敬局促得不知怎么办。有一个老和尚长着长长的眉毛、雪白的头发，眼光清澈得如水一般。他叫郑仰田上去、指着在座的和尚说：“你们都比不上他。”这些和尚听了很生气，骂骂咧咧地把郑仰田赶了出来。郑十来天没有地方去，在野外号哭。老和尚跑过去对他说：“我等你好久了。”于是领他一同到深山中，传授给他拆字的歌诀。经过一个多月他便能识字。于是老和尚给了他一只黑布袋，郑仰田把黑布袋中藏着的壬遁、射覆各种法术都学会了。他以看“梅花数”给人算命为由，在社会上施行自己的法术。与他相处时间一长，他就能了解你的内心隐私和心思以及人事社会的发展变化，但不说明能这样预测的根据。明朝天启初年，预测谁当郡守相，南乐指着“全”字让郑仰田算卦，郑仰田说：“‘全’字从‘人’从‘王’，四画，应该是相四个人。”南乐问这四个人的名字。郑仰田答道：“‘全’字省去三画是‘土’字，有一个人的姓是带‘土’字的；‘全’字省去四画是‘丁’字，有一个人姓丁；‘全’字省去两画纵横移动一下位置成为‘木’字，有一个人的名字与‘木’有关；如果一画不省，那么有名字叫‘全’的人。”南乐问道：“‘木’难道是‘林’尚书吗？”答道：“独木不成林，是名字而不是姓。”后来，任命的莆田、贵池、元城、涿州四郡的相，果然他们的姓名与郑仰田的预测是符合的。晋江的李焜与阉党吴淳夫有怨恨，他便指“吞”字问郑仰田。郑仰田答道：“他的势力能把你吃掉，不是个小敌人。‘吞’字从‘天’从‘口’，这个人姓

吴吗？”李问道：“那么怎样呢？”答道：“‘吴’以‘口’为头，他的头已落地了，你有什么可害怕的？”过了一年，吴淳夫果然被处死。魏忠贤把郑仰田叫来问他命运如何，郑仰田蓬头乱发，长着长长的络腮胡子，踉踉跄跄走到魏忠贤家，久久合掌行礼后才坐下。魏指“囚”字问郑仰田，侍立两旁的魏的党羽、都吓得目瞪口呆，脸色发白。郑仰田慢慢答道：“‘囚’字是‘国’中一个人。”魏非常高兴。仰田出来后告诉人说：“囚，则是真的囚犯，我不过用花言巧语来逃避死罪罢了。”他到西门时，阉党的势力日益猖獗。俞少卿私下到郑仰田处请他解答，郑仰田白天睡在屋梁下面，梁上垂下一根被拉断了的汲水绳子。仰田指着这绳子说：“就像这样！”没过多久，魏忠贤果然自己上吊死了。郑仰田的卦算得出奇的准确，像这样的事不能一一举出来，就是善于算卦的宋朝谢石也不在话下。丙子年冬天，他预先知道我将有危难，便从福建来看我。从清江浦徒步去长安，为我打听案子的发展情况。我到德州后，他又从长安徒步来告诉我消息。当时他已82岁了，走起路来就像飞马一样快，两个壮汉跟不上他。到了郑州，正遇上阴云密布，狂风大作，他便把鞋袜脱下，用手提着，赤着脚行走百里，上了程氏东壁楼，太阳还有一竿高。他神色悠闲，呼吸平和，大声说笑，直到半夜才去睡觉。临走时，他告诉我：“那个人七月分就要被罢官，您的官司就可以了结了，但必须等到明年再出来。我将在冬天快结束时到虞山为您母亲准备墓穴的事情，您不要担心。”我回家后再几次请他来。己卯年春天，他整理行装要来看我，忽然对家里人说：“明天有一群和尚敲门要饭，准备几个人的饭菜等候他们，我也要跟他们一块走了。”天刚亮，他就起来洗了澡，换了衣服，好像等待什么事情。一会儿一群和尚来了，吃罢饭，他到室内端坐着，悄无声息地去世了。郑仰田对人，无论是有才能的，还是愚昧的，身份高贵的或是贱的，除合掌作揖致礼一下外，便盘腿坐着，整天自由自在，旁若无人。人们给他钱物就收下，

如不给，他也不计较。他每次看人都看得很深，朋友中有不少傲慢自大的人，他就用几句含意深长的话刺他们的隐私，这些人也不敢怨恨他，因为怕他把隐私全抖开。我曾对郑仰田说：“您不是耍道术的人，而是古代那种有特殊才能的人。”郑仰田笑着说：“我走的地方很多，范围很广，还没有人知道我是个不平常的人呢，这样您也是个不平常的人了。”他又曾经说过：“我飞快地走路，脚上打了一层一层的茧，是着急解决您的危难。古代侯嬴曾说过，70岁的老头儿，还求什么呢？读书人愿为了解信任自己的人去死，即使把我的头砍去，脖子上也只不过一个洞罢了。”临死前，郑告诉他的儿子：“三年以后，去告诉虞山的朋友，再过几年让他们到苏州虎邱寺东边找我。”郑仰田是个很讲信用的人，他的话不会假，我写下他的话，以便日后验证。

## 原文

郑仰田者，泉之惠安人，忘其名。少椎鲁，不解治生。其父母贱恶之，逃之岑南。为寺僧种菜，寺僧饭僧及作务人。仰田面黧黑，补衣百结，居下坐，自顾踉蹌无所容。有老僧长眉皓发，目光如水，呼仰田使上。指寺僧曰：“汝等皆不及也。”寺僧怒，噪而逐。仰田旬日无所归，号哭于野外。老僧迎谓曰：“吾迟子久矣。”偕入深山中，授之拆字歌诀。月余遂能识字。因授以青囊，袖中壬遁射覆诸家之术，无所不通晓。其行于世以观梅拆字为端。久而与之游，能知人心曲隐微，及人事世运之伏匿，亦不言其所以然也。天启初，将卜相，南乐指“全”字为占，仰田曰：“‘全’字从‘人’从‘王’，四画，当相四人。”问其姓名，曰：“‘全’字省三画为‘土’，当有姓带‘土’者；省四画为‘丁’，当有姓‘丁’者；省两画纵横为‘木’，当有名属‘木’者；以所省之文全归之，当有名‘全’者。”南乐曰：“‘木’非‘林’尚书乎？”曰：“独木不成林，名也非姓也。”已而拜蒲田、贵池、元城、涿州四相，一如其言。晋江

李燭与奄党吴淳夫有隙，指“吞”字以问。仰田曰：“彼势能吞汝，非小敌也。从‘天’从‘口’，非其人吴姓乎？”“然则何如？”曰：“吴以口为头，彼头已落地矣，汝何忧？”逾年，而吴伏法。魏奄召仰田问数，仰田蓬头突鬓，踉跄而往，长揖就坐。奄指“囚”字以问，群奄列侍皆愕眙失色。仰田徐应曰：“‘囚’字‘国’中一人也。”奄大喜。出谓人曰：“囚则诚囚也，吾诡词以逃死耳。”之白门，阉势益炽。俞少卿密扣之，仰田昼卧屋梁下，梁上有断绠下垂。仰田指之曰：“如此矣！”未几，奄果自缢。其射诀奇中，不可悉数，宋谢石不足道也。丙子冬，前知余有急征之难，自闽来视余。自清江浦徒步入长安，为余刺探狱缓急。余抵德州，复自长安徒步来报。年八十二矣，行及奔马，两壮士尾之不能及。至郑州，风霾大作，脱鞋袜系之两臂，赤脚走百里，上程氏东壁楼，日未下舂。神色间暇，鼻息煦煦然，谈笑大噱，至分夜而后寝。临行，谓余：“七月彼当去位，公之狱解矣，然必明年而后出。吾当以残腊过虞山，为太夫人庀窀穸之事，公毋忧也。”余归，数往招之。己卯春，将襆被访余，忽谓家人曰：“明日有群僧扣门乞食，具数人餐以待，吾亦相随往矣。”质明沐浴，更衣，若有所须。群僧至，饮毕，入室端坐，奄然而逝。仰田遇人，无贤愚贵贱，一揖之外，箕踞啸傲，终日不知有人。人遗之钱帛即受，否亦不计。每见人深，中多傲岸自好者，辄微言刺其隐，人亦不敢怨，懼其尽也。余尝谓仰曰：“公非术士，古之异人也。”仰田笑曰：“吾行天下大矣，莫知我为异人，然则公亦异人也。”又尝语曰：“吾重茧狂走，为公急难，侯嬴有言，七十老翁，何所求哉？士为知己者死，纵会斫吾头去，颈上只一穴耳。”临终，谓其子曰：“三年后，往告虞山，更数年，寻找于虎邱寺之东。”仰田信人也，其言当不妄，书其语以俟之。

《虞初新志》卷十六

清·钱谦益

## 啸 翁 传

有一个叫啸翁的人，是歙州长啸老人汪京，字紫庭。他善于吹口哨，年令又最大，所以人们都称他为“啸翁”。啸翁曾在晴朗的夜间，独自登上山峰的顶点，面对广阔的天地吹起长长的口哨，声音在山谷间回荡，树木震动，栖息着的禽鸟被惊得乱飞，虎豹被吓得逃走。山中已经睡着的人，从梦中突然惊醒；没有睡的人，心里害怕，怀疑是山崩地震，都坐立不安不敢睡觉。天亮后，大家互相惊讶地询问，才知是啸翁在吹口哨。啸翁吹口哨的技艺，是他小时候啸仙传授给他的，能够吹出鸾、鹤、凤凰鸣叫一样的声音。他每一发声，百鸟汇集在上空飞翔，鸡鸭都跳起舞来。他又善于吹作老龙的吟唱。他喝醉酒，躺在大江边，长长地吹几声，鱼虾都破浪游来朝拜，鳖龟大多迎着波涛向他礼拜。有一天他与黄鹤山的樵夫，天都的盲人、潇水湘江上的渔父，虎头将军十几个人，登上平山六一楼。他们让啸翁吹啸，啸翁以牙齿掉了不能吹执意推辞。由于大家一再要求，他才同意了。刚发声的时候，好似空旷的山中铁笛在吹奏，音韵悠扬。接着像鹤在天空鸣叫，声音响彻云霄。一会儿，他向东吹啸则风从西面刮来，只见地上的蒿草都被吹得倒伏在地，门窗开合乒乓作响，高楼摇动。一会儿他再向西吹啸，则风从东面吹来，呼啸震荡，犹如千军万马向前飞速奔驰，又如两军相遇，兵器扣击厮杀的情景。时间一长，看那屋上的瓦片就要被吹得飞起来，树木将要被连根拔起。当过了一柱香燃完的时间，啸翁气尽力竭，昏倒在地。大家大吃一惊，急忙叫山上的和尚来，用开水灌入啸翁口中，过了半晌他才苏醒过来。大家回去时，月亮已经映照着前面的溪水了。啸翁能给人



治病，画也画得好，歌也唱得好，虽然年纪很大了，但他唱歌的美妙音韵仍然能绕梁三日不绝。

外史氏说：“古代口哨吹得好的数孙登，他以后有记载的有这种本事的人就很少很少了。直到我们这个朝代，能被认为吹得好的人，只有洛下王、昭阳李二人罢了。虽然我曾听他们吹过一次，但不知他们吹的与苏门孙登所吹的音响是否一样。昨天听到啸翁所吹的口哨，则有使风云变色、山岳震动的力量，绝不是洛下王这些人可以比得上的。难道啸翁吹的口哨是直接继承了苏门孙登的技艺吗？”

## 原文

啸翁者，歙州长啸老人汪京，字紫庭。善啸，而年又最高，故人皆呼为啸翁也。啸翁赏于清夜，独登高峰颠，豁然长啸，山鸣谷应，林木震动，禽鸟惊飞，虎豹骇走。山中人已寐者，梦陡然醒；未寐者，心悚然惧，疑为山崩地震，皆徬徨罔敢寐。达旦，群相惊问。乃知为啸翁发啸也。啸翁之啸，幼传自啸仙，能作鸾鹤凤凰鸣，每一发声，则百鸟回翔，鸡鹜皆舞；又善作老龙吟，醉卧大江滨，长吟数声，鱼虾皆破浪来朝，鳖龟多迎涛以拜。他日与黄鹤山樵，天都瞎汉，潇湘渔父，虎头将军十数辈，登平山六一楼，拉啸翁啸，啸翁以齿落固辞，强而后可。初发声，如空山铁笛，音韵悠扬。既而如鹤唳长天，声彻宵汉。少顷，移声向东，则风从西来，蒿莱尽伏排闥击户，危楼欲动。再而移声向西，则风从东至，闾然荡然，如千军万马，驰骤于前。又若两军相角，短兵长剑，紧接之势。久之则屋瓦欲飞，林木将拔也。于是炷香烬，而啸翁气竭，昏仆于地，众客大惊，亟呼山僧，灌以沸水，半晌乃甦，归而月印前溪矣。啸翁能医，工画，善歌，既老，声犹绕梁云。

外史氏曰：“古善啸者称孙登，嗣后寥寥不见书传。迨至我朝称善啸者，洛下王，昭阳李而已，然予赏一闻之矣。第未知与苏门

同一音响否，昨闻啸翁之啸，则有变风云动山岳之势，大非洛下者可几及也，岂啸翁之啸，直接苏门者耶？”

《虞初新志》卷十一

清·陈鼎

## 月作异人

寿州(今安徽寿县)唐中丞庆栖，乘船去京都时雇了一位月作人为他干活。此人对自己要求严格，干活很专一，从来不谈给他多少工钱。冬天躺在雪地里，叫他起来，脸上并没有寒冷的表情。庆栖感到非常惊奇。

后来庆栖被任命为盐榷使，赴任路过河中(今山西省永济县蒲州镇)这个地方，月作人向他告别。庆栖说：“我正准备给你丰厚的俸禄，作为对你努力干活的报答”。月作人听后不为所动，还是请庆栖允许他回去。庆栖坚持要他留下来，月作人无可奈何，只得从命。

当他们走到蒲津(今山西省永济县蒲州镇西，黄河东岸)这个地方时，月作人喝醉了酒和别人打了起来，被地方官打了20板子。庆栖想要救他，但又不是自己职权范围之内的事情，所以无法相救，只得自己上路。才出城，月作人就赶了上来。庆栖说：“你被打了20板子，怎么能赶来。”月作人并没有正面回答庆栖的话，而是说：“我来向中丞辞行。”庆栖让他袒露出后背，仔细观察，并没有被打伤的痕迹。于是非常惊异。立即跳下马来问个究竟。月作人回答说：“我原来不想经过河中，就是因为我早就预料到在此会对我不利，但是为了报答您苦苦挽留我的诚意，还是跟随您过了河中。今天已经偿还了您的情谊。”说完，告别中丞就要离去，中丞送给钱和衣物，他都不接受，将钱物放在地下，又向庆栖拜了一拜，然后离去。

## 原文

寿州唐中丞庆栖，泊京都雇一月作人。颇极专谨，口不言钱。冬日见卧雪中，呼起无寒色，唐深异之。后为盐榷使，过河中，欲别旧。唐曰：“吾方请厚禄，得极尔勤劳。”又恳请，唐固留。行至蒲津，酒醉与人相殴，节帅决脊二十，唐救免不得，才出城，乃至。唐曰：“汝争得来。”曰：“叅，别中丞。”唐令袒背见之，并无伤痕，大惊，遂下马与语。答曰：“某所不欲经河中过者，为有此报，今已偿了。”别中丞去，与钱帛皆不受。置于地，再拜而逝。

《坚瓠集》卷三

清·褚稼轩

## 三角碎瓦

在茅山上住着一位道士陈某，他到海陵游历，住在旅店。有一天雨雪交加，下得正猛。一个同住的人，身上的衣服很单薄，他想和陈某一起睡觉。陈某嫌他身上脏，又不便直说，就对他说：“天气如此寒冷，怎么过夜。”那人回答说：“您只管去睡。”陈某偷偷地看着他。只见那人从怀中取出几片三角碎瓦片，用链条穿好，放在灯上烧，过一会火烧旺了，整个房间都很暖和，陈某这才脱掉衣服睡觉。第二天，天还没亮，那人已经走了，房间里还像往常那样寒冷。

### 原文

茅山道士陈某，游海陵，宿于逆旅，雨雪方甚，有同宿者，身衣单葛，欲与同寝，而嫌其垢弊，乃曰：“寒雪如此，何以过夜。”答曰：“君但卧，无以见忧。”既就寝，陈窥视之，见怀中出三角碎瓦数片，练条贯之，烧于灯上。俄而火炽，一室皆暖。陈去衣被仍得寝。天未明而行，则寒冷如故矣。

《坚瓠集》卷三

清·褚稼轩

## 张成善走

明朝成化年间，临清州（今山东省临清县）的张成因行走如飞而出了名，他能日行五百里。朝廷官员命他到京城去，来回只用七天时间。就是好的马也赶不上他。张成的脚上长有长长的毫毛，晚上睡在圆型的東西中。每当行走起来脚下生风，停都停不住，只有抱住一棵大树才能停下来。

吴地有个举人路过临清州，知州过去和他有交情，便留他在临清住宿。一天举人想要吃萧县的大梨，知州便派张成去买。张成第二天早晨就把梨送来了。知州怀疑他是从近处的市场上买来的，命人去查验，结果证明果然是从萧县买来的。遥遥百里路程，张成只用了一个晚上便回来了。

### 原文

成化中临清张成，以善走得名。日行五百里，上官命入京，往返仅仅七日。善马弗能逮。足有长毫，夜宿圆器中。每走势发，足不得住，抱树乃止。吴有举人过临清，知州与有旧，留之宿。举人求萧县大梨。知州召成往市，明旦已持梨来，疑其近处得之，使人往验，果然。盖百余里路，仅一昏时也。

《坚瓠集》卷四

清·褚稼轩

## 神 针

陇州有个名叫曹若虚的道士，精于医术，尤其擅长针灸。乡里有一寡妇，第二次嫁人，得了急病，早晨便死去了。过了一天胸口处还有热气，家里人急忙去请曹若虚，若虚看后说：“还可以让她活。”于是拿出针，一针扎下去，那寡妇便苏醒过来，但是过了很长时间才能说话。她讲了自己死后的经历：“最初遇见死去的丈夫，和他手拉着手到远离城的荒郊去游玩，又进入森林中，来回走着，不忍分开。后来我那原先的丈夫忽然觉得有一个东西扎中了脚，不能行走，于是我便一个人回来了，真好像作了一场大梦。”曹若虚听后，感叹地说：“我刚才所扎的这一针，是用的黄帝针法，扎中了他的邪穴。”

### 原文

陇州道士曹若虚，精于医，尤精于针砭之术。里有寡妇再适人，遇疾旦死。经日而心胸尚温，家人亟请延若虚视之。若虚曰：“是可生也”。引针刺之，即时而苏，良久乃能语。初遇故夫，相携出城，远历郊野，复入林莽中，转展不相舍。既而故夫忽若为一物刺中其足，不能举步，由是独行。遂如梦觉耳。若虚叹曰：“吾适所针，黄帝针入邪穴也。”

《坚瓠集》卷五

清·褚稼轩

## 续 断 指

黄陂江尉押解一批金银到京城去，途中碰到强盗，撕杀中被砍掉了二个手指头。押解金银到京城后，手指已断了五天了。他急忙去请医生，只想止痛，对断指再植并不抱希望。仇总戎中住着一位医术很高的医生，看后说：“这是可以接上的。”被砍断的手指幸亏被随从拾了回来。于是马上取出来和手相接在一起。医生将配好的药一层层地涂在伤口上，再用薄薄的木板夹上，并叮嘱他21天不要沾水。到了期限手指果然长好了，弯屈或伸直和以前一样灵活，只留下一条红线般的伤痕。黄陂江尉把口袋里的钱全都拿出来，共有30两黄金，送给医生作为酬金。

医生的药方中有这样几种药材：片脑、象牙、末降香等。

### 原 文

黄陂江尉，解银赴京，遇盗截去二指。抵京，已五日矣。延医但求已痛，有仇总戎门下医人曰：“是可续也。”断指幸为从人拾得，即取合之。层层涂药仍夹以薄板，戒三七日勿近水，及期果合，屈伸如故，但红线痕。倾囊得三十金酬之。兼有其方，用片脑、象牙、末降香诸料。

《坚瓠集》卷六

清·褚稼轩



## 土 遁

白醉瓏说：明朝正德初年，流窜的盗匪很猖獗，太监部纲从外地回京途中一位老者想要搭乘他坐的龙船，左右的随从们不答应，太监可怜他，就收留了他。那老者上船后便唱起歌来，太监听了非常高兴，几次让他陪同饮酒。

船开到济下时，随从来报告说“盗匪来了。”随从们听了有的弃船逃走，有的站在一旁哭泣。这时老者说：“不要害怕。”他让船上的人炒一些麦子，要够三四个人吃几天的才行。并请太监遣散众多的仆人，只留两人服侍，用炒熟的麦子和水来充饥，并告诉他们一定不要说笑。安排妥当后，便从怀中取出一个小口袋，用匕首挑出口袋里的东西，每条船的首尾都放上一些。然后向太监恭贺说：“您可以高枕无忧了。”太监非常惊奇，对他所作的事情将信将疑。

第二天一早，有许多盗匪的骑兵赶到水边，向四下张望着说：“昨天还有龙船在这里停泊，为什么不见了？”随后有一人在水边饮马，不小心，失足踩在船头上。于是说：“我几乎踩在水里。”盗匪们见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得到，就勒转马的缰绳离开了。

盗匪走了以后，太监的随从们纷纷赶回来，他们望着宽阔的水面，都说：“烟水茫茫，我的主人，你在哪里呀！”他们心想，一定是让盗匪们害死了。于是在水边痛哭起来。此时那老者才慢慢站起来，把散在船头、船尾的东西收集起来，放回口袋里。船这才从水中显现出来。太监很感激他，送给他丰厚的钱财，他都不收。太监又摆酒向他表示敬意，然而那老者已跳上岸去，举起手来，说了一声“珍重”就离开了。

那老者走后，大家发现船头留有黄土的痕迹，才知道他具有从土底下走的本领，而且功夫很深。

## 原文

白醉璚言：正初，流寇猖獗。有太监部纲入京，一老翁附舟，左右不可，太监怜而容之。翁讴歌，太监尤喜，数召侍饮。舟抵济下，而贼报至。从者或逃或泣，翁曰“无恐”。命舟中炒麦若干，可足三四人数日之食。请太监散诸仆而留两人侍。以麦和水为粮，戒勿言笑。乃出小囊于胸，以匕挑囊中物，每舟首尾各置少许而还。贺曰：“公高枕矣。”太监尤惊疑，明旦贼骑充斥，皆四顾曰：“昨有龙衣船，当泊此，何不见”后一骑饮马于浒，失足践船头，乃云：几践入水。顿辔而去。贼退。从者返，咸言烟水茫茫。我公何在。意必遭贼害。相与泣于水。翁乃徐起，收其物入囊，而舟逐见。太监德翁，厚赠悉不受。置酒申敬，而翁跃升于岸，举手珍重而去。视船头有黄土痕，知翁深于土遁之术。

《坚瓠集》

清·褚稼轩

## 啸

唐朝天宝末年的时候，峨嵋山有一个姓陈的道士，擅长吹口哨，能发出像打雷一样响亮的声音，听到的人都吓得发抖。大理地方有个名叫孙广的评事写了一卷啸旨的书，里面有流云龙吟，深溪虎吼、高柳蝉鸣、古木鸢叫巫峡猿鸣等有关吹啸的名称，但那些吹哨的办法没有流传下来。我的族叔与盛是开封府太守曙峰公的孙子，长得非常漂亮，聪明颖悟，不论是诗歌文章还是各种游戏杂技，他一看就会，特别擅长于长声吹啸，声音能使树林振动。崇祯壬午年间，死于乱兵之中。

### 原文

唐天宝末，有峨眉陈道士，善长啸，能作雷鼓霹雳之音。听者惊悚。大理评事孙广著啸旨一卷，有流云龙吟，深溪虎，高柳蝉，古木鸢，巫峡猿、等名，其法不传。族叔与盛字崧生，开封太守曙峰公孙也。美如冠玉，性聪悟，诗文伎艺，寓目即工，尤能曼声长啸，响振林木，崇祯壬午年，死于兵。

《池北偶谈》卷十三

清·王士禛

## 丁 贞 女

丁贞女，聊城沙镇人，是一个平定变乱功臣的后代。贞女小时候就失去父亲，又没有兄弟，只是依靠母亲生活。成人后，母亲想给她找婆家。贞女说：“母亲年纪大了，我又没有哥哥弟弟，不愿意嫁人，愿意终身奉养母亲。”母亲也不能勉强她。母亲去世后，她的一个堂兄要为她提亲，贞女又没答应。她独自生活了30多年，已经50岁了，严守妇女的道德规范，乡里人把她的家叫做“贞女堂”。本乡黄中丞70岁妻子去世，听说贞女的名字，派人去说媒。在这前一天，贞女叫来她的堂兄，对他说：“明天会有议婚的人来，我将要答应他。”堂兄和娣侄们漫不经心地答应，对这事并不相信。第二天早晨，黄中丞的媒人就来了。贞女以前穿了几十年的白衣裳，这天穿上了有颜色的衣服。订了婚，就选择了吉利的日子安葬了母亲，才嫁到黄家去，仍然保持着贞操。里里外外子孙很多，对她都怀有敬爱之情。在东昌一带人们都把这事传为美谈。

### 原 文

丁贞女，聊城之沙镇人，靖难功臣某裔也。贞女幼孤，无兄弟，依母以居。及笄，母欲议婚。贞女曰：“母老矣，又鲜兄弟，不愿适人，愿终身养母。”母不能强。及母卒，以兄某为议婚，贞女又不许。独处三十余年，年五十矣，闺范严肃，里中人咸称曰“贞女堂”。邑黄中丞（安图）七十丧偶，闻贞女之名，遣聘焉。贞女先一日，召其从兄语曰：“明日当有议婚者至，吾将许之。”兄及娣姪辈谄应，弗之信也。诘旦，黄氏蹇修已及门。先是贞女，缟衣

数十年，是日乃易色服。既许字，卜吉葬母。始于归黄氏，犹处子也，中外子孙多人，待之皆有恩礼。东昌人，传为美谈。

《池北偶谈》卷二十

清·王士禛

## 追 写 真

宋荔裳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每当他回想起母亲的音容笑貌，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苏州有一个人，自称有办法能给死去的人画像，即使人已经死去几十年了，也都可以画得很像。于是他叫人在一间洁净的房子里设了一个坛，自己则书写符篆咒语。三天后，他摆好了绘画用的颜料和纸笔，叫宋恭恭敬敬地行礼作拜而出。然后用插销把门关好，告诫说不要喧哗。等到了夜间，忽然听到屋顶瓦片发出阵阵声响，半夜听到画笔扔到地上发出了清脆的响声，屋顶瓦片又发出了声音。于是那个画像的后生这才打开了门，领着宋进去看，只见蜡烛在发着灰暗的亮光，绘画用的颜料到处都是，画笔掉在了地上，而画纸仍没有打开。打开一看，只见画像已经画好，画上的人简直就跟活着的一样。宋荔裳手捧画像，悲痛哭泣。于是重重地酬谢了这个画生。画生说如果过了60年，就不可能画出来了。苏谷原、迨旃璫说：“澶渊的宋敬夫，小时候就失去了父亲。不知道父亲长得什么样子，于是请方海山人为他父亲画像，画好以后拿回家给母亲看，他母亲一看，说就跟活着的一个样，悲伤得不能控制自己。世上也许真有这种事情啊！”

### 原 文

宋宪使荔裳，幼失恃，每忆母夫人形容，则泣下。吴门某生者，自言有术，能追写真。人歿数十年，皆可得其神似。乃会设坛净室中，自书符咒。三日，陈丹青纸笔，令宋礼拜出。扃鐍其户，戒毋睞。比夜忽闻屋瓦有声，已夜分，闻掷笔于地，铿然，

屋瓦复有声。生乃开户引视之，灯烛荧然，丹青纵横，笔落地上，而纸仍緘封未启。启视，则像已就，宛然如生。宋捧持悲泣，重酬之。生云：“过六十年，则不复可追也。”苏谷原道旃琐言云：“澶渊金宪宋敬夫，幼失怙，不识父形容，请方海山人貌之。持归家，母夫人视之如生，悲不自胜。世或有此理耳！”

《池北偶谈》卷二十

清·王士禛

## 刘 张 二 仙

吏部刘公馥写的《刘先生传记》中记载：刘任字弘父，颍川人，生下来有一只眼睛的瞳仁是正方形。隆庆丁卯年乡试考中。他曾经戴着唐巾，穿着浅红色的紧身衣衫，骑着好马，带着弹弓在树林里跑。有一天对家人说：“仙伯约我到海上。到某一天才回家。”他题了一首诗，其中有“明白来时明白去，君看直北起双凫”的句子。便死去了。过了15年，他的一个老朋友从河北来，说是看见刘先生在西山佛寺写了一首诗。和尚说：“这是最近一个老先生留在这儿的手迹，他也常常到佛寺里来。”问了和尚这位老先生长的什么样子，知道就是刘先生。在寺中等了他几天，他没再来。另外同乡有一个叫张葵的孝廉，头发跟他身体一样长，没有一根是不同的。七岁的时候，他在楼上读书，忽然有一个戴黄帽子的人来对他说：“跟着我从空中走下去，就是神仙了。”张葵感到为难，戴黄帽子的人呵斥他便能从空中走下去了。他住在城东边十来里的地方。一天有一个穿着道士衣服的人到那里去，说：“我是看见一种云气来这里的，原来是您呀，注意不要堕落。”说完便拜别而去。然而张葵终究没有其它什么特殊本事。

### 原 文

刘吏部公馥(仁体)《刘先生传》云，刘任，字弘父，颍川人。生而一瞳子正方。登隆庆丁卯贤书。尝著唐巾，衣浅红窄衫，乘骏马，挟弹林薄间。一日谓家人曰：“仙伯期我海上，某日暂还”。题一诗，有“明白来时明白去，君看直北起双凫”之句。遂瞑。后十五年，有故人从燕中来者，云见先生书一诗于西山闲若。僧曰：



“日者一先辈留此，亦时时往来寺中。”问其状则先生也。迟寺中数日，待之，不复至矣。又同里张葵孝廉者，发长等身，无一茎异。七岁时，读书楼上，忽一黄冠来告曰：“从吾步空下，即仙矣。”葵有难色，黄冠叱之，即能步空下。居城东十里许，一日有道士服过之者，曰：“吾望气而来，乃子耶，幸勿堕落。”遂别去。然张竟无他异。

《池北偶谈》卷二十

清·王士禛

## 来 阳 伯

来阳伯是三原人，医术神奇，尤其是他有很多技艺。他常教人脱出靴子，胫骨随之变长，有好几丈，靴也变得这样大。他特别精通妇女的手艺，在苏州做官时，他的刺绣非常出色，苏州的妇女没有能比得上他的。他是三原人，明万历中了进士，官当到布政使。

### 原 文

来阳伯(复)三原人，神于医，尤多技术。常使人脱靴，胫随之长，几丈许，靴亦如之。尤精女红，官吴中时，刺绣之妙，吴中国阁无能及者。来，三原人，万历中进士，官至布政使。

《池北偶谈》卷二十

清·王士禛

## 啖 石

神仙煮石块吃的事，只是听世人们传说过。我家的佣人王嘉禄，小时候住在劳山中。专席而坐，静养多年，就不吃熟食了。只把石头当饭吃，渴了就喝小溪中的水。全身都长了寸把长的毛。后来，因为母亲年老了，他才回家居住，渐渐吃煮熟了的食物，身上的毛就慢慢地脱落了。但是，还常常拿石头当饭吃，每次只要拿两块石头对太阳照着看一看，就知道那石头是甜是咸是辣是苦的味道。他还能用大桶盛满水挂在牙齿上，旋转得像风一样快。他母亲去世后，他就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

### 原 文

仙人煮石，世但传其语耳。予家佣人王嘉禄者，少居劳山中。独坐数年，遂绝烟火，惟啖石为饭，渴即饮溪涧中水。遍身生毛长寸许。后以母老归家，渐火食，毛遂脱落。然时时以石为饭，每取二石映日视之，即知其味甘咸辛苦。以巨桶盛水挂齿上，盘旋如风。后母终，不知所往。

《池北偶谈》卷二十

清·王士禛

## 张 谷 山

张谷山，是颍州人。他每天与小孩子们玩耍，人们不知道他是个有道术的人。张谷山有个表兄客居在蓟州。除夕那一天，嫂嫂在做馄饨准备祭祀祖先时，因怀念丈夫而叹息起来。这时，张谷山在旁边说：“嫂嫂不要忧愁，我为嫂嫂今天去表兄那儿一趟，请你让我带上馄饨给他当作凭证。”颍州离蓟州二千多里路，张谷山去了还没过一个时辰就返回了，说已经到蓟州，见到了表兄一切都好。嫂嫂笑他胡说，谷山就从怀里拿出家信及表兄以前穿的棉衣，说这难道是胡说吗？从此人们才对他的神奇本事感到吃惊。以后张谷山隐居到武当山，后来不知情况如何。他留下两个陶器，三伏天盛肉也不变质。

### 原 文

张谷山，颍州人。日与小儿嬉戏，人不知其有道者也。张有表兄客蓟州。一日除夕，嫂方制饨馄饨祀先，念夫而叹。谷山在侧曰：“嫂无忧，吾为嫂今日一至兄所，请寄馄饨为信。”颍去蓟二千余里，日末移晷已返，云适至蓟，见兄无恙，嫂笑其妄，谷山探怀，出家书，及夫昔所絮衣，云此岂妄耶。自是人始惊其神异。后入武当山，不知所终。遗二陶器，盛夏盛肉不腐。

《池北偶谈》卷二十一

清·王士禛

## 陶 松 云

陶松云居住在吴江，他自己说小时候遇到仙人许旌阳，对他说：“我有30多个徒弟，都在人间，你是其中一个。我现在要你去教人出家学道，把这作为你的功行，你要认真去做。”曾经有一位绅士，来看望陶松云，请他教给养生法术。陶对别人说：“这个人活不了多久了，怎能希望长生？”人们问这是什么缘故？他说：“凡是人们做了亏心的事，做一件事他的精神就缩短一寸，今天看这个人，精神只有几寸了。”事情的结果正像他说的那样。

### 原 文

陶松云者，居吴江，自云少时遇许旌阳。谓曰：“吾弟子三十余人，皆在下界。汝其一也，今命汝，以度人为功行，汝其慎之。”常有一士夫，往谒陶，好养生术。陶语人曰：“此人不久当死，安望长生？”问其故，云：“凡人作亏心事，一事则神缩一寸。今观此君，神才数寸耳。”竟如其言。

《池北偶谈》卷二十一

清·王士禛

## 何 老 庵

我住的城的东边六七里，有一个何老庵。何是元代人，在这个地方修道，孤身住在这儿几十年，每天夜里蛇、虎和他作伴。房子后面有一片积水，叫做养龙池，相传是何老庵搅扰龙的地方。

### 原 文

吾邑东六七里，有何老庵。何，元时人。修道于此，独居数十年。每夜有蛇虎伴之，庵后有积水，曰养龙池，相传何老扰龙处。

《池北偶谈》卷二十一

清·王士禛

## 体 香

我的先父功西樵，癸丑年七月二十二日因为哭我去世的母亲一病不起。弥留之际口鼻里发出梅檀、莲花、兰蕙种种香气，三天三夜没有消失。益都高木王是我的堂姐夫，对长辈孝顺，对朋友忠诚可靠，康熙甲寅春去世，病危时身体中也散发出一种特殊的香气，这些都是我所闻所见最确实的事。

### 原 文

先考功西樵，于癸丑七月廿二日，以哭先淑人不起。属纆时，口鼻中作梅檀莲华兰蕙种种异香，凡三日夜。益都高木王予从姊之夫，孝友忠信人也，以康熙甲寅春捐馆。病革时，体中亦有异香。此皆予闻见最确者。

《池北偶谈》卷二十一

清·王士禛

## 秦 时 人

辽东医无闾山中，有人挖人参，看见一个有丈把高全身长着毛的人，吓得他退走。这个毛人叫住他说：“我不是妖鬼，而是秦朝时修筑长城的兵卒。那时我们有几万人，今天仅有七人还活着。”这个人便问他吃和住的情况，回答说：“开始时没有东西吃，很饿，就吃松树柏树的果实，渴了就喝山溪水，时间一长了就不再饥渴了。”说罢，就像飞鸟一样去了。这是我的一个朋友曾亲自听管理上下江防的提督操江的中丞宜永贵说的。巴山中有白胡须老翁，打柴的人曾经看见过，这个白胡须老翁自己说是唐朝人。这是仪部岳石斋告诉我的。

### 原 文

辽东医无闾山中，有人斫参，见毛人长丈许，惊而却走。毛人招之曰：“吾非妖魅，乃秦时筑长城卒。昔同辈数万人，今仅七人在耳。”因问其饮食居处状，曰：“始饥，食松柏实，渴饮溪水，久之不复饥渴矣。”言已，去如飞鸟。友人某，亲闻之操江宜中丞云。又巴山中有白髯叟，采樵者尝见之，自云唐时人。岳仪部石斋说。

《池北偶谈》卷二十一

清·王士禛



## 前 知

福山人郭学宪，是兵部尚书君弼先生的曾孙。他说他的同县人刘某，年轻时云游四方，20多年后才回家乡。明朝末年，山东发生战乱，各个郡县都加强守备御敌。县令召见刘某预测祸福，刘某说：“县城一定没有危险，防守也安全，不防守也安全，但是我却一定会死的。”县令笑着说：“县城既然没有危险，只要你留在城中，能有什么祸患呢？”刘某说：“这是命数确定的，不能够逃脱的。”于是拜辞而去。刘某到了县城西面的一个村子，村里人都外出躲避战乱了，刘某却独自呆下来不走。这时，有两个人逃避战乱经过村子，刘某指着向东的道路对他们说：“走这条路一直向东去，凡有山林的地方都可以藏身，即使途中遇到敌人骑兵，也不要害怕，一定不会有危险的。”那两个人苦劝他一起走，他不答应，只是说：“明天到村西的某棵树下寻找我的尸体，就是两位报答我的情份了。”然后他头也不回地快步走了。那两个人不得已，只好向东赶路，道上遇到敌人骑兵络绎不绝，竟然没有被发觉俘虏。等到敌兵走远了，两个人按约定察访刘某的下落，见刘某果然死在他所说的那棵树下，而县城也果然没有什么灾祸。两个人把这件事报告了县令，县令安葬了刘某。

### 原 文

郭学宪谏，福山人，兵部尚书君弼先生宗皋曾孙。言其县人刘某，少云游四方，二十余年始归。明末，山东乱，诸郡县皆严守御。县令召刘问休咎，刘云：“城必无恙，守亦得，不守亦得，然某必死。”令笑曰：“城既无恙，汝但留城中何患。”刘曰：“数定

矣，不可逃也。”遂辞去。至城西一村，村人皆叫兵他往，刘独止不去。适有两人避兵过之，刘指东路曰：“此去直东，凡有山林处皆可避，即途遇敌骑，毋恐，必无害。”两人强之同行，不可，但云：“明日觅我尸骸于村西某树下，即两君报我矣。”疾走勿复顾。两人不得已趋去，道遇铁骑络驿，竟免俘执。兵去，如约访之，果死树下矣，城亦无恙。乃告于令，葬之。

《池北偶谈》卷二十二

清·王士禛

## 崂山道士

崂山，又称做劳山，在即墨的管辖之内。山里有很多一二百岁高寿的人。

高密县有一个姓张的，在劳山道观读书。这个观里有一位老道士，外貌古怪而丑陋，干些砍柴的活计。姓张的没把他看在眼里。

有一天，姓张的买了两条牛。可是他家离劳山一百多里路，发愁没人能帮他把牛赶回去。正在为难的时候，道士走过来对他说：“您好像有什么难处，莫不是因为无人送牛的缘故吗？我替您把牛送回家去吧！”姓张的对道士的话感到惊讶，一回头牛已经不见了。等到回家时，就将这事问家里人，家人说：“某天某时，有一个道人把两头牛送到了家。”姓张的回忆家人收牛的时间，正好是他与道人站在劳山谈送牛的时间。从这件事上，姓张的知道这个道人不是普通人，就改变了态度，对他非常礼貌。

又有一天，姓张的给他的徒弟们讲《周易》，道人在窗外听。大声说：“您讲的这些，都是一般的道理。”姓张的问他关于《周易》的问题，道人解释的道理很是出人意料。于是姓张的就跟道人学《周易》，以后在山东一带讲《周易》，非常出名。

一天晚上，天下大雨，雷电交加。姓张的把门紧紧地关上了。他从窗户缝隙往外照，看见几百位天神，把道士房间团团围住，好像都在行礼的样子。姓张的吓得气都不敢喘。等到天亮雨停了，打开门一看，道士的门已经反锁着，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了。

这天晚上道观里上百处都看到了道士。

## 原文

崂山，又名劳山，在即墨界。山中多一二百岁人。有高密张生者，读书道观。观有老道士，形貌怪丑，执樵苏之役。张意忽之。一日买二牛，其家去山百里余，苦无人遣送。方躊躇顷，道士忽谓张曰：“君似有所思，得勿以牛故耶？吾为君送还。”张异其言，逡巡已失牛。比归，问家人，曰：“某日某时，有道人送二牛至。”忆其时，正立谈顷也。自是知非常人，颇礼之。又一日，张为其徒说周易，道人从窗外听之，呼曰：“君所述，皆俗说。”试叩之，名理出人意表。生受其学，遂以说易擅东方。一日，薄暮，大雷雨震电。张闭门，从窗隙中见天神数百辈，围绕道士房，如作礼状。惊愕不敢喘息。比达曙雨止，开门视之，道士门已反锁，寂无人矣。是夜山中道观数十百处，皆见道士焉。

《池北偶谈》卷二十二

清·王士禛

## 浦回子

浦回子，固原人。他是开染坊的，住在城隍庙的对面。有一次，一个道士晚上坐在庙门那儿，只看见火光缠绕他的身体，浦回子意识到他不是一个人，就给他送去茶果，他不收。浦回子更加恭敬地请他，道士才吃了他的一个枣。对他说：“您诚实信用，有学仙的禀赋，以后到罗山来找我。”浦回子按照道人的话去罗山找到了他。第二年回来，把道术传授给自己的妻子，又走了。直到王辅臣的变乱平定之后，他回家来，脸色就像少年一样。邻居曹文珽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年轻，他回答说：“我长时间居住在终南山，山中的老人，大都是眉毛比脸还长，插在两只耳朵之间。洞中有二个黑猿，见到我拉着手很高兴。我听不懂它们说的话，他们给我喝了瓢水，清凉甘甜就像甜酒一样。从此我就感到不饥饿不寒冷。雪天可以穿单衣，能十来天不吃饭，也很自在的。”回来好几天，求见他的妻子，妻子拒绝他说：“我们各做自己的事情吧，何必要见面！”浦回子于是离开家，慢步走出城门。邻居送他，奔跑都赶不上，于是就返回了。

### 原文

浦回子者，固原人，业染，所居对城隍庙。一道士，夜坐庙门，火光绕身。浦意其异人，献以茗果，不纳，浦益恭，道士乃食其一枣。谓曰：“子诚信有根器，他日访我罗山。”浦如其言访之，逾年归，以道授其妻，复去。王辅臣乱后，还家，容色如少年。邻人曹文珽者，叩之，曰：“久居终南山，山中老人，多眉长过面，撮之两耳间者。洞中有二黑猿，见我执手甚欢，其言即不能辨。

饮以瓢水，清甘如醴，由此不饥不寒，雪天可著单衣，旬日不食，自若也。”归数日，求见其妻，妻拒之曰：“各做各家事，何必相见！”浦因别去，徐步出郭门，邻人送之，奔驰不及而返。

《池北偶谈》卷二十三

清·王士禛

## 静宁州道士

陕西静宁州有一道士在市集上卖药，手里拿着一个小葫芦，大小只有一寸见方。他把葫芦里的东西向外倒，倒出了几升土，都成了金丹。他把这些金丹给了病人，病就立即好了。来要金丹的人越来越多，就不能满足了，道士就用拂尘一挥，每人衣袖当中，都有三粒金丹。有一天他用小瓢盛着金丹，让人们自己去拿。如极力想多拿的，也只能拿到三粒。几百人都得到了药，而瓢里的金丹仍然没有拿完。以后这道士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 原文

陕西静宁州，一道士卖药于市，手持小葫芦，修广仅寸许。倾之，得土数升，皆成金丹。以与病者，立已。求者益众，不能给，以尘尾一挥，人人袂间，各得三粒。一日以小瓢贮丹，任人自取。极力多攫，只得三粒，数百人悉得药，而瓢仍不空。后不知所之。

《池北偶谈》卷二十三

清·王士禛

## 善庆庵老僧

颜神镇善庆庵，是供奉孙文定公的地方。有一个住持老和尚，80多岁。辛未年夏季有一天早上起来，洗完澡，对小和尚说：“去告诉主人，我去了。”便登上座位死去。在墙壁上写下一首诗：“者（这）个臭皮袋（指人的躯体），撇下无挂碍，洪炉烈焰中，明月清风在。”可惜忘记了这个老和尚的名字。

### 原文

颜神镇善庆庵，孙文定出香火院也。有住持老僧，年八十有余。辛未夏，一日早起，索浴罢，呼侍者曰：“好语主人，吾去矣。”遂升座而寂。壁间留偈云：“者个臭皮袋，撇下无挂碍，洪炉烈焰中，明月清风在。”惜忘其名矣。

《池北偶谈》卷二十三

清·王士禛



## 张道人

商丘高辛镇有个道人，曾经周游了归德府所属的各县。他的长相就像年轻人一样，虽然是上岁数的人了，从小见过他的，说他形貌一直没改变。没有人知道他的年令。他自己说姓张，鹿城人。在少林寺居住了若干年，武当山居住了若干年，劳山居住了若干年，加起来有一百几十年了。有一天，他要募捐修一座祠庙，需要千把斤石灰。人们问他这么多石灰从哪里来？他说自然会有。他到一守寡的婆媳门前，请求她们布施。那婆媳用她们守寡而且贫穷的理由拒绝了他。道人说：“你们门前槐树旁边，有石灰三千斤，怎么说没有呢？”人们就照他说的话去掘地，果然得到石灰。有人就问他怎么会知道的，他说：“他们的祖先建造楼房后剩下的，当时我常常看到过，现在他们家里人是不知道。”这道人能预知很多事情，当有人问他时，他就说：“我是疯子，我是疯子。”他一天可以行走三百里路。崇祯末年时，在陕西韩城与河南商丘一带袁世才起义，把道人找来，又把他捆绑起来放在地上，迫使抓来的妇女赤身裸体惑乱他，于是败坏了他的道术。他一天仅能走一百五六十里路，也吃粮食了。他对人说：“比如桶已经破了，再箍起来就难了。”

### 原文

商丘高辛镇，有道人，尝周游归德属邑。貌类少壮，虽长老，自童幼见之，形容不改，莫知其年。自云张姓，鹿邑人，居少林若干年，武当若干年，劳山若干年，屈指百数十年矣。一日募修某祠庙，需石灰千斤，人问所出，曰自有之。忽至一寡妇姑媳门，

求布施。以孀且贫辞。道人曰：“门前槐树旁，有灰三千斤，何云无也？”如其言掘之，果然。或问曰：“渠先祖建楼所余，我常见之，其家不知也。”颇能前知，有问之者，则曰：“我是颠子，我是颠子。”日可行三百里。崇禎末，袁贼乱梁宋间，致道人，缚置地上，驱所掠妇女，裸体淫之，遂败其道。日行仅百五六十里，亦谷食矣。语人曰：“譬桶山破，再箍便难。”

《池北偶谈》卷二十四

清·王士禛

## 熊 仙 人

楚地有个姓熊的年轻人，在某一做官的人家为他家子女做启蒙家庭教师。一天早上，他对她的一位亲戚说：“我修道已经很多年了，应该能得到仙道。现在有若干卷书，给你最合适。”过了一天，又对这位亲戚说：“昨天你不应当做某件事，这就不能得到仙道了。我明天中午该死去，你切勿去偷看。你听到家里有声音响起来，再开门。”到了第二天中午，全家进去看，什么声音也没有。一会儿，忽听得惊雷一声振天响。打开窗户一看，只见香气缭绕升腾，熊生已端端正正坐着死去了，在云头现形，挥着手向众人告别，过了好长时间才消失。这是崇祯年间的事，是海宁陆冰修讲的。

### 原 文

楚人熊生者，客某公家塾，为童蒙师。一旦谓其亲某生曰：“我修真有年，合得仙道，有书若干卷，当以授予。”逾日，又谓“昨子不合作某事，不应得仙。明日，我午刻当逝矣，慎无窥伺，闻室中声响，乃启户。”至期阖户人，寂无所闻。顷之，忽闻霹雳一声，发窗视之，香气细縕。熊生已端坐化去，现形云端，挥手别众，久之终没。崇祯年间事也，海宁陆冰修述说。

《池北偶谈》卷二十五

清·王士禛

## 孙真人

三原地方一个姓苟的人的老婆，得了蛊胀病，医生们毫无办法，已经断气了。二更天以后，她忽然醒来，家里人又惊又喜，便问她，她说：“刚才已出门，好像要到很远的地方去。途中遇见一个老人对我说：‘我已经请孙思邈医仙来给你治病，你可快快回去。’我回到家，看见医仙已经坐在那里了，他的年龄30岁左右。他用连环针，刺我的心窝，过了很久就醒来了，不知道我曾经死去过。”看她的胸部，果然上面、下面有两个小孔，过了七天才愈合，又过了十一年去世了。这是三原的医士王文之说的。

### 原文

三原民苟氏妇者，病蛊胀，诸医束手，气已绝矣。逾二鼓，忽甦，家人惊喜，问之，曰：“适已出门，若将远行者，途遇一老人云：‘吾已延孙思邈真人医汝，可速返也。’及入门，见真人已先在，年可三十许，以连环针，针心窝上，久之遂醒，不知身之死也。”视之果有上下二孔，七日始合。又十一年而终。三原医士王文之说。

《池北偶谈》卷二十六

清·王士禛

## 李 坤

蔡璵，字玉汝，福建人。他以贡生的资格被任命为粤东县令。罢免官职之后不回家乡，流浪寄宿在山间一个寺庙里。一天，他正在集市上一人独自喝酒，忽然有一个道人向他走来，这个道人高高的身材，长长的胡须，举止行动与众人大不相同。蔡璵于是向他行礼作揖，请他坐下，询问他的姓名。道人回答说：“我是秦地人，名叫李坤，在华山居住了几十年了。”于是，蔡璵又邀请他到自己所住的那个寺里去住。李坤看到蔡璵的桌子上，放着《周易》。就问蔡璵：“你很好地研读了这本书了么？”蔡璵说：“是的。”于是李坤就试着拿出一卦，蔡璵把老师的解说说了一遍，李坤说：“不对，不对。”蔡璵于是就向李坤行礼，要求拜他为师，向他学习。李坤说：“你可吃素，拜天四十九天，拜我也是这样，然后我就可以教你。”蔡璵按照他所说的做了。于是李坤开始给蔡璵仔细讲解分析河图、洛书的精微奥妙的含义，这些都是程颢、朱熹他们没有讲过的。蔡璵在学习的过程中也涉及到了天文、音乐、奇门、太乙、六壬等各种知识。李坤说这些都是《易经》的一个方面。他拿出一个小盒子，针对着蔡璵的问题，便能取出各种书籍，给蔡璵指点讲解。书有几百卷，都是从这个盒子里拿出来的，那个盒子却只有一寸见方，但是书却无穷无尽地从那里拿了出来，不知道里面到底有多少。李道士在蔡璵那里住了五年，蔡璵把李坤学问的精华都学到了手。李坤就要离开，临走时他对蔡璵说：“20年后，癸丑年间，你一定会到京城去一趟，那一年的十二月二十日，应当关好门户，一百天之内不要见任何一个人，否则的话，恐怕不免要遭受灾难。要小心啊小心！再过几年，在某年某月某日，

我将与你在房山见面。”康熙十二年，癸丑年间，蔡璵来到京城客居，他按照李坤所说的关门闭户，小心防备。当时，果然发生了杨起龙的叛乱，京城戒严，杀了很多。过了二三个月才安定下来。又过了二年，即乙卯年，某月的一天，忽然有一个小孩敲蔡璵的门说：“师父在房山等候你。”蔡璵于是飞快地骑马来到了房山，只见李道士独自在树下坐着。他和蔡璵谈了个把时辰的话，辞别而去，说他将到华山旧时所住的地方去。蔡璵会用《易》算卦，就在京城摆摊。朋友的一个儿子吴雯与他在一起，说学《易经》的人，大都难以知道他们的深奥。另外，廷尉薛大武说，李坤字果城。

## 原文

蔡璵，字玉汝，闽人。以明经仕为粤东令。罢官不归，流寓山寺。一日于市肆独饮，忽有道人，虬髯伟干，顾盼甚异。蔡揖之坐，询其姓名，曰：“秦人李坤，居华山数十年矣。”因延至寺寓。见蔡案上有《周易》，曰：“颇读此乎？”蔡曰：“然。”试举一卦，蔡为述其师说，曰：“全未全未。”蔡因拜求其学。曰：“可斋戒，拜天四十九日，拜老夫亦如之，然后可教。”如其言。乃为剖晰河洛精义，皆出程朱之外。蔡因旁及天文、乐律、奇门、太乙、六壬诸术。曰此皆《易》之一端耳。出一小篋，随所问，刺取诸家之书，为蔡指示。书凡几百卷，皆出篋中，篋才方寸，而书不穷，竟不能测也。留止五年，尽得其奥。将别去，语蔡曰：“此后二十年，癸丑岁，汝必游京师。是岁十二月十二日，即当扃门户。百日不见一人，否恐不危，慎之慎之。更几载，某岁某月某日，与汝相见房山。”康熙十二年癸丑，蔡客京师，如其所戒。是时果有妖人杨起龙之变。都门戒严，多所刑戮。至二三月始定。又二年乙卯，某月日，忽有童子叩门云：“师在房山相待。”蔡疾驰往，道人独坐树下。与语移晷别去，云将归华山旧居。蔡以《易》卜，垂帘都门。同年子吴天

章与之游，云学《易》者，率莫测其蕴也。薛廷尉大武云，坤字果城。

《池北偶谈》卷二十六

清·王士禛

## 南江野人

张献忠起义军入蜀，四川发生战乱，有些幸免于难的人奔窜到山谷中，时间久了就变成了野人。南江有两个野人，能赤手空拳与猛虎搏斗，还常常用手掰开獐鹿生吞活剥，在悬崖绝壁上窜腾跳跃就像鹰隼一样。即使他们的家人或亲戚招唤，也不理会，依然迅速奔跑。仪部岳石斋就是南江人，是他对我说的。

### 原文

蜀张献忠之乱，遗民奔窜山谷，久之遂为野人。南江有二野人，能手格猛虎，垣犖獐鹿啖之。悬崖绝壁，腾上如鸟隼，虽其家人亲戚招之，疾走不顾也。岳仪部石斋，南江人，为予说。

《池北偶谈》

清·王士禛



## 博野妇人

郭宫庶，字快圃。他说：“博野有一个妇人，一生不吃不喝，但生育了好几个儿女，日常生活与工作和正常人一样，也很少得病。

### 原文

郭宫庶快圃说，博野有一妇人，一生不饮食，而育男女数人，操作与常人无异，亦罕疾病云。

《池北偶谈》

清·王士禛

## 亚 蘧 成 神

增城县监狱看守名叫亚蘧的，一向被认为忠厚强健。明代万历四十六年除夕前一天，狱中有50多个重罪犯人大哭不止，哭声传到牢房之外。亚蘧立即制止他们，并问明哭的原因。大家说：“新年快到，全城家家户户无不团聚。我们各有父母、妻子、儿女，不能相见；而且是重犯，看来再也不能出狱，所以悲哭呵。”亚蘧低头沉思好久，忽然说道：“不难。我和你们约定：‘今夜各自回家去。到正月初二都回到监狱来，我放你们，要犯死罪。你们都不回来，我也是死；如果你们回来了而少了一人，我也是死；你们个个回来，我寿满了也要死的。同样是死，何不做这件好事而死呢。’这时法治松弛，又逢岁首年尾，查得不怎么紧，都放回家去了。”

第二年初二这天，放回去的囚犯陆续回来，点名收进牢房不少一人。亚蘧拍手大笑，说：“好哇！”就盘腿坐着死了。

囚犯们感戴他的恩德，洗净他的遗体并涂上一层漆。把他的事迹呈报县官，县官又上报巡按御史，请求立他为县狱之神。至今他的肉身还在狱中，尊称他为“亚蘧爷”。

书籍中看不到“蘧”字，只在福建、广东的方言中有，称最小的儿子为“蘧”。亚读作“阿”，蘧读作“来”。

### 原 文

明万历戊午岁，增城县狱卒名亚蘧者，素称朴健。是年十二月逼除，狱有重囚五十余人号哭不止，声闻于外。亚蘧亟止之，兼问其故。众曰：“岁朝将临，合邑之人无不完聚。我等各有父母

母妻子不能相见，且系重犯，势不可出，是以悲耳。”亚獐俯首良久，忽曰：“无难也。我与尔等约：‘今夕各还尔家，俟正月二日齐来赴狱。’我释尔，罪应死。而俱不来，我亦死；尔来而或失一人，我亦死；尔人人来，我至寿尽亦死。等死耳，何如行此善事而死也。”是时法网阔疏，且值改岁，不甚严稽，悉放回家。明年初二日，前囚陆续而至，按名呼人，不少一人。亚獐鼓掌大笑曰：“善哉！”遂趺坐而逝。

狱众感德，浣濯其体而加漆焉。以其事言于县，县上巡按御史，请为县狱之神。今肉身尚在狱中，尊之曰“亚獐爷”。

獐字不见于书，唯闽粤之俗有之，谓末子为“獐”。亚读如“阿”，獐读如“来”。

《觚觫续编》卷二

清·钮琇

## 半 仙

有一个姓李的道士能预测未来而且非常灵验准确。甲午年间，他从山东来到京城，当地的人们都把他称作是“半仙”。有一次，官居少宰的朱鼎延的儿子要去参加顺天府试，为此特意向李道士询问能否考上。李道士写了“有田皆种玉，无马不成龙”几个大字。朱家看后认为这是好兆头。等到发榜时看到考中第一名的是田种玉，最后一名是马成龙。司马梁清标有一次邀请李道士去喝酒，一同喝酒的有六七个人。大家请李道士预测一下今天晚上会发生什么事情，李道士当即就在一张纸上写下些什么，然后把它压在了烛灯底下。紧接着，大家就开始喝酒谈话，话题是关于关壮缪出处的事情。一会儿，有一个人给梁清标送书信来，梁打开一看，一个字也没有。翻过来才发现原来是写在背面了。李道士于是把压在烛灯下的那张纸拿出来给大家看，只见上面写着：“客人们所谈论的话题是有关关公的事。有个送信的人来，可是信里的字写在背面，搞反了。人看信时就要颠来倒去，实在可笑。”大家看了都鼓掌赞叹了好长时间。

### 原文

李道人言未来事多奇中。甲午从山东入京，皆称为“半仙”。朱少宰鼎延有子，应顺天试，询得俊否？李大书云，“有田皆种玉，无马不成龙。”朱以为嘉兆。及榜发解首乃田种玉，而末名马成龙也。梁司马清标尝邀之饮，同会六七人，请予道今夕事。李即书片纸，寘烛檠下。顷之座中共话关壮缪出处。俄有致书与梁者，发示无一字，翻束背则字在焉。李因取纸出视云，“客所读者，皆

关公事。有送束者至，颠之倒之，大可笑也。”众皆拊掌久之。

《觚觚》卷四

清·钮 琇

## 淡 如

在祥符与中牟两地之间，有个水月庵的高僧姓平号淡如，85岁时死了。死的前一天，他嘱咐徒弟说：“我死后，你把我的尸骨放到柜子里，过三年再打开它。如果尸体已经腐烂，可把它烧掉，如果尸体不坏，一定有给我换衣服的人来，你要记住这件事。”他的徒孙寂凤，也是一个有道行的和尚，他遵照老和尚的遗嘱，按期打开柜子。看见淡端端正正地坐在里边，衣服已化为尘土。轻轻地摸摸他的尸体，比铁石还硬，敲敲它，锵锵有声。远近来看的人多得不得了，中牟韩县令也来到这儿。看了后，他惊奇地说：“我昨晚梦见了这位师父，他向我要五两多银子买金子装饰一件袈裟，以便展示他的不朽的身体吧？”随即叫来工匠问，用金装饰一件袈裟要多少钱。工匠所说果然符合和尚梦中所要的金额。如今金像还在庵中，男女老少不断来烧香礼拜。有一个当兵的怀疑这不朽的肉身是假的，就偷偷地用刀刺伤了金像的手臂，鲜血就不断从刀口涌出。这个当兵的害怕极了，拜倒在地，表示忏悔。他又急忙用金子涂到被刺伤的地方，但刀口始终不能愈合。因此，庵里僧人便加了门锁，只有遇到虔诚的人来礼拜才让看。

### 原文

祥符中牟之间，水月庵高衲，姓平号淡如，年八十五而示寂，先一日嘱其徒曰：“吾死便归骨于瓮。俟三岁后发之，如体已腐，焚之可也；倘此身不坏，必有更吾衣者至，汝其志之。”其孙寂凤，亦浮屠之有行者，奉其遗教，如期发瓮。则淡如端坐于内，衣化尘飞，抚其体坚过铁石，扣之锵锵有声。远近观者云集。中牟

韩令亦适至，愕然曰：“是师昨入吾梦，乞吾银五两有奇为一衲。其将欲饰金以示不坏之身？”随召匠而问其所需，果符所乞之数。今金像尚在庵中，士女焚礼不绝。有一营卒，心疑其伪，潜以刃刺臂，血缕缕随刃涌出。营卒大惧，投地忏服，急以金涂所刺处，刃口终不可合。庵僧因加局键，迂诚者始启观焉。

《觚賸》卷五

清·钮琇

## 牧 化

山东平原县离城30里的地方，有个姓杨的人，20来岁。一次在山坡上牧羊，他闭着眼睛坐在石头上，很长时间不起来。其他牧羊人呼喊他，他也不答应。走近一看，只见他口里冒出缕缕青烟，忽然看见他从喉咙里不断地吞吐着青色的火焰，经过两小时这火焰才熄灭，而他的身体直挺挺的，很可能已经死了。村里的人听到这奇怪的事情，远远近近奔走相告，认为这小伙子得了道，他们便烧香罗拜。白水方尉元贞曾经亲眼看到这件事。

### 原文

山东平原县离城三十里，有杨姓者，年二十许。牧羊山陂，偶瞑坐石上，久而不起，群牧呼之亦不应。迫视之，但见其口烟出如缕，俄有青焰从喉间吞吐不已，阅二时焰乃熄，而体壳挺然已逝矣。村民远近奔骇，以为是子得道，焚香罗拜。白水方尉元贞曾目睹其事。

《觚觚》卷六

清·钮琇



## 不 昧 堂

长寿寺的和尚寄生，从小就入了佛门，他精通并忠于自己的职守。中年时他忽然得了小病，对师父石濂说：“20年后，我再来帮助您，重新兴建飞来寺，希望在这里立塔葬我遗骨。”石濂答应了。寄生便静静地死去。从辛酉年经过20年到甲戌年的闰五月，洪水泛滥，淹了装着寄生尸骨的柜子，长寿寺的和尚想把寄生的尸骨火化了。寄生便托梦给他们，说他的尸体没坏，这是吉祥的。全山的和尚都做了同样的梦。他们打开装着寄生尸体的柜子一看，寄生庄严的容貌象活着的时候一样。于是，他们就在长寿寺西边，建了一座不昧堂来供奉寄生的肉身。我在戊寅年八月到不昧堂瞻仰礼拜，还看见他长的胡须，洁白的牙齿，闭目盘坐着，跟入定的和尚一样。

### 原 文

长寿寺僧寄生，童真入道，精纯一职。中岁忽示微疾，白其师石濂曰：“某二十年后，再来助和尚重兴飞来旧刹，乞塔全身于此。”石濂许诺，泊然而逝。阅辛酉到甲戌之闰五，洪潦侵龛，意将荼毗。见梦于和尚，以法体不坏为吉。合山禅众，梦亦如是。启龛而观，庄容伊若。乃于长寿西偏，建不昧堂，迎供肉身。余于戊寅八月至堂瞻礼，犹见其修髯皓齿，结趺冥坐，无异定中僧也。

《觚觿》卷七

清·钮琇

## 高 宫 詹

中南山人常常说，高宫詹身体生来就有特殊的机能，盛夏酷暑，衣冠穿戴得整整齐齐都不怕热，不出一点汗，整天不解大小便。因此，出入皇宫，从不失礼，皇帝的侍从们，没有一个能赶得上他的。

### 原 文

中南山人常言，高宫詹生有异质，身御盛服，虽时当酷暑，曾无点汗。便遗之事，终日不行，以是出人禁闕，从容中礼。凡侍从诸臣，俱莫能及。

《觚觫》卷七

清·钮 琇

## 献花寺僧

武昌小南门外的献花寺，有一个名叫自究的僧人。他得了噎食症，什么药都治不好。临死前，他对徒弟说：“我深受此病的折磨，胸中一定有什么东西在作怪。我死之后，把尸体剖开，除去这东西再入殓，那我在地下也会感激的。”他的徒弟按他的话去做，剖开尸体后果然发现一根象簪一样的骨头，于是把它放在经案上，传看了很长时间。过了一年，正巧有一个带兵将领住在寺里。一次他的侍从杀鹅，没有割断它的喉管。偶然看见这块骨头，就拿来用它把鹅喉刺断。这时，鹅的血喷发出来，溅到这块骨头上，这骨头就变小了。后来自究的徒弟也得了噎食症，便悟到鹅血可以治这种病。于是他喝了几次鹅血之后病就好了。以后他把这个偏方到处传授给人，没有不灵验的。明太祖攻打陈友谅时，军队包围了武昌城，寺中忽然开了奇花，当军队离开后花就谢了。因此把这寺叫作献花寺。

### 原文

武昌小南门外，献花寺僧自究病噎，百药不效。临殁，谓其徒曰：“我毒罹此患，胸臆必有物为祟。逝后剖去殓我，我感之入地矣。”其徒如教，得一骨如簪，取置经案，久相传示，阅岁适有戎帅寓寺，从者杀鹅。未断其喉。偶见此骨，取以挑刺。鹅血喷发，而骨遂消减。自究之徒亦病噎，因悟鹅血可治，数饮遂愈。偏以此方授人，无不验者。明太祖破陈友谅时，兵环其城，寺中

忽开异花，兵去而萎，寺名献花以此。

《觚觚》卷八

清·钮 琇

## 秦 大 汉

沈丘枳店有个老百姓，人称秦大汉，他的名字叫秦光甫。他长得像北方金族人，力大无比。铜阳的城门他要弯着身子才能走进去。他到集市上卖高粱杆，每担挑40捆。有一次，下了很长时间的雨，市集上有辆大车陷在烂泥中，三头牛也拉不出来。这时，光甫把牛牵开，用手把大车拉出来了。康熙十三年时，正在打仗，亲王来镇守荆州城。有人把秦光甫推荐到军队里，亲王赐给他一件袍子，用了12匹布，还不能遮住他的小腿。他的脚有一尺四寸长，把他穿的靴子立起来与吃饭的桌子一样高。健壮的驴，高大的马拉不动他要用的刀矛兵器，他感到不能施展他的本领。于是让他骑着骆驼，铸了30斤重的铁枪给他，他才觉得满意。然而，他不适应快速运动作战，因此，被退回老家，后来病死。

### 原 文

沈丘枳店民秦大汉，名光甫，状如金狄，绝有力。铜阳之门，偃而行乃得入。鬻所获秫杆于市，每担四十捆。适积雨后，有大车陷淖泥中，三牛不能出。光甫脱牛，而以手出之。康熙十三年，时方用兵，亲王出镇荆州。有荐于军前者，王赐袍一领，制布十二匹，尚不掩胫。其足尺有四寸，植其靴高与食案等。健驴肥马，莫能胜载刀矛之属，不足供其展用。乃骑以橐驼，而铸三十觔铁枪与之，始得称意。然不宜于倏疾之战，废归，以病死。

《觚觚》卷九

清·钮 琇

## 喉簧腹鼓

《酉阳杂俎》上记载，许州地方有个老和尚，从40岁开始，每当熟睡后，他的喉咙里就会发出一种像吹奏簧一样的声音。许州的一些人等他睡熟后把他发出的声音用曲谱记录下来，他们用丝竹乐器来演奏这些曲谱，都能合节拍。老和尚醒来，并不知道他的喉咙里能发出这种声音。《稗史汇编》中记载：主簿陈子直的妻子有一种奇怪的病，每当她的肚子饱胀时，肚子就会发出击鼓的声音，远远的地方都能听到。等腹胀消了以后，这种声音也就停止了。这种病每个月都要发作一次。数十个医生都治不好。腹中的鼓声和喉中的簧声，两者可以相配。竹子和皮革的声音能够从皮肉中发出，这真是从古至今第一次听到啊。

### 原文

《酉阳杂俎》云：许州有一老僧，自四十年以后，每寐熟，喉间有声如鼓簧。许州伶人伺其寝即谱其声，按之丝竹皆合奏。僧觉亦不自知。《稗史汇编》云：陈子直主簿之妻，有异疾，每腹胀则有声如击鼓，远闻于外。腹消则声亦止。一月一作。经数十医莫能治，腹鼓可对喉簧。竹革之音，由肉而得，此乃古今能创闻者。

《觚觔续编》卷三

清·钮琇

## 史痴

浙江嘉兴东门外有个被称为史痴的人，曾娶了个美貌妻子，但他将妻子休掉另嫁他人，自己假装疯狂在街市上行乞。凡是他乞讨过的人家，货物都能成倍地卖出去。因此凡是遇到他来，人们立即就施舍给他钱。但有时，他路过人家店铺却不进去乞讨，即使招唤，依然头也不回地走掉。他蓬首垢面，头发如乱丝。严寒冰冻时他身披草衫，用破棉絮缠住两脚，白天到河中央洗脚，以拉着冰块前行发出琤琮之声为乐趣。他讨到银钱就去买酒，常一饮就醉。余下的钱则放在路旁墙壁的缝隙中，说有缘的人谁都可以得到这些钱。有时他也替人谈吉凶祸福，往往非常灵验。有个老太太平日与他很熟。一天他忽然对老太太说：“明日一早定能有些银钱帮助你。”这天夜里，他在老人门前端坐而逝。人们听说后，争相捐钱帮助办理丧事，老太太果然得到许多钱款。人们再抬起棺材时发现轻若无人，原来他已经尸解了。

### 原文

嘉兴东门外有史痴者，娶妇甚美，遣之别嫁，佯狂行乞于市。所乞之家，货必倍售。以是遇其来辄施以钱，或有过门不入者，虽与招之，掉头不顾也。蓬首发如乱丝，严寒时身衣草衫，以破絮缠两足，日至河中濯之，曳冰而走琤琮有声以为乐。乞钱沽酒饮辄醉，余钱置道旁墙隙中，云有缘者任得之。闻与人言祸福多奇验。有老姬素相识，忽诣之曰：“谗朝当有少钱助汝。”翌夜即于姬门端坐而逝。人闻其死，争致赙钱，姬果大获。既举棺若无人，

盖尸解矣。

《觚觚》

清·纽 琇



## 啖石丐

广州街上有一个乞丐，20几岁，样子虽然很瘦弱，但肚子却像个大葫芦。他每天早上出门，总边走边喊着：“收买瓦石磁器。”市井子弟们听到他的喊声，都跟在他后面看热闹。有爱多事的人就给他一点钱，然后捡来石块瓦片让他吃。他当时就放在嘴里，像吃藕和甘蔗一样有滋味。东莞地方的一种红米石，他最喜欢吃。只有当别人给他磁器吃时，他定要人家出重赏，而他吃的时候，瞪着眼睛，伸着脖子，稍稍有难以下咽的表情。

这乞丐夜晚住在三界神庙里。天气热时，他总要到庙前的江水中洗澡，大葫芦似的肚子漂浮在水面而不下沉，市井子弟们都嘻笑着围观。

### 原文

广州市上有丐者，年二十余，貌极尠羸，而腹大如瓠。每晨出，则行且呼曰：“收买瓦石磁器。”群竖闻声，即走随其后。好事者与以银钱少许，拾块石片瓦命之食。即纳口咀嚼，无异藕蔗，东莞红米石，其所最甘也。唯与以磁器，必索重赏而后食，瞪目伸颈，微有哽咽难下之状。暮栖三界神庙。天暑必浴于庙前之江，如瓠之腹，浮水不溺。群竖噪而聚观焉。

《觚觚》

清·纽 秀

## 壬遁之术

湖南常德府的殷书城，精通壬遁的法术。清咸丰己卯年，太平天国起义军攻破常德，殷书城和他的岳父一起住在常德，当时他已经预先知道这里一定会遭受劫难。书城和他的岳父提前选择了某个乡去避乱，他知道太平军一定不到那个乡去。临走时，书城对他的岳父说：“乡下土匪很多，财产不必带，余钱应该埋藏在这个地方，就不会被人挖掘。那种东西应该放在那个地方，就不会被损坏。这种东西也在被劫之中，必须带到乡间，就可以逃脱劫难了。”等到太平军撤退后，城中的东西都被搜括一空，即使是埋藏起来的，也不能幸免。据说只有殷书城和他岳父家的东西一件也没丢失。人们从这件事情上知道他很奇异。后来张中丞从常德经过，想聘请他到军队里，担任军谘祭酒，书城谢绝了他的聘请。有人问他谢绝的原因，他说：“时运没到，白白地辛苦也没用。”

### 原文

武陵殷书城，精壬遁之术。咸丰己卯，贼破常德，书城与其妻父同居郡城，时已预知必有此劫。书城与妻父，先期择某乡以避乱，贼必不到。临行谓其妻父曰：“乡间土贼甚多，贵重不必多带，金钱宜埋藏于某处，则无发掘之虑。某物宜置于某处，则无残毁之状。某物在劫数中，则携之乡间，可以逃于劫外矣。”洎贼退后，城中人无不搜括一空，即埋藏之物，亦不能存匿，惟书城与其妻父家不失一物云。人以此奇之。后张中丞过郡，欲聘至军中，为军谘祭酒，书城辞之。或问其辞聘之意，曰：“运未至，徒

劳无益也。”

《妙香室丛话》卷四

清·张培仁

## 周 颠

周颠是江西建昌府人。他没有名字，十四岁时，得了颠狂病，跑到南昌市中讨饭，因他说起话来语无伦次，所以人们都叫他“颠”。

等到他年纪稍大一些，就显露出不同于常人的种种迹象。他好几次对长官说“告太平。”但当时天下太平，四海宁静，人们都不了解他说“告太平”是什么意思。后来南昌被陈友谅占据，周颠也逃避离开了南昌。

明太祖朱元璋攻克南昌时，周颠在大路旁边拜见太祖。等到明太祖回到南京，周颠随着太祖也到了南京。有一天，皇帝的圣驾出宫，周颠赶来拜见，明太祖问他来干什么？他说：“告太平。”从此他屡次来向太祖报告“告太平”，太祖非常讨厌他，就命人拿来一个大缸，扣在他头上，然后堆了一大堆柴草，点起火来炼他。等到柴草烧完了，人们挪开大缸一看，周颠在里面安然无恙，只是头顶上稍微出了一点儿汗而已。明太祖认为他很奇异，就命令他住在蒋山的和尚寺。不久，蒋山僧寺里的和尚就来告诉说，周颠同小和尚争饭吃，发怒不吃饭已经近半个月了。明太祖前去看望他，看到周颠脸上并没有饥饿的气色。于是太祖赏赐给他一顿丰盛的美味佳肴。等到他吃完，就把他关在一间空屋子里，整整一个月，断绝了他的饮食供应。然后人们再去看望他，他仍然像从前一样健康、强壮。将士们争着拿酒食给他吃，他吃进去又吐出来。太祖和他一起吃，他就不吐。

太祖要去征讨陈友谅，问他说：“这次出兵可以吗？”周颠说：“可以。”太祖说：“他已经自立为汉帝，要战胜他不也是很困难吗？”周颠抬起头，看着天，一本正经地说：“天上没有他的座位。”出征

时，太祖带着他一起出发，船行进到安次时没有风，太祖派人去问他，他说：“往前走就会有风。”于是太祖就命令拉着船前进。一会儿，江面上刮起了大风，船顺着风向，一直抵达小姑山。

太祖害怕周颠胡说八道会惑乱军心，就派人看守着他。船行到了江西彭泽县的马当山时，周颠看见有江豚戏水，就叹息着说：“水怪出现，损伤的人就多。”看守的人把他的的话禀报给了太祖，太祖很厌恶他，就命人把他扔到了河里。后来，军队途中临时驻扎在江西湖江县时，周颠又来了，而且还来讨饭吃。太祖送给他饭食，他吃完饭，就整理衣服，好像要远行的样子，然后告辞走了。

平定完陈友谅以后，太祖非常想念周颠，派人到庐山寻找他，没有找到，怀疑他已经死了。洪武年间，明太祖亲自撰写《周颠仙传》记载他的事迹。

## 原文

周颠，建昌人。无名字，年十四，得狂疾，走南昌市中乞食。语言无恒，皆呼之曰：“颠”。及长，有异状，数谓长官中曰：“告太平。”时天下宁谧，人莫测也。后南昌为陈友谅所据，颠避去。太祖克南昌，颠谒道左。洎还金陵，颠亦随至。一日驾出，颠来谒，问何为？曰：“告太平”。自是屡以告，太祖厌之。命覆以巨缸，积薪煨之。薪尽启视，则无恙，顶上出微汗而已。太祖异之，命寄食蒋山僧寺。已而僧来诉，颠与沙弥争饭，怒而不食且半月。太祖往视颠，颠无饥色。乃赐盛饌，食已，闭空室中，绝其粒一月，比往视如故。诸将士争进酒饌，茹而吐之。太祖与共食，则不吐。太祖将征友谅，问曰：“此行可乎？”对曰：“可”。曰：“彼已称帝，克之不亦难乎？”颠仰首盱天，正容曰：“天上无他座。”太祖携之行，舟次安庆无风，遣使问之，曰：“行则有风。”遂命牵舟进，须臾风大作，直抵小姑。太祖虑其忘言惑军心，使人守之。至马当，见江豚戏水，叹曰：“水怪见，损人多。”守者以告，太祖恶之，投诸河。师次湖口，颠

复来，且乞食。太祖与之食，食已，即整衣作远行状，遂辞去。友谅既平，太祖思之，往庐山求之不得，疑其仙去。洪武中，帝亲撰《周颠仙传》，纪其事。

《妙香室丛话》卷十

清·张培仁

## 辰州祝由科医(一)

医术祝由科在辰州最兴盛。某年当地的校场上举行阅兵仪式，有一人眼睛被飞箭击中，箭头深深嵌进眼中拔不出来。人们急忙找来一位从事于祝由科的人，是一位老态龙钟的妇人。她来了后立即叫人们把伤员捆绑在厅堂前部的东边柱子上，自己站在西边的柱子旁念咒语。观看的人们围绕在她的周围。老妇人念了一段时间的咒语，就让观看的人们往远处站一些，自己当即大喝一声，并急忙把自己的头偏向一边。伤员眼中的箭头，立即飞出，反射到西边的柱子上，扎进去约一寸深，距离老妇人的鬓角只有几寸远。观看的人们大吃一惊。再看伤员的眼睛，已经恢复完好没有伤痕。

另外听人说过祝由科能向清水念咒语，把清水变得用筷子能挑起来，稠得像糖浆一样，服用了它，重伤也能立即痊愈。

### 原文

祝由科辰州最盛。某年本处校场阅兵，一人目集流矢，嵌坚不得出。急访得一业祝由科者，乃龙钟老妪也。至即命缚伤者于东樞，已立西樞咒之。观者环妪左右，咒移时，妪命观者少远，立即大叱一声，急侧其首。伤者目中矢，立飞出返射，中西樞，入寸许，去妪鬓才数寸。众大骇。祝伤者目，仍完好无创痕。又闻祝由科能咒清水，以箸挑之，凝若饴，服之，巨创立愈。

《妙香室丛话》卷十四

清·张培仁

## 辰州祝由科医(二)

陈石民讲述：我在京城时曾从车上摔下来折断了手臂，疼痛难忍。我找到辰州祝由科的大夫，他叫我仰面躺在床上，在床旁码上和床一般高的砖，把我的手臂搁在砖上，再用约一尺多高的砖压在我的手臂上。然后他手握大斧默默祝祷，用斧背使劲向砖劈去。当他让我把手臂伸展出来，已经治愈和从前一样了。但是砖却从上到下都裂开了。

湘潭有一个人，和朋友一起坐在河边的茶楼上，他对朋友开玩笑说：“想看看戏法吗？”这时他看见河上有一队木排，正顺流疾驶，就站起身来，用凳子跺楼板，木排立刻定住不动了。木排上的水手急忙抓出一只雄鸡，用斧子砍断鸡头，木排立刻顺水流走了。那个人急忙起身站在凳子旁边，凳子的两条腿忽然哗地一声，好像被劈了一样断了。

### 原文

陈石民言：某在京坠车折臂，楚痛欲绝。觅得辰州祝由科医，令仰卧床上，叠厚砖与床等，臂搁之，复以砖压臂上，约尺余。遂持大斧默祝，以斧背力劈砖，令伸臂出，已完好如故。而砖则上下直裂矣。湘潭某，与友坐滨河茶楼，戏谓友曰：“欲观法乎。”见一木排，下水疾驶。某起，以坐凳顿楼板，排即挂碍不动。排客急持一雄鸡出，以斧砍断鸡头，木即流走。某急抽身侧立凳前，两足亦忽劈然若断。

《妙香室丛话》卷十四

清·张培仁



## 摇虎撑医

张漆崖讲述：平湖有一个小孩子，脸庞又黄又瘦，饮食减少，多年来求医治疗总不见效。一天，忽然遇到一位摇着虎撑串乡行医的大夫，他手里拿着的虎撑是一个铁器，形状像梭子，摇起来琅琅作响。这些摇虎撑的大夫中，医术精湛的常常把虎撑举过头，医术越低的举得就越低。这个小孩子的病就求这位大夫治疗。大夫拿出一根钓线，把药饵粘在钓钩上，让小孩子张口吞下。大夫慢慢地往外拽线，好像在钓鱼。不一会儿钓钩拽出来了，上面有一只活着的小红蟹。大夫说：“病已经去除了。”小孩子家里的人很高兴，重谢了大夫。这小孩子从此以后饮食增加，越来越壮实。

又有一个乞丐背上长了一个瘤子，大得像能盛五斗粮食的口袋。他每天驼着背在街上乞讨，艰苦万状。后来遇到一位摇虎撑的大夫，告诉他说：“你能讨来二千钱给我去配药，我就为你医治。”街上的人们想看大夫怎样治病，都踊跃出钱，凑够二千钱给了大夫。大夫约乞丐第三天再来。到了那天，大夫找到一处空地，挖了两个坑，宽约一尺，深约两尺。大夫让病人光着背赤着脚坐着，用长针直刺他的脚心，扎进去有几寸深。而后让病人靠近坑边站着，大夫用手摩娑他的后背。过了较长的时间，病人背上的瘤子渐渐萎缩瘪下去。大夫让他抬起头来看，坑内脓血已满了。大夫又拿出来红色的药末，用水调和，抹在病人后背萎缩的皮肤上，又约定三天后再来。到了那天就用剪刀把病人背上萎缩的皮肤全剪干净了，乞丐感觉如释重负。这样的医术真是神奇啊！

### 原文

张漆崖言：平湖有一童子，面黄瘠，减饮食。积年，医不治。

一日，忽遇走方医摇虎撑者，手擎铁器，状若梭，摇琅琅。其术精者，上擎恒过头，术愈下则愈杀，童子求其医。出一钓线，缀药于钩末，令张口吞之。出其线徐引之，若钓鱼，顷曳出，得一小红蟹犹活。曰：“疾去矣。”家人喜，厚谢之而去。童自此进饮食，日茁壮云。又一人背生瘤，大如五斗器。佝偻丐市中，艰苦万状。后遇虎撑医，教之曰：“子能乞得钱二千，与我治药，当为医疗。”市人欲观之，皆涌出钱符其数给医。医约三日当来。至日，觅空地，坎二穴，距尺许，深二尺。令病者露背跣足坐，出长针直刺足心，入数寸深。因令就穴次立，以手摩其背。许久，瘤渐萎瘁。令起视，则脓血盈坎矣。复出末药，朱色，水调规其萎皮。又期三日来，以剪刀剪皮尽去，，丐者如释重负。神乎技矣！

《妙香室丛话》卷十四

清·张培仁

## 法 官

当初，有一法官，从江西张真人那里，来到我的家乡，在庙宫戏台上表演法术。台上聚集着很多观看的人们。法官在瓦器上烧着炭火，里里外外都是通红的。他捧在手中，在台上走了几圈，然后用袍袖拂拭炭火，火顿时灭了，瓦器也立刻冷下来，好像并没有烧过炭火一样。

这法官又手拿两寸多厚的城砖，向空中用力掷出去，恰好飞到观众们的头顶，正当大家惊惧的时候，城砖很快碎成粉末落下了。

后来法官沉铁符到海中，拦海筑堤，法术颇灵验。

### 原 文

初江西张真人处，有法官至吾乡，在庙宫戏台作法。台下观者麇集。法官以瓦器炽炭，有表里通红。握至掌中，行数周，便以袍拂之，火顿灭。瓦器即冷，若未尝炽炭者。又手举城砖厚二寸余，望空力掷，正当观者之顶，方群骇间，砖即碎落若粉。后沉铁符海中，借沙筑塘，其法颇验。

《妙香室丛话》卷十四

清·张培仁

## 子平奇验

德清有一个姓蔡的老头，精通宋朝徐子平的占卜星命的法术。有一天，学官史夔来访，蔡告诉他南中生了一个孙子的事情，并推算这小孩的命是很富有的，如果再迟一个时辰生的话，长大后就能当大官了。史问这孩子是哪日哪时生的，他听了后非常惊讶地说：“我今年生了一个儿子，也正是这月这日这时生的。”蔡说：“这孩子将来肯定要当宰相的。”这就是今天的文靖公史贻直。京城把这件事传为佳话。康熙辛酉年，学官带着家眷到京都，把船停在码头上，生了一个儿子，家里的佣人在岸上听说一个铁匠家里也生了一个儿子，问起生辰正好与学官的儿子是同时生的，回来后把这事告诉学官，学官把这孩子记在心里头，并给他取了个名字叫铁崖。20多年后，文靖公已成了朝庭大臣了。学官回南方的途中，又经过了当年生文靖公的那个地方，想验证一下过去的事，亲自去寻找那个铁崖。那门庭还是像以前那样，看见一个少年拿着斧头在很勤快地干着活。学官便问他，他正是辛酉年那天生的铁崖。学官回去之后一宿没有睡着，后来才搞懂了一个道理，于是对来客说：“这金、木、水、火之中只有火最盛（道家以金、木、水、火四象各主一时），可惜铁崖没有水来制火，而自己的孩子幸亏生在船中，得到水气弥补了它的缺陷。如果生在炉火冶炼的地方，火上加火，就没有调剂了。”

### 原文

德清蔡翁，精子平之学。一日史胄司夔过访，蔡告以南中生一孙，推其命颇富厚，若迟一时则大贵。史叩其日時，大惊曰：

“予今岁得子，正其日月时也。”蔡曰：“此儿必入阁。”即今文靖公貽直也，京师传为佳话。康熙辛酉，胄司携眷入都，泊舟水驿，生子。家人往来岸上，闻一铁工家亦生一子，问其时正相同。归告胄司，心识之，字之曰铁崖。后二十余载，文靖已官清禁。胄司南归，复经其地，欲验旧事，亲行访之，则门宇如故。一少年持斤斧操作甚勤，问之则辛酉某日生者也。公归竟夕不寐，既乃悟，语客曰：“此<sup>①</sup>四柱中唯火太盛，惜少水制。幸生舟中，得水气补其缺，若生于熔冶之地，则以火济火，全无调剂矣。”

《茶余客话》卷一

清·阮葵生

## 老少同榜异梦

有一个叫王尧载的人，雅号龙怀，是明朝万历丙子年的举人，任乐清县令。他与同乡刘晦卿是好朋友。刘对王说：“我夜里生了一个儿子，请诸位好朋友喝酒。”并告诉他那天夜里梦见太乙星降临自己房间就生了这个儿子，于是便给他取名叫一临。王尧载听后感到非常惊异又很不愉快。大家便问他，他慢慢地说：“我曾经梦到考中与刘一临的名字同时写在榜上，而今天刘一临才出生，而我的年龄已不小了，我哪能等那么久？”从此以后每去刘晦卿家，总要抱着他的小儿子叫年兄来取笑。后来到了丙子年，刘一临十六岁了，果然与王尧载一同中了举人。当时人们都认为这件事很奇异。以后刘一临死在官任上，回乡安葬。这时王尧载已退休过着悠闲的生活。他听到刘一临死去的消息后，到他家抚摸着棺材哭泣。

### 原文

王尧载典号龙怀，万历丙子举人，官乐清令。与同里刘晦卿沈邱交好。谓曰：“夜得子饮诸君酒。”告以夜来梦太乙星临于室而生，遂名一临。尧载闻之，惊诧不怡。众诘之，徐乃云：“予尝梦与刘一临同榜，今此子才降地，予已向老，能久待乎？”自是每过晦卿，必抱膝呼年兄为谑。及丙子，一临年十六，果与尧载同乡举。当时以为异。后一临卒于官，丧归。尧载尚优游林下，往抚其棺哭之。

《茶余客话》 卷十一

清·阮葵生

## 术数之奇

丁卯年周蓼圃在翻检书斋的时候偶尔搞起扶乩问卜的玩艺儿。紫坪14岁时，见供奉神佛的果品中有西瓜子，便随便抓了一小撮问多少。乩笔写了三、八两个数字，紫坪伸开手掌一看是24颗瓜子。他又抓了一小撮问，写的仍和前面一样的，一数是11乩笔写的仍是这两个数，开掌一数是38颗。再抓了一小撮问，写的仍和前面一样的，一数是11颗。随便抓取不数多少，也能准确测对。难道邵子的说法，不完全对吗？

### 原文

丁卯周蓼圃检讨斋，偶为扶鸾之戏。紫坪年十四，时供果中有西瓜子，紫坪漫撮而问之，乩笔曰三八之数，开掌数之，则二十四枚也。复撮问曰，仍前数，数之则三十八枚。复撮少许问之，曰仍前数，数之则十一枚。漫取不数，而亦能奇中。岂邵子之说，不尽然耶？

《茶余客话》卷十二

清·阮葵生

## 道士取葫芦

秀水的祝宣臣，名维诰，与我戊午年一同考中的进士。他父亲祝某，十分富有。

一天，有个长着长髯的道士叩门求见。主人问他：“法师为什么事而来？”道士回答：“我有位朋友住在您这儿，因此特来拜访。”主人问：“我家并没有住着道士，谁是您的朋友啊？”道士说：“我的朋友就在观稼书房的第三间，如果您不信，那么就麻烦您同我一起去找他。”

主人与道士一起来到那间书房，只见房中挂着吕洞宾的像。道士指着像笑着说：“这就是我的师兄，他偷了我的葫芦，已经好久了，还没有还我，因此我特来索取葫芦。”说完，他向画上做了个取东西的动作。吕洞宾也笑了，把葫芦扔给了道士。主人再看画面，果然已不见葫芦了。他十分惊异。问道：“法师取葫芦做什么用？”道士回答：“你们这个州府的四个县，在夏天将流行大瘟疫，鸡犬都活不下来。我讨回葫芦是为了炼仙丹，拯救这四个县的老百姓。凡是行善积德的人，用千金买药备用，不仅自己的性命可以保住，还能救世上百姓，建立大功大德。”然后，他从囊中取出数粒药丸给主人看，药丸芳香扑鼻。道士接着说：“今年八月中秋，月色最亮时候，我还要来拜访您，您可以摆设瓜果来招待我，那时这地方的人口恐怕要少一半了。”

主人的心被说动了，他问：“像弟子我这样的人，可以行善事，积功德吗？”道士说：“可以”。于是那位主人命家僮将千金送与道士，道士把钱绑在腰间，就像围着一匹布一样，并不觉得沉重。他留下十粒药丸，然后拱手告辞了。祝某及全家把道士当做神仙，



早晚朝拜。结果那年夏天那一带并没有流行瘟疫，中秋节不仅没有月亮，而且风雨交加，道士也从此杳无音信了。

## 原文

秀水祝宣臣，名维诰，余戊午同年也。其尊人某，饶于财。一日，有长髯道士叩门求见，主人问：“法师何为来？”曰：“我有一友，现住君家，故来相访。”祝曰：“此间并无道人，谁为君友？”道士曰：“现在观稼书房之第三间，如不信，烦主人同往寻之。”祝与同往，则书房挂吕纯阳像。道士指笑曰：“此吾师兄也，偷我葫芦，久不见还，故我来索债。”言毕，向画上作取状，吕仙亦笑，以葫芦掷还之。主人视画上，果无葫芦矣。大惊，问：“取葫芦何用？”道士曰：“此间一府四县，夏间将有大疫，鸡犬不留，我取葫芦炼仙丹，救此方人。能行善者，以千金买药备用，不特自活，兼可救世，立大功德。”因出囊中药数丸示主人，芬芳扑鼻。且曰：“今年八月中秋，月色大明时，我仍来汝家，可设瓜果待我，此间人民恐少一半矣。”祝动心，曰：“如弟子者，可行功德乎？”曰：“可。”乃命家僮以千金与之，道士束负腰间，如匹布然，不觉其重。留药十丸，拱手别去。祝举家敬若神明，早晚礼拜。是年夏间无疫，中秋无月，且风雨交加，道士亦杳不至。

《子不语》卷三

清·袁枚

## 李 半 仙

甘肃参将李璇，自称李半仙。他只凭看人身边一个物件，就能判断出这人的吉凶祸福。

少詹彭芸楣与翰林沈云椒一起去找李璇占卜。彭芸楣指着一个石砚问他。李璇回答：“这石砚质料又厚又重，呈八角形，有尚书之像。可惜只能用于书房，不能做保卫疆土的材料。”沈云椒拿出身上佩带的手巾问他。李璇说：“手绢是素雅洁白的丝织品，自然是玉洁冰清的高雅之物，只可惜气魄小了一点儿。”

正说笑间，云南府的同知某人也来问卜。那人取出烟管请他占。李璇说：“这个烟管共有三截，镶合而成，您做官也是三起三落，是吗？”回答说：“是的。”李璇接着说：“您以后为人处事，也一定要改变以前的作法，不能再像烟管一样。”那个人问：“为什么？”他回答说：“烟管是最势利的物品，用得着时浑身火热；用不着时，马上变得冰冷。”那个人难堪地笑了笑，惭愧而沮丧地走了。

过了三年，彭芸楣任学差期满回京。李璇也进京被引见。彭学差故意再拿出烟管问卜。李璇说：“您又将被任命为学差。”彭芸楣问：“您是如何知道的？”李璇说：“烟管不是吃得饱的东西，担任学院试差，也不是可以致富的官职。而且烟管每日代替人们呼吸，而督学您也长年为穷书生说好话，一定还会重新任学差的。”后来果然如此。

### 原 文

甘肃参将军李璇，自称李半仙，能视人一物，便知休咎。彭芸楣少詹与沈云椒翰林同往占卜。彭指一砚问之，曰：“石质厚重，形

有八角，此八座象也。惜是文房之需，非封疆之料。”沈将所挂手巾问之，曰：“绢素清白，自是玉堂高品，惜边幅小耳。”正笑语间，云南同知某，亦来占卜，取烟管问之，曰：“管有三截，镶合而成，居官亦三起三倒，然否？”曰：“然。”曰：“君此后为人，亦须改过，不可再如烟管。”问：“何故？”曰：“烟管是势利之物，用得着他，浑身火热；用不着他，顷刻冰冷。”其人大笑，惭沮而去。逾三年，彭学差任满回京，李亦入都引见，彭故意再取烟管问之。曰：“君又放学差矣。”问：“何故？”曰：“烟非吃得饱之物，学院试差，非做得富之官。且烟管终日替人呼吸，督学终年为寒士吹嘘，将必复任。”

《子不语》卷三

清·袁枚

## 三斗汉

三斗汉是广东的一个普通百姓。因为他每顿饭需吃三斗小米，所以大家都叫他“三斗汉。”他身高一丈，膀大腰圆，面庞黝黑，胡须虬乱，以上街乞讨为生，但所得不能喂饱肚子。

一天，他来到惠州，在提督军门外与人戏耍，用双手提走了两个石狮子。提督听说后，召他进见，三斗汉仍提着那对石狮子前去拜见。提督命人牵来五条牛在前面拉着横木，要三斗汉在后面挽着横木，然后用鞭子赶牛，牛奋力地想向前奔跑，但始终不能移动半步。提督对三斗汉的力气感到十分惊异，就赏他吃喂马的粮食，并让他在军队习武。三斗汉跪着请求说：“小人每顿饭要吃三斗粮，请求您给我的饭食再加一倍吧。”提督答应了。

三斗汉在军队习武有段时间了，他骑上马就摔下来，射箭总是不中，只好改当步兵。他郁郁不得志，只得从军中退出。三斗汉游游荡荡，这一日来到潮州，正逢潮州东城门修建湘子桥。修桥梁用的条石长三丈多，宽和厚均为一尺五。民工们做了脚手架，数十人拉起石块，却上不去。三斗汉站在一旁讥笑着说：“这么多人累得汗流浹背，连一块条石也拉不上去吗？”人们对他的狂言感到愤怒，命他来试试。三斗汉独自一人登脚把条石拉了上去，众人吓得胆颤心惊。湘子桥原有桥洞数百孔，到辛卯年已倒塌了三座桥洞，郡丞范公捐款倡议重修。他见三斗汉能独自拉得了巨石，既省钱又省时，就命他把其余的石块都拉上去，并赏钱数十千。但不出一个月，三斗汉就将钱花光，人们也不知他到哪儿去了。有人说他已经饿死在澄江了。

## 原文

三斗汉者，粤之鄙人也。其饭须三斗粟乃饱，人故呼为三斗汉。身長一丈，围抱不周，须虬面黑，乞食于市，所得莫能果腹。一日之惠州，戏于提督军门外，双手挈二石狮去。提督召之，则仍挈双石狮而来。提督命五牛曳横木于前，三斗汉挽其后，用鞭鞭牛，牛奋欲奔，终不能移尺寸。提督奇其力，赏食马粮，使入伍学武。乃跪求云：“小人食需三斗粟，愿倍其食。”提都许之。习武有年，驰马辄坠，箭发不中，乃改步卒，郁郁不得志而归。游于潮州，值潮之东门修湘子桥。桥梁石长三丈余，宽厚皆尺五，众工构天架，数十人挽之，莫能上。三斗汉从旁笑曰：“如许众人，颊面汗背，犹不能升石条一块耶？”众怒其妄，命试之，遂登架独挽而上，众股栗。桥洞故有百数，辛卯年圯其三，郡丞范公捐俸倡修，见此人能独挽巨石，费省工速，遂命尽挽其余，赏钱数十千。不一月，食尽去，莫知所之。或云饿死于澄江。

《子不语》

清·袁枚

## 姚 剑 仙

边桂岩是山旰通判，他在洪泽湖岸边建造了房屋，聚集宾客在那里饮酒吟诗。

有一天晚上，筵席刚开，有位不认识的客人闯进来。他穿着脏鞋，戴着破帽子，辫发细长披在耳朵上。他又手作过揖，便坐到了来客们的上席，喝酒吃菜一点也不惭愧。客人们问他的姓名，回答说：“姓姚，号穆云，浙江萧山人。”又问他：“有什么技能？”他笑着回答：“会玩剑。”说完，口中吐出一粒铅丸，在手掌中滚来滚去便成了一口剑，大约寸把长，火光从剑头出来，光色鲜亮，象蛇吐舌。客人们惊恐万状，不敢出声。主人害怕惊吓了客人，再三请求穆云将剑收回。他对主人说：“剑不出来则罢，已经出来了便杀气腾腾，一定要斩一生物才能收回。”主人不得已，说：“除人之外，斩其他生物都可以。”穆云回头看了看阶下的一棵桃树，用手向它一指，一束白光飞向桃树下，围着树干绕了一圈，树倒在地下，连声音也没有。穆云口中又吐一丸，像上次的情形一样，它发出的白光和桃树下原来的白光相互撞击，像两条龙在用爪子相互抓斗，一直追逐到天上，满屋子的灯火全灭了。穆云一面戏弄着铅丸，一面看着客人们，客人们更加惊恐万状，有的便跪着向他求情。穆云微笑着说：“已经结束了。”他用手招了招那两道光，光便马上飞向他的手掌里，仍旧变成了两粒铅丸，他放在口中吞下，什么都没有了。

穆云又注酒满怀，大吃起来，许多客人请求做他的徒弟，向他学习剑术。穆云说：“这样安定的世道，学习它有什么用处，我只有剑术，而没有点金术，所以到这里来。”主人送了他一百两银子。

他住了三天就离开了。

### 原文

边桂岩为山旰通判，构屋洪泽堤畔，集宾客觴咏其中。

一夕，觥筹正开，有客闾然入。冠履垢敝，辨发髣髴然，披拂于耳，叉手揖坐诸客上，饮啖无忤。诸客问名姓，曰：“桂姚，号穆云，浙之萧山人。”问：“何能？”笑曰：“能戏剑。”口吐髻子一丸，滚掌中成剑，长寸许，火光自剑端出，熠熠如蛇吐舌，诸客悚息莫敢声。主人虑惊客，再三请收。客谓主人曰：“剑不出则已，既大则杀气甚盛，必斩一生物而后能敛。”通判曰：“除人外皆可。”姚顾阶下桃树，手指之，白光飞树下，环绕一匝，树仆地无声。口中复吐一丸，如前状，与桃树下白光相击，双虬攫拿，直上青天，满堂灯烛尽灭。姚且弄丸，且视诸客，客愈惊惧，有长跪者。姚微笑起曰：“毕矣。”以手招两光，奔掌内，仍作双丸，吞口中，了无他物。引满大嚼，群客请受业为弟子。姚曰：“太平之世，用此何为？吾有剑术，无点金术，故来。”通判赠以百金，居三日去。

《子不语》卷八

清·袁枚

## 董 金 瓯

董金瓯，是湖州的勇士。能身背沉重的东西去京城，只需十天就可以到达。曾经替人腰缠很多金钱去京城，经过山东的开成庙时，有强盗尾随在后面，伺机要盗走他腰上的金钱。董金瓯知道了这个情况，把金子挂在树上，下马同强盗搏斗，强盗打不过，便问：“你向什么人学习的拳法？”董金瓯回答说：“僧耳。”强盗说：“要打败僧耳拳，一定要我妹妹来，你敢在这地方等她吗？”董金瓯笑着回答：“躲避女子，就不是男子汉了。”于是，就坐着等待她。不多久，一位漂亮的女子来了，看上去十八、九岁，相貌非常温和，一见面就格斗。格斗了很长时间，女子问道：“你的拳法，不是僧耳教的，应该是另外的人教的。”董金瓯把实际情况告诉她，说：“我开始是向僧耳学习，后来又向僧耳的老师王征南学习。”

女子说：“假如是这样，你就先到我家，一起吃顿饭了再来格斗，才能决定胜负，你有勇气去吗？”董金瓯倚仗自己的勇猛高强，就随女子走去。

到了她家，原来她哥哥已经先回来了，张灯结彩，领着他的妻子前来迎接董金瓯，说：“妹夫来了。”用红布蒙上了妹妹的头，强求她举行婚礼。董金瓯很奇怪，并向他问原因，回答说：“我父亲替人家当保镖，在路上遇到了僧耳，两人进行格斗，不幸被打败送了命。我和妹妹立志要为父亲报仇，一同学习拳法，定要超过僧耳的本领，然后才能杀掉他。我们察访了僧耳的老师是王征南，到处寻求王老师，苦于没有门路。你是他的徒弟，就可以把我兄妹向王征南老师引见，我们重新学习拳法，这样，就能报父亲的仇了。”董金瓯在他们家当了女婿，另外，让别人把董金瓯腰



纠缠的那些金钱送往了京师。以后，不知这事的結果。

### 原文

董金甌者，湖州勇士。能负重走京师，十日可到。尝为人腰千金，入都，过山东开成庙，有盗尾后，将取其金。董知之，挂金树上，下马与搏，盗抵敌不胜，问：“足下拳法何人所授？”曰“僧耳。”盗曰：“破僧耳拳，须我妹来，汝敢在此相待否？”董笑曰：“避女子，非夫也。”坐以待之。少顷，一美女来，年十八九，貌甚和，相见即格斗。良久曰：“汝拳法，非僧耳授也，当别有人。”董以实告曰：“我初学于僧耳，后学于僧耳之师王征南。”女子曰：“若然，须至我家，彼此一饭，再斗方决，汝敢往乎？”董恃其勇，径随女子行。到其家，则其兄已先在家，张灯挂红，率妻欢迎曰：“妹夫来矣。”以红巾蒙其妹头，强之交拜。董骇然问故，曰：“吾父某亦为人保镖，路逢僧耳，与角斗，不胜而死。我与妹立志报仇，同习拳法，必须胜僧耳者，然后可以杀之。访得僧耳之师为王征南，苦相寻无路。汝是其弟子，则可以引见征南，再学拳法，报此仇矣。”董遂赘其家，别遣人赍腰间金赴京师。嗣后不知所终。

《子不语》卷八

清·袁枚

## 高相国种须

高文端公自己叙述，他25岁，任山东泗水县县令时，吕道士替他看相说：“您应该当皇帝下面最大的官。可是，不长胡须，就不能升官了。”高相国摸摸自己腮帮说：“连须根都没有，何况胡须？”吕道士说：“我能让您长出胡须。”这天晚上，等高文端公睡得很熟时，吕道人拿笔蘸墨，在他腮下画了些星星点点，三天以后，胡须就长出来了。可是，用笔画出的胡须只有百十来根，一辈子也不再增多。

就在长须的这一年，高文端公升为邠州的州官，后来，提拔当了总督，最后一直高升做了宰相。

### 原文

高文端公自言，年二十五，作山东泗水县令时，吕道士为之相面。曰：“君当贵极人臣，然须不生，官不迁。”相国自摩其颐曰：“根且未有，何况于须？”吕曰：“我能种之。”是夕，伺公睡熟，以笔蘸黑，画颐下如星点，三日而须出矣。然笔所画，缕缕百十茎，终身不能多也。是年迁邠州牧，擢迁至总督而入相。

《子不语》卷八

清·袁枚

## 江秀才寄语

婺源有位姓江的秀才，名永，又称慎修，能制造奇特的器具。

他拿来一个猪膀胱，将里面放一些大豆，再向膀胱内吹气，然后把口束紧，大豆就飘浮在猪膀胱的正中间。这样，他就更加相信地球像鸡蛋黄的学说了。有人愿意给他当徒弟，他就让徒弟对着那猪膀胱，坐着看七天，如果不厌倦，就答应收他。

他在家种地耕田，全部使用木牛。进城赶集，也骑一头木驴。这木驴不吃草，不鸣叫，人们把它当怪物。江秀才笑着说：“这是诸葛孔明曾经用过的方法，不过里面安装着机关罢了，不是怪物。”他还弄来一个竹筒，中间用玻璃当盖子，有钥匙打开它，打开后就朝里面说上数千字的语言，说完了，马上合好盖子。在千里之内，只要打开筒盖，侧耳倾听，那声音还清清楚楚，就像当面说话一样。假如超过了千里的路程，那声音也就慢慢地消散，保存不完全了。

有一天，江秀才忽然自己跳进水中，乡亲们惊慌失措，赶快去救他，当他的身躯还只淹没一半时就被救起来了。他非常悔恨地说：“我现在明白了灾难是逃不掉的，我的两个儿子去两湖漫游，今天未时三刻，命里注定，他们一同在洞庭湖淹死。我想用我这老朽的躯体去代替他们。眼下诸位救活了我，一定没有人救我的两个儿子了！”没有过半个月，果然收到了儿子遇难的不幸消息。

### 原文

婺源江秀才，号慎修，名永，能制奇器。取猪尿胞，置黄

豆，以气吹满而缚其口，豆浮正中，益信地如鸡子黄之说。有愿为弟子者，便令先对此胞坐视七日，不厌不倦，方可教也。家中耕田，悉用木牛。行城外，骑一木驴，不食不鸣，人以为妖。笑曰：“此武侯成法，不过中用机关耳，非妖也。”置一竹筒，中用玻璃为盖，有钥开之。开则向筒说数千言，言毕即闭。传千里内，人开筒侧耳，其音宛在，如面谈也。过千里，则音渐渐散不全矣。忽一日，自投水。乡人惊救之，半溺而起。大恨曰：“吾今而知数之难逃也。吾二子外游于楚，今日未时三刻，理应同溺洞庭，吾欲以老身代之。今诸公救我，必无人救二子矣！”不半月，凶闻果至。

### 《子不语》卷十三

清·袁枚

## 卖 蒜 叟

南阳县有个杨二相公，精于武术和拳击，能够用双肩托起装运粮食的船。押送运粮的几百名士兵，用撑船的篙刺他，篙所接触的地方，一寸一寸地折断。因此，他一时勇武之名很大，率领徒弟们在常州巡回传授武艺，每次到演武场传授枪棒，观众都里三重外三重，把武场围得水泄不通。

有一天，来了一位老态龙钟、腰弯背驼、不停地咳嗽的卖大蒜的老人，他站在一边轻蔑地用眼睛斜着观看二相公教武，而且还嘲弄他。观众都很害怕，跑去告诉二相公。二相公非常生气，把老人招到自己面前，用拳头打砖墙，墙凹进去尺把深。二相公傲慢地对老人说：“老头子有这样的本领吗？”老人回答说：“您能打墙，却不能打人。”二相公更加生气，骂道：“老东西！你能经得住我打吗？打死了别埋怨我！”老人笑着回答说：“我是上了年纪接近死亡的人，能用我的死来成全您的声誉，死又有什么怨恨呢？”于是，老人就广泛地邀请观众，两人立下生死文书，还让二相公先休养三天。

这一天，老人自己把自己捆绑在树上，解开上衣，袒露腹部，二相公故意先走出十步开外，借着冲势奋力出拳打击老人。老人一声不响，安然无恙。只见二相公双膝跪在地上，叩头谢罪说：“晚辈知道自己的过错了！”想拔出拳头，可是拳头插进老人肚子里，使尽力气也抽不出来。他向老人苦苦求饶了很久，老人才将鼓鼓的肚子猛然一松，将二相公甩到了一座石桥的对面。老人慢慢地背起大蒜走开了，始终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

## 原文

南阳县有杨二相公者，精于拳勇，能以两肩负粮船而起。旗丁数百，以篙刺之，篙所触处，寸寸折裂，以此名重一时。率其徒行教常州，每至演武场传授枪棒，观者如堵。忽一日，有卖蒜叟龙钟偃偻，咳嗽不绝声，旁睨而揶揄之。众大骇，走告杨，杨大怒，招叟至前，以拳打泵墙，陷入尺许。傲之曰：“叟能如是乎？”叟曰：“君能打墙，不能打人。”杨愈怒，骂曰：“老奴能受我打乎？打死勿怨！”叟笑曰：“老人垂死之年，能以一死成君之名，死亦何怨？”乃广约众人，写立券誓，令杨养息三日。老人自缚于树，解衣露腹，杨故取势于十步外，奋拳击之。老人寂然无声，但见杨双膝跪地叩头曰：“晚生知罪了！”拔其拳，已夹入老人腹中，坚不可出。哀求良久，老人鼓腹纵之，已跌出一石桥外矣。老人徐徐负蒜而归，卒不肯告人姓氏。

《子不语》卷十四

清·袁枚

## 奇 勇

建国初期，有个叫二巴图鲁的人。他朝地下洒一泡尿，地就陷下去一尺深。他还能自己抓起自己的头发使身体悬空，两脚离地尺把高，好长一段时间不掉下来。有一次，在关外被敌释偷袭营寨，黑暗中他的头被敌人砍掉了，敌人的刀抽回后，他急忙用右手按住头，左手挥刀，还一连杀死了几十名敌军，自己才死。

### 原文

国初有二巴图鲁。一溺地，地陷一尺。能自抓其发拔起，身在空中高尺许，两足离地，移时不下。一在关外被敌劫营，黑暗中已为敌断其首矣，刀过处，急以右手捺住头，左手挥刀，犹杀数十人而后死。

《子不语》卷十六

清·袁枚

## 猢狲酒

学士曹洛裡向我讲述，康熙甲申年春天，他和友人潘锡畴游览黄山，到文殊院里，和僧人雪庄一起进餐。忽然看不见席中的友人和雪庄了，各人只显露出头顶。雪庄说：“这是云在飘过。”第二天，曹洛裡到云峰洞游览，遇到一位老人，身材九尺高，胡须长而密，穿着僧衣和草鞋。坐在洞中石床上。他向老人讨茶喝，老人笑着说：“这儿哪里有茶？”他把自己带的炒米恭敬地送给老人，老人说：“我有60多年没有尝过这种味道了。”他问老人姓名，老人说：“我姓周，名执，曾任总兵官职。明朝末年隐居在这里，已有130年了。这里是猿猴栖居的洞穴，曾被老虎占据，猿猴们很忧虑，请我来杀了这群老虎，因而能够在这里居住。”洞中石床上放着两把剑，光亮得像晶莹的白雪，石台上还供着河图洛书和64卦，地上堆着几十张虎皮。老人笑着对曹洛裡说：“明天猿猴们要来为我庆寿，观看也会很有趣的。”话未说完，就有几只小猿猴来到洞前，看见有生人，都惊慌地逃开了。老人说：“自从除去了虎害，猿猴们感激我的恩情，每天轮班来服侍我。”接着老人对猿猴们大声吩咐说：“我现在要请客，去拾些柴来煮芋头吃！”猿猴也跳跃着离开。不一会儿，它们捧着柴草来，煮熟了芋头，老人和曹洛裡一起吃。曹洛裡心里想，这时候要有酒该多美呵。老人却已经知道了他的心思，领他到一面山崖下，那里有石头小水坑，坑里的水清澈碧绿而且清香。老人说：“这是猢狲酒。”斟酒与曹洛裡一起饮。老人喝得醉了，取出双剑舞起来，象电光闪烁，沙石飞扬，大风刮起。舞完剑后，老人回到洞中，枕着虎皮躺着，对曹洛裡说：“你要饿了可以随手拿些松子橡实栗子吃，吃了后，身体会觉得轻松健壮的。”在这以前，曹洛裡有风寒的病根，自从吃了松子、橡实、栗子以后，病已减轻了十之八九。



最后，老人又带他来到一座山崖，有个长胡须的白猿猴，坐在松枝编结的屋子里，手里捧着一卷白色的书，琅琅地念诵着，听不懂读的是什麼，而在白猿的下方，有成千的猿猴在行礼舞蹈。曹洛裡看见这一切很高兴，急忙拜辞赶回去告诉雪庄，并拉着雪庄一起前往。但那洞里只有石床还在，老人却不见了。

## 原文

曹学士洛裡为余言，康熙甲申春，与友人潘锡畴游黄山，至文殊院，与僧雪庄对食。忽不见席中人，仅各露一顶。僧曰：“此云过也。”次日入云峰洞，有一老人，身长九尺，美须髯，袖衣草履，坐石床。曹向之索茶，老人笑曰：“此间安得茶？”曹带炒米献老人。老人曰：“六十余年未尝此味矣。”曹叩其姓氏，曰：“余姓周，名执，管总兵。明末隐此，百三十年。此猿洞也，为虎所据，诸猿患之，招余杀虎殄其类，因得居此。”床置二剑，光如沃雪；台上供河，洛二图，六十四卦；地堆虎皮数十张。笑谓曹曰：“明日，诸猿来寿我，颇可观”。言未已，有数小猿至洞前，见有人，惊跳去。老人曰：“自虎害除，猿感我恩，每日轮班来供使令。”因呼曰：“我将请客，可拾薪煨芋！”猿跃去。少顷，捧薪至，煮芋与曹共啖。曹私忆此间得酒更佳，老人已知。引至一崖，有石覆小凹，澄碧而香，曰：“此猢猻酒也。”酌而共饮。老人醉，取双剑舞，走电飞沙，天风皆起。舞毕还洞，枕虎皮卧，语曹云：“汝饥可随手取松子橡栗食之，食后，体觉轻健。”先是曹常病寒，至是病减八九。最后引至一崖，有长髯白猿，以松枝结屋而坐；手素书一卷，诵之琅琅，不解作何语，其下千猿拜舞。曹大喜，急走归告雪庄。拉之同往，洞中止存石床，不见老人。

《子不语》卷二十

清·袁枚

## 葛道人以风洗手

有位姓葛的道人是杭州仁和人。家境属于小康，平素热衷于道教。50岁后，他将家产的一半分给儿子，另一半资产用来云游天下。

一次，当他渡过钱塘江，准备攀登天台山时，路上碰到一位老头儿，拱手问他：“您看起来很有道骨，为什么不学道呢？”于是姓葛的就同他交谈起来。两人谈得挺投机。老头说：“我是福建人，研究过天文学，曾经担任过钦天监，辞去官职已有20年了。您若不嫌弃，明年春天我会在家中恭候大驾。”然后，他写下了自己的地址交给了姓葛的。

第二年春天，姓葛的按照约定的时间前去拜访，却没见到那位老人。心中怅然若失，准备返回，晚上住在旅店，又见到一位道士，身材高大，神态清逸，只是一天到晚一言不发。姓葛的接近他，并且和他攀谈，告诉他自己是为了拜访仙师而来。这位道士说：“您果真有志，我推荐您去庐山，见我师兄云林先生，他可以做您的师父。”

姓葛的请求道士写了封推荐信前往庐山。在深山里行走十来日，也没有见到云林先生的踪迹，心里暗自疑惑。一天，他见山洞中坐着一位老人，用手招风，做洗手的动作。姓葛的感到很奇怪，于是向老人面交推荐信，并在老人座下跪拜，要拜老人为师。老人说：“你来得太早，与人间还有30年缘份未完。我先给你经书一卷，法宝一件，你出山后，诵经文，守法宝，并用它们济世救人。30年后你再入山修炼，那时我会向你传授道教真义。”姓葛的问道：“您用手招风是为什么？”老人说：“我正修炼神仙法术，

修成后，做饭可以不用火，洗澡可以不用水，招风就是为了洗手。”于是老人引导姓葛的出了山，没有半天，就到了通往南昌的大路。

回家后，姓葛的学习道人传授的经书法术，能够整治鬼怪，降服妖魔。所谓法宝，就是一块鹅卵石，有缝隙，好像人的眼睛；有光芒，能自己动，一闪一闪的好像人眨眼一样。可是葛道人平时是不轻易给别人看的。

## 原文

葛道人者，杭州仁和人。家素小康，性好道，年五十外，分家资半以与子，而挟其半以游。过钱塘江，将取道入天台山，路遇一叟，拱手曰：“子有道骨，盍学道？”葛与谈，甚悦。叟曰：“某福建人也。明习天文，曾官于钦天监，辞官归二十年矣。子如不弃，明春当候子于家”。写居址与之。葛次年如期往访，不遇，怅怅欲回。晚入旅店，又见一道士，貌伟神清，终久不发一语。葛就而与谈，自陈为访仙故来。道士曰：“子果有志，吾荐子入庐山，见吾师兄云林先生，可以为子师。”葛求荐书以往。行深山中十余日，不见踪迹，心窃疑之。一日，见山洞中坐一老人，以手招风，作盥沐状。葛异之，因陈道人书，拜于座下。老人曰：“汝来太早矣，尚有人间未了缘三十年。吾且与汝经一卷，法宝一件，汝出山诵经守宝，以济世人。三十年后，再入山，吾传汝道可也。”葛问：“以手招风何为？”曰：“修神仙术。成者，食不用火，沐不用水，招风所以洗手也。”因导葛出山。行未半日，已至南昌大路矣。至家，葛道人学其术，能治鬼服妖。所谓法宝者，乃一鹅卵石，有缝，颇似人眼，有光芒，能自动，闪闪如交睫。然葛亦不轻以示人也。

《子不语》

清·袁枚

## 冯侍御身轻

冯侍御养梧先生自己说，刚出生时身体很小，就像一只小猫，用秤称还不满二斤。家里人都以为难以养大成人。十岁以后，身体渐渐变得魁梧。后来他考中进士，入词林，又转为御史。他有两个儿子，一个为布政使，一个为翰林。这位冯先生小时候还能腾空行走十几步。这时我才知道李邕侯幼年时能飞行，母亲怕他飞走，就用葱蒜喂饱他。看来腾空飞行这种行为确实存在的。

### 原文

冯侍御养梧先生，自言初生时身小如猫，称之，重不满二斤，家人以为必难长成。后过十岁，形渐魁梧，登进士，入词林，转御史。生二子，一为布政使，一为翰林。先生为儿时，能踏空而行十余步。方知李邕侯幼时能飞，母恐其去，以葱蒜戾之，其事竟有。

《子不语》

清·袁枚

## 借棺为车

绍兴有个张元公，在苏州城西门开布店。聘请了一个姓孙的伙计，是陕西人。这伙计为人诚恳，办事既谨慎，又勤快，凡是他所经营的买卖，获利全都为市场上的三倍。由于这个缘故，他和店主的关系非常融洽。在三五年之内，这位姓孙的伙计替张元公赚得了十万家财。伙计多次请求回家，张元公坚决挽留不放。姓孙的生气地说：“如果我死了，也不放我回家吗？”张元公笑着回答说：“你真的死了，我一定亲自送你回家，三四千里的路程，我决不辞劳苦。”又过了一年，姓孙的真的病势非常沉重，张元公到他床边问后事怎样料理。他回答说：“我家住在陕西长安县钟楼旁边，家中有个儿子。如果你不忘我们过去的情义，我死后，可以把我的棺材寄回家交给我儿子。”说完，就死了。张元公大哭，深深地悔恨自己苦苦地留他，是对他的虐待；又寻思都是由于他的帮助，才有今天的十万家财，怎么能说话不算数，不送他回家呢？

张元公就准备了千金葬礼费，亲自将棺材送到了长安。敲开孙家的门，大儿子出门相见，张元公便把他父亲因病辞世的经过告诉他，并且伤心落泪。可是大儿子很淡然，只告诉他家中的佣人说：“老爷的棺材已经拉回来了，可将它安放在大厅旁边。”既没有悲痛的表情，也不改穿孝服。这种表现使张元公大为震惊，感到无话可说。一会儿，小儿子也出来相见，他向张元公说了几句感谢的话，也像平常一样若无其事。张元公认为这两个儿子几乎不是人。心想，姓孙的那么好的人，哪能生养出两个禽兽般的儿子呢？自己正在惊讶惋惜的时候，听到他们的母亲在屋里吩咐

说：“客人远道而来，能不饿吗？酒菜我已经准备好了，可惜没有人相陪，怎么办！”两个儿子说：“张先生是父亲的主人，我们作晚辈的不敢陪同侍奉。”他们的母亲说：“那么，非要你们死去的父亲来作陪不可了。”便命令两个儿子摆好筵席，自己拿出一把大斧子，劈开棺材骂道：“已经到家了，为什么还装出这个模样？”姓孙的大笑，掀开棺材盖坐起来，拜谢张元公说：“您真是诚实厚道的人，果然不食言，还亲自送我回家。”张元公说：“为什么开这样恶作剧的玩笑？”姓孙的说：“我如果不这样，您肯放我回家吗？”况且乘车、骑马回家也太累，不如躺在棺材中安静舒适。”张元公说：“你的病已经好了，为什么不再和我一同返回苏州呢？”姓孙的回答说：“您命中注定家财只能有十万，我即使再去给您当伙计，对您家的财产也不会有所增加。”于是，留张元公在他家住了三天才告别。张元公始终也没有弄明白姓孙的到底是什么人。

## 原文

绍兴张元公，在阊门开布行。聘伙计孙某者，陕人也，性诚谨而勤，所经算无不利市三倍，以故宾主相得。三五年中，为张致家资十万。屡乞归家，张坚留不许。孙怒曰：“假如我死，亦不放我归乎？”张笑曰：“果死，必亲送君归，三四千里，我不辞劳。”又一年，孙果病笃，张至床前问身后事。曰：“我家在陕西长安县钟楼之旁，有二子在家，如念我前情，可将我灵柩寄归付之。”随即气绝。张大哭，梁悔从前苦留之虐，又自念十万家资，皆出渠帮助之力，何可食言不送？乃具赙义千金，亲送棺至长安。叩其门开。长子出见，告以尊翁病故原委，为之泣下。而其子夷然，但唤家人云：“爷柩既归，可安置厅旁。”既无哀客，亦不易服。张骇绝无言。少顷，次子出见，向张致谢语，亦扬扬如平常。张以为此二子殆非人类，岂以孙某如此好人，而生禽兽之二子乎？正惊叹间，闻其母在内呼曰：“行主远来，得毋饥乎？我酒

僕已备，惜无人陪，奈何？”两子曰：“行主张先生，父执也，卑幼不敢陪侍。”其母曰：“然则非汝死父不可。”命二子肆筵设席，而已持大斧出，劈棺骂曰：“业已到家，何必装痴作态？”死者大笑，掀棺而起，问张拜谢曰：“君真古人也，送我归死，不食言。”张问：“何作此狡狴？”曰：“我不死，君肯放我归乎？且车马劳顿，不如卧棺中之安逸耳。”张曰：“君病既愈，盍再同往苏州？”曰：“君命中财止十万，我虽再来，不能有所增益。”留张宿三日而别，终不知孙为何许人也。

《子不语》

清·袁枚

## 蔡 哑 子

常州有一位生来就不能讲话的人，姓蔡，名字忘记了，家庭世代居住在城北面青山庄。因为家里生活贫困，他就行乞为生，人们都叫他“蔡哑子”。

蔡哑子没有什么本事，乞丐们都看不起他，只有许道士对他很照顾。过了好长时间，许道士死在朱家村，尸体上有重伤，许家人就向官府告朱某谋害的。朱某被拘捕入狱，将被判死刑。人们中有的说：“许道士是他杀的，罪该当死。”有的却说：“恐怕是冤枉，但不知真情。”

一天，蔡哑子来到朱家村。村里的人对他说：“哑子过来，给你吃的。”蔡哑子忽然瞪着眼睛大声说：“我是为朱氏昭雪冤案来的，没有时间吃饭。”村里的人们都很震惊。当时，因为许道士的案件，朱家已把家产荡尽，再没有什么办法可想了，于是对哑子说：“这件事关系到人命，你不是开玩笑吧？”哑子说：“到官府里，我自己能讲清楚的。”于是朱氏家族里的人和邻居保人等几百人一起带着蔡哑子进城去。常州太守李公，正坐在公堂上，他讯问蔡哑子。哑子说：“杀人者是许雨公，和朱某有什么关系？”他有根有据地讲述了事情经过。太守就当场签发命令拘捕许雨公。许雨公正在瓜棚里和朋友们避暑赌钱，拘捕到案后，一经审问就招供了。太守就立即放朱某出狱。

当初，许雨公和朱某争客行没有到手，因此设下计谋，带着许道士到偏僻的地方打死了他，用车拉着尸首放在朱某门前。这件事办得很隐秘，唯独没有避开蔡哑子，因为他生来就不能讲话。



朱某感激蔡哑子的救命之恩，到乞丐群中去找蔡哑子表示谢意。乞丐们说：“咳，蔡哑子已经死了。”并说正是朱某出狱的那一天死去的。

## 原文

常州有生而不能言者，蔡姓，逸其名，世居郡北青山庄。家贫行乞，人皆呼为蔡哑子。哑子无他技，诸乞儿莫善也。独有许道士待之厚。久之，许道士死于朱家村。尸有重伤，许氏鸣朱某于官。锻炼成狱，拟大辟。或曰，朱某实毙之，罪诚当。或曰，恐有冤，然莫知的耗。一日蔡哑子至朱家村。村人曰：“哑子来，与尔食。”蔡哑子忽张目大言曰：“我为朱氏雪冤而来。勿暇食也。”村中老幼惊骇。时朱氏以许道士一案，家产荡然，计无所出，谓哑子曰：“事关人命，汝无戏言？”哑子曰：“到官，我自能白之”。于是朱氏族众及邻保数百人，共拉哑子入城。太守李公，适坐堂皇，诘讯哑子。哑子曰：“杀人者许雨公也。与朱某何与？”历言情事凿凿。因即签拘许雨公。雨公方与朋辈避暑瓜棚赌钱。拘至，一讯而服。立出朱某于狱。初，雨公与朱某事客行不遂，故设计拉许道士于僻所殴毙之，与尸朱某门。事甚秘，然独不避蔡哑子者，以其生而不能言也。朱某感甚再生之德，往乞队中作谢。诸乞儿曰：“噫，哑子死矣。”盖即朱某出狱之日云。

《续子不语》

清·袁枚

## 奇 遇

交河县的苏斗南先生，雍正癸丑（公元1733年）年参加会试归来，走到新城县的沟河畔，和一位刚被罢了官的朋友相遇在一家酒店中。几杯酒下肚，这位朋友满怀忧郁，牢骚不止，怨恨人世间不公平，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这时候，有个骑马人来到酒店前。他穿着紧身衣裤，行动急促，翻身下马，栓马在树旁，大步走进店来，在苏斗南和他的朋友对面坐下。他静静地听了苏先生的朋友所发的牢骚，然后作揖为礼，对这位朋友说道：“您是报怨世间因果不兑现了？那好色之徒必然落得一身病，那赌博之徒必然落得一贫如洗，这是势所必然；抢劫他人财产的人必然要受诛戮，杀人的人必然要抵命，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同样是好色，他们的禀性又有强弱之分，同样是赌博，技巧又有优劣之别，这就叫形势不能整齐一律；同样是抢劫，其中有首犯和从犯，同样是杀人，又有过失与故意之别，从情理上讲，也应该区别对待。这当中的差别，是很细致而微妙的。其中有的已经将功补过，以没有报应的形式显示报应；有的功罪表现还没有完结，表现为应该受报而暂时不报。这当中的对比权衡，更加细致而微妙。您只根据眼前的见闻，就怀疑天道报应不公平，岂不是冒失了吗？而且您也没有什么理由来怨天道报应不公平！您的命里注定，本来是在九品以下的，经过努力修善，可以官至七品。只因您机巧多端，善于察颜观色，工于趋炎附势，深谙于排除异己，所以从七品削减为八品。您晋升八品官的时候，心里还很得意，以为是自己心计巧妙，才由九品升迁上来。岂不知，正因为您心计巧妙，才由七品降下来的。”接着，

这人又附在苏先生那位朋友的耳边密语了一番，最后大声说：“这些事儿，您全忘了吗？”苏先生那位朋友吓得汗流浹背，问那人怎么知道这些隐匿的事情。那人笑着说：“难道只有我一人知道？天上、地下、人间，谁不知道？”说罢离席，掉转马头扬长而去。只见那马蹄踏起的黄尘滚滚，转眼之间就不见踪迹了。

## 原文

交河苏斗南，雍正癸丑会试归。至白沟河，与一友遇于酒肆中。友方罢官，饭醉后，牢骚抑郁，恨善恶之无报。适一人褶裤急装，系马于树，亦就对坐。侧听良久，揖其友而言曰：“君疑因果有爽耶？夫好色者必病，嗜博者必败，势也；劫财者必诛，杀人者必抵，理也。同好色而禀有强弱，同嗜博而技有工拙，则势不能齐；同劫而有首有从，同杀人而有误有故，则理宜别论。此中之消息微矣。其间功过互偿，或以无报为报；罪福未尽，或有报而不即报。毫厘比较，益微乎微矣。君执目前所见，而疑无道难明，岂不慎乎？且君亦何可怨天道！君命本当未人流出身，官至七品。以君机械多端，伺察多术，工于趋避，而深排挤，遂削官为八品。迁人品之时，自谓以心计巧密，由九品而升。不知正以心计巧密，由七品而降也。”因附耳样语，语訖，大声曰：“君忘之乎？”因骇汗浹背，问何以能知微。笑曰“岂独我知？三界熟不知？”掉头上马，惟见黄尘滚滚然，斯须灭迹。

《阅微草堂》卷八

清·纪晓岚

## 不速之客

我的外叔祖(外祖父之弟)张雪堂先生说：他十七八岁时，与几位朋友月夜集会。当时秋蟹正肥，新酒刚滤成，正是宴饮的好时候。大家把酒话长，兴致正浓，忽然有一位素不相识者来到席前。只见他头戴草帽，身穿石兰衫，脚踏云鞋。他拱手施礼，说道：“在下虽然鄙陋，还是挺爱喝酒吃螃蟹，如果列位不嫌弃，让我坐在下首怎么样？”众人一时失措，竟不知说什么好，便姑且请他坐在下首的席位上。

此人落坐之后，就有人问他的姓名，他笑而不答，只顾着大嚼大嚼，全没有一点儿谦让。酒足饭饱之后，他突然站起来说：“今天与各位相会，也算是前世有缘。后会茫茫，不知何日能酬谢各位的高尚情谊。”说罢，纵身一跳直跃屋顶，瓦楞无声，霎时不知去向。人们这才发现他坐过的椅子上闪烁有光，仔细一看，乃是白银一锭。这锭银子足够今天宴会的花销了。

有人说他是神仙，有人说他是术士，有人说他是江湖大盗。我认为最后一种说法比较贴切。

我小的时候，曾见过李金梁那一类的人，他们的武艺就能达到以上所说的那个水平。我还听人说过窦二东和他的党羽，往往深夜里窜入人家中，等到妇女们就寝之后，就闯进去，用刀威胁，使她们不敢出声。他们就连被褥带人一起卷起来挟走。他们挟着那么重的负担，窜房越脊几十里路，等到晨钟将报，东方欲晓，仍旧连人带物一起送回来。被劫持的妇女惘惘然就象做了一场梦。

有一天晚上，一位被劫持妇女的丈夫回到家中，他发现妻子被劫，就在住室左右埋伏下人。等到送者一到，他们就出其不意

突然袭击。那盗贼一臂挥刀与众人格斗，一臂迅速将妇女扔到床上，然后风驰电掣般转眼之间毫无踪影。由此看来，他们大概是唐代剑客的支流旁宗吧！

## 原文

外叔祖张公雪堂言：十七八岁时，与数友月夜小集。时霜蟹初肥，新笋亦熟，酷洽之际，忽一人立席前。著草笠衣石蓝衫，掇簪云履，拱手曰：“仆虽鄙陋，然颇爱把酒持螯，请附末坐可乎？”众错愕不测，姑揖之坐。问姓名，笑不答，但痛饮大嚼，都无一语。醉饱后蹶然起曰：“今朝相遇，亦是前缘。后会茫茫不知何日得酬高谊。”语訖，竿身一跃，屋瓦无声，已莫知所在。视椅上有物杲然，乃白金一饼，约略敌是日之所费。或曰仙也，或曰术士也，或曰剧盗也。余为剧盗之说为近之。小时见李金梁辈其技可以至此。又闻窦二东之党，每能夜入人家，伺妇女就寝，胁以力，禁易语，并衾褥卷之，挟以越屋数十里。晓钟将动，仍卷之送还，被盗者惘惘如梦。一夕，夫归家，伏人于室。俟其送它，突出搏击。乃一手挥刀格斗，一手掷妇于床上，如风旋电掣，已无踪。殆唐代剑客之支流乎！

《阅微草堂》卷八

纪晓岚

## 小 偷

世面上流传的“奇门遁甲”之书可算不少。然而，这里面都没有这种术数的真传；真传只不过是几句口诀而已，而且不付诸纸墨、不落于书本。

德州宋清远先生说，他曾经去访问一位朋友。那朋友热情地留他住下。当晚，明月高挂，朋友说：“这么好的夜晚，月亮这么明亮，不可虚过，我请你看一场戏好不好？”于是，他就取来十几条长凳，横七竖八地摆在院子里。他与清远先生点燃明烛，坐在堂上饮酒赏月。

二更鼓之后，只见有一人跳墙而入。他在台阶前转着圈走。每遇到一条长凳，他都得又蹬又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跨得过去。他开始时是沿着这些长凳顺行，向上跳一二百度。又转为逆行，又向上跳一二百度。最后精疲力尽摔倒在地。这时天已经快亮了，宋清远那位朋友走过去，把他带上堂来，问他是什么人，到这儿来干什么？

那人磕头招认说：“我是个小偷。跳进您的院子后，只见一道又一道的矮墙。跳过一道又有一道，总是跳不尽；我就返身往回去的路上走，矮墙还是跳不完，劳累不堪，因而被您抓住。是死是活就任您发落吧！”

朋友听罢哈哈大笑，就把他放了。并对宋清远说：“昨天我算了一卦，知道这个小偷要来，所以，我就做了这么个小法术，来戏弄戏弄他。”宋清远问这是什么法术，朋友回答：“这叫‘奇门’之法。别人如果学到这种法术，怕会带来祸害。你为人端正谨慎，如果你愿意学，我可以教给你。”宋清远表示不愿学。朋友叹息道：

“愿意学的我不能教他们，可以传授的人又不愿学。看来，这种法术恐怕要失传了！”

朋友的心里似乎若有所失，很遗憾地送宋清远先生回去了。

## 原文

奇门遁甲之书，所在多有。然皆非真传；真传不过口诀数语，不著诸纸墨也。德州宋先生清远言曾访一友，友留之宿。曰：“良夜月明，观一戏剧可乎？”因取凳十余，纵横布院中。与清远明烛饮堂上。二鼓后，见一人逾垣入，环转阶前。每遇一凳，辄蹒跚努力良久，乃跨过。始而顺行，曲踊一二百度。转而逆行，又曲踊一二百度。疲极踣卧。天已向曙矣，友引至堂上，诘问何来。叩首曰：“吾实偷儿。入宅以后惟见层层皆短垣，愈越愈不能尽；窘而退出，又愈越愈不能尽，困顿故见擒。死生惟命。”友笑遣之。谓清远曰：“昨卜有此偷儿来，故戏以小术。”问此何术，曰：“奇门法也。他人得之，恐召祸。君真端谨，如愿学，当受君。”清远谢不愿。友太息曰：“愿学者不可传，可传者不愿学。此术其终绝矣。意若有失，怅怅送之返。”

《阅微草堂》卷八

清·纪晓岚

## 预 知

算卦人童西嗣说，他曾经见到有两个人在下棋。另外有一个人事先画了一张棋局图，图上标有黑九三、白六五之类的布局，把这张棋局图放进竹筒中封好，等那两位下棋者决出了胜负，此人打开竹筒把棋局图拿出来，与他们的实际棋局相对照，竟然一路不差。不知此人操持的是什么法术。

根据唐人钟辂所撰的《前定录》记载：在唐玄宗开元年间，京师（长安）宣平坊住着一位王生，善于卜算。李揆就请他为自己卜算官运如何。他送给李揆一沓密封起来的纸，大概有十几张，并对李揆说：“等你做了左拾遗之官，才能打开来看。”后来，通过李璆的推荐，皇帝召见了李揆，并命大臣出题考试他的文词。共有三道题：第一题《紫绿盛露囊赋》，第二题《答吐蕃书》，第三题《代南越献白孔雀表》。李揆从上午十一点一直答到下午六、七点，他的试卷一共涂改了八个字。皇帝看了他的试卷，在旁边注了两句：“明天授予他左拾遗官。”

过了十来天，李揆打开王生送给他的密封纸，那里有三份与他的考试题目完全相同的卷子，而且那八处涂改与两条旁注也竟与他那卷子完全一样。

可见，自古以来就存在这类卜算术。童西嗣所说的那个画棋局的人，只不过是向人学到了这种卜算术而已。

若论操笔构思，或临局布子，虽是当事人，也有不能预先掌握命运的。而那些善于卜算的先生们，却往往能事先料到结果。这就是说，任你如何努力，终究跳不出定数之外。明白了这层道理，那些巧取豪夺，或每日里营营苟苟，因追求利欲而勾心斗角



的人，也该收敛一点儿了吧。

### 原文

卜者童西峒言：尝见有二人对弈。一客预点一奕图，如黑九三白六五之类，封置筒中。奕毕发视，一路不差。竟不知其操何术。按前定录载开元中，宣平坊王生，为李揆卜进取，授以一絨，可数十纸。曰：“君除拾遗日发此。”后揆以李璆荐，命宰臣试文词。一题为紫丝盛露囊赋，一题为答吐蕃书，一题为代南越献白孔雀表。揆自午至酉而成，凡涂八字。旁注两句。朔日授，左拾遗。旬余，发王生之絨视之，三篇皆在，其中涂注者亦如之。是古有此术，此人偶得别传耳。夫操管运思，临枰布子，虽当局之人，有不能预自主持者；而卜者乃能先知之。是任我自为之事，尚莫成逃定数。巧取强求，营营然日以心斗者，是亦不可以已乎。

《阅微草堂》卷十五

清·纪晓岚

## 富 商

有一个山西客商住在京城信成客店里，衣着、跟随的仆人和马匹都很华丽，说是将要按照规定花钱买官。

一天，有一个穷老头来拜访他。仆人们都不愿替他通报，那老汉只好在大门口等，结果还是等着了。山西客商对老汉好冷淡，招待了一杯清茶后，就再也没有一句寒暄话。老汉坐了一会，迟迟疑疑地表示出一点要求帮助的意思，山西客商马上放下脸来，摇着头说：“我现在连捐官的钱都没凑够数，哪里有力量的帮助你！”老汉很不服气，就当众详细地讲了这个山西客商的来历。他说，客商从前很穷，生活一直靠他接济。他帮了十几年，最后又送给客商一百两银子去做生意，才慢慢地成了富翁。现在他被罢了官，流落京城，听说客商来了，十分高兴，真好象遇到了救星。老汉也没有过高的要求，只要能得到从前给的一百两银子，偿还欠债，够他回故乡的路费，也就心满意足了。老汉接着抽抽噎噎哭个不停。山西客商竟然好象一点也没有听到，无动于衷。

忽然，同住一家客栈里的江西人站了出来，他自称姓杨，对山西客商拱了拱手，问道：“这老汉说的都是真的吗？”山西客商红着脸回答说：“情况确实是这样，但是现在我无力报答他，实在遗憾。”姓杨的说：“你很快就要做官了，不愁没有地方借钱。如果有人肯借一百两银子给你，一年之内归还，不收分毫利息，你能把这一百两银子全部还给他吗？”山西客商勉强回答说：“很愿意。”姓杨的说：“那你就写一张借据，一百两银子我这儿有。”山西客商迫于公论，只好写了一张借据。姓杨的收下借据，打开一只破箱子，拿出一百两银子交给山西客商。山西客商满脸不高兴地把银子递

给那老汉。姓杨的又准备了一桌酒席，留那老汉和山西客商一同喝酒。老汉喝得很高兴，山西客商却是一肚子气，草草喝了两杯就告辞了。老汉向姓杨的表示感谢后也离开了，姓杨的过了几天也搬出了客栈，从此没有消息了。

后来，山西客商开箱检点自己的银子，发现少了一百两，然而箱子上的锁攀、封条都好好的，根本没有动过，无法向人查问。又发现丢了一件狐皮背心，却在箱子里找到了一张当票，上面写着当钱二千文，这数目同姓杨的办酒席的费用大体相等。山西客商这才知道姓杨的是一个懂法术的人，自己被他戏弄了一次。客栈里的旅客知道这件事后，都暗暗拍手称快。那山西客商又惭愧又沮丧，离开了信成客栈，后来，也不知搬到什么地方去了。

## 原文

有山西商，居京师信成客寓，衣服仆马皆华丽，云且援例报捐。

一日，有贫叟来访。仆辈不为通，自侯于门乃得见。神意索漠，一茶后，别无寒温。叟徐露求助意。怫然曰：“此时捐项且不足，岂复有余力及君！”叟不平，因对众具道西商昔穷困，待叟举火者十余年，复助百金使商贩，渐为富人。今罢官流落，闻其来，喜若更生，亦无奢望，或得曩所助之数，稍偿负累，归返乡井足矣。语訖絮泣，西商亦似不闻。

忽同舍一西人，自称姓杨，揖西商而问曰：“此叟所言信否？”西商面赧曰：“是固有之，但力不能报为恨耳。”杨曰：“君且为官”，不忧无借处，倘有人肯借君金，一年内乃偿，不取分毫利，君肯举以报彼否？”西商强应曰：“甚愿。”杨曰：“君但书券，百金在我。”西商迫于公论，不得已书券。杨收券，开敝篋出百金付西商，西商快快持付叟。杨更治具，留叟及西商饮。叟欢甚，西商草草终觴而已。叟谢去。杨数日亦移寓去，从此遂不相闻。

后西商检篋中少百金，镝锁封识皆如故，无可致诘。又失一狐皮半臂，而篋中得质票一纸，题钱二千，约符杨置酒所用之数，乃知杨本术士，始以戏之。同舍皆窃称快，西商惭沮，亦移去，莫知所往。

《阅微草堂笔记》

清·纪晓岚

## 胡道人

我客居燕台时，表祖父父王史亭也叫王翰编，谈胡道人的事谈得很详细。燕台多和尚而少道士，只有郊外白云观是元朝邱长春修炼的地方。重阳节，各省全真派的道士全集中到白云观，胡道人也必须来。然而他不住在观里，由于他与程仪、曹世淳很熟悉，所以大多都住在他们家。程仪说，有一位老人讲，自己在小时候曾见过胡道人，道人的外貌好象已经有八九十岁了，他有一个女儿嫁到通州。女儿满头银发，而容颜却如同少女一样。道人喜欢喝酒，却不吃饭食，每天喝点儿酒就行。王史亭先生请他喝酒，他就来。喝醉了就住下。他睡在一个小方凳上，长宽各有一尺多，卷曲着身子，翻来复去伸着懒腰，还绰绰有余。有一位用钱买米的郎官汪员外，名叫汪秀峰，喜欢投机钻营，不讲道德。与程仪住在同一条街。他听说胡道人的大名，想见一见他。胡道人坚决不见。于是汪员外就和程仪商量好，瞧见胡道人来了就不请自来。道人见了，忿然作色，站起来说：“你是汪启淑吗？见我干什么？你某天作了某某事，能见我吗？”他一口气列举了汪员外的好几十件事，全是见不得人的事情。汪员外汗流如雨，惶愧窘迫得趴在地上。程仪感到有些过意不去，竭力为他们缓和尴尬的局面，说：“您真是喝醉了，醉得都糊涂了。请不要在意。”道人说：“不，不，你能见我，还算有缘。如果能够痛改前非，还能保住脑袋。不信，你就试着记住我的话，三天后就有大祸，通过这小小的惩罚来大大的警告你。”三天以后，汪员外因为坐快车出顺治城门，撞在石头上，人从车上掉下来，撞破了脑袋，几乎丧命。治疗了一个多月才好。

从此他的劣迹才稍微收敛一些。而“胡仙人”这个名，却越来越显赫，求见的人也越来越多。问他吉凶，道人始终不说。他常对王史亭说，这张嘴只适合饮酒罢了。后来，有人强迫他预言吉凶，道人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王史亭的儿子王征士，也叫王秋泉，刚换牙的时候，正赶上道人睡觉，就上前戏弄他，道人一睁眼，就又睡了。再戏弄他，已经打起鼾来了。道人的皮肤皴裂粗糙得象松树皮一样。弹他的额头，象敲在金石上一样，铮铮有声。让身强力壮的人推他，都推不倒。

## 原文

余客燕台时，表祖姑父王史亭翰编，话胡道人事甚悉。燕台多缙而少黄，惟郊外白云观为元邱长春修炼处。重九日，各省全真皆集焉。胡道人亦必一至，然不住观，与程仪、曹世淳习，多主其邸。程云，遇一老民云，舞勺岁曾见之，状貌已如八九秩。有女嫁通州，女白发堆雪，而颜同少女。道人嗜酒不谷食，日饮无何而已。史亭先生招之饮即来。醉又留宿，卧一方机，纵横尺有咫，犹盘螭屈，辄侧欠伸，绰绰然也。贵郎汪员外秀峰者，嗜奔走，内行不修，与仪部同里用。闻道人名，欲见，坚辞不可。乃与程谋，闚其来世即之。道人色然起曰：“汝汪启淑耶？见我何为？汝某日作某事，可见我否？”枚举数十端，皆屋漏暧昧事。汪汗出如浆，惶窘伏地。程出不意，强为解曰：“公真大醉，狂药祟人，无以为意。”道人曰：“否否，若得见我，尚为有缘。能痛改前非，幸保首领。不信试志吾言，三日后即有奇祸。亦可小惩大诫也。”后三日以坐快车出顺治城门，触石坠车，碎首几殒。疗月余始瘥，迹稍敛。而“胡仙人”之名逾著，求见者益多。叩以吉凶，道人终不善。常谓史亭，此口只宜饮酒耳。后有强黠之者，道人去不复来。翰编子征士秋泉，方髻髻，值其卧，辄戏弄之。一张目，即复睡。再弄之，鼾声起矣。肤鳞鳞皴如古松。弹其额，声

出金石。俾壮夫竭力推之，不坠。

《三异笔谈》卷一

清·许仲元

## 和尚放颠

有一位傻和尚，不知是哪里人，也没有姓氏。有人说他姓沈，也有人说他姓孙。无论冬夏，他只穿一件衲衣。与人讲话，很不严肃，有时还骂骂咧咧，然而事后却能出人意外的应验。傻和尚不饮酒，只喜欢吃肉，无论多少，全都吃光。张大木先生喜欢谈禅，经过多方面的外交努力，傻和尚乐于与他交往。当时清圣祖康熙皇帝年事已高，密理亲王第二次被废，立谁为太子还不能预料，张大木心想傻和尚前知，于是就作禅语试探他说：“佛将成道，谁是能接受衣钵的人？”傻和尚瞪着眼睛说：“问这个做什么？衣钵早就交付给你了。”没有多久，清世宗雍正登基。因为张大木在兄弟中排行第四，所以傻和尚才故意语带双关。推算一下他说话的时间，当时康熙皇帝已经死了。王少宰的母亲蒋太君特别敬重傻和尚，把他供养在家中。有一天傻和尚突然说：“今天晚上我想睡在太夫人床上。”仆人把他的话告诉了太夫人，太夫人说：“和尚放狂，必然有事。”就搬到别的卧室，把床让给了傻和尚。半夜，屋顶上的大梁椽子全都折断塌了下来，全家惊起。太夫人说：“我有被压的厄运，和尚感谢我对他的恩情，所以才以身相代。”大家正在乱纷纷的时候，和尚从瓦砾堆中钻出来说：“谁作的恶作剧，嫉妒我睡在这里，竟然把房子拆走了。我的梦还没做完呢，要接着做的话，就应当另外寻找一个睡觉的地方去了。”后来太夫人死了，傻和尚就到西林寺的方佛国去住。除了一件衲衣外，他没有别的东西，只带着一个竹筐，封得很严实。每次出去，一定告诉主事说：“好好地看看我的筐子，不要私自打开它。”有一个游行四方的和尚来到这里，听了他的话，心想，里面一定有衣服钱财。就私自把它打开了。原来里面只有一个破包袱，一条小狗。小狗



好象刚刚生下来，眼睛还没睁开。游方和尚又赶快把它封好。偃和尚回来知道了，怒骂说：“叮嘱你们不要打开，现在违背了我的话，这个地方不能住了。”说完就跳进秀野桥下的急流中，人们过去一看，他已经死了。然而尸体却不流走，也不倒。第四天，尸体就不知哪儿去了。人们又打开那个竹篋再一看，连那条小狗也没了。

## 原文

痴和尚，不知所来。或云沈姓，或云孙姓。冬夏一衲。与人言，无庄语，间且谩骂，然事后多奇验。不饮酒，惟好食肉，无多寡皆尽。张大木先生耽禅悦，多方外交，乐与晋接。时圣祖春秋高，理密亲王再废，主鬻未卜，意和尚前知，作禅语探之曰：“佛将成道，谁能受衣钵者？”瞪目曰：“何问为？衣钵久已付汝。”未几，世宗登极。以大木行四，故作瘦词。计其时，庙讳已藏正大光明殿扁内矣。王少宰母蒋太君季赐尤重之，供养宅中。一日忽曰：“今夕我欲卧太夫人床上。”告之，太夫人曰：“和尚放颠，必有所为。”即迁别室，让榻与之。夜半栋折榱崩，举室惊起。太夫人曰：“吾有压厄，和尚愿我恩，故以身代。”方抢攘间，和尚从瓦砾堆中，闾然出曰：“谁作恶剧，妒我卧此，竟拆屋去矣。我梦未醒，无已，当另觅一觉耳。”后太夫人歿，去住西林寺之万佛国。一衲之外，无他物，惟挟一竹筭，絨之甚固。每出，必告常住曰：“慎视我篋，勿得私启。”复有一游方来，闻其语，意必有鞋笠资，窃发之，止一敝包袱，一狗子。似初出腹，目尚未瞬，急絨之。和尚归，即怒骂曰：“戒若等勿启，今违之，此地不可居矣。”即跃秀野桥湍流中，视之，死矣。三日不流，亦不仆。第四日不知所在。复启筭审之，并狗子亦渺。

《三异笔谈》卷一

清·许仲元

## 无 气 官

在北京琉璃厂，有个老人在街市上张榜，说能从观察人的吐气来识别他的官职。这样，做官的人，就蜂拥而至。老人请他们坐下，都让他们慢慢地吐气。自己就从旁边仔细地观察说：“这位吐的是金气，是文学侍从官；这位吐的是木气，是在部里当官的；这位吐的是水气，是当内阁中书的；这位吐的是火气，是当监察官的；这位吐的是土气，是管教育的官。”他说的话没有不准的。然而，有一个人吐了很长时间的气，老人反复思考，好象搞不清他是什么官。说：“奇怪啊！好象是金气，但又不显得萧瑟；象是木气，但又不旺盛；象是水气，但又不清；象是火气，但又不烈；象是土气，但又不厚。也许他既不是读书的又不是当官的人吧？”便问他，他说是因为挑选知县，来京申请考核侯选的。于是知道地位不重要、没有实权的闲官，这都是由无气的男人当的，推算他们的命运，都不在五行之中的。

### 原 文

京都琉璃厂，有老翁揭榜于市，曰能望气，识人官职。于是，登仕版者，肩摩而至。老翁延之坐，俱令嘘气。自乃从旁谛审之曰：“此金气也，为翰苑；此木气也，为部曹；此水气也，为中翰；此火气也，为御史；此土气也，为国子监。”言之无不昭合者。忽一人嘘气久之，老翁沉吟再四，似不解其何官。曰：“异哉！似金气而不秀；似木气而不旺；似水气而不清；似火气而不烈；似土气而不厚。其在不儒不吏之间欤？”询之，以挑选知县，投呈就教者，

乃知冷官闲秩，皆无气男子为之，推其命数，都不在五行中也。

《谐铎》卷七

清·沈起凤

## 术士驱蝇

我叔叔鸣皋，字楚鹤，在直隶保定府作太守。他为官严明、廉正，是个有才能的好官。当时我姐夫邵南倬作御史，从京城推荐了一个客人来到叔叔家。客人姓熊，字子静，相貌极端丑陋，认字也不多。他除了吃饭、睡觉，就总是一个人端端正正地坐在屋里，从来不和别人交往。

住了半年，客人要告辞回家。临行时对主人说：“我住在这里，受您每天很好的招待，打扰的时间太久了。今天要告别，请让我献上一点小小的技艺作为对您的感谢。”主人连连答应，并召集幕下的宾客一同观看客人的表演。

当时正是大热天，屋子里有几百万头苍蝇。飞着的、聚在一起的、顺着脖子往脸上爬的，嗡嗡营营，就好象撒沙子、抛豆子一样。熊子静让童子拿扇子向左右两边驱赶，然后自己从衣袖中掏出两只筷子，将苍蝇随飞随夹，一夹一个，没有一个夹不住的。他把苍蝇全部装进了左边的衣袖中。然后一边说笑一边走到席前。喝完了酒，他又打开衣袖把苍蝇放出来，嘴里祷告说：“你不扰乱我，我也不捉你。快飞走吧，快飞走吧！”一会儿，苍蝇好象万点流星，纷纷飞向四方，屋子里一只也不剩。观看的人都很吃惊。主人赠送给他银子，他不接受，只是说：“希望贤良的刺史治理百姓，也象我治理苍蝇一样。如果能够这样，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就得到很多福分了。”说完，就扬长而去。

### 原文

予叔鸣皋，字楚鹤，任直隶保定府太守，政尚严肃，有能吏

名。时姊丈邵南假官御史，自京都荐一客至，姓熊，字子静，貌极陋，不甚识字，饮食高卧外，兀然坐独，绝不与人通款洽。

居半载，辞去。临行谓主人曰：“仆扰邨厨久矣。今告别，请献一技。”主人唯唯，召幕下客共观之。

时大暑，堂中苍蝇数百万头。飞者，集者，缘颈扑面者，薨薨扰扰，如撒沙抛豆，命童子持扇左右驱。熊袖中出两箸，随飞随夹，无一失者，尽纳入左袖中，谈赴主人饁筵。饮毕，启衣袖放之，祝曰：“尔不我扰，我不尔擒。速去！速去！”须臾，流星万点，纷然四散，而堂中绝无一蝇，观者骇。主人馈以金，不受，曰：“愿贤刺史之治民，亦如某之治蝇也，则一郡获福多矣！”言毕，拂袖而去。

《谐铎》卷八

清·沈起凤

## 道人神相

江阴有个人，是一个乡的首富，四十多岁了，还没有儿子。他买了小老婆李氏，一年后生下一个男孩。一天，有一位道人来敲他家的门，守门人出来大声斥责他，声音传到了内屋。这富翁就出来问是什么事情。道人说：“我是偏僻山沟里的粗人，早就听到您的大名了。今天来拜访，只不过是到您这儿要酒喝个痛快罢了。为什么守门人坚持不让进呢？”于是，富翁请他进屋，命家僮摆设了酒具，道人连喝了三十多杯，都没有醉意。富翁感到很奇怪，问道人有什么秘密的法术，能否给予指教？道人说：“在下没有其它什么能耐，只是相人富贵贫贱的本领还不错。”于是富翁脱了帽子让道人看相。道人仔细地看了很久后说：“您全身的骨相都很俗气，五官都带有浊气，脸上的绒毛有寸把长，真是富人的相貌啊。只是额角上有一股清气，深入到肌肤里，隐隐地显出饿的纹路，恐怕以后饥饿是免不了的。”富翁说：“嘻！您的话说得太过分了，以我这点资产，即使不去牟利，儿孙们在家坐着吃也是花不尽的。”道人笑着说：“这是前世注定的命运。”“道人您知道些什么呢？”于是，让道人把家里的人都一一看过，道人都没说什么。这时，奶妈抱着儿子来了，道人吃惊地说：“这就是破家子啊？”富翁说：“他的相怎么样？”道人说：“按这孩子的长相，十二岁时就会上学，十五岁时考中乡试，十六岁中进士，很年轻就做翰林官，但恐怕他寿命不长。”富翁说：“如果是这样，那他就是克家子了，怎么说是破家？”道人说：“才与财是相克的。您之所以拥有百万财产，是因为您家五六辈都认不得一个字。如今您的儿子才学很高，当上翰林官，恐怕百丈高的钱山，也将要化为乌有了。”富翁漫不经心

地搭着腔。道人也就辞别而去。富翁的儿子渐渐长大了，请了名师教他读书。五经、史记、汉书，他一看就懂了。而富翁则每天在计算着家产，没有什么得利的地方，四五年就亏本无数。儿子十二岁时，果然上了学。这年，他父亲的典铺被火烧了，赔钱累计不下数万。三年后，儿子被举为孝廉，他父亲买的七艘洋船，都遇难沉入海中。遇难船工的家属们把富翁告到官衙，他卖掉了大量财产，上上下下进行贿赂才得以免罪。第二年，他的儿子在殿试中考取了，被授予庶常官职，等到金字喜报送到家时，富翁和他的妻妾，已经住在租赁的破旧房子里了。他们还希望儿子地位高了，门庭可以重整一下。可是没到半年，儿子就死在官职上。一家人也就冻饿而死。道人的话全都得到验证了。

## 原文

江阴某翁，富甲一乡。年四十余，无子，娶妻李氏，逾年举一男。有道人款其门，闾人呵止之，喧声达内座。翁出询。道人曰：“山僻野人，耳名久矣，今来投谒，不过藉此博一醉耳。何门者见拒之深也。”翁延之入，命家僮设酒具。道人连餐三十余觞，都无醉意。翁异之，问道人有秘术，能赐教否？道人曰：“仆无他能，惟相人富贵贫贱差不谬。”翁启冠命道人相。道人谛视久之曰：“君遍体俗骨，五官俱带浊气，脸上犬毛积寸许，此其富贵相也。惟额角一股清气，深入肌里，隐隐作饿纹，恐后此饥寒不免耳。”翁曰：“嘻！子言过矣，以予薄产，纵不仅子母，闭户食之，子若孙不能尽也。”道人笑曰：“是有定数。”“道人何知焉？”因会遍观家人，都无言。适乳媪抱儿至，道人惊曰：“此即破家子也！”翁曰：“其相若何？”道人曰：“按是儿部位，岁十二当入学，十五登贤书，十六成进士，官翰林早达，恐其不寿。”翁曰：“若此则克家子也，何言破家？”道人曰：“才与财相尅，君所以坐拥百万者，以五六世识不得一丁字。今有子能文章，登翰苑，恐百大铜山，将归乌有也。”翁

漫应之。道人亦辞去。儿渐长，延名师教之读。五经史汉，过目辄了了。而翁日持筹握算，百无一利，四五年亏本无算。儿年十二，果入邑痒，翁典铺被火，赔累不下数万。越三年，儿举孝廉，翁置洋船七，尽覆於海。诸伙眷属讼诸官，货其沃产，上下贿赂得免。明年，儿捷南宫，授庶常，迨泥金极至，翁与妻若妾，已僦居败屋中矣。犹冀儿贵，门庭可以重整。不半载卒於官。一家冻饿而死。道人之完全验。

《谐铎》卷十

清·沈起凤



## 青衣捕盗

某人原籍是广东，任河南按察使。有个姓聂的人，被诬告杀了人，屈打成招，按察使为他昭雪了冤屈。他非常感激，就把闺女书儿献给按察使当丫头。按察使见他真心实意，就留下了。夫人管教下人很严，在洒扫服侍之外，还要让她们做针线活。书儿不会针线，便天天挨鞭子抽，她只是低着头默默忍受。

后来，按察使因犯错误被罢官回家。半路上一处枣树林中有一伙强盗，大头目叫赛张青刘标，会用流星弹，一出手就是五丸，粒粒命中目标。二头目叫铁拐子朱健，善用铁拐杖，曾用拐杖敲击真武殿前的石鼓，把石鼓击成粉末。这伙强盗横行绿林，捕役也不敢正眼相看。按察使深知这情况，路过枣林时，小心翼翼地戒备着。

当时，天色已接近黄昏，只听得林中响箭飞鸣，按察使吓得两脚打战，夫人面如土色，侍从、奴仆、车夫也都惊慌失措。书儿却从容地说：“些小鼠辈，怎敢冒犯大人的车驾。如果他们真不想活了，杀了他们。”她请求骑马先行一步，赤手空拳，遇上了强盗，她呵斥道：“狗奴才，认得河南聂书儿吗？”强盗们笑了，说：“我们只想要钱儿、钞儿，要书儿有什么用？”书儿勃然大怒，说道：“你们死期已经到了，还敢取笑？”强盗也大怒，突然发来一弹。书儿伸开右手，用两个手指头轻轻地接住。强盗又发来一弹，书儿用左手接住。第三弹飞来，书儿笑着用口迎接，牙齿把弹丸咬住了。强盗大惊，再发一弹，书儿顺势一倒，仰卧马背，用两脚开玩笑似地夹住弹丸。说时迟那时快，第五粒弹丸如飞而来，书儿双脚一蹬，脚下的弹丸迎上前去，“当”的一声，两粒弹丸在三十步以外一起跌落。

书儿腾身跃起，吐出口中弹丸，笑道：“贼奴本领就这些吗？”

这时，另一强盗挥舞铁拐猛扑过来，书儿用手夺过拐仗，折成三、四段，又用手揉搓揉搓，那铁拐仗竟软得象丝绵，丢到地上。书儿笑着说：“你老娘的烧火棒，也拿来吓唬人，太可笑了！”两个强盗头子大惊失色。书儿左右开弓连发两弹，两个强盗头子顿时丧命。喽罗们慌成一团，纷纷跪在马前请求饶命。书儿说：“你们这些东西，值得弄脏我的手吗？”说完，呵斥他们滚开。

书儿从容骑马返回，向按察使禀告说：“托大人保佑，总算完成了使命。”按察使和夫人都很惊奇。过了一会，他们问书儿：“你有这样的高功夫，为何不会拈绣花针？”书儿说：“长枪、大剑我从十一、二岁时就摆弄惯了，针线却从来没有做过，一针到手，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东西，所以就学不会。”又问：“鞭打时，你为什么竟肯俯首帖耳地忍受？”书儿说：“父亲叫我来报答大人的恩德，哪怕是一点点不顺从，也是抱怨大人，我怎么敢呢？”夫人于是很高兴，回家之后，劝按察使纳书儿为妾。后来书儿生了一个儿子，做了滇南县令。他常常亲自带领捕役进山擒捉盗贼，很有他母亲的风度。

## 原文

粤东某公，为河南来宪。有聂姓者，以人命诬服，公昭雪之，献女书儿为婢。公鉴其诚，纳之。公夫人御下严，箕帚其外，课以针指。书儿不能学，日加鞭撻，俯首顺受而已。

后公以圣误，解组归。时枣树林有盗，首曰赛张刘青标，善用流星弹，一发五丸，无不奇中；次曰铁拐子朱健，善用一铁拐，曾击真武殿前石鼓，碎若粉。横行绿林，捕盗者不敢正眼觑，公稔之，戒备而行。

时已薄暮，闻林中鸣啖声，公股栗，夫人色如土，侍从仆御无不色变。书儿从容进曰：“么么鼠辈，何敢犯大人驾！如渠不欲

生，婢子手戮之可也。”乞公前骑，徒手而去，叱盗曰：“狗奴！识得河南聂书儿否？”盗笑曰：“我辈但要得钱儿钞儿，书儿何所用哉？”书儿怒曰：“若辈死期至矣，敢戏言！”盗亦怒，骤发一弹。书儿右手启两指接之；又一弹，接以左手；第三弹至，以口笑逆之，嚙以齿。盗惊，又发一弹，书儿仰卧马背，以双莲瓣戏夹其丸。第五弹至，书儿即发脚下丸抵之，铿然有声，去三十步远。腾身而起，吐口中丸大笑曰：“贼奴技止此耶？”一盗舞铁拐而前。书儿手夺之，曲作三四，盘揉若软绵，掷诸地，笑曰：“而娘灶下棒，亦持来恐吓人，大可笑也！”两盗失色。书儿即出其手中丸左右弹，两盗尽毙，群盗罗拜马前乞命。书儿曰：“汝等何足污我手？”喝令去。

从容回骑，禀白于公曰：“托大人福庇，幸不辱命。”公及夫人皆异之，继而问曰：“汝具此妙技，何不能拈一针？”书儿曰：“长枪大剑，婢子年十一二时，持弄惯矣！一针入手，不知作何物，是以不能学耳。”又问：“鞭撻时，何便俯首受？”曰：“老父命婢子来报公大德，小有违犯，是抱怨也，婢子何敢？”于是夫人亦喜。归家后，劝公纳为侧室。生子某，后为滇南县令，往往躬率吏役，入山捕盗，大有母风焉。

《谐铎》

清·沈起凤

## 空 空 儿

清朝乾隆年间，两江制府黄太保，巡查到了镇江府。船刚在京口靠岸，他脖子上挂的串珠便忽然不见了。他大吃一惊，命令地方官员严加搜捕，限一个月内将串珠交出来。县官接受了命令，回去就叫差役四处搜查，但是一点踪影也没有。不久，一月限期将到，催逼鞭打的办法都用了也不起作用。县令苦思冥想，束手无策，便离开县衙，微服私访。

县令察访了几天，来到句曲山后，遇到一个美丽的女子。那女子身穿紫红衣裳，脚着弓鞋，在悬崖峭壁上行走，好象走在平地上。她上树采女贞，跳下跳上犹如飞鸟。县令感到很惊奇，等她归家时就居随在后面。女子走到河边，进入一个洞穴，县令也跟着进去。洞里面积有好几亩大，幽深盘旋，和人世间的情景大不相同。快到尽头时，有几间茅屋，门外围着篱笆，一个老婆婆在灶前洗器皿。她看见县令后，惊讶地问：“您不是某官吗？怎么到了这里？”县令上前拱手，说明来意。老婆婆微笑说：“哦！想来又是我女儿与上官开玩笑。这丫头总改不了淘气，让您急到这个地步，我一定批评她。但现在不知她到哪里去了，请您暂且回去，明天一定叫她送还原物。您可在中午以前到报恩寺塔顶去取。”县令恭敬地答应着，出了洞门。回到县里，他飞马将情况禀告了制府，黄太保非常惊奇。

第二天，黄太保命副将率兵团团围住报恩寺塔。兵士们张弓搭箭，严阵以待。到了中午，众目睽睽，仰视塔顶，忽见一道红光，疾如闪电，而项珠早已挂在了塔顶上。霎时，万箭齐发，刀枪齐鸣，然而连个人影也不见。副将命令士兵登梯取下珠子。珠子上系

了一封信，落款是“空空儿手缄。”副将拿回去呈给黄太保。黄太保拆开一看，信上写道：“从你上任以来，滥施淫威骚扰百姓，耍弄伎俩欺骗皇上，凭藉权势侮辱官员。你放纵兵士刺探人家的隐私，把那些罗织罪名诬陷好人的小人当做心腹，用残酷的手段贪污受贿，用狡猾的权术诈骗钱财。你身负封疆重任，心怀鬼蜮伎俩，这地方的百姓全都遭受你的祸害，而绅士不能控告，御使不敢弹劾。因此，我把你的这串珠子取来，略示警告。如果你不赶快痛改前非，仍然执迷不悟，那么我就取下你的脑袋，用来警告其他的大官。”

黄太保读罢书信，毛骨悚然。从此以后，他那贪婪、残暴的行为收敛了很多。

## 原文

乾隆时，两江制府黄太保，巡边至镇江府。舟泊京口，忽失其项上所挂数珠。大惊，传地方著令严緝，限一月内交出。县官受命，退即访役各处緝访，了无踪影。无何，限期已迫，追比俱穷。令某焦思无策，乃离署微行。

密访数日，至句曲山后，遇一韶丽女子，衣绛绡衣，弓鞋窄袖，行绝壁间，采女贞于树，下上如飞鸟。异之，伺其归，尾至溪边，入一洞穴，某亦跳入。其中大可数亩，而幽折蛇旋，回非入境。穴将尽，有茅屋数间，门外槿篱萦绕。一老姬涤器于灶，见某讶曰：“是非某官耶？何以至此？”某前揖具道来意。姬微笑曰：“哦，想又是吾女与贵上人作剧耳。此女憨态未改，致贵官惶急至此，自当惩之。但此时不知何往，姑请归，明日当令送还，贵官于午前至报恩寺塔顶携取可也。”某悚然敬诺而出。疾驰禀太保，太保不胜骇异。

次日，命副将某率兵往环塔，戢弓矢以侍。至日中，众目睽睽，仰注塔上。忽见一道红光，瞥如飞电，而数珠已挂于顶。一时，万弩齐发，渺然如捕风影焉。于是令健卒梯而登，取珠下。

珠上系书一封，题曰：“空空儿手织。”以呈太保。拆视，大略言其莅任以来，“扶威以扰士民，扶术以欺君上。挟势以辱长吏，以洞察纵武弁，以罗织为腹心，以凌辱称孤立，济贪以酷，行诈以权，身荷封疆之任，心怀鬼域之谋，一方遍罹荼毒，而绅士无所控，科道不敢纠，故取公此物，聊用示警。若不速图悔改，仍蹈前辙，即当取公首级，以为大吏者戒”云云。

太保读毕，毛骨悚然，其贪暴从此稍戢焉。

《埋忧集》

清·朱梅叔

## 蒲包仙

仙人姓朱，是明朝域界河边沈家的仆人。他幼年时好勇力，常常与人打架，主人惧祸，就把他赶了出来。当时日本海盗入侵，沿海地区全都召募民兵防守。朱某当时十八岁，应募到上海的宝山，后来又随着某位参镇进入四川。有一次他一个人在千山万壑中行走，几百里内没有人烟，天又要黑了，他正在徘徊不定的时候，遇到一位道人坐在岩石上，对他说：“这个地方虎狼很多，你一定会被它们吃掉的。”朱某非常害怕，就向道人求救。道人让他坐在自己的身边。到了半夜，忽然刮起了腥风，只见山谷中的大蛇猛兽，都跳跃着跑来。道人用衣袖遮蔽住朱某，朱某才得以安然无恙。天刚亮，朱某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他向道人讨要食物，道人笑着说：“这里哪儿有食物？”于是就从怀里掏出一丸药，交给朱某，说：“这丸药也可以解饿。”朱某见它红光闪闪，就把它吞到肚子里，顿时感到腹中热气翻腾汹涌。从此以后，他就不再感到冷热饥渴。他常常穿着一件破衲衣，头戴一顶蒲草包。给他酒喝，他就醉，醉了就笑。有时他当街而卧，走就一定带着四根竹竿。碰到晚上睡觉时，他就把竹竿竖立在地上，好象树立木柱似的，然后不铺不盖，倒头就睡。即使下大雨，他身上也不湿；即使下霜雪，他皮肤也不裂，而且依然安睡不动，鼾声如雷。集市上的人把酒酿坏了，朱某拿着竹竿在酒瓮里一搅，立即就变成了清香甘甜的琼浆。夏天他裸身坐在赤日中，不用洗澡，全身自然就干净了。冬天碰到河水封冻时，他用竹竿在冰上一敲，冰就溶化了，然后裸身坐在水底。等他站起来时，浑身的热气象锅里的蒸气一样往外冒。因此，人们都叫他“蒲包仙”。他平日不肯为别

人预言祸福，有时无意中吐露一句，却绝对应验。后来他竟然无疾而死。

## 原文

仙姓朱，前明邑界滨沈氏仆也。幼好拳勇，常与人斗，主惧祸，驱出之。时倭方内寇，沿海皆募民兵练防。朱年十八，应募宝山。后随参镇某入川，尝独行万山中，数百里无人烟。时又将暮，徬徨间遇一道人，坐岩石上，谓朱曰：“此地多虎狼，汝必为所食。”朱怯求救，道人令坐身畔。至夜半，腥风骤起，见山谷中巨蛇猛兽，跳舞而至。道人以袖幪朱，得无恙。天微明，腹饥甚，乃求食。道人笑曰：“此地安得食？”因取怀中药丸，授朱曰：“此丹亦可疗饥。”朱见其光熊熊，腹之，顿觉腹中热气腾涌。自此，遂无寒暑饥渴。常衣破衲，帽以蒲包。饮之酒，辄醉，醉后辄笑。或当街卧，行必挟竹四竿。遇夜宿，即植竹于途，如立柱然，不苫盖而卧，虽不雨亦无沾湿，霜雪裂肤，鼻息鞫如也。市人酿酒败。朱挟竹扰瓮，辄变甘。夏日裸坐赤日中，不浴而净。冬遇河水冻合时，以竹敲冰，冰辄解。遂裸坐水底，及起，气如釜蒸。以故，人咸呼为“蒲包仙”。生平不肯为人谈祸福，而或无意吐一语，必奇中。后乃无疾而化。

《墨余录》卷二

清·毛祥麟



## 陈 箍 桶

陈箍桶，他的名字失传了。他是宋朝末年的隐士，靠箍桶为生。平日他蓬头赤脚，无论冬夏都穿着一件衲衣，这件衲衣他从来水洗，但是也不脏。他的胡须斑白，两眼清彻如同碧玉。他能讲徽、钦二宗时的事情，而相貌看上去只象五十来岁的人。他常常来到江浙一带，而行踪却飘忽不定。他生性懒惰，喜欢喝酒又非常贪睡。有一天他喝醉了酒，躺在沙滩上，正赶上涨潮，潮水顺流把他漂到五六里远，而他却依然鼾声阵阵。因此，人们都把他看作是仙。当时元朝的右丞相伯颜，率兵渡江东下，攻破了常州。江南地区因为遭到战火的洗劫，积尸遍野，粮食断绝了一个月，而陈箍桶却依然无恙。他每天仍然醉卧街头，真不知他是从哪儿得到的食物。乡里有某氏，是陈箍桶的老邻居，母女两人被贼兵追赶，非常急迫。陈箍桶带着她们与自己一块儿走，贼兵虽然穷追不舍，却始终没有追上。他们就发怒用火炮射击，陈又用身体左右遮蔽，母女俩竟然一点儿没伤着，终于幸免于难。到了元成宗元贞初年，华亭的陆正夫，还在江苏的江宁遇到过陈，后来就不知道他的结局了。城里有一座陈箍桶桥，就是他建造的。现在人们把它叫作陈顾同桥，说是两位姓陈的合选的，这纯粹是主观臆断的说法。

### 原 文

陈箍桶，失其名。宋末隐士，以箍桶为业。跣足蓬头，冬夏一衲，不涤亦不移也。须鬓斑白，双瞳湛如碧玉。能言徽钦时事，而貌仅如五十许人。常来江浙间，踪迹殊无定。性懒而好酒善睡。

一日醉卧浦滩，潮适大至，顺流至五六里，鼻中犹鼾鼾作声。人  
以是咸目为仙。时元右丞相伯颜，渡江东下，破常州。以江南盗  
贼蜂起，积尸遍野，烟火断绝者经月，而陈独安然。日仍醉卧街  
头，竟不知何从得食也。里有某氏，为陈旧邻，母女遽被贼迫，  
陈遂扶与俱行，群贼紧追，终不及。怒以火铳击之，陈复以身左  
右蔽，竟无所损，卒免于难。洎无贞元初，华亭陆正夫，犹遇陈  
于江宁。后遂不知所终。邑有陈箍桶桥，乃其遗迹。今人呼为陈  
顾同桥，谓是二姓所造，真臆说也。

《墨余录》卷四

清·毛祥麟

## 姚 蒙

姚蒙，字以正，住在县城的百曲港。明朝时，他由于医道高明而闻名于世。他最擅长太素脉术，通过切脉判断人的生死祸福，出奇的灵验。姚蒙的性情十分古怪，同他合得来的人，就娓娓而谈，连吃饭和睡觉都会忘记；不中意的人，白眼加视，整天不说一句话，叫他也不回答。

那时，他的名气很大，海内无人不知，求他看病的人常常满了屋子。对于穷人，他经常给开方子，赠送药品，不要报酬。病情严重的，甚至一天去看两三次。但是富人请他看病，如果礼貌欠周到，他就掉头而去。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也说：“这些人家库里有银子，仓里有粮食，死了有什么关系？穷人可不行，自食其力，妻子儿女还靠他养活，怎么能死呢？”

当时正赶上都御史邹来学任江南巡抚，召姚蒙去给他看病。姚蒙想推辞不去，县令却强迫他快去。进了巡抚衙门，见邹来学高高在上，傲慢无礼，姚蒙冷眼瞪着他，一句话也不说。邹来学说：“你也有病吗？”姚蒙说：“有风病。”邹问：“为什么不自己治治？”姚蒙说：“这是胎风，没法治。”邹来学伸出手让他切脉，姚蒙不肯上前。邹来学恍然大悟，连忙请他坐下。切完了脉，姚蒙说：“大人小便处另有一个洞，常常流脏水，对不对？”邹来学大惊，说：“这是我的隐病，非常秘密，你怎么知道呢？”姚蒙说：“看脉看出来的。你左手关脉滑而缓慢，第四叶肝应有漏洞，一漏就要从下面排泄，所以知道。”邹来学见他医道如此高明，这才改变了态度，求他给自己开方下药。姚蒙说：“不需要用药，到南京就自然好了。”他掐着手指算了算，说：“今天初七，等到十二日就到了。”邹来学于

是就动身去南京。

到十二日清晨，邹来学到达南京，竟然死了。

## 原文

姚蒙，字以正，居邑之百曲巷。明时，以医名于世。尤精太素脉，言人生死祸福，每奇中。而性特异，其所可意者，与之谈，娓娓不倦，至废寝食；否即白眼仰观，呼之不答，镇日可无一语。

是时，医名重海内，求者户常满。姚于贫人，每施方药，却酬金。症如危险，日诊视二三次不吝；至富者欲延，则于礼貌间苟不当意，往往勿顾。或问其故，曰：“此辈库有银，仓有粟，死亦何害？若贫者自食其力，妻孥赖之，安可死耶？”

时都御史邹来学巡抚江南，召蒙视疾。蒙欲辞，邑宰某迫之行，及入抚署，见邹高坐不为礼，蒙即直视，噤不发言。邹曰：“汝亦有疾乎？”蒙曰：“有风疾。”曰：“何不自疗？”曰：“是胎风，不可疗也。”邹即引手令诊，蒙却不前。邹悟，呼座坐之。诊毕，曰：“大人根器上别有一窍，常流行水，然乎？”邹大惊，曰：“此子隐疾，事甚秘，汝何由知？”曰：“以脉得之，左手关脉滑而缓，肝第四叶合有漏，漏必从下泄，故知之耳。”邹始改容谢，且求方药。蒙曰：“不须药也，至南京即愈。”以手策之，曰：“今日初七，待十二日可到。”邹遂行。

居十二日，晨抵南京，竟卒。

《墨余录》

清·毛祥麟

## 僧 诵 《中 庸》

木文和尚是一个有道高僧。无锡有个叫顾伊人的孝廉，他和木文和尚的关系一直很好。有一次顾伊人的妻子病情危急，很多医生对此病都毫无办法。于是请来了木文和尚，木文和尚来时并不带经卷和佛像。顾伊人问他为什么不带，他说：“经卷要用你家的。”顾伊人说：“我家一向就没有经卷。”木文和尚说：“有孔子的书就可以了，又何必一定要用佛书。”于是顾伊人就给了木文和尚一本《中庸》。木文和尚点起香烛，读起《中庸》，就好象和尚在念经。这样读了三遍之后，他就离开了。半夜，顾伊人的妻子出了一身汗，病立即好了。

### 原 文

木文和尚有戒行。无锡顾伊人孝廉素与善。孝廉妇疾革，诸医束手。延木之至，并不携经卷佛像。询之曰：“经理用汝家者。”孝廉曰：“吾家素无经卷。”曰：“圣经足矣，何必佛书。因与《中庸》，焚香读之，如宣梵呗，三复而去。中夜，妇汗出，顿愈。

《秋雨庵随笔》卷二

清·梁绍壬

## 五官并用

昆山有个人叫朱厚章，字以载。尚书沈归愚曾经亲眼看见他让两个人各自拿着纸和笔，而他自己口述。结果一人记录下一篇四六句的序文，另一人记录下一首朱厚章修改他友人的长律诗，与此同时，朱厚章自己还默写了《孝子传》。两人记录下来的序文和长诗都非常好，而他自己默写的《孝子传》也没有一处脱落或错误的。朱厚章大概就是那种能够五官并用的人吧。他被推荐参加博学鸿辞科考试，可惜没有等到参加考试就去世了。

### 原文

昆山朱厚章，字以载。沈归愚尚书亲见其令二人各操纸笔，朱口授，一成四六序，一改友人长律，而手自书《孝子传》。序与长律皆工，所书传无一脱误。殆五官并用人也。以鸿博征，惜末试而卒。

《秋雨庵随笔》卷三

清·梁绍壬

## 乞丐捕蛇

苏州浒墅关西乡，过去有巨蛇出没。周围数里的人每到夏天常感染上疮疽，都认为是被这种蛇毒所造成的。于是，当地人到处寻觅捕蛇的人。

他们终于找到了甲乙丙三个乞丐。甲是师父，乙丙是徒弟。他们索要的钱很多，乡人凑齐钱给他们，才答应去捕蛇。

几天后，这三个人提来一个箩筐，里面装有许多蜈蚣。发现蛇洞后，甲打开箩筐让蜈蚣吸咬他。渐渐地，他的身体肿胀起来。甲一运气，肿胀消失，只有右手食指、中指粗如大腿。他让乙丙站在两边，自己立即用那两指探到蛇洞里。一会儿，甲用尽力气向外拔手，乙丙在两边用铁钩协助。甲把蛇象倒拖一根长戟一样拖出来，蛇已经直挺挺地死了，只是口中还紧紧咬着甲的手指，死不松口。乙丙用药水洗甲的手指，指头顷刻间被治愈了。这条蛇长八尺多，比杯碗还粗，砍断后焚烧时，臭味传遍周围好几里。这种捕蛇方法就是所谓以毒攻毒。

### 原文

姑苏浒墅关西乡，向有巨蛇出没，左右数里，每夏多染疮疽疾，皆以为蛇毒所致。于是，遍觅捕蛇者，得甲乙丙三丐。甲师也，乙丙其徒也。索资甚巨，乡人矇与之。不数日，丐携一箩，箩中贮蜈蚣无算。既得蛇窟，甲启箩尽蜈蚣食之。身体渐肿，运气片时，肿者全消，惟右手食指中指，大几如股。令乙丙分立左右，甲即以两指探入窟中。有间，甲尽力举手外拔，乙丙各以铁钩助。甲倒戟而出，蛇已挺然僵毙，惟紧啖甲指，死犹不释。乙丙复以

药水洗甲指，顷刻遂愈。按蛇长八尺有余，粗愈杯碗，斫而焚之，臭闻数里。此所谓以毒攻毒也。

《壶天录》

清·百一居士



## 预知天气

鄱阳湖中的左蠡山上，有一座将军庙，最有灵应。如果稍稍忤逆了它，就起风涛。相传庙中总是有一个疯和尚，似疯非疯，每天坐在大殿中。凡是一天中的事情，必定在早晨显露头绪来。譬如这一天风平浪静，他却忽然说必须在某个地方放下救生船，那么这个地方必然有翻船的灾祸。有时他说庙里需要准备一个月的盐米，那么就必然有一个月的风雨天气。整个寺庙里僧众的往来，以及游客的留宿与否，庙里的住持反而不能作主，必须去问疯和尚。庙中的神龛深广，帘幕低垂，没有人敢去偷看他。疯和尚每两三天就把神龛打扫得很干净，让它们没有一点儿灰尘。这个和尚死了，又有一个和尚接着这样做。他们这样一个接一个传下去，也太奇怪了吧！

### 原文

鄱阳湖中左蠡山，有将军庙，最有灵应。稍忤之，辄起风涛。相传庙中必有一颠僧，似疯非疯，日坐殿中。凡一日之事，必于早间露其端倪。如风浪平静，忽云须放救生船至某处，必有倾覆之患。或云庙中备盐米一月，必有连旬风雨至。合寺僧众之往来，及游客留宿与否，住持转不得自主，必询之颠僧。神龛邃密，帘幕低垂，无敢窥伺者。僧二三日，辄扫除精洁，令无纤尘。此僧圆寂，复有一僧如此。其传如此，亦异矣哉！

《虫鸣漫录》卷二

清·采蘅子

## 台州道士

又有与我同住的浙江吴兴县的陆沅楂，说他的前辈中曾有人任台州的教官，台州郡有一座委羽山，道书上把它称作第五洞天。于是我就约了二三个知己，带着沅楂，乘坐竹轿去那里游玩。将到山脚，有一个道士向陆某乘坐的竹轿跪着启禀说：“叩迎陆老爷。”而对其他的竹轿却不行礼。大家都恨他的怠慢不敬，陆某也觉得他礼数不周。等到进庙里休息时，我们又不慌不忙的向他们询问是什么原因，道童说：“昨天晚上老师说：‘明天中午有一位姓陆的到山上来，他与我是老交情，必须前去迎接他。’而且详细地向我们描述了姓陆的人的外貌，却没有提到其他人，所以不认识你们。”我问他们老师叫什么名字，而且请求见一见他。道童说：“老师本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人，现在已经一百八十岁了，他已经辟谷很久了，每天只饮一小盆水，他性格很傲慢，希望你们能原谅他的轻率、怠慢。”后来老师答应会见我们。一会儿，有一位道士走出来，只见他身穿棉布袍，脚着方口鞋，须发花白，好象五十来岁的人。他的脸庞红润，眼睛湛蓝，飘飘然有一种超凡脱俗的风度。他向陆某拱手说：“分别已经五十多年了，还记得我吗？”陆某也恍然好象是老相识，一时又无言可答，于是就向道士问自己的寿数，道士说：“你还有几年的洪福。再过五十多年，我们两人又可以相见了，为之努力吧！”说完很快就进里面去了。八年以后，陆某死了。至于五十多年以后，两人又可以相见的说法，就不知道应验不应验了。这座山出一种方石，形状象棋子，是黑色的，能治心脏病，然而却不很贵重。陆某下山时，道士让道童送给他八枚，大概是隐示着他还能活八年吧？

## 原文

又有同寓吴兴陆沄楂。言其先德任台州司铎，郡有委羽山，道书称第五洞天。约二三同人，携沄楂乘筇舆往游。将及山址，一道士向陆舆跪曰：“叩迎陆老爷。”他舆皆不礼焉，群憾其慢，陆亦疑其不周，双入庙少憩。从容问故。道童曰：“昨夜老师言，‘明日午间，有陆某来山，与我有旧，须往迎之’并详言其貌，未及余人。故不识耳。”问师何名。且请相见，则曰：“师乃万历间人，今已百八十岁，久已辟谷，日惟饮水一瓯，性其倨，望恕简率。”允之，少顷，一道士出，布袍方履，须发花白，如五十许，碧眼朱颜，飘然有出世之概，向陆拱手曰：“别来五十余年矣，犹相忆否？”陆亦恍然如旧识，一时无言可答，因问己寿数。即曰：“尚有数年洪福，再五十余年，我二人又可相晤矣！勉之。”言毕遽入。后八年而陆殁，至后会之期，则不知应否矣。是山出方石，形如棋子，黑色，能治心疾，然不甚贵重。陆下山时，道士令道童送八枚，殆是隐示其余年云。

《虫鸣漫录》卷二

清·采蘅子

## 卖 械 女

有个武举人力气很大，能打开千斤弓。一天，他遇到个卖兵器的姑娘，看起来只有十五六岁，相貌娇美，武艺高强。武举人与她交手却没能战胜她。但他非常爱这个姑娘，因此下了许多彩礼娶她为妻。新婚之夜，武举人对她说：“上次没能赢你，只是因为我用的硬功，而你用的软功呀。”姑娘说：“我们可以再较量一次。如果你胜了，我做你的妾；如果我能胜，就做你的妻子。”然后，姑娘躺下并起两脚，让武举人将两脚分开。武举人用尽全身力气。竟然动不了分寸。于是他跪在地上向姑娘服输，认她做了妻子。

### 原 文

有武举某，力能开九石弓。一日遇卖械女，年甫及笄，貌美艺精。某与交手不能敌，然爱之甚，因重金聘焉。却扇之夕，某语女曰：“前曰之不敌，盖我系硬功，尔软功也。”女曰：“其然愿再角，若胜则吾为若妾，吾胜则为若妻。”乃卧而骈两足，令某开之，某竭尽生平之力，竟不能动分寸，遂跪而谢焉。以之为妻。

《虫鸣漫录》

清·采蘅子

## 章 西 五

章西五是桐城人。他精通占卜星象的法术，他的话都十分灵验。有钱有势的人都争着请他去，没有一天空闲的。他早年时失去父亲，孝顺母亲很有名。每天拜北斗星，祈求母亲长寿。一天晚上，他梦见一匹白布从天上垂下来，写着一个“糖”字。西五高兴地说：“天赐给我母亲八十八岁的寿命（“糖”的繁体字是“糖”“米”字旁为八十八，加“庚”，“庚”是岁的意思）。后来果然如此。

### 原 文

第西五，桐城人。精星学，言多奇中。士大夫争延致之，无虚日，早岁丧父，事母以孝闻。日礼斗，祈母寿。一夕，梦一白幡自天垂下，书一“糖”字，西五喜曰：“天赐我母八十八庚也。”后果然。

《初月楼闻见录》卷七

清·吴德旋

## 蜈蚣入腹

明代吴县人张冲虚，医术高明。有个道人用竹筒到灶吹火，不小心把蜈蚣吸到肚子里，痛得难以忍受，张冲虚就打碎几个鸡蛋，让道士喝下蛋青。过了许久，疼痛减轻了一些。他又要来生油命道人吞咽，道士喝了后大吐不止，蛋青与蜈蚣缠在一起被吐了出来。原来这两样东西气类相互制约，进入腹中就合在一起了。

按照明代江氏瓊名医类案，也有一个药方：取小猪崽一只，切断喉咙，取出血，让病人马上喝下，再迅速灌下一口生油，蜈蚣就可滚在血中被吐出来，然后把雄黄细细研碎，用水调服即可治愈。南方蜈蚣很多，而且家家用竹筒吹火，常有人得这种病，因此将药方录下。

### 原文

明张冲虚，吴县人，善医。有道人以竹筒就灶吹火，误吸蜈蚣入腹，痛不可忍。张碎鸡子数枚，令啜其白。良久，痛少定，索生油与咽，遂大吐，鸡子与蜈蚣缠束而下。盖二物气类相制，入腹则合为一也。按明江氏瓊名医类案，亦有一方云：取小猪儿一个切断喉，取血，令其人顿饮之。须臾，灌以生油一口，其蜈蚣滚在血中吐出。继以雄黄细研，水调服愈。南方多蜈蚣，且家家用筒吹火，尝是有患，录之。

《冷庐复识》

清·陆以湑

## 二 母 知 人

王珪在隐居的时候，与房玄龄、杜如晦交情很好。他母亲李氏曾经说过，王珪将来必然显贵，但不知与她儿子交游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正巧房玄龄、杜如晦等到王珪家探访，李氏窥见后大惊，赶紧命人置办酒席，欢饮了一整天。她高兴地说：“这两位朋友是丞相之材，你一定会显贵的。”

潘孟阳的母亲是刘晏的女儿。早先，孟阳官封户部侍郎。刘氏忧虑地说：“以你的人才却处在丞相的高位，我担心灾祸将要临头。碰巧宴请你的同僚时让我看看他们。”潘孟阳按照母亲的话把所有客人领到客厅，刘氏看了以后高兴地说：“这些人都是你的朋友，我就不用担忧了。”她又问在末座的那位穿绿衣的少年是谁。潘孟阳说：“是补阙杜黄裳。”刘氏说：“这个人与众不同，将来一定是个有名的卿相。”

### 原 文

王珪隐居时，与房玄龄杜如晦善。母李尝曰而必贵，然未知所与游何如人？会元龄等过其家，李窥大惊，敕具酒食，欢终日，喜曰：“二公辅才，汝贵不疑。”潘孟阳母，刘晏之女。初，孟阳为户部侍郎，刘忧曰：“以尔人才而在丞相之位，吾惧祸之必至也。试会尔列，吾观之。”因编招生熟者客至。刘视之，喜曰：“皆尔俦也，不足忧矣。问末座惨绿少年何人也？曰：“补阙杜黄裳。”刘曰：“此人全别，必是有名卿相。”

《冷庐杂识》

清·陆以湑

## 峨 嵋 老 僧

中丞朱勋是江阴人，从州县的辅佐官做起，一直升到陕西巡抚，皇上赏赐他顶戴花翎。当初在他诞生时，恰有一位老僧人到他家门口求布施，对他家的人说：“听说此刻老爷喜得一儿子，这孩子将来会当高官。六十年后，我们也许能在长安相见。”

道光初年，朱勋正在陕西，偶尔有一个差役因办事到峨嵋山，遇到这位老僧。老僧说：“我有一封信，请你为我寄给朱大人。我还记得他诞生时的情景。”差役回到省城，不敢贸然把信直接递交朱勋，而向长安的县令作了禀报。他们打开那封信，信中没有其他的话，只让代为转达，说本年某月某日，应当收拾行装往北到京城去。果不出老僧的预言，到了那一天得到皇上的圣旨，朱勋被召入京师，升为四品的衙门长官。

### 原 文

江阴朱中丞勋，以佐贰欢家，官至陕西巡抚，赏戴花翎。先是中丞诞生时，适有老僧在门首化斋，告其家曰：“闻即刻公喜生一相公，此儿将来当大贵。六十年后，或可于长安相遇也。”道光初年，朱正在陕西，偶有差役，以事入峨嵋，遇此僧。僧曰：“有一书，烦为我寄朱大人。我尚知其诞生时也。”差回省城，不敢投，禀之长安令。启其书，无他语，令为转呈，但言今年某月某日，当束装北上。果于是日得旨召入京师，以四品京堂用。

《履园丛话》

清·钱 泳



## 异 人

乾隆辛巳年的秋天，我和冯在田先生，到慈相寺正房面壁窝观赏桂花。僧人鹤龄对我们谈起十几年前，寺里有一位工人姓杨，胆量和勇气超过一般人。一天，他从城北门喝醉了酒回来，天色已晚，快到旷野上的小桥时，发现对岸河堤上有火光，他便上到桥上去看，原来是一个人赤裸着身体坐在河堤上，全身上下象雪一样白，火光就是从他的眼睛中射出的，象两支火把一样。那人的脚蹬在地上，小腿长五六尺，正伸着两手捧水洗着脚。杨某大声地斥问，那人不答应也不抬头，而是继续悠然地洗着脚。杨某心里想，这个人不是自己空手可以搏斗的，因此就跑到近处的三官庙，拿来庙门的门栓当武器。庙里的一位僧人看着奇怪，也跟在他后面跑来。杨某到了桥畔，那个人已经站起身来，身材有一丈多高，眼睛中的火光直射出两三尺，照亮了林中树木。那人行走起来象飞一样，一眨眼的工夫，就已走到寺门前了。杨某追赶上去，见那人由西房的边上，登上了玉尘山，顺着黄泥壩而远去，遥遥地望着，眼睛里冒出的火光依然鲜明夺目。杨某追赶不上，只好回来，三官庙的那位僧人也看见了那个人。杨某后来并未患病。

### 原 文

乾隆辛巳秋，予同冯在田先生，至慈相寺上房面壁窝看桂花。僧鹤龄话及十余年前，寺中有工人杨姓者，胆勇出群。一日自北门醉归，已黄昏矣。将近野桥，见对岸池壩有火光，因上桥视之。则一人赤体坐焉，遍身若雪，火光自目出，若两炬然。挂足于地，

其胫长五六尺，伸两手掬水而洗之。杨大声叱问，其人不答亦不顾，濯足自如。杨私念此人，非可以徒手搏者，因就近至三官庙，取其门拴以往。庙僧某异而尾随之。杨至桥畔，则其人已起，约长丈余，目光直射二三尺，照耀林木。其行如飞，一转瞬间，已及寺门矣。杨追之，见其自西房之侧，上玉尘山，由黄泥坳而去，遥望火光犹熠熠也。杨奔追不及而还，三官庙僧亦见之。杨后亦无恙。

《听雨轩笔记》

清·清凉道人

## 刘黄头发冢

清代道光三年，河北直隶正定府元氏县农民刘黄头，挖地得到一块石头，是唐代宣城县尉、李君的妻子贾氏的墓志。墓志的最后一行刻着：“后一千三百年为刘黄头所发”十二个字。从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往上推到埋葬那年，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年数虽然小有误差，而姓名一点儿不差，也真奇了。

戴子高把拓本拿给我看，我考察上面的字，那位夫人名嫔，字淑容，是福建长乐人。李君是甘肃陇西人，被举荐为贤良，担任宣城县尉。他是先死的。夫人是在唐德宗建中二年的二月十二日，死在她伯父的弟弟，河北赵州元氏县官署。就在那年的三月，埋在七义原。她的侄子有文才，为她写了墓志铭。墓志铭末二句说：“一肩泉壤，万岁千秋”，恐怕是根据这句话中的“泉”就是“黄泉”推算，才得到黄头挖坟之事吧？最末一行所写的，与全碑字体一致，碑文无疑是她侄子刻写的了。

### 原文

道光三年，直隶正定府元氏县民刘黄头掘地得一石，为唐宣城县尉李君之妻贾氏墓志，末行刻“后一千三百年为刘黄头所发”十二字。自道光三年，上溯葬年唐建中二年，年虽小差，而姓名不爽，亦可异也。

戴子高以拓本见示。余按其文，夫人讳嫔字淑容，长乐县人。李君陇西人，举贤良，授宣城尉，先卒。夫人以建中二年十二日，卒于其从父之弟赵州元氏县官舍。即以其年三月，窆于七义原。从子文则为之铭。其铭词末二句曰：“一肩泉壤，万岁千秋。”殆因

是语而推算之，遂得黄头发冢之事乎。末行所书，与全碑字体一律，是即其以子为之矣。

《春在堂随笔》卷二

清·俞樾

## 田 钝 庵

田钝庵，名世亨，字子贞。叫钝庵的原因，是因为他平生所向往的，总是与事实相违背，所以用“钝庵”二字为号。他的祖先因为武功好，为睢阳工指挥。他的父亲田时畅，考中了崇祯辛未年的进士，为陕西盩厔县令。钝庵幼年时便死了父亲，母亲又不喜欢他，家业飘零，一切人世间应得到的东西，到了钝庵这里，即使努力追求，也总得不到。布政使邱茂华，是钝庵父亲的朋友，他通过书信拜托州守下文书征召钝庵。州守多次邀请，才把他请到。州守亲自准备沐浴的东西，更衣敬候，以尽主人的礼节。钝庵私下里想：“以后的衣食，不用再操心了。”一会儿又说：“邱公该不会因此离去吧？”还没有坐稳，邱公贬官外迁的消息果然传来。河北曲周县的李公，紧接着来到河南，钝庵以是李公同科进士儿子的身份拜见。李公对他的抚恤慰问周到备至，答应帮助他的儿子进入乡学。人们争着向他祝贺，钝庵说：“这是命呀，命呀！一定会有变故。”不久，学史因为升官离开了河南归德府。于是儿子入乡学的事，也就没有结果了。钝庵每逢出门，即使天气晴朗，也说：“今天一定下雨。”人们都笑话他。一会儿，天果然下雨。每逢拜访人，接近材子时，总说：“今天一定见不着。”别人认为他说的未必准。一会儿，果然没见到。有时带着钱上集市，就说：“今天一定买不到要买的东西。”人们怀疑他未必了解市场行情。一会儿，要买的东西果然没有了。时间长了，人们才都开始相信他，说：“钝庵的遭遇总是与他的愿望相违背。的确象他所说的，不是没有根据的。”曲园居士说，这种人，古代也有。《太平广记》引《异苑》说：有个人姓刘，别人如果和他说话，一定会遇到灾祸。只有

一个读书人认为没这个道理。刘某听了这话，欣然而往，对他说自己受到了诽谤，您能证明。读书人答道：“世上的人都一样，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一会儿，读书人家里就着起了大火，钱财物资全烧没了。于是世人都称刘某为猫头鹰。人们如果在半路上遇见他，全都关闭车门，骑马逃跑避开。《太平广记》还引《独异志》说：淮南有一位客居在这里的人，叫卢婴。气质文学都是郡里最好的，人们都叫他“卢三郎”。但是却很奇特，如果有他在聚会中，主人必遭横祸。或者是小孩掉在井里，或者幼女掉在火中。当时元伯和是郡守，刚到任，爱他的才气。特意在堂中央设宴，群客毕集。元伯和玩笑着问身边的人：“小孩掉井里了吗。”回答说：“没有。”又问：“小孩掉火里了吗？”说：“没有。”伯和对座上的宾客说：“这是大家不能承受的缘故呀。”这一天，军吏包围了郡守泉的宅院，抓住元伯和，把他杀了。这两个人，比起田钝庵来更厉害。

## 原文

田钝庵名世亨，字子贞。钝庵者，则以生平所往，多与利反，故用之以为号也。先世以武功，为睢阳卫指挥。父时畅。中崇禎辛未进士，为盩厔令。钝庵幼而失怙，复不见慈于母，家业飘零，一切人世易致之事，至钝庵而所谋辄左。布政使邱公茂华，盩厔公同年友也，檄州守徵钝庵状。州守多方延致，至则亲具汤沐更衣簪折，备主人礼。钝庵私念曰：以往衣食，不复足虑矣。既而曰：“邱公得毋以此去乎？”坐未定，邱公左官之问果至。曲周李公，继来臬豫，钝庵以年家子上谒，李公存恤周至，许授其子入庠，人争为贺。钝庵曰：“命乎！命乎！会当有变。”已而学使者以迁去归德，遂不果试。钝庵每出，虽晴，则曰：“是必雨。”人皆笑之，已而果雨。每访人，近村，则曰：“是必不遇。”人且不谓然也，已而果不遇，持钱入市，则曰：“是必不得所需。”人犹疑其未可知，已而所求之物果告匱。久之，人始共信曰：“钝庵拂遂之遭，诚如

所言，非诞也。”曲园居士曰：“此等人古亦有之。”《太平广记》引《异苑》云：有人姓刘，人若与之言，必遭祸难，惟一士谓无此理。刘闻之，欣然而往，自说被谤，君能见明。答云：“世人雷同，何足恤？”须臾火发，资畜服玩荡尽。于是举世号为鸛鹑。脱遇诸涂，皆闭车走马，掩耳奔避。又引《独异志》云：淮南有居客卢嬰，气质文学，俱为郡中绝，人悉以卢三郎呼之。但甚奇蹇，若在群聚中，主人必有横祸，或小儿入井并幼女入火。时元伯和为郡守，始至，爱其材气，特开中堂设宴，群客咸集。伯和戏问左右：“小儿堕井乎？”曰：“否。”“小儿入火乎？”曰：“否。”伯和谓坐客曰：“众君不胜故也。”是日军吏围宅，擒伯和弃市。此二人，视钝庵更甚矣。

《葦蕞编》卷一

清·俞樾

## 钱 一 本

钱一本，字国端，是江苏武进县人，世上的人称他为启新先生。他是明朝万历癸未年的进士，任江西卢陵县令，又提升为御史。他考察西粤时，适逢驿站传来立太子改期的消息。他上书皇上，直言不讳，又分别论列了辅臣罪十条。他的奏章全部被皇上扣留下来。第二年，正赶上给谏官孟养浩在朝廷遭受杖刑，株连了钱一本，钱也被削籍为民。他学识渊博，凡是经史以及程朱理学，没有不读的，而对《易经》的研究，尤其深透。在家一共住了二十六年，有一天，他忽然谢绝了朋友，到乡里去营造自己的坟墓，并以“寄寓通客”自志。挖开土，得到南宋光宗绍熙年间的铜钱一枚，背后还刻着一个“元”字。估计它应当是绍熙元年，那一年是庚戌年。以日月换来算，这一年的九月有庚戌日。于是就作诗，其中有“庚戌年遥未易逢，天年九月便相从”的句子。等回到家，他果然在九月的庚戌日死了。据说，人们都认为他是读《易经》才能前知的。

### 原 文

钱一本，字国端，武进人，世称启新先生。明万历癸未年进士，除江西卢陵令，擢御史。按西粤，会邮传建储改期，抗章不避触讳。又疏论辅臣罪十条，疏俱留中。明年，逮孟给谏养浩，杖阙下，株连一本，削籍为民。其学，凡经史濂洛关闽书，无不窥，而尤深于易。居家凡二十六年，一日，忽谢友人，之乡营造兆域，以“寄寓通客”自志。启土，得宋绍熙钱，背复铸一“元”字。臆之，当是绍熙元年，其年为庚戌。以日易月，是岁九月为庚戌，



因作诗，有“庚戌年邈未易逢，今年九月便相从”之句。已归，果九月庚戌卒。人皆以为读易前知云。

《荟蕞编》卷一

清·俞樾

## 髯 侠

有一位大胡子侠客，是武昌的船夫。他从不告诉别人自己的姓名籍贯。他的胡子有一尺多长，分成五缕很漂亮，人们都叫他“美髯公。”他的双眼炯炯有神，目光象火炬一样。他独自驾着一只船，往来于吴越之间。崇祯年间，湖北有一位叫黄陈即黄大岩的人，在文学方面颇有名气，他到金陵去访友，租赁了髯侠的船。他初次看见髯侠的外貌，觉得他很怪。等登上船，髯侠荡起双桨，船行象飞一样快。傍晚停船休息，看见有十多头水牛，在江中洗浴，妨碍了船的停泊，髯侠使用左右手，各抓住一头牛的蹄子，把它们一一扔到岸上，如同扔黄鼠狼一样。扔了几下就把它扔完了。他的船走或停都很随便，不选择地势就停泊。每当遇到孤洲荒岛，急滩险流，总是舍不得离开而停下来。大岩很担心，髯侠说：“我的船停泊的地方，海盗不敢侵犯，波涛也不敢兴起。你何必害怕呢？”每逢经过坛庙，髯侠总是责骂鬼神，怒唱不休。有一天，大岩忽然看见船尾的幔帐内，有一位十五六岁的女郎，娴雅文静好象士家大族的女儿。他越发感到奇怪，却没敢问。有一天早晨，他起来遥望，看见风吹酒帘，有“惠泉”二字，就回头对髯侠说：“您能替我买点酒吗？”髯侠说：“好。”拿过钱就走了。大岩起身，招呼女郎问道：“你是谁家的人，为什么跟着他，他是什么人呀？你悄悄告诉我，我能救你。”女郎伤心地流下了眼泪，说：“我是杭州人，跟随父亲到广东西部作官，回来时船停在湘潭。强盗夜里劫船，杀掉我父母亲共十个人，把他们投到江里，然后想把我掠去。一会儿，髯侠跟随别的船到了，他挥刀砍杀强盗，十几个强盗都被他杀死了。我磕头请求一死，髯侠说：“我不是强盗，

而是替你杀强盗的人。现在你父母的仇已经报了，我要访求你的兄弟，把你送还给他们。假如最后你无家可归，我就为你选择一个好丈夫。我决不污辱你，你不要怕。”于是他就让我上了他的船。髯侠自己一人睡在船帆上，风雨雷电也不避。与他来往的有四五个人。他们一起上山打虎豹，下海捉鳄鱼，然后把虎和鳄鱼的肉做成肉干当酒菜。他们四五个人常常切切私语，不知在说什么。只见他们哭笑无常。有时登上山去观测天象，回到船里便闷闷不乐，拿来酒喝得大醉，醉了以后又大哭。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说完，髯侠带着酒和菜回来了。大岩迎上前下拜说：“我有眼不识异人。”于是两人就一起共饮。酒兴正浓，髯侠说：“萍水相逢，我说一句话作为验证怎么样？你虽有文才，却没有科甲相。你没有儿子，过继兄长的儿子为嗣，你兄长的儿子也没福气。”大岩拜求说：“贵贱是命，能够有一个儿子传宗接代，我也就甘心了。”髯侠说：“没有办法。”忽然髯侠跳起来说：“你有儿子了！我船上的那位少女有福相，我知道你丧偶了，可把她配给你为继室。这个女孩能生五个儿子，因为你的相孤，只能得一个儿子。今天是良辰吉日，我为你成全这件事。”说着就叫女郎更换衣服，拿来酒为他们举行了婚礼。他还把强盗抢劫的一千金全给了他们。大岩既然结了婚，就想赶快回家。髯侠自己一人驾着船送他们。到了江西九江县，他便告辞说：“天下将大乱，希望你回家以后能自爱。从此以后我也去了。”大岩夫妇俩牵着他的衣袖苦苦邀请他，他还是不答应，扯断了衣袖，掉转船头而去。也不知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后来，大岩过继的兄长的儿子果然夭折了。所娶的船上的女孩果然生了五个儿子。前四个儿子未成年就死了，只有小儿子活下来。

## 原文

髯侠者，武昌舟子。不告人乡里姓名，髯长尺许，分五髭甚

美，人呼为“美髯翁公”。目光如炬，独操一舟，往来吴越间。崇禎时，楚黄陈大岩者，有文名，访友于金陵，赁得髯舟。见髯貌，怪之。既登舟，鼓棹如飞。暮宿，见水牛十余头，浴于江，妨泊处，髯以左右手各持一牛蹄，掷岸上，如披鼠鼯，数掷而尽。其行止随地，不择地而泊。每至孤洲荒屿，急滩迅流，留连而止。大岩患之。髯曰：“吾舟所至，海倭所不敢犯，阳侯所不能怒也。君何怯焉？”每过坛庙，辄诟责鬼神，叱咤不休。忽大岩见舟尾幔内，有二八女郎，娴雅似士族子，益怪之，而未敢言。一日，晓起遥望，风吹酒帘，有惠泉字，顾谓髯：“而能为我市酒乎？”髯曰：“诺。”即索百钱去。大岩起招女郎问曰：“汝谁家人，胡从髯游，髯何人耶？试私语我，我能脱汝。”女泫然曰：“妾杭人，从父宦于粤西。及归，舟次湘潭，盗夜劫舟，杀妾父母一家十人，投于江，欲掠妾去。俄顷，髯从他舟至，挥刀杀盗，十余人无有脱者。妾叩头请死，髯曰：‘吾非盗，乃为汝杀盗者。今汝云母仇已报，吾将访汝兄弟而归焉。脱无所归，当为汝择佳婿。吾义不污汝，勿怖吾也。’遂令妾入彼舟，髯独宿篷上，风雨雷霆无所避。所往来四五人，相与入蛟宫探虎穴，得虎蛟肉为脯佐酒。四五人切切私语，不知所语云何，但见哭笑无端。或登山而观犬象，归舟不乐，取酒大醉，醉复大哭。妾不知为何如人也。”语毕，髯持酒脯至。大岩迎拜曰：“吾有目不识异人。”遂相与共饮。饮酣，髯曰：“萍水相逢，一言为验可乎？君虽有文，无科甲相。无子以兄子为嗣，兄子亦无禄也。”大岩拜祈曰：“贵贱命也，得一子承祧，穷约所甘心焉。”髯曰：“无能为也。”忽蹶然起曰：“君有子矣！吾舟处女有福相，知君丧偶，可配为继室。此女当生五男，以君相孤，止得一男。今日良吉，吾为君成之。”即呼女郎更衣，取酒合卺成礼，悉以前盗所劫千金归焉。大岩既婚，思归，髯一人自挽舟送，至九江县，辞曰：“天下将大乱，君其入山自爱，吾亦从此逝矣。”大岩夫妇牵袂苦邀之，不可，绝袂覆舟而去，不知所之。其后大岩

所嗣兄子果夭。所娶舟中女，果产五男。前四子殇，惟季子存。

《荟纂编》卷二

清·俞樾

## 汪 沅

汪沅，是浙江钱塘人，字魏美。当初他作为府学的学生，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前茅。他的文章风格奇险，汪洋恣肆。顷刻间便能写数千字，但是却从不巴结当权者。他与人交往，磊落大方，生性不喜欢热闹奢华。当时的人称他为“汪冷”。他在二十二岁时，考中了崇祯己卯年的举人。当时还没有娶媳妇，同乡的富人想以一千金把女儿嫁给他，汪沅不同意。钱太守又把女儿许配给他，两人举行了婚礼。汪沅从容地对钱氏说：“我本来是一个穷书生，能与贵室联姻，所希望你的，是懂得礼义、孝敬公婆、和睦妯娌就足够了，至于那些奢侈的簪子、耳环以及锦绣做成的服饰，就用不着了。”钱氏于是去掉华美的服饰，屏退贴身的丫环，身穿粗布衣服亲自操持家务。己酉年，汪沅最亲密的朋友，大行官陆培，上吊自杀了。汪沅私下写悼文祭祀他，悲恸得几乎气绝。他妻姐的丈夫想强迫他去礼部应试，拿出一千金对汪的妻子说：“能劝动你丈夫的大驾，这一千金就给你”。汪的妻子回答：“我丈夫不能劝，我也不要这个钱。”当权者中有的拿钱为汪沅祝寿，他不能拒绝，就挖个坑把钱埋掉。同乡的贵人请他写墓志铭，拿百金作报酬，他拒绝不应。从此以后他常常出游，到天台山，住在石梁附近。有时又回到河边，或再迁到孤山，到黄山、庐山、白岳，所到的地方，都与异人高士交游。晚年他喜欢道教，能好几天不吃也不喝。有人传授给他炼丹术，试验了一下，很灵验。但不久他就放弃不学了。又教他驱逐瘟疫和鬼神的方法，也很灵验。但又放弃了。他死时四十八岁。汪沅得痰咳病五个月，有一天早晨，他起来看着太阳说：“可以了。”就叫儿子汪林莲准备纸笔，自己写下了

五言诗十句。写完，扔掉笔躺下就死了。诗里说：“大化无停轨，道术久疏辙。住世守顽形，问涂犹未彻。至人本神运，可会不可说。冰泮水还清，云开月方洁。一旦破樊笼，逍遥从此别。”

## 原文

汪颢，钱塘人，字魏美。初为诸生，试辄高等。文奇恣汪洋，顷刻数千言。未尝怀刺一见当事。与人落落，性不好声华。时人号曰“汪冷”。年二十二，中崇禎己卯举人，未聘妇。里富人欲女女以千金，颢不许。而钱太守以女字之，既成礼。颢从容谓钱氏曰：“吾本寒儒，得连姻贵室，所望知礼义、孝事姑嫜、和妯娌足矣。侈簪珥锦绣之饰，毋庸也。”钱氏于是去服饰、屏侍婢，以疏布亲操作。乙酉，颢执友大行陆培，自经死。颢私为文祭之，一恸几绝。内姻欲强颢试礼部，出千金，视颢妻曰：“能劝夫子驾，则畀汝。”对曰：“吾夫子不可劝，吾亦不受此金也。”当事或割俸金为颢寿，不得却，坎而埋之。里贵人请墓铭，百金，拒弗许。自是尝出游，之天台，居石梁左右，反河渚，徙孤山，之匡庐黄山白岳，所至与异人高士游。晚好道，能数日不食饭。有授黄白术者，试之验，寻弃去。教以驱役鬼神，亦验而弃之。年四十八卒。颢病痰咳五月余，一日，晨起视日曰：“可矣。”命子林莲具纸笔，自书五言诗十句，投笔就寝而逝。诗曰：“大化无停轨，道术久殊辙。住世守顽形，问涂犹未彻。至人本神运，可会不可说。冰泮水还清，云开月方洁。一旦破樊笼，逍遥从此别。”

《荟纂编》卷二

清·俞樾

## 夏羽王

夏公，名某，字羽王，山东棠邑人。幼年时便卓越有大志，等到延请老师教授他功课时，喜欢读先秦两汉的文字。他攻读应举考试的课业，能阐发主旨，不追求雕章琢句。每次参加考试，拿过笔来很快便写完，好象早已构思好了一样，因而名噪一时。周藩王请他做太子的老师，他坐在虎皮坐席上，阐发经义，太子面向北，施行做学生的礼节，周藩王能虚心不摆架子，不把他当作食客看待。后来流寇包围了开封，开封城池坚固、防守严密，藩王捐集资金、召募士兵，全力防御。而夏羽王更在其中出谋划策，因此多次打败敌人。后来他夜占星相，知道已经不能守，就辞别藩王，冒雪回家了。夏羽王回家后，贼兵掘开黄河来灌城，开封被攻陷了。人们都佩服他的先见之明。不久，他便以明经科考取了贡生第一名，被授予武昌司李。还没去上任而赶上国家发生政变，他便穿上普通人的衣服，向南迁，隐居在临沂南郊的芙蓉山旁，自号“芙蓉老人”。他头戴葛布巾，身穿野老服，不入城市，每天与二三位老友谈经论道。闲暇时则教授孙子学业，或炼丹考证罢了。他平日的起居饮食，全从有利于健康出发，不喜欢饮酒。己丑年的冬天，他忽然染上小病，因考虑少量的饮酒，古人用来养老，也可以养病，才小饮几杯。每当一年中的各个季节，如夏天的伏日、冬天的腊月，或是晨花夕月时，总是摆上酒，陈列上肉，儿孙陪坐。有时拍打着桌子高歌，有时端着酒杯长叹。甲子年的春天，他的病忽然严重了。五月十五日的前三天，他召集家人对他们说：“这个月的十七日，我就要死了。”说完命人取笔作绝命词。到了十七日，他果然平静地坐着死了，年龄八十四岁。



## 原文

公讳某，字羽王，棠邑人。幼倜傥有大志。既就外傅，喜读先秦两汉文字。作举子业，发明大旨，不以絺章琢句为工。每就试，操笔疾书如宿构，名噪一时。周藩延为世子师，先生据皋北，阐经义，世子北面执弟子礼，王亦虚怀折节，不敢以食客视之也。流寇围汴，城坚而守固，王既捐金募士，毕力防御。而公更从中指授方略，以是屡败贼。乃夜占星纬，知不可守，遂辞王冒雪归。公归而贼决黄河以灌城，城溃，人服其见几之早。旋以明经考上第，授武昌司李。未赴而国变，公微服南迁，卜居南郊芙蓉山之侧，自号“芙蓉老人。”蒿中野服，不入城市，与二三老友谈经味道。暇则课诸孙学业，丹铅考订而已。素履康胜，不嗜饮。己丑冬，忽抱微疴，因自念洗腆酌爵，古以养老，亦以养病，乃小饮数杯。每岁时伏腊，花晨月夕，辄陈觞列豆，儿孙侍坐。或击案高歌，或持杯长叹。甲子春，不豫滋甚。仲夏望前三日，召家人语曰：“此月之十七，吾将逝矣。”乃命笔作绝命词。及期，晏坐而逝，年八十有四。

《荟藻编》卷七

清·俞樾

## 僧 如 鹏

如鹏，不知他是哪里的和尚。宋大樽在天台山遇到他，就以他是台山和尚了。过去传说台山的老虎不吃生肉，麋鹿见了人也不吃惊，古人以为那里是佛国。那里的老和尚们大多都住在茅屋里。他们面貌清瘦，问他们的年龄，摇头不回答；赠给他们金帛，也不接受。这已经够奇怪的了。现在听说如鹏和尚，身材伟岸有七尺多，眼睛象巨星一样闪闪发光。说起话来，滔滔不绝，谈古论今。为什么他也在这里呢？进他的茅屋，里面不开门窗；听他吟诗，声音如同石裂而谷响；他写的稿纸，全投在大铁瓮中，别人很少能见到。天下的僧寺，天台山方圆最宽，那里尤其收藏着很多前代的大藏佛书。如鹏和尚借来阅读，一个月就读完了。他的茅屋中没有食具，每天他有时饮一瓮水，吃二十两米；有时好几天不吃，他的形貌却更加壮伟。这岂不怪了吗？

### 原 文

如鹏，不知其何处僧。宋先生大樽，遇之天台，则以为台山僧矣。旧传台中虎不噬生肉，麋鹿见人不惊，古以为佛国。诸老僧多葺茅居之，状甚羸，问其年，摇首不答；与之金帛，无受者，是既可怪。今闻如鹏，伟然七尺躯，目如巨星，语最喉舌，茹古吐今，何为而亦于是耶，入其茅，不设门户；闻其吟声，石裂而谷响，纸稿投大铁瓮，人鲜得见之。天下僧寺，天台方广，尤多度前代大藏佛书。如鹏借之观，期月以遍。茅中无食具，日或饮一甌水，尽一溢米，或数日否，其貌益壮，岂不怪矣哉！

《茶叢編》卷十二

清·俞樾

## 皆通和尚

苏州三乡庙，有一位和尚，叫皆通，六十岁了。年三十是他的生日，在此前一个月，他广泛邀请寺庙内外的好友，大设酒宴，来庆祝自己的六十寿辰。并且从那一天起，预备自己的后事，丧服中的穿戴铺盖，都自己亲自置办。客人们问他缘故，他回答说：“我活不过腊月了。”大家都不相信。到了十二月二日，他竟然双足交迭坐着去世了。

这位和尚平时喝酒吃肉，和一般人没有什么不同，但对自己的终结却很清楚，就不一般了。

### 原文

苏州三乡庙，有僧，曰皆通。年六十矣，除夕其生日也。先期一月，大会僧俗，盛设酒面，以庆六十之寿。而即于是日，备预后事绞衿衾冒，手自料量。客问其故，曰吾不腊矣。众莫之信。乃至十二月二日，竟趺坐而逝。此僧平日饮酒食肉，了不异人，而来去分明如是，可异也。

《耳邮》卷四

清·俞樾

## 痴道士

有个痴道士，在苏州阊门外的渡僧桥边卖药。人们不知他从哪里来的，见他说话不着边际，都以为他痴傻。每天夜里他都住宿在一间草屋中。丁丑年冬天下了一尺多厚的大雪，他的草屋顶上竟没有雪。有人问他缘故，他回答说：“明天请我喝酒，我就告诉你的原因。”第二天，有好事的人带着酒去草屋找他，他不知到哪里去了。这位道士难道是隐藏自己行踪的不平凡的人吗？

### 原文

痴道士，卖药于苏州阊门外之渡僧桥。不知所自来，其言论不伦，人咸以为痴。每夜栖宿一草屋中。丁丑冬大雪盈尺，而其草屋之上无雪。或问其故，道士曰：“明日饮吾酒，吾告汝。”次日有好事者，携酒而往，则道士不知所之矣。岂其异人混迹于市廛者欤？

《耳邮》卷四

清·俞樾

## 何君梦诗

山西有位何先生，忘记叫什么名字了。他在丁卯年被选为孝廉，任农部的郎中官职，曾多次参加在京城举行的春季科举考试，但都没有考上。

到丁丑年春天，何先生忽然梦中听见有人向他念了一句诗：“十载莺花春梦里，八年鱼水镜中欢。”他醒后想着这句诗，有些不详的预感，因而常常心情不愉快。过了不久，他就患病去世了。

从丁卯年到丁丑年，恰恰是十年；而何先生续娶妻子也正好是八年。梦里的诗句，和实际的年数正相符，这真是不平常了。

### 原文

山右何君，谈者失其名。以丁卯孝廉，入资为郎中，官农部，屡试春官不得志。至丁丑春，忽梦一人向之诵诗曰：“十载莺花春梦里，八年鱼水镜中欢。”寤而思之，似非佳语，居恒怏怏。俄而感疾遂卒。计丁卯至丁丑十载。而其续娶之妻，适止八年。梦中诗句，年数正符，亦足异矣。

《耳邮》卷四

清·俞樾

## 诗 丐

丙子年春天，从南方来了一个乞丐，穿着破旧的衣服和鞋子，每天都到街上走一趟，随后回到破庙里。他不说不笑，也不向人乞讨。人们施舍给他，他就收下；有的人用脚踢着食物给他，他就不客气地反眼相看。假如得到的东西够一天吃的了，即使遇到专门给他预备的施舍也不再顾及。人们因为他没有贪心，很看重他。

一天，这个乞丐忽然在街上纵情地放声歌唱，并作出种种动作，儿童们围在他身边跟随着。然而他所唱的内容，不是诗歌，也不是戏曲，但相当的典雅、有韵味。

我的朋友丁小舟认为这个乞丐不是平常人，因此就在夜深的时候到破庙里去拜访他。没有见着，小舟就在墙壁上写下“小舟敬谒”四个字。第二天再去，看到破庙的墙壁上墨迹未干，笔势飞舞，书写着两首七绝诗：

“怕作人间公与侯，风尘落拓试庸流；  
果然大地无青眼，要去乘槎上斗牛。”

雄心磊落总难平，匣里龙泉入夜鸣。  
只有小舟能识我，他年书记要留卿。”  
诗下写着：“惊雷子右光留别。”

丁小舟连着几天到处寻找那个乞丐，始终没有踪迹可寻。他虽然知道乞丐是个奇士，但对诗的深层意思始终不能全部领会。现在小舟已经去世，他临死前几天记录了这件事，和诗一起寄给我，因此我收录在这本书中。

## 原文

丙子春，南来一丐。敝衣敝屣，日行街头一回，旋宿破寺。不言不笑，亦不乞于人。人舍则取之；或蹴尔而与，便反目相向。设所得足一餐，虽独舍者亦不顾而去。人以其廉也，颇重之。一日忽狂歌市上，作种种戏，群儿围随之。然口中所歌，非诗非曲，甚典雅。吾友丁小舟异其人，夜深，辄往破寺访之。不见，书“小舟敬谒”四字于壁。越日再去，见寺壁墨迹淋漓，笔势飞舞，则七绝诗两首也。诗云：“怕作人间公与侯，风尘落拓试庸流；果然大地无青眼，要去乘槎上斗牛。”“雄心磊落总难平，匣里龙泉入夜鸣。只有小舟能识我，他年书记要留卿。”下书“惊雷子右光留别”。数日迹之，其人终杳。知为奇士，然终莫详诗意。今小舟已归道山，未死前数日录此事，并诗寄余，因采入焉。

《三借庐笔谈》卷六

清·邹 骏

## 徐 太 保

明代我们乡有一位徐太保，年轻时偶然在田野中行走，前面遇到一条溪流，水深不到小腿，提着裤脚就可以蹚过去。他已经解开鞋子，正准备蹚时，忽然看见一位女子，远远的向他走来，站在身边望着他。年纪大约有十七八岁，容貌非常漂亮，体态风度也很好。只见她对着溪流不说话，犹豫着怅然想望，好象要过去又遗憾没有桥似的。徐说：“美人你想过河吗？”女子微微一笑。徐说：“美人你想过去，但是你的罗袜难以渡过溪流，怎么办呢？”女子就低头看着自己，仍然微笑着不胜羞涩的样子。徐笑着说：“我的后背可以当作舟船，背你过去吗？”女子对他点点头。于是她就用双手攀着徐的肩膀，徐用两手挽着女子的双腿，背她走到了溪流中。清彻的溪水，照映出她恋恋不舍的身影，于是徐不自觉地低声吟诵到：“玉女渡银河，红裙罩绿波，”诗还没有作完，已经到了对岸。女子从徐的背上下来，接着他的诗说：“只因诗两句，夺却状元科。”说完就不见了，徐既惊奇，又后悔，明白这是神人在试探自己。后来，徐在明英宗天顺年间的乙丑年，考中了进士第二名，官作到太子太保。

### 原 文

前明吾乡徐太保，少时偶行绿野，前临石瀨，深不及胫，褰裳可涉，已解其屣矣，忽见一女子，亭亭而至，立而望之。年可十七八，丰态绝妍。临流不语，怅望夷犹，若欲济而恨无梁者。徐曰：“美人欲涉乎？”女子微笑。徐曰：“美人欲涉，奈罗袜之难凌波何？”女子乃低头自顾，仍微笑而羞涩不胜。徐笑曰：“书生



之鹄背，可作舟楫手？”女子领之。乃以双袖附徐肩，徐以两手挽其足，载之中流。依依丽影，清涟可鉴，不觉微吟曰：“玉女渡银河，红裙罩绿波，”诗未成，已登彼岸。女子下而续之曰：“只因诗两句，夺却状元科。”言罢不见。徐惊且悔，悟神人试己也。后登天顺己丑进士第二名，官至太子太保。

《耳食录》卷一

清·采 钩

## 葛 衣 人

江苏江宁县的江进士，到首都去，中途停留在客舍小饮。这一天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江进士正在折叠丝绵煖酒，忽然看见一位身穿葛布衣裳的人从门外经过。这个人身材颇长，光着脚在雪中行走，却没有一点儿感觉寒冷的表情。江进士认为他很奇异，就上前询问他的姓名，他不回答。又问：“您冷吗？”也不回答。又问：“您饮酒吗？”他这才点了两下头。于是江进士就把他带进旅馆，请他饮酒。他的酒量大得无法计算也不醉。然后又吃饭，饭量大得无法计算还不饱。而且一直到吃完饭他也没说一句话，那样子很象是一个哑巴。江进士越发感到奇怪。第二天，江进士要继续赶路，便请客人同他一起走，客人摇头没有答应。于是江进士就辞别客人，独自上路了。走了三天，到了一个地方。穿葛衣的客人忽然赶到了，他对江进士说：“您见到一位穿肥大的衣服，戴大斗笠，用一根短棒扛着灯笼，远远站在道旁的人了吗？”江进士说：“见过他，是一位和尚。问他干什么？”客人说：“今天晚上三更，用飞刀来取您头卢的人，就是他。”江进士一听，吓破了胆，趴在地上向客人求救。客人说：“有我在，你不必害怕，他如果来了，我的斧头一定让他变成肉酱。”客人还告诫江进士，晚上熟睡不要动。到了半夜，客人提着和尚的头扔在地上说：“蠢驴无礼，我已经杀了他。然而也是你携带的钱财太多，被他看见的缘故”。江进士最初还隐讳，不承认，客人就说：“你的行囊中有白金多少，黄金多少，这些金银封成什么样子，藏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还骗人呢？”江进士听了，大惊失色，连声说：“是！是！”客人问：“带这么多钱干什么？”江说：“想前往投靠在某公门下，拿这些钱作见面礼。”客人听了，

佛然大怒说：“给我滚！原来你是如此的钻营啊！只怪我眼睛，错识了你。悔不该没叫和尚杀了你。”说完，手提和尚的人头，越过房屋而去。当时星光黯淡，一会儿就不见客人的踪影了。江进士既惭愧又害怕，于是就不再去首都而返回家去了。

## 原文

江宁江进士，之京师，止逆旅小饮。时密雪严寒，折绵冰酒。忽见户外一葛衣人过，颀然而长，跣足行雪中，了无寒色。江异之。前叩其姓氏，不答；又问：“客寒乎？”亦不答；又问：“客饮酒乎？”乃点首者再。遂引入旅舍，饮至无算不醉；复进食，食至无算亦不饱。而终席都无一语，状类喑哑。江愈奇之。次日将行，请客俱，摇首勿许，遂辞别。行三日，至一处，葛衣人忽至，谓江曰：“君见夫宽衣大笠，短棒荷灯笼，遥立道旁者乎？”江曰：“见之，一僧也。彼何为？”曰：“今夜三鼓，飞刃取君首者，即渠也。”江胆丧，伏地求救。客曰：“吾在，固无畏。渠果来，膏吾斧矣。”乃戒江熟寝勿动。至夜半，客提僧头掷地上曰：“笨髡无礼，吾已杀之。然亦君挟资太重，为渠所觊耳。”江初讳之，客曰：君囊中白金若干，黄金若干，封识何状，藏置所处，胡乃欺也？江大惊失色，连曰：“唯唯。”客曰：“挟此何为？”江曰：“欲往投某公门下，以此为贄耳。”客佛然怒曰：“咄！汝固蝇营若此哉？吾目昧，误识尔，悔不教和尚杀尔。”言罢，提僧头越屋而去。时星光黯淡，顷刻无踪。江惭且惧，遂不复至京师而返。

《耳食录》卷二

清·栾 钧

## 渊默真人

渊默真人，姓徐，是江西金谿菖蒲塘人。那里的妇女小孩都能述说他的事迹。过去我曾经阅读过他的家传，粗略地记得他的大概情况，追记在这里。徐真人出生的那天晚上，屋子里充满了一种奇异的芳香。他母亲梦见有八个人走进她的屋子，这八个人很象传说中八仙的模样。他们八个人互相推让，最后推举出一位瘸腿的人进入卧室，这个人大概就是铁拐李。当他母亲一梦醒来，徐真人已经生下来了。他的相貌非常丑陋，好几岁了还又傻又蠢，因此父母都不喜欢他。到了十三四岁时，他才刚刚会说话。适逢天大旱，父母亲到田里去给禾苗灌水，真人却躺在树下睡大觉，睡了一天还不醒。看见他的人告诉了他父母，父母亲要打他，他说：“你们想给秧苗灌水，秧苗已经灌上水了，还干什么？”他的父母到田里一看，水已经满畦了。大概是他捆了个草人，放在水车上，水车就能自己运转把水抽上来。从这件事开始，他的父母才知道他有特异功能。

有一年，正月十五日的晚上，真人同他的几位兄弟坐着闲聊不知不觉直打瞌睡，等他醒来，就说：“苏州的灯戏非常好。”众人都说：“你梦游呢吧？”真人说：“就是真去，又有什么难的呢？”众人都试着要和他一起去，真人说：“想去的话，就一定要按照我说的去做。”于是他就用肩膀扛着一把伞，命令三个兄弟闭上眼睛，坐在伞上，并且嘱咐他们说：“千万不要睁眼，一睁眼就掉下去了。”他的一位堂兄平时就很聪明，真人在他的左手掌上画了一个钱币，说：“你对它哈一口气，钱就能出来了。”然后他们就动身出发。三个人坐在伞上，如同坐在桌椅上一样，一点儿也不摇晃。只听到

耳边风声呼呼，好象百万士兵，口里衔着枚去奔赴战斗；又好象巨浪洪涛，汹涌澎湃。一会儿已经到了苏州。真人命令大家睁开眼睛，果然看见鼓乐笙箫，花树彩楼，灯火辉煌，绵延十几里。少女们手拉手，唱着歌。游人如蚁，摩肩接踵；人声嘈杂，全是苏州口音。真人说：“扬州、天津两个地方的盛况，也不亚于此，应该一起去看看。”于是又带着他们依次到了扬州、天津。这两个地方风景不同，语音也不一样。良辰美景，赏心悦目，使人乐而忘返。当时夜晚将尽，真人笑着说：“可以回去了。”说完，又让大家象来时一样，坐在伞上，闭上双眼。他的堂兄暗暗想：现在一定腾空了。就试着睁开眼睛往下看，一睁眼，一下子就掉到了地上。辗转等到天明一看，原来是在江西广信府人家的茅屋上。攀登着下来，刚要向人家去讨饭，忽然想起左手掌中画有钱币，于是就按照真人所教的，对着它哈一口气，就得到一枚钱币。用它来买饭，才没有挨饿。五天以后，他的堂兄到了家，而手掌上画的钱币也消失了。以后有从苏州、扬州回来的人，人们向他们询问所见到的景象，果然一点儿不差。于是兄弟们都认为他真的与众不同。

真人还曾经到邻郡去游玩，他在旅馆的门上写道：“出卖风云雷雨”六个大字，见到的人都万分惊骇。当时正是五月末，好几个郡旱情都非常严重。太守听说他出卖风云雷雨，就召见他。他说：“平民怎么能接受你的召见呢？”竟然没去。使者回来禀报，太守大怒说：“妖人惑众，还敢如此？”便要逮捕他。有人劝太守姑且迁就他，如果买雨不奏效，再整治他也不晚。太守认为说得有道理，便答应前去拜见他。真人命令在郊外筑一祭坛，官吏们沐浴斋戒。如此，三天后的十二点以前一定来雨。遵照他的话，太守回去严禁内外屠宰牲畜。三天后的八点左右，真人还没有来。太守派了两个小吏到他住的旅馆去看，旅馆的人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到处寻找，才在城东门的酒馆里找到他。原来他烧酒一壶，狗肉

一盆，已经吃得杯盘狼藉了。小吏诃责他说：“野道自己如此不洁，却让官长们斋戒！应当报告官府，惩罚你的罪行。”真人便把狗的两只耳朵送给两个小吏吃，求他们保密。小吏回去便揭发了这件事，太守非常生气。真人说：“这有什么关系呢？”说着张嘴就吐出一条狗来，但却缺两只耳朵。太守问：“耳朵哪儿去了？”真人说：“让两个小吏给吃了。”于是太守命令鞭打小吏。将近十一点时，真人命官吏们跪拜在祭坛下面，叮嘱他们说：“雨来了也不要起来。”又拿来一片瓦盖在县令的头顶上。当时赤日当空，晴空万里。真人向东慢慢地呼气，就有一片黑云从东面起来。又向西、南、北三个方向慢慢呼气，黑云全都随着他的呼气起来了。一会儿，四个方向的黑云布满了天空，雷电交加，大雨倾盆，从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大雨下了三尺深。真人拍掌高歌，祭坛下百姓的欢呼声竟淹没了雷声。官吏们跪伏在泥泞中，趴在那里不敢起来，一起来雷声就在脚下响。县令因为有一片瓦盖在头上，身体周围方圆一丈，竟然没有淋到雨。原来官吏们大多贪婪、苛刻，只有县令廉洁、清明，所以真人才用一片瓦来庇护他。一会儿，老百姓便欢呼雨下足了。真人举起袖子一挥，滂沱大雨顿时就停止了。太阳跃出，光芒四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真人下坛道别，衣帽整洁，居然连一点儿水也没沾。太守被他的神异折服了，要摆酒宴招待他，拿金钱礼物酬谢他。真人说：“风云雷雨，不需要论价。”说完不顾而去。太守派人追赶，没有追上。

真人还曾在金陵的书店中作客。一天，有个人从他面前经过，真人拱手对他说：“您干什么来了？”那人说：“来散布红盐。”真人说：“我所住的地方请您一定庇护。”那个人答应了而去。听到的人询问他们在说什么，真人悄悄告诉说：“这个人是荧惑星，金陵要着大火了，不过这座房子保证没事。”不久，万户千家果然烧成了一片焦土，只有书店完好无损。

真人的姨妈家里很穷，以卖酒为生。平日姨妈疼爱真人，真

人也很感激她。她家里有井，真人就往井里投了七粒米，她们再从井里打水时，井水已经变成了酒。姨妈卖了三个月的酒，得钱数十万。真人问她：“您获利了吗？”她说：“获利倒是获利，可惜没有酒渣来喂猪。”真人叹息道：“白水变成了酒，还遗憾没有酒糟，人心不知满足，也太厉害了。”又往井里投了七粒米，井水象从前一样，又变成了水。人们因为他的种种奇异行径，都知道他是仙，大多数人也都用“仙”来称呼他，然而真人最终假托自己是有道术的人来隐藏自己的特异功能。真人平时孝敬父母，养活妻子儿女，与邻里相处也很和睦，并没有违背一个常人生活的道德规范，所以人们最终也没有能够给他以“仙”的名分。有一天，真人无疾而死，家里人把他埋葬了。恰好有一位从成都回来的朋友，到他家来拜访他，听说他已经死了，恍然大悟说：“恐怕他真是仙了！前天他和我在成都市见面，对我说：‘你母亲的生日快到了，为什么不回去？’我觉得路远，来不及了。真人就笑着说：‘果真想回去的话，我买船等候你。你只管回去，保证误不了日期。’我平常知道他的道术，便慨然听从了他。黄昏时我们启程，天亮已经到文昌桥下了。不挂帆，也不划桨，船过万重山，只好象坐在天上一样，感觉不到船在水中行走。登岸以后我们告了别，今天我向他辞谢来了。他的道术如此神妙，怎么会死了呢？”家人听说，急忙打开他的坟墓，果然是一具空棺材。后来真人在武夷山蜕化成仙。牧童常常搬出他的躯壳戏弄着玩，忽然一阵大风，挟着真人的躯壳而去。真人幼年时在山里放牛，偶然把一个鸡蛋扔在石头上，蛋清和蛋黄粘在上面，黄白相间，非常醒目。虽然经历了很长时间，却越来越鲜艳，用斧头凿都凿不掉。真人还曾经和各位仙人做游戏，比试道法。有时候用鱼网兜风，有时候用竹篮打水，有时候用纸包火。真人用茅草作扁担担石头，那痕迹现在还在那里。明武宗召他，让他求雨，总是灵验，封他为“真人”，而据说他自己称自己为“渊默真人”。

## 原文

因默真人，姓徐氏，金谿菑蒲塘人。妇人孺子能道之。曩阅其家传，粗记其略，追录于此。真人将生之夕，异香满室，母梦八人造其堂，类所传八仙状。互相推拥，最后推一跛足者入卧内，盖李铁拐也。既寐而真人生。貌奇丑，数岁颇愚鲁，以此失爱于父母。年十三四，始能言。值大旱，父母灌苗田间，则高卧树下，竟日不醒。见者以告，父母将撻之，真人曰：“父欲灌苗，则苗已灌矣。复何求？”往视，则水已盈畦。盖结草为人，置水车上，车自运转以致水也。于是父始知其异。正月十五日夜，与诸昆弟生谈，忽假寐，既醒，则称曰：“苏州灯戏颇佳。”众人曰：“汝梦游耶？”真人曰：“即真去亦何难？”众试求与俱，真人曰：“欲去则当如吾教。”乃肩一伞，令昆弟闭其目，坐于上。共三人。戒之曰：“慎勿开目！开则堕矣。”其从兄素黠，真人于其左掌画一钱曰：“呵之则钱出。”遂启行。三人坐伞上，如坐椅桌，略不摇撼，但闻耳畔风声呼呼，如百万金甲，銜枚赴斗，巨浪洪涛汹涌而澎湃也。俄顷已至，便令开目。果见鲸鳞雁足，绮树缙楼，辉煌烂漫十余里。妙女踏歌，游人如蚁，语言嘈杂，皆作吴音。真人曰：“扬州、天津二处，亦不减此盛，宜并观之。”亦次第携之而至。风景不同，语音亦异，赏心悦目，使人忘返。时夜漏将残，真人笑曰：“可以归矣。”复令闭目，坐伞上如前。从兄中途私记：必腾空也。试开目下视，则已堕地矣。宛转至晓，乃在广信人家茅屋上，扳缘而下。将乞食，忽记掌中画有钱。如真人教，每呵之辄得一钱以市食，得不饥。五日至家，而画钱乃灭。后有人自苏扬返者，叩其所见，果不谬也。于是昆弟各异之。又尝游邻郡，大署居停之门曰：“出卖风云雷雨。”见者骇焉。时五月之交，数郡旱甚，太守闻而召之。真人曰：“野人安可召？”竟不往。使者反报，守怒曰：“妖人惑众，犹敢尔？”欲捕之，或劝守姑就之，买雨不效，乃治之。守诺，往见焉。



真人命结坛郊外，官吏斋戒，后三日午初当致雨。守归，遵其言，禁内外屠宰。其日辰牌，真人不至，使二胥视诸其旅，竟不知所往。遍索之，得于东门之酒肆。则烧刀一壶，犬一器，饮啖将尽矣。胥诃曰：“野道不洁如此，乃使官长斋戒耶？当鸣于官，愆尔罪状。”真人以犬耳二枚啖二胥，求秘之。既至，胥以告，守怒甚。真人曰：“是何伤哉？”乃张口吐一犬，缺其两耳。守问：“耳安在？”真人曰：“二胥食之矣。”守乃笞二胥。将午，真人命官吏拜坛下，戒之曰：“雨至亦勿起。”复取片瓦覆县令之顶，然后扬袂登坛。时赤日当天，晴空万里。真人向东而嘘，则黑云一片起于东，复向西、南、北三方嘘之，云皆随其嘘而起。须臾四合弥天，雷电交作，雨集如矢。自午迄未，甘霖三尺矣。真人拍掌高歌，坛下声乃高于雷。官吏长跪泥泞中，俯状不敢起，起则雷声震足下。县令以片瓦之覆，周身方丈，雨竟不及焉。盖诸吏多贪刻，惟县令廉明，故真人以片瓦相庇也。已而众欢呼雨足，真人举袖一挥，则滂沱顿止，阳鸟跃出，更无纤云。下坛作别，衣冠洒然，略不沾濡。守大服其神，将酬以金币，饮以酒。真人曰：“风云雷雨，不须玠也。”掉臂径行，追之莫及。又尝客金陵书肆市中，一人过其前，真人拱之曰：“公何来？”其人曰：“来散布红盐。”真人曰：“吾所居乞相庇。”其人诺而去。闻者询其说，真人私语曰：“此荧惑星。金陵火矣，此宅当无恙。”已而万家焦土，惟书肆岿然。真人从母贫，以卖酒为生，素爱真人，真人感之。家有井，投米七粒，令汲之，则酒也。卖之三月，得钱数百千。真人问曰：“获利否？”从母曰：“善则善矣，惜无糟滓以饲豚耳。”真人叹曰：“白水为酒，犹憾无糟。甚矣，人心之无厌也。”复投米七粒而井水如故。人以其种种奇妙，咸知其为仙，多以“仙”呼之。终託术士以自晦。平居孝父母，畜妻子，和协乡里，不失乎人道之常，故人卒莫得以“仙”名之也。一日无疾而死。家人殓而葬之矣。适有友人自成都返者。造其家访之，闻已死，恍然曰：“彼殆真仙矣！前日晤我成都市，谓

我曰：‘尊慈寿期已近，曷不归？’吾以为道远莫及。则笑曰：‘果欲归，吾买舟候君，但去保无误。’吾素闻其术，慨从之。黄昏解缆，比天晓，已达文昌桥下矣。不挂席，不鼓棹，舟过万重山，直如天上座，不谓从水中行也。登岸相别，今来辞谢耳！夫神妙若此，而岂其死哉？”急发其墓，果空棺而已。后蜕化于武夷山，牧童每出其蜕，戏弄之，忽大风摄蜕而去。幼时牧牛山中，偶以鸡卵掷石上，黄白相间，历久弥鲜，凿之不能去。又尝与诸仙试法游戏，或以网兜风，或以篮盛水，或以纸包火。真人以茅担石，其迹犹在焉，武宗召使求雨，辄称旨，封为“真人”。自称“圉默道人”云。

《耳食录》卷二

清·栾 钧

## 秦 某

有一位姓宋的，是直隶玉田人，他曾经考取了进士，后来因事获罪，被发配到新疆的乌鲁木齐。白香幼年随父亲到边疆做官，曾经跟着宋某读书。当时有一位姓秦的人，也是发配到乌鲁木齐来的，是山西徐沟人，与宋某的关系非常好。他每次到宋家来，述说往事，白香在旁边听，所以也都熟悉了。白香告诉我说，宋某刚到发配的地方时，去拜关帝庙。台阶下站着一个人，年纪有五六十，浓重的眉毛，茂密的胡子，瞧着宋某笑，好象曾经认识似的。一会儿又招呼宋某说：“你是我的老朋友了，不认识吗？”宋某非常惊讶，连连答应却无法回答。而那个人竟然能说出宋某的郡、县、族、乡、姓氏、名字，以及他的状况。而且说得很详尽。还说：“田国荣来了吗？然而应当来。”田国荣，是宋某家的仆人，当时果然在来的路上。宋某听到这儿，惊讶万分，说：“神仙吧？！神仙吧？！为什么这么神？”于是连忙询问他的姓氏，那个人说：“姓秦。”秦某对宋说：“我所以认识你，是因为梦的缘故。虽然如此，说来话长了，站在这儿说不完。”于是就和宋某一起到了他住的地方，详细叙谈。秦对宋说：“过去我在首都，有一年除夕，忽然梦见被官吏逮去，在刑部接受审讯，判了罪，发配到这里。亲朋、故旧都来安慰我，与我道别。吏卒押解着我上路。其中经过山川、关塞、道里、水陆、舟车、步马、行程和止宿，凡是亲身所经受的，没有不一一经历的。到了乌鲁木齐，才一梦惊醒。原来新的一年已经开始，祝贺的客人也来了。对梦到的事情，我的心里既疑惑，又别扭。到了正月十五，忽然又继续做前面的梦，梦见自己到了发配的地方，而且终生都将生活在这里。这时我才相信，

做这个梦是有原因的。经过三天，不幸的事情果然发生了。获罪以来，事无大小，大多都与梦相符，一点儿不勉强。在关帝庙恰巧碰上你，也是依照梦来行事的，而果然遇到了你。请让我说说你以后的情况，以验证一下我的梦。比如你，某年某月好，某年某月会稍不顺利。某件事情如意，某件事情不能成功。某月将会生病，某月定能痊愈。某月有所得，某月有所失。某某人应当来，某某人应当去。这些事情都是我梦中出现的。梦境渺茫，常常缺乏自信。又恐怕涉嫌怪诞，扰乱视听，重新获罪，所以保密不敢说。你看重我，姑且告诉你，以验证一下我的梦。”宋某于是确定了同他交往，然而又怀疑他或许有别的法术。经过长时间考察，才知道他果然是梦，而不是方术。他所说的话只要你记住，没有不应验的。梦做的时间长了，事情又千千万万，有些秦某也不能完全记住。往往事情出现了，他才回忆起来，于是便把事情发展的后半部分，娓娓谈来，没有不应验的。秦对宋说：“没有不应验的，只有一件事不灵验。我梦见住在此地时，应该是三座城并列，现在只有一座，这件事没有应验。”乾隆三十年以后，屯田的面积扩大了，商人也都云集在这里，于是就筑了一座新城。后来又把陕西的满兵调来，驻防在这里，又筑了一座满城。三城的说法也应验了。宋某有母亲，年纪大了，每逢年节，没有不来看望而且痛哭流泪的。秦某安慰她说：“不要紧，您的儿子很快就会被释放，而且会养您到老。”过了几年，宋某果然被释放回家，侍奉母亲到寿终自己才死。秦某死在发配的地方。哎呀！除夕的一个梦也奇了！过了十五天又继续做，以后的几十年还接着做，以至于梦中的那些应酬烦杂、语言细碎、以及耳闻目见等等，与实际发生的事情无不完全相同；而互不相识的人的事情，也无不与梦境一一相符。秦某和一般人相比，恐怕无异于属于两个世界了。这也是古今以来仅有的事情。然而难道这不是命运吗？白香在乌鲁木齐时，年纪还小，不能把事情全部记下来，等到讲述给我时，又忘了十分

之四五。我记下的这部分，又丢掉了十分之四五，所以恐怕不是那么详尽了。

## 原文

宋某者，直隶玉田人。尝举进士，后以事被罪，配乌鲁木齐。白香幼随其考为边吏，尝从宋受书。时有秦某者，亦配军也，山西徐沟人，与宋特相善。每过宋斋，说往事，故白香闻而熟焉。白香告余曰，宋初至配所时，谒关庙。阶下立一人，年界五六十，疏眉而秀髯，目宋而笑，若曾相识者。已而呼宋曰：“子吾故人也，而不识乎？”宋愕然，唯唯莫对。其人乃能道宋郡县族里氏名及事状甚悉。且曰：“田国荣来欤？然当至。”田国荣者，宋之家仆也，时果在道矣。于是宋闻之讶甚，曰：“仙乎哉！仙乎哉！何以能然？”亟叩其姓氏，则曰：“秦某也。”秦谓宋曰：“吾所以识子，乃以梦故。虽然，言长矣，非立谈可论。”遂与归其所居，述其详。秦谓宋曰：吾向在京师，某年除夕，忽梦为有司逮去，鞠于刑曹，狱成，配于此。亲旧相吊而别也，吏卒相拘而行也。山川关塞道里之所经，水陆舟车步马程宿之所身受，无不尽历。至乌鲁木齐乃惊觉。则献岁而贺客来也，心疑而恶之。至上元夜，忽又续前梦，则至配所以托于身终而觉。遂信其有以。越三日而事果作矣。得罪以来，事无巨细，率与梦符，莫能强异。适遇子于庙，亦遵梦而行者也，而果遇子。请更言其后，以试吾梦。如子某年某月吉，某年某月当小蹇，某事如志，某事当无成。某月且疾病，某月当愈，某月有获，某月当有所失。某某当来，某某当去。此皆吾梦中事也。梦境渺茫，每不自信，又恐迹涉诡譎，惑人听观，重取罪戾，深秘不敢言。子厚于我，姑言之，以试吾梦。”宋于是遂与定友。然疑其或有他术，久而察之，然后知其果梦也，而非术也。识其所言，无弗验者。梦既久，事以千万计，秦亦不能尽记，事至辄忆之，则娓娓而竟其后，无弗验者。秦谓宋曰：“无弗验者，独一事

弗验。吾梦居此地时，乃三城品列，今独一城耳。此为不验。”乾隆三十年后，屯田既广，商贾云集，更筑新城以处之。后又移陕西满兵，驻防于此，复筑满城，三城之说亦验。宋有母年老，岁时诞节，未尝不瞻望涕泣，秦慰之曰：“无伤也，子行遇释，且终养。”后数年，宋果释归，奉母以终，乃卒。秦卒于配所。噫嘻！除夕一梦也异矣。越十五日续梦之。其后数十年复履而行之，以至周旋琐杂，语言纤碎，目见而耳闻，无异于已。而不相谋者，莫不如印同符合，比于他人，盖不啻两世，亦古今以来仅有之事也。然岂非数哉？白香在乌鲁木齐，年尚少不能具悉，比述于余，又忘其四五。余记之又逸其四五，盖非其详矣。

《耳食录》卷四

清·栾 钧

## 清 河 令

清河县县令王名城，是大兴人。他所穿的内衣通身都有火，看却看不见。用手击它，就见火星明亮。有时抖动他的两袖，火就从衣袖中爆出。他身体的其他性能，与正常人没有不同。盱眙县的县令罗恬庵，曾经亲自试验过，对我说了这件事。此事实在令人不可理解。

### 原 文

清河令王君名城，大兴人。其所著里衣，通身皆有火，视之不见。以手批之，则火星灿然。间抖其两袖，则火从袖中爆出。其他性体，略不异人。盱眙令罗君恬庵亲试之，为余言其故。殊不可解。

《耳食录》卷四

清·栾 钧

## 祈 雪

清河县发生了冬旱，人们盼望下雪的心情非常殷切。一天我去县衙拜访关勤伯，勤伯留我小饮。当时阳光明媚，大寒的天气却象农历十月一样温暖如春。酒席上关公拿出一首《祈雪》诗给我看，其中有“省躬自知下吏罪，回天妄冀明神慈”等句，忧虑之情，溢于言表。正在谈笑时，一片乌云从东南方向飘来，很快就弥漫开。一会儿雪花纷飞，渐渐积了有一寸多厚。关公亲自到庭院的台阶上，与公子团雪球玩。大家都觉得他很奇异，认为是雪神大显神通了。第二天我到钟吾去，从桃源往西，天气依然晴朗如故。不能认为是诚心感动不了上天，所以这里才没下雪吧？

### 原文

清河冬旱，待泽方殷，一日予访勤伯于县斋，吴公留饮。时杲杲日出，大寒天气如小春。席间出《祈雪》诗见示，中有“省躬自知下吏罪，回天妄冀明神慈”等句。悵惻之忧，流于言表。方谈笑间，片云自东南来，顷刻弥漫，则天出花飞，渐积寸许。公自诣庭阶，团雪与公子为戏，众皆异之，谓滕六大显神通。翌日，予往钟吾，自桃源以西，晴朗如故。不谓为诚感不得也。

《金壶弋墨》卷二

清·黄钧宰



## 周 生

有一位姓周的书生，是湖北人，忘了他的姓名。这个人性格迂阔怪癖，能听到无声的声音。一次和感泽一起在酒楼饮酒，当时天空澄澈，庭院的树木非常平静。周忽然说：“风雨起来了。”顷刻间狂风呼啸，尘土飞扬，房屋都被吹得直振动。周说：“这次的风走得很快，刚才我说起风时，还在浙江、福建之间。”又有一天，大家在朋友家聚会，一群蚂蚁往来于门槛下，周说：“这说明房子的西南角，储藏米谷，明天要下雨，还不把它们收藏起来呢！”主人到那里一看，果然有几撮碎谷秕糠，大概是喂鸡剩下来的。众人追问他是怎么知道的，周说：“小时候我耳聋，后来送达精气到耳朵二十年，于是就象现在这样了。”接着就朗诵庾信的诗：“专精壹志，金石为之开”，“动其两心，妻子恩情乖”等句，然后吹着口哨而去。众人正在惊愕不定时，传来了主人大小老婆互相谩骂的声音，大家忆起周生所说的“动其两心，妻子恩情乖”等话，都为之一笑。感泽把以上所见告诉了钵池生，池生说：“不是数术，就是邪术，不然就是六壬占卜一类的东西。他自己说是用耳朵听来的，是胡说八道。”

### 原 文

周生者，楚人。忘其姓名，性迂僻，能听无声之声。尝与感泽同饮酒楼，时天宇澄霁，庭柯晏然，周忽曰：“风雨作矣。”无何飘忽澎湃，扬尘突堞，屋宇为之震动。周曰：“是行甚疾，顷吾言时，风尚在闽浙间也。”他日会集友人所，群蚁往来闾下，周曰：“是言室西南隅，米谷所储，明日将雨，曷往运诸？”主人趋视，果

有碎米粃糠数撮，盖饲鸡之余。众诘其故，周曰：“吾少重听，致精于耳二十年，今遂若此。”因诵庾子山“专精壹志，金石为之开”，“动其两心，妻子恩情乖”句，长啸而出。众方错愕，而主人妻妾交诟之声达于客所，回忆周语，为之粲然。感泽以告钵池生，生曰：“非算术，即邪术，不然六壬课之流耳。其谓得之耳听者，妄也。”

《金壶弋墨》卷四

清·黄钧宰

## 病 丐

有一位生病的乞丐，往来于湖北湖南之间已经很多年了。他除了手里拿着的一根竹杖，其他一无所有。无论冬夏，只有一件破衣蔽体。人们给他食物，他就吃；不给他，他就头也不回地走了。有一天，他走到安乡县内，卧在湖边的草丛中，不吃也不喝，日晒雨淋也毫无感觉。有时能听到他的鼻息声，呼唤他，他也不醒。人们怀疑他要死了。乡里的人都很可怜他，给他搭了一个小草棚，以遮蔽风日。大约有半个月了，他依然酣睡如故。有一位道人从这里经过，看见了就唤他说：“可以醒了。”病丐应声说：“我什么时候睡了？”道人说：“怎么就住在这儿了？”病丐说：“什么时候住这儿了？”说着，跳起来同道人一起走了。他们行走的速度象飞一样快，瞬息就不见了。有人说，这个人大概是学道养气的人。

### 原文

一病丐，往来湖湘间有年矣。手挟一竹杖，余无所有，寒暑惟一破衫蔽体。人与之食则食，不与，则竟去不顾。一日，行至安乡县地，卧于湖畔草际，不饮不食，日晒雨淋，了无所觉。鼻息时闻，百唤不醒，疑其将死也。乡之人共悯之，为结小草棚，以蔽风日。约半月矣，其睡如故。有道人经过，见而唤曰：“可以醒矣。”病丐应曰：“我何曾睡？”道人曰：“如何便住？”曰：“何曾是住？”即跃起同行，其疾如飞，瞬息不见。或曰，是盖学道服气者。

《志异续编》卷一

清·青城子

## 银 杏 树

某县有一棵银杏树，有好几抱粗。有一次，忽然从树顶上冒烟，一直冒了三天。人们都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一位老人说：“这不是好兆头，它预示下属将要行刺上司。”大家对他的话都不大相信。后来过了十几天，有位县令夜晚走到某个地方，突然有人持刀刺入车中。当时恰好是冬天，身上穿了好几层衣服，才幸而没有受伤。立刻搜捕捉拿刺客，刺客已经无影无踪了。只是不知道老人是根据什么能先知的，或许是从往事中得到的经验，或许是来自古书中的考证。可惜全都无所考究了。

### 原 文

某邑有银杏树，大数抱。顶出烟，凡三日，人俱不解其故。有老人曰：“此非佳兆，主下人行刺上人。”人亦不之信。后十余日，邑令某夜行至某地，蓦地人持刀戮入輿中。时冬日身衣重裘，幸而不伤。刻即寻拿贼，已杳无踪迹。但不知老人何由先知。或征诸住事，或稽诸古书，惜俱无考。

《志异续编》卷二

清·青城子

## 酒 疯 子

酒疯子，没有姓名，也没有籍贯。说话的声音象北方人。有时又好象是南方人，在荆襄之间乞讨。他常常采摘野花，戴满一头。有时在街上跳舞，一会儿哭，一会儿唱。酒疯子最喜欢喝酒，每次喝时，两手撑地，两脚冲天，用嘴接触酒，一吸而尽。接着就用手代替脚在地上行走。三杯后一手据地，两脚冲天，一手举杯而饮。饮完就用一只手代替脚跳着走。街上的小孩见到酒疯子，就成群围着他，想看他耍戏。人们争着拿酒给他。他喝醉了，有时就坐在牛马猪狗粪上，唱“大江东”；有时就把污泥涂在脸上，歌艳曲。累了就堆起两堆石头，相距三四尺，高各一二尺。码好了就仰卧在上面。一堆石头枕头，一堆石头枕脚，身体僵直得象树木一样，横架在空中，看着象是一座桥。睡时鼾声如雷，有时半天才醒，醒了接着再喝醉。于是“酒疯子”这个名大震。人们都认为他是个疯子而对他置之不理。青城子见到他却认为他与众不同，邀请他到松月山房，拿出酒食招待他。酒疯子一点儿也不推辞谦让，直接坐在上座，随随便便，又吃又喝。估计别人将要问他什么，他就用跳跃哭笑来搅乱。住了半个月，竟没有得到他一句话。青城子无可奈何，然而心里仍然认为他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招待他唯有谨慎，一点儿不敢怠慢。有一位叫沈奉芙的人，是江阴知名的人士。喜欢喝酒，喝一点儿就醉，醉了就喜欢谈论古今的成败得失。他与青城子的关系很好，来往非常密切。每次来了必然整夜的谈。有一夜，正谈到唐肃宗时河北的失陷，一直到唐朝灭亡都没有能收复，可以说是失算。又谈到黄巢起义的可恶，当时竟然没有战胜他的谋略等等。酒疯子正在酣睡，忽然跳起拍案大叫说：“谁教不知道形势呢？安禄山既然

进犯洛阳，眷属留下来没有去，李泌、郭子仪都请求先夺取范阳，踏平他的巢穴。黄巢横行进入广州，高骈请求分一部分兵力占领郴、循、梧、昭、桂、永等几州的险要地方，自己率兵度过大庾岭去攻打他。这些全是看透形势的话，假使当时使用了他们的计策，难道能到现在这样吗？”青城子说：“您往来于荆襄之间很久了，荆襄的形势，可以说给我们听听吗？”酒疯子说：“荆州有襄阳，如同巴蜀有汉中、河南有关中、吴楚有巴蜀。没有襄阳，那么荆州就没有用武之地；没有汉中，那么巴蜀的天险也起不了作用；没有关中，那么河南便不能存在；没有巴蜀，那么吴楚就不能安定。它们的地理形势是这样。”说完，枕石而卧。追问他，不回答了。第二天去看他，不知什么时候开门走了。后来经过襄阳，看见很多小孩围在路边，知道是酒疯子在那里，走过去一看，果然不错。正在酒疯子双手倒立狂舞时，恰巧有个人大汗淋漓急匆匆跑着经过，酒疯子径直上前追上他，紧抱着不松手。那个人大叫说：“我有要紧事，哪儿来的疯子，来这儿纠缠。”说着一边挥拳打他，一边挣断衣袖要跑。酒疯子从袖子里褪出一条蛇，在那个人的脚上绕了三圈，蛇咬那个人，疼得他跌倒在地。一会儿蛇不见了。酒疯子仰天大笑，拍着手唱道：“倒倒倒，问你跑不跑。蛇蛇蛇，问你怕不怕。痛痛痛，问你凶不凶。”一边唱一边走。当时围观的人好象一堵墙。那个人疼得在地上打滚，大约有半天时间，不能马上站起来。慢慢的疼痛减轻了，刚要站起来走，有个人跌跌撞撞的走来，看了那个人一会儿，说：“这就是今天夺走我钱财，还想害我命的人。”众人问是怎么回事，那个人说：“我因为欠官家的债，还债的日期已经迫近，没有办法，卖掉了女儿，得银五十两，到官府去呈交。走到山上没人的地方，遇到他力气大，把我推倒，夺去银两，然后又把我推到悬崖峭壁下。幸而有葛藤象网一样缠绕在树上，掉在藤网上，才没有死。打柴的人把我救下，因为身上没有受伤，还能走，正准备到官府去报案追查，岂知相逢在这

里呢？”等到搜那个人身上，五十两银子原封不动果真在他那里。当即就抓住他交给了官府。于是众人都认为酒疯子不同寻常，派人四处追寻，而酒疯子早已离开，不知到那里去了。后来有人从四川来，看到峨嵋山旁，有人同小孩跳跃歌舞，据说可能是酒疯子。

## 原文

酒疯子，无姓名，亦无里居。声音似北方，又时似南方，乞食荆襄间。常拾野花，满头攒之。跳舞市中，忽歌忽泣。性最喜酒。每饮，两手据地，两足承天，以口就酒，一吸而尽。即以手代足沿地行。三杯后一手据地，两足承天，一手擎杯而饮。饮毕，即以一手代足跃而走。市中小儿见酒疯子，成群环绕，欲观其所为。竟出酒相赠，醉后或坐马牛羊犬豕粪上，唱“大江东”；或以秽泥涂面，歌艳曲。倦则垒石二堆，相离三四尺，各高一二尺，已乃仰卧于上。一枕头，一枕足，身僵直如木，横架空中，望若桥焉。鼾声如雷，或半日始醒，醒即谋醉。于是“酒疯子”之名大噪，人皆以其为疯也，置不顾。青城子见而异之，要之松月山房，饷以酒食。略不推逊，据上座，恣意饮啖。度人将有所问，辄跳跃笑哭以乱之。居半月矣，不能得其一语。青城子无可如何，然心识为非常人，事之惟谨，不稍衰。沈奉芙者，江阴名士也。喜饮，饮少辄醉，醉则喜谈古今成败。与青城子交好，往来甚密，每至必作竟夜谈，一夜，正谈及唐肃宗时，河北之失，终唐之世不能复，可谓失算。又谈及黄巢之恶，当时竟无胜谋云云。酒疯子正在新睡，忽跃起拍案大叫曰：“谁教不识形势乎？安禄山既犯东京，蕃留不去，李泌、郭子仪皆请先取范阳，以覆其巢穴。黄巢横行入广，高骈请分兵郴、循、梧、昭、桂、永数州之险，自将由大庾度岭击之。凡此皆识透形势之语。使当时用其策，宁至此乎？”青城子曰：“公来往荆襄久，荆襄形势，可得闻乎？”曰：“荆

州之有襄阳，犹巴蜀之有汉中、河南之有关中、吴楚之有巴蜀也。无襄阳，则荆州不足以用武；无汉中，则巴蜀不能以存险；无关中，则河南不能以豫居；无巴蜀，吴楚不得以莫安，其形势然也。”言已，枕石而卧，叩之不应。次日覘之，不知何时夺门去矣。后过襄阳，见无数小儿环绕路旁，知酒疯子在此焉。趋视果不谬。正在倒立狂舞时，适有人汗淫淫然急奔而过，酒疯子直前追及，紧抱不释手。其人大呼曰：“我有要事！何物疯子，来此纠缠。”挥拳击之，绝裾将奔。酒疯子袖出一蛇，绕其人足三匝，啮之，痛极而踣。蛇寻不见。酒疯子仰天大笑，拍手歌曰：“倒倒倒，问你跑不跑；蛇蛇蛇，问你怕不怕；痛痛痛，问你凶不凶。”且歌且走。时观者如堵。其人展转地上，约半日久之，不能骤起。徐徐痛减，将欲起行，有一人踉跄至，熟视其人曰：“此即今日夺我之财，害我之命者也。”众问故，曰：“我因负官债，追期已迫，计无所出，因鬻女得银五十两，诣官呈缴。行经山上无人处，遇若力大，将我推倒夺去，即将我推掷石壁下。幸有葛藤笼罩树上若网，乘之得不死。经樵夫救下，身未受伤，尚能行。拟赴官报究，詎知相逢于此乎？”及搜其人身上，原封宛然。当执而鸣官。于是众共奇酒疯子，四处追寻，而酒疯子早亡去，不知所之。后有人自四川来，见峨嵋山侧，有一人同小儿跳跃歌舞，疑是酒疯子云。

《志异续编》卷三

清·青城子



## 睡和尚

大理寺有一位睡和尚。每天静坐时，低着头，闭着双眼，好象睡觉的样子。人们以“睡和尚”来看待他。他自己说从七八岁起，肚子里常常发声，好象有人在里面说话的样子。凡是心里想作的事，全都说出来一点儿不落，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然而一天之内，只不过偶然说一两次。到了十二三岁时，话就渐渐增多了。十七八岁时，话说个不停。有时陪着先生或年长的人坐着，肚子里会忽然说出开玩笑的话；有时嘴里朗读着文章，肚子里忽然说出很不庄重的话来。甚至吃饭睡觉，也不停一会儿。甚至不可告人的事，也大声响亮地说。他愧悔交集却无可奈何。每天只好闭门独处，不敢接触一个人。有一位和尚到他家说，能治肚子里讲话。问他用什么药方，他说必须先出家才能治好。于是就依照他的话，剃去头发，当了和尚。和尚告诫他说：“万念都没有，腹语自然停止了。”遵照他的嘱咐去做，果然很灵验。现在肚子里不说话，已经九年了。然而察看睡和尚，外形好象枯木一样，恐怕这是静养的关系吧？

### 原文

睡和尚，大理寺僧也。每日静坐，垂首瞑目，若睡状。人咸以“睡和尚”目之。自言七八岁时，腹中每作声，如有人在内语者然。盖心所欲为之事，则尽语不遗，自亦不知其然而然也。然一日之内，不过偶语一二次。至十二三岁，则语渐多。十七八岁，则语无停时。或侍坐于先生长者，腹内忽作游戏语；或口中诵书读文，腹内忽作狎亵语。甚至寝食，亦不稍辍。凡不可告人之事，

亦大声朗语，愧恨交集而无如何也。日惟闭门独处，不敢接一人。有僧至门云，能治腹语。叩其方，云须出家而后可。即依言薙发。戒之曰：“万念俱寂，腹语自息。”如成果验。今腹中不语，已九年矣。察其人，形如槁木。殆养静者欤？

《志异续编》卷三

清·青城子

## 白 泰 官

白泰官自己恃为武艺高强，经常打败江湖上的强盗。有一天，他走到一个地方，一伙人拦住他的去路，对他说：“奉我们老师的命令，特地请你前去相会。”白泰官不得已，只好跟着他们走。

到了那里，他看见兄弟两人在一个空场上跑马。哥哥在马上射箭，妹妹在马上接，十支箭一支也没有失落。一会儿，二人下马，同白泰官相见，并请他表演武术。白泰官知道他们不是一般的人，不敢答应。妹妹对哥哥说：“我们先抛砖引玉怎么样？”说着，她叫跟随的人拿来一些黄豆和两双竹筷子。兄妹二人对面站着，相隔几丈远，哥哥用筷子挟着黄豆掷过去，妹妹用筷子挟着豆子接住，一升黄豆全掷完，一颗也没落在地上。二人对白泰官说：“小孩子玩艺，希望不要见笑。”

白泰官目瞪口呆，站了好一会才慢慢离去。

### 原 文

白泰官，自恃其技，屡挫江湖之客。一日行至一处，有一千人阻路，谓白曰：“奉我师命，特请相会。”白不得已，随之行。

至则兄妹二人，在空场跑马。兄在马上放箭，妹在马上接箭，十不失一。少顷，下马相见，请白试技。白知有异，不敢应。妹谓兄曰：“我们抛砖引玉何如？”随令从者取黄豆少许，竹箸二对至前。兄妹对立，相离数丈，兄以箸挟豆掷去，妹以箸挟豆接回，升中豆尽，无一坠地者。谓白曰：“小技儿戏，幸勿见哂。”

白目瞪口呆，伫立移时引去。

《志异续编》

清·青城子

## 借 缸

千山的塔修成以后，用俯仰两个缸放在顶上。两个缸又大又重，没有几十个人不能搬动。

一天，有个云游的和尚来到这里，他围绕着塔看了很久，进去和长老说：“有个地方修的塔，上面只有仰放的缸，俯缸还没有弄到，希望借用这俯缸来合塔尖。这样那塔就能修成，您的功德也就无边无际了。”长老听了，感到很惊诧。假装同意，说：“好吧！”

到了晚上，起大风，响巨雷，好象还听到了搬东西的声音。等到风雷平息了，天明抬头一望，俯缸竟然不见了。

### 原 文

千山浮屠成，用俯仰两缸置于顶。缸巨重，非数十人不能举。一日有游僧来，环视久之，进与住持语云：“某处造塔，只有仰缸，而俯缸犹未备，意欲借之以合其尖，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住持默然，阳应曰：“诺。”至晚风雷大作，似闻举应声。平明瞻望，俯者竟失。

《明斋小识》卷一

清·诸宙香

## 预知死期

姓沈的老人名宋藩，性情豪爽，不贪图小利。对亲戚朋友也总是竭尽全力给予照顾，所以同世人没有什么矛盾冲突。他五十八岁那年，得了疾病，来看望他的人，都劝他请医治病。他一律表示谢绝，说：“死生由命决定，吃药有什么作用？”妻子和儿子都眼泪汪汪，他说：“世事虚幻，不能老是不变，人有生就必有死，有什么可以悲哀的呢？”沈老人表情平和，安然辞世了。凡属办理丧事需要用的东西，没有不是事先准备好了的。更加奇怪的是，老人有两个儿子：大的叫时敏，小的叫懋敏，可是孝子的孝服仅仅具备了一套。沈老人死时，大儿子时敏远在京城。他回到家乡，老人已经死去了四十九天。弟弟脱下孝服给哥哥，马上卧病不起，一命归天。等到下葬时，只有时敏穿上孝服送葬。亲戚朋友们没有不惊诧沈老人预知后事的本领的。

### 原文

沈翁宋藩，性豪爽，不怛忧小利，于亲友复竭翬翬之思，故与世无所忤，年五十八，受二豎侵，有来问候者，劝招医。辞曰：“此有命也，药何能为？”妻孥垂泪，则曰：“泡幻无常，有生必有死，又何悲焉？”怡然生弥陀净域，凡殓殮所需，无不备。尤异者，翁有二子，长时敏，次懋敏，而蓑麻仅有具一。歿时，时敏游京师，归已终七。弟易墨绖，脱麻付兄，即奄然病卧，玉棺降室，逮后营葬，只时敏服麻以送，亲友无不诧其预知也。

《明斋小识》卷五

清·诸亩香

## 李 赤 脚

有一个姓李的人住在陕西终南山，身穿道士衣服，不谈论善恶吉凶，也不预言人事祸福。他无论冬天夏天都穿一件粗布短衣，一天能走几百里地，足迹遍布半个国家。因为他一年四季都光着脚，所以人们就用“李赤脚”称呼他。

他年轻时，在宰相张居正手下做事，后来做了起义领袖李闯王的更衣仆人。闯王失败，他就找机会冒险逃跑。他来到吾松，在天马山住了半年，后又离开天马山到苏州，在穹窿山住了十九年。最后又回到陕西，在楼观台住了一百三十年。楼观台里藏有经书几十柜，他把这些经书都作了注释。当时的达官贵人们，都愿意同他交往。韩城的相国，曾经写信向他请教修仙的事。李赤脚回答说：“天上的神仙，人间的宰相，神仙就是宰相，宰相就是神仙，两者是一体。您赶上了英明的时代，事奉着圣贤的君主，除了致力辅佐君主，施恩惠于老百姓之外，再没有修仙的方法了。”

李赤脚有几百个徒弟，最大的徒弟超过了一百岁，李让他掌管生前营造的坟穴。到了嘉庆九年，李三百六十多岁了，他忽然说：“我将辞世了，某个徒弟出远门去了，没有时间久等他，我进入坟穴，脑袋一定会偏着，我怕不扶正的话，不能为这地方的人们带来幸福。各位徒弟都遵照他的遗嘱，封好了坟穴出来。满一个月的时候，出远门的徒弟回来了，说：“老师没有死，昨天我在道路左边遇见他，说到四川去，的确灵魂离体成仙了。”

前王述庵把他邀请到公署，孙启佑还亲眼看见过他，去年顾培真从四川回来，也对我说起过他。

## 原文

李居陕西终南山，作道士装，不谈休咎，不事经忏。冬夏一褐，日行数百里，足迹半天下，因终年赤脚，人以是呼。少事张居正，继为李闯更衣仆，蹈隙逃去，来吾松，住天马山半年，去之苏，住穹窿山十九年，复归陕，住楼观台一百三十年，其中藏经数十匱，俱为注释。时公卿大臣，愿与订交；韩城相国，曾致书问修仙术。答云：“天上神仙，人间宰相，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先生遇明时，事圣主，舍致君泽民外，更无修仙之法。”有徒数百人，最长者年踰百龄，使掌寿域。至嘉庆九年，年三百六十余岁，忽曰：“身将归矣，某徒远出，不遑久俟，咱入穴，头必偏。惧无扶正，正恐不为地方福。”诸徒遵其教，封穴而出，匝月远出徒归，曰：“先生未死，昨晤道左，云到四川去，益尸解也。”前王述庵邀至署，孙启佑见之，去年顾培真西归，亦为予言。

《明斋小识》卷八

清·诸宙香

## 啖瓦丐

爱筠八岁时，在家门口玩飞瓦石的游戏。有一个乞丐走过来，抬头挺胸站在那里，不说话也不走开。爱筠就捡起了两片破瓦，交给乞丐说：“这个可以给你吃。”乞丐当时接到手中就放在嘴里，用牙齿咀嚼，声音清脆，好象在嚼冰和藕。吃完后他就离开了。爱筠那时因为岁数小不再惊讶，到后来回忆起来，觉得这件事很怪。

### 原文

爱筠于毁齿时，门首作飞堦戏。逢一丐来昂然直立，不言亦不走。因拾两破瓦，授曰：“可啖汝。”丐即接以入口，齿声清脆，如嚼冰藕。食毕而去。尔时犹小不复骇，迨后追忆，觉其事甚怪。

《明斋小识》

清·诸宙香



## 苏 州 盗

苏州阊门外，来了三个强盗，来去无踪。后来发现他们蹲伏在屋脊上，就鸣锣招呼众人来围捕。三个强盗赶忙跳跑：一个用肚皮贴着瓦片，象蛇一样游动，迅速无比；一个用手当脚，倒竖着身体，也象猴子一样的敏捷；一个则耸身跳跃，落在瓦上没有声响。当时观看的人，象过江的鲫鱼一样多，都举着枪棍，捉住了那个跳跃前进的强盗。何兰畦看到了这次围捕，以上是他回来讲述的。

### 原文

姑苏阊门外，来盗三，出入无踪。后见其蹲伏屋脊，因鸣金聚众。三盗齐走：一以腹贴瓦，如蛇之游，迅速无比；一以手代足，倒身而行，亦等猿捷；一则耸身跳跃，檐瓦无声。时观者若鲫，枪棍毕举，得拿其跳跃者。何兰畦睹捕获，归述云云。

《明斋小识》

清·诸亩香

## 金山寺医僧

浙江某举人，约好同伴到京城去参加会试。船刚到苏州，举人就病了，同伴雇了一辆轿子把他送到名医叶天士家去诊治。叶天士诊断了很久，说：“你的病是感冒风寒，吃一剂药就可以好。不过，你准备到哪里去呢？”举人说打算到京城去参加会试。叶天士说：“算了吧！从这里舍船上岸，一定会得消渴症，没有药可治，最多活一个月。脉象已经表现出来了。你赶快回家去，还来得及料理后事。”说着就给他开了个药方，让徒弟登记在医案上。举人回船后，悲凄得流下眼泪，辞别同伴想回家。同伴说：“这是医生吓人生财的办法。何况叶天士只是个医生，又不是神仙，你干嘛拿他的话当真呢？”第二天，举人吃了药，病果然好了。同伴更加怂恿他，他也就继续北上，但是心里总忧虑不安。

船到江口，遇上逆风不能渡江，同伴约举人到金山寺去游览。山前挂有医僧牌，举人就进寺院求医。医僧诊视了一会儿，说：“居士打算到哪儿去？”举人说：“到京城去参加会试。”医僧皱着眉头说：“恐怕来不及了！从这里上岸，消渴病就会发作，活不到一个月，怎么能远行呢？”举人流着眼泪说：“真和叶天士说的一样啊！”医僧说：“叶天士怎么说？”举人回答说：“他说无药可救。”医生说：“荒谬啊！药如果不能治病，先人为什么留下医术呢？”举人听他话中有话，就跪下求救。医僧搀扶他起来，说：“你上岸时，王家营那地方有秋梨，你把梨装在车里，渴了就用梨代替喝茶，饿了就用梨当饭，大约到京城，吃上一百多斤，病就好了。怎么能说无药可救而误人性命呢？”举人再次叩拜后，然后离去了。

走到清河，弃船上车，消渴病果然发作。举人遵照医僧的话，

了和饿了都吃梨，到了京城，病全好了。举人考试落榜，为了感谢医僧，回到金山寺，拿二十两银子和京城的土特产酬谢。医僧收下了土特产，拒绝了银子，说“居士路过苏州时，再去见见叶天士，让他诊视。如果说没有病，你就用他先前的话问他。他如果问谁给你治的病，你就告诉他是老僧，这比给我很多酬谢强多了。”

举人依照医僧的话，前去拜见叶天士，再次让他看病。叶天士说：“你没有病，治什么？”举人用先前的话质问他。叶天士让徒弟检查医案，果然与举人说的相符。叶天士说：“奇怪！你遇到神仙了吗？”举人说：“是佛，不是神仙。”就把医僧的话告诉了天士。天士说：“我知道了。先生请回，我打算停业前去请教。”他摘掉了医牌，遣散了徒弟，改换姓名，穿上佣人的服装，坐小船去投奔医僧，请求拜他为师，学习医术。医僧答应了他。

天士每天侍立在医僧的身旁，见他治过一百多个病人，医术和自己不相上下，就对医僧说：“我也有点懂了，请让我代替你开方子，行吗？”医僧说：“行。”天士开方给他看，医僧说：“你的医道已经和苏州的叶天士差不多了，为什么不单独行医而来随我呢？”天士说：“弟子恐怕象叶天士那样误人性命，所以才来。医道要精益求精，万无一失，才能救人。”医僧说：“好哇！这话就胜过叶天士了。”

一天，有人抬来一个奄奄将死的病人，肚子和怀孕的妇女一样。来说：“这个人肚子痛了好几年，现在更厉害了。”医僧诊视完毕，让天士重新诊断。天士诊断后开处方时，劈头就用白信三分。医僧笑着说：“妙啊！你所以不如我，就是因为过于谨慎。这个方子须用砒霜一钱，才能将病人起死回生，永远除掉病根。”天士吃惊地说：“这人有虫子，用信石三分，药死肚子里的虫子就行了，毒药多了，病人怎么受得了？”医僧说：“你既然知道病人肚子里有虫子，就不知道虫子的大小吗？这虫子已有二十多寸长，用

三分信石，不过暂时麻痹它一下，以后一定还会发作。那时再用信石，虫子会避而不受，病人就无药可医了。用砒霜一钱，把虫子药死，随大便排出，永绝后患，就不是更妙吗？”天士听了，非常迷惑。医僧立刻让仆人拿出白药丸，放入病人口中，用水送下，对来人们说：“赶快把病人抬回家，晚上他一定会排出虫子来，你拿虫子来让我徒弟看看。”来人们连声答应，抬着病人走了。到了晚上，他果然象医僧说的那样，挑来一条红虫子二尺多长。病人苏醒过来，觉得肚子饿了，要拿饭给他吃。医僧叫把参苓熬成粥给他喝，十天后病就好了。

叶天士心悦诚服，对医僧说出了真姓名，并且更加希望向他学习。医僧见他态度虚心，就送他一本书，打发他走了。从此，叶天士的医术大为长进，再也没有他治不好的病了。

## 原文

浙右某孝廉，约伴入都会试。舟至姑苏，孝廉病矣，间伴唤輿送至名医叶天士家诊治。叶诊之良久，曰：“君疾系感冒风寒，一药即愈。第将何往？”孝廉以赴礼闕对。叶曰：“先生休矣！此去舍舟登陆，必患消渴症，无药可救，寿不过一月耳，脉象已现。速归，后事尚及料理也。”遂开方与之，谕门徒登诸医案。孝廉回舟惶然泣下，辞伴欲归。同伴曰：“此医家吓人生财之道也。况叶不过时医，决非神仙，何必介意？”次日，孝廉服药，果愈。同伴益怂恿之，遂北上，然心甚戚戚。

舟抵江口，风逆不得渡。同人约游金山寺。山门前有医僧牌，孝廉访禅室，僧为诊视曰：“居士将何之？”以应试对。僧蹙额曰：“恐来不及矣！此去登陆，消渴即发，寿不过月。奈何远行耶？”孝廉泣下曰：“诚如叶天士言矣！”僧曰：“天士云何？”孝廉曰：“无药可救。”僧曰：“谬哉！药如不能救病，圣贤何必留此一道？”孝廉觉其语有因，跽而请救。僧援之曰：“君登陆时，王家营所有者，秋梨

也。以后车满载，渴即以梨代茶，饥则蒸梨作膳，约至都，食过百斤即无恙。焉得云无药可救，误人性命耶？”孝廉再拜而退。

行抵清河，舍舟登车，果渴病大作矣。如僧言，欲食必以梨。至都，平服如故。入闾不售，感僧活命恩，回至金山，以二十金及都中方物为谢。僧收物而却其金曰：“居士过苏城时，再见叶君，令其诊视。如云无疾，则以前言质之。彼如问治疗之人，即以老僧告之，胜于厚惠也。”

孝廉如其言，往见天士，复使诊视。曰：“君无疾，何治？”孝廉以前言质之。天士命徒查案，相符。曰：“异哉！君遇仙乎？”孝廉曰：“是佛，非仙。”以老僧言告之。天士曰：“我知之矣。先生请行，吾将停业以请益。”遂摘牌散徒。更姓名，衣佣保服，轻舟往投老僧，求役门墙，以习医术。僧许之。

日侍左右，见其治过百余人，道亦不相上下。告僧曰：“余亦有所悟矣，请代为立方，可乎？”僧曰：“可。”天士作方呈览。僧曰：“汝学已与姑苏叶天士相类，何不各树一帜，而依老僧乎？”天士曰：“弟子恐如叶之误人性命，必须精益求精，万无一失，方可救人耳。”僧曰：“善哉！此言胜于叶君矣。”

一日，有舁一垂毙之人至，其腹如孕。来人曰：“是人腹痛数年，而今更甚。”僧诊讫，命天士复诊，开方首用白信三分。僧笑曰：“妙哉！汝所以不及我者，谨慎太过。此方须用砒霜一钱，起死回生，永除疾根矣！”天士骇然曰：“此人患虫蛊，以信石三分，死其虫足矣，多则人何能堪？”僧曰：“汝既知虫，不知虫之大小乎！此虫已长二十余寸矣，试以三分，不过暂困，后必复作；再投以信，避而不受，则无药可救矣。用一钱，俾虫毙，随矢出，永绝后患，不更妙耶？”天士惑甚。僧立命侍者出白丸，纳病人口中，以汤下之，谓来人曰：“速舁回寓，晚必遗矢出虫，俾吾徒观之。”来人唯唯，舁病人去。至夜，果如所言，挑一赤虫来，长二尺余。病人已苏，饥而索食。僧命以参苓作糜进之，旬日痊愈。

天士心悦诚服，告以真姓名而求益。僧念其虚心向往，与一册而遣之。自是，天士学益进，无棘手之症矣。

《客窗闲话》

清·吴芾斥

## 文字竹叶

广东某地有个寺院，住着一位老和尚。生活虽过得贫困淡泊，却依然尽心修持，严格遵守戒规。

一个炎热夏天的黄昏，来了一位游方道士，要求借宿。

老和尚说：“先不说小庙荒寂狭窄，不值得仙驾驻足；就算仙师不嫌弃，此地的蚊子也实在太多。这种蚊子毒性很大，一旦被叮咬，往往皮肤腐烂，久治不愈。贫僧只有一顶破布帐，没有多余的招待客人，怎么办呢？”

道士说：“如果大师发发慈悲，愿借我一块袈裟那么大的地方，让我暂住，能躲避虎狼，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别的我也不敢多想。”

老和尚见道士的话说得恳切，就愿意把自己的床铺让给道士睡。

道士推辞道：“承蒙大师留我暂住，得到的恩惠已经很多，怎么能忍心让大师露宿，饱受恶蚊的叮咬呢？”

和尚说道：“仙师一路风尘，一定非常疲惫，没有布帐怎能安睡？不必过分推让了。”

两人推让很久，最后道士睡在床上。然而老和尚也很幸运，竟整夜未被毒蚊叮咬。他心中暗自惊愕。

次日早起，道士向老和尚致谢时问道：“昨晚承蒙大师借床给我，感激之情实在难以忘怀，但不知大师晚上是否受到了恶蚊侵害？”

和尚答道：“托仙师的福，夜里一个蚊子也没有，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道士笑着说：“因为感激您的慈悲，我用了点小法术，把蚊子

全都驱赶到后园竹叶上了。请您务必记住，凡是蚊子呆过的竹叶都已化成文字，这种叶子都可防蚊。请千万别小看这些竹叶。”

老和尚诧异地跑去看，想验证道士的话对不对，果然看到后园数百竿竹叶上都各有一只蚊子，全变成了文字。他喜出望外，赶紧回来致谢，道士已不知去向。原来是位仙人。

从此，这寺院的人再也见不到恶蚊了。后来远近好事的人，听说竹叶可以防蚊，争相前来购买，每片竹叶卖几十文钱。不到一年，园里竹叶已卖尽。老和尚也因此而致富。于是，他大兴土木，重新修建寺院，昔日荒凉小寺变得金碧辉煌，庄严肃穆了。当时若不是老和尚一时发慈悲之心，怎能与仙人结缘，为佛门增光呢？

里乘子说：常州汤雨生先生，在广东做官时，听说此事，特地赶往那所寺院寻求奇异的竹叶，但一无所获，心里感到怅然若失。回家的路上，在一村塾休息，与教书先生谈起此事，教书先生说：“我与那老和尚一向很好，曾经得到数十片竹叶，可惜被人抢走，没剩下几片，请让我送给您两片吧。”汤先生高兴地接受了，好象获得了奇异之宝。回家后，先生将一片送给友人，另一片用两块玻璃把叶子夹在中间，四周用紫檀木镶好。因为竹叶上的文字是篆体，先生也在旁边用篆体写上“甲申春日雨生”六个字配上。两面字体完全一致，以致于观赏的人分不清反正面。汤先生心灵手巧，日常用品都非常精妙，从这件事就能看出来。我曾同他在狮子窟饮酒，他把这种奇异竹叶拿出来给我看，并讲述了竹叶的来历。

## 原文

广东某寺，一老衲，贫苦清修，持戒甚严。尝暑月有游方道士，日暮来求寄宿。僧曰：“无论荒刹湫隘，不足辱鹤驭。即仙师不弃，而此地恶蚊甚，啖人啖毒，往往有受创溃腐，而不能痊者。贫僧仅一敝布帐，别无以应客。可若何？”道士曰：“倘师慈悲，肯假一衾装地，暂容栖止，得避虎狼幸矣。他非所虑。僧以其言愚



切，遂愿让已榻款客。道士谢曰：“蒙师见留，受惠已多，何忍迫师露宿，致饱蚊吻。”僧曰：“师行路甚急，非帐不得安寝，不必过让。彼此推逊久之，道士乃宿僧榻，僧竟歹亦幸不为蚊所阨。心窃讶之。诘旦，道士起谢曰：“昨蒙假榻，感不敢忘，然师夜间得毋受创不？”僧曰：“幸谗仙庇，夜间竟无一蚊。不知何故？”道士笑曰：“缘感慈悲，略用小术，将蚊尽驱于后园竹叶上矣。师须切记，凡蚊所栖之叶，已化文字，皆可避蚊，慎勿轻视。”僧异而趋验，果园竹数百竿叶上各栖一蚊，俱化文字。大喜出谢，道士不知何往。盖仙人也。从此遂无蚊患。后远近好事者，闻竹叶能避蚊，争购求之。每叶钱数十文，不逾年园竹为空。僧由是致富。爰大庀材，创修兰若，居然金碧庄严矣。吁！向非老僧一念慈悲，安能幸缔仙缘，为我佛之光哉。

里乘子曰：“常州汤贞愍公雨生先生貽汾，官粤时，闻有此叶，特造其寺，求之不得。心殊悵悵，归途暂憩村塾。与塾师言及。师云：“向与僧善，曾求得数十片，为人攫夺殆尽。今存无几，请分贐二叶。公喜，如获异宝。一赠友人，一用玻璃二片，将叶夹其中，四围镶以紫檀。叶上文字，固系篆体，亦于叶旁署款，篆书“甲申春日雨生”六字配之。以篆体两面一致，俾把玩者泯其反正之亦。公心灵巧，凡日用什物，无不精，即此可见。尝觞予于狮子窟别业，出以见示，并述其缘起如此。

### 《里乘》卷一

清·许叔平

## 郑 甲

郑甲是汴梁人，原来是打家劫舍的强盗头子，中年以后洗手不干，悔过自新，到了老年，街坊邻居都称赞他是好人。他待人谦虚和气，做事谨慎，认识他的人谁也不知道他会武术。他的脑门上少了一撮头发，圆圆的象一枚铜钱，光光的象一面镜子，就象是一个受戒的和尚。问他的原因，他回答说：“我年轻时，两臂能拉开二百石的弓；把十块砖头攥起来，我一掌就可以劈成两半；一天能走六百里，速度比马还跑得快。我尤其擅长打弹子，在百步以外用弹子打东西，百发百中。壮年时，穿短衣，骑骏马，驰骋在齐、鲁、燕、赵等地，凭着弹子打劫过往旅客，没一次不成功的，于是，自己认为是天下无敌了。

“有一天，有一个押饷的官吏押送一百万两官银到京城去，车子上东西装得满满的。车子后面有一个少年，年龄大约二十多岁，相貌俊秀，皮肤白白的，性情很温顺，柔弱得象个姑娘。他垫着绣花褥子端端正正地坐在车沿上，衣着非常华丽。头巾上镶的猫睛宝石比龙睛核还大，与太阳交相辉映，光芒四射，的确是稀世珍宝。我以为他是纨绔公子，是随从官吏进京去，很不介意。我对车中的钱财垂涎三尺，心想：这样多的资财，肯定有武艺高强的好汉护送，不能轻举妄动。于是，我聚集了四十多个武术较好的同行，一直尾随在车后，想寻找时机再下手。因为车子驮载过重，每天行走不过八十里。有一天，他们因遇上大雨耽误了行程，来不及找旅店，见道旁有座寺庙，就进去住宿。我和同伙暗暗高兴：‘这真是天赐良机，不可错过！’于是我们潜伏在草丛中，待机行事。

“那时雨过天晴，湿气满山。一会儿，一轮明月冉冉升起，照得大地亮如白昼。二更过后，路上行人断绝，四周万籁俱寂。同

伙都说‘可以了。’就各自脱掉外衣，身穿短衫，腰藏利器，约定按次序翻过墙去，用拍手吹哨作暗号。我们根据武艺高低安排开，一半人进去，一半人留在外面接应。商量好了，同伙中二十多人，奋勇争先，跳入墙内，快如飞鸟，落地无声。我和其余二十多人在墙根下屏住呼吸，等待好消息，准备搬运财物。

“过了两个多小时，墙内寂然无声。我们互相猜测，不知是吉是凶，又派五个人上墙去探察消息。五人上墙后不敢立即下去，远远看见少年在屋檐下举着蜡烛，面朝南端端正正地坐着。少年好象发觉有人上墙，立刻从袖中抛出一道白光，快如闪电。五人知道是剑术，高声叫道：‘事情败露了！不要耽误！’我们闻声，返身就跑。墙头上白光飞出，冷气逼人，匆忙中很难躲避，我们就四散逃命。我见路旁有个粪坑，急忙跳进去，粪便漫到我的头顶，仅仅露出脑门，不料已被削了一剑，痛彻心肺。不多久，白光渐渐收敛。进墙的二十多人，早已身首分离，没有一个幸免的。

“这次战斗，我幸亏为粪便所遮掩，侥幸保住了脑袋。不然，恐怕也和那四十几个人作伴，骨头都烂了。我走出粪坑，觉得头顶上涔涔，一时间无法止住。于是我爬进草丛，脱掉脏衣服，找了件干净衣服换上，又抽出佩刀割下一块衣襟包扎好伤口。我暗自庆幸死里逃生，从此不敢再当强盗，为非作歹了。今年我已经七十岁，每当手摸剑疤，仍然觉得剑光在头顶上闪烁，牙齿也格格作响。”

## 原文

郑甲者，汴梁人，固绿林之魁也。中年改行，至老，乡党称善人。与人接，谦和唯谨，见者不知其能武也。凶去发一撮，圆如钱，光如镜，似僧之受戒火者。叩之，自言：“少时两臂能开五百石弓；取十砖累叠之，剖以掌，画然中开，利如刀劈；日可行六百里，捷过奔马。尤工弹术，百步外击物，百不失一。壮年时，驰骋齐鲁燕赵之郊，短衣匹马，藉探丸渔猎过客，往无不利，自以为无敌于天下矣。

“一日，有解饷官辇银百万如京师，车驮甚盛。末一少年为后殿，年约二十以来，美皙温存，弱如处女。展绣褥跣坐车唇，衣服华灿，首戴角巾，上缀猫睛宝石，大于龙眼核，精光上烛，与太阳相激射，洵稀世珍也。以为纨绔公子附从入都，殊不介意。惟心涎重资，计必有好健儿护卫，不敢孟浪从事，爰勾同道中之好身手者四十余人，沿途尾之，蹈隙而动。顾车驮过重，日行不过八十里。他日以遇雨失程，不及投店，道旁有兰若，遂栖止焉。予与众窃喜曰：‘此天授机会，不可失也！’于是伏莽以待。

“时新晴，湿云归山。少选，皎月东上，朗若白昼。漏二下，行踪已绝，万籁俱静。金曰：‘可矣’各褪外衣，着短褐，身藏利器，约次逾墙入，拊掌吹唇为号，量技分遣，入者半，留者半。计议已定，同道中二十余人，鼓勇争先，一跃入墙，疾如飞鸟，堕地无声。予同二十余人屏息墙阴，静听好音，准备运物。

“乃至一时之久，墙内寂然。互相猜疑，吉凶莫决，又遣五人登墙探察消息。五人登墙不敢遽下，遥见少年秉烛檐语，南向危坐，似知有人上墙，袖出白光一道，闪如电发。五人知是剑术，大骇，急厉声呼曰：‘败矣！去去勿缓！’吾侪闻之，急返身奔驰。墙头白光旋出，冷气逼人，猝难回避，各谋奔命。予见路旁有土圉，急投其中，秒深灭顶，仅露卤门，已为所髡，痛彻心髓。亡何，白光渐缩敛。入墙二十余人，已各身首异处，无一获免者。

“是役也，吾幸为秒物所厌，得占硕果。不然，亦与四十余人把臂为伍，白骨早朽矣。予既出圉，觉顶上血流涔涔，骤不可止。爰匍匐往丛莽中，脱去秒服，别取他衣着之。又抽佩刀割襟以裹其创，自是默庆再生，不敢再为冯妇。今七十矣，每手摩剑瘢，犹觉电光在顶，为之齿击不止也。”

《里乘》卷三

清·许叔平

## 匠人复生

根据传说黄帝有两位臣民：一位叫岐伯氏，一位叫祝由氏，两个都有高明的医术。岐伯氏替人治疾病是按着脉膊，通过病人脉膊的跳动，能够了解病人七十二经脉，然后对病人下药，没有不见效的。祝由氏替人诊治疾病不用药，只用一碗清水，手中舞着剑，嘴里念着敕勒口诀，在水面上画符，将水给病人喝，也没有不灵验的。

祝由氏是湖南辰州府人，所以现在辰州人，大多擅长这种医术，叫着祝由科。他们帮人看病，发誓不收钱财，如果病人家用酒菜招待，那还可以接受。虽然懂得这医术的人很多，可是真得秘传的却很少。假如得到了秘传，确实有起死回生的功效；不然的话，只是假托其名来骗人。那些愚夫愚妇受这种欺骗，常常白花很多钱财，后悔也来不及。

有人说：“得真传的人，每年元旦那天祭祀，并祷告祝由神，默默地以筮枝占卜，就能预先知道这一年能给几个人治病。随着缘分来看病，最为有效。”我曾经路过豫州，听当地人说，有一年汴梁城内节署的旗竿竿斗损坏了，匠人用绳子拉着轱辘上升到旗竿顶端，去修理旗杆斗，旗杆忽然被风折断，匠人摔成碎块，都说没有再活的道理。这时正好有一位辰州贩木材的路过这里，笑着说：“不用发愁。”他让人拿来四块木板，将一块木板上放些黄土，把匠人抬到土上，左右两边各用一块木板夹着，又用黄土洒遍匠人的全身。他手里握着剑，念着敕勒口诀，画了符，口里念完后，又吸清水喷在匠人的脸上，上面盖一块木板，用麻绳捆紧。七天以后，解开麻绳打开木板看看，里面有蒸腾的热气。那位匠人通身

流着大汗，欠伸着两手，突然醒过来了。人们问他早先发生的事，他糊里糊涂，什么都不知道。只说好象做了大梦刚醒过来，一点也不感到痛苦。啊，祝由的医术竟达到这种地步，真高明的医术啊！

## 原文

相传黄帝有二臣：曰岐伯氏，曰祝由氏，皆善医。岐伯氏治疾按脉，能知人七十二经，投以药无不效。祝由氏治疾不用药，唯以清水一碗，以手捏剑，诀敕勒，书符水面，以饮病者。亦无不效。祝由氏为湖南辰州府人，故今辰州人，多擅此术，名曰祝由科。为人治疾，誓不受钱币之谢，或酬以酒食则可耳。然擅此术者虽多，而真得秘传者甚少。如得真传者，实有起死回生之功。否则第为伪托其名以欺人，愚夫愚妇受其欺者，往往坐失巨资，悔之无及矣。或曰：“得真传者，每岁元旦祭祷祝由之神，默占以筮，即预知是年当治几人之疾。随缘巧遇，最为灵验。”吾曩过豫州，其土人言某年汴城，节署旗竿斗损坏，匠人以绳轆轳上升其巅，为之整理。竿忽为风所折，匠人堕为齑粉，金谓无再生之理。会有辰州木客过此，笑谓无患。乃命人取板四片，以一板上置黄土，将匠人舁置土上，左右夹以两版，又以黄土遍撒其身，以手捏剑，诀敕勒，书符，口中喃喃诵咒毕，复吸清水喷其面，上盖一板，以麻绳束之。七日后，去麻绳启板视之，气热如蒸。匠人竟体大汗，欠伸而起，已霍然甦矣。人问及前事，昏然不知。但谓如梦初醒，殊无所苦。噫嘻！其术如此，真神乎技矣。

《里乘》卷三

清·许叔平

## 剑 侠

某人由部曹调到安徽宁国府去任知府。在上任途中，遇到一位少年，美丽的相貌，白皙的皮肤，温柔得象个处女，说话带陕西地方的口音。知府问起少年的家世，少年说他是山东人，姓韦，名弦佩，因到京城应试，落榜后将回南方去。知府试着和他谈古今历史，发现他记忆力强，知识渊博，无事不晓。知府非常高兴，热情地款待他，聘请他作文书。

韦弦佩到了官署，整天都在书房里点香静坐，不大出门。共事的幕僚，偶尔也到他屋里作客，他总是和蔼可亲，从不拒绝。因此，大家都愿意和他来往。他的屋里，无论冬天夏天，只有一个布帐、一床布被、一张藤席、一只作枕头用的皮匣子，桌上摆着笔砚，此外，没有其他东西。

韦弦佩每月都要出外游览几天，同事问他到哪里去，他说：“我从小喜欢山水，现在客游到这里，象安徽的潜霍，江西的庐山，浙江的西湖、严濂、四明、天台，池州的九华，新安的黄山、白岳，都离得很近，不能不依次游览个够。”同事说：“你说的这些名胜，近的一百里，远的上千里，想全部游览，谈何容易？”韦弦佩笑着说：“我少年时遇到一个奇人，传授给我一种秘密法术，每天可行千里。游览这些地方，有什么困难呢？”同事们听后，感到很惊奇。

有一天，韦弦佩出游回来，神色仓惶。同事们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我昨天游览黄山，登天都峰山顶，遇到一个野和尚，想和我比武。我因赤手空拳，难以抵抗，匆忙逃了回来。他跟踪追寻，不几天就要到了！”同事们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黄山只

有天都峰最高，峰腰细削，象葫芦脖子，很少有人到那里。最近听说甘凤池曾经到过山顶。他去的时候，上面有一席棚，一个少妇在里面哭。甘凤池问了问，知道她是山下的村妇，被妖僧抢劫到这里。问：‘妖僧到哪里去了？’她说：‘早晨出去化斋，傍晚就回来，我被幽禁在这里，只有等死。’甘凤池劝她不要害怕，就背起她飞快地送回家去。后来甘凤池又登上天都峰，等妖僧傍晚回来，乘其不备，一拳打去。妖僧挽住甘凤池的胳膊，两人一起摔到山下。幸亏甘凤池压在妖僧身上，拼出死力，狠狠地卡住他的喉咙，掐死了他。妖僧的武艺比甘凤池高，如果他压在甘的身上，那就危险了。大概是妖僧恶贯满盈，所以上天才借甘凤池的手杀死他吧。我早就听说过这件事，心里钦佩甘凤池的为人，所以想上天都峰寻访他的遗迹。不料刚到峰顶，那儿又有间席棚。往棚中一看，有个和尚正在里面静坐修炼。他瞥了我一眼，知道我不是一般的人，便从口中吐出一道青气，想先发制人。我知道这是剑术，急忙逃回来躲避。如果不是我会跑，早就没命了。我想这个和尚不几天就要到，他可真是逼人太甚，我不能不挫他的锋芒。你们如果有胆量，可在一旁观看。”

第二天，和尚果然到了，声称要和韦弦佩比武。韦笑着对大家说：“野和尚不自量德行和力量，我不能再饶恕他了！”于是两人约好，夜间二更在敬亭山之南比武。有些好事的人，都相约一同前去观看。

二更一到，上弦月升起，月影西斜，稀疏的星星交相辉映。人们到了那里，见韦弦佩与和尚一左一右对面站着，和尚口中吐出一道青气，韦弦佩口中吐出一道白气。两股气相互搏斗，在空中盘旋，就象两条蛟龙。剑光闪烁，如同闪电。一会儿，青气渐弱，白气却更加锋利，突然哗的一声，好象撕了一段绸子，白气将青气划为两截。青气落在地上，顿时消失了。白气直射和尚的头顶，和尚非常害怕，跪在地上向韦弦佩叩头，请求饶命。韦弦



佩笑着说：“我是和你开玩笑，你的胆子怎么这样小啊！你如果丢弃旧术，改学正道，我就饶恕你！”说罢，韦弦佩将白气吸于口中，挥挥手让和尚走开。和尚叩头再拜，用袖子挡着脸，狼狈地逃走了。

观看的人个个伸出舌头，大惊失色。大家问韦弦佩，两人施展的是什么法术。韦弦佩说：“都是剑术。他炼的青气是雌锋，是邪道；我炼的白气是雄锋，是正道。雌不能胜雄，实际上就是邪不能胜正。他倚仗剑术横行江湖，为非作歹，被称为天下无敌，只有我能够制服他。现在他的剑已经折断，成了废物，我总算为民除了祸害。上次游览黄山，我的剑藏在皮匣里，没有带在身上，不然的话，那天在天都峰顶上就会决一雌雄，干完这件事了。”

观看的人回到官署，把此事告诉了知府，知府啧啧称奇。第二天早晨，知府到韦弦佩住处，打算请他表演剑术。走进他的房间，只见寂无声息，人和东西都早已杳无踪影了。

## 原文

某太守，由部曹出守吾皖宁国府。途中遇一少年，美皙，弱如处女，口操秦音。向其邦族，自言齐产，韦氏，弦佩，因应京兆试，下第南归者。试与谈论今古，博闻强识，无所不晓。太守大悦，款洽甚殷，因聘为司掌书记。

韦至署中，镇日下帷，焚香静坐，不甚出户。同幕诸友，偶过访其室，蔼然可亲，却无池池拒人之意，人以是乐暱就之。覘其室中，寒暑只一布帐，一布衾，一藤席，一皮匣为枕，案上惟设笔砚，此外别无长物。月必出游数日，金问：“何往？”谓：“少嗜山水，今客游至此，如皖北之潜霍，江右之匡庐，浙江之西湖、严湫、四明、天台，池州之九华，新安之黄山、白岳，皆近在咫尺，不得不次第遍揽其胜。”金谓：“君所言名胜之地，近则百里，远则千里，欲遍揽其胜，谈何容易？”韦笑曰：“什少遇异人授秘

术，日可行千里，何难之有？”金窃异之。

一日游归，神色皇遽。人叩其故，谓：“昨游黄山，登天都峰绝顶，遇一野僧，欲与角艺，以空拳难敌，急驰而遁。渠蹊迹穷追，不日行且至矣。”金问如何，曰：“黄山惟天都峰最高，蜂腰细削，如葫芦之有颈，人迹罕到。近时闻甘凤池曾陟其巅，见上有席棚，一少妇掩泣其中。甘问知为山下村妇，被妖僧飞劫至此。问：‘僧何往？’曰：‘朝出募斋，募则来归，幽妾于此，待死而已。’甘慰令无恐，乃急负妇人驰送其家。复自登峰，嗣僧募归，乘其不备，反肱力挥之。僧遽挽甘臂，相将俱堕，幸甘压僧上，出死力，搯其吭而殪之。僧技固出甘右，脱压甘上，危矣。盖僧恶贯满盈，天故假甘手以诛之也。仆素耳其事而窃慕甘之为，人故欲登峰一访其遗迹。不谓甫至其巅，又有席棚在焉。比踰棚中，一僧枯坐炼气，见予至，侧目微睨，意予非常人，口出青气一道，将先发以制。予知为剑术，急驰遁以避之。倘非善行，要领殊矣。计此僧不日且至，逼人己甚，予不得不一挫其锋。诸君如有胆略，可作壁上观也。”

越日，僧果至，声言请韦角艺。韦笑谓诸人曰：“野衲不自度德量力，予不能再恕之矣！”遂订约，夜漏二下，相会于敬亭山之阳。有好事者，偕往覘之。

于时，新月上弦，蟾影西斜，疏星交映。既至其处，见韦与僧左右相向而立。僧口吐青气一道，韦口吐白气一道，互相激射，盘旋空际，天矫闪烁，如电交掣。少选，青气渐弱，白气益锐，若然一声，响若裂缙，将青气划为两断，堕地顿灭。白气直射僧顶，僧惶惧，投地膜拜，稽顙乞命。韦笑曰：“吾戏汝耳，胆何弱也？汝如捐去故技，从事正道，吾贷汝矣！”乃吸白气于口，以手挥令僧去。僧稽顙再拜，以袖障面而窜。观者咋舌失色，叩问何术。韦曰：“皆剑术也。彼所炼青气为雌锋，是谓邪道；吾所炼白气是雄锋，是谓正道。雌不能胜雄，实邪不能胜正。彼挟此

术横行江湖，已称无敌，惟予足以克之。今既折断，已成废物，为人除害不鲜也。向游黄山，剑藏皮匣，未曾携得。不然，天都峰顶早已互决雌雄，毕乃事矣。”

观者旋署，述诸太守，怵然称异。诘旦诣韦，将请试其术。至其室，已闾然无踪，人物俱杳矣。

《里乘》卷六

清·许叔平

## 玉兔

浙江衢州某村有个王老太婆，生活贫困，无依无靠，在临近河边的地方盖了一间草屋，长年住在里面。她每天给人家洗衣服，借此赚钱过日子。河边有块大石头，她经常在那里捶衣服，天长日久，这块石头光亮滑润，就象一面镜子。

忽然一天有个江西的大商人经过那儿，愿意出一千两银子购买这块石头。老太婆既高兴又惊讶，知道其中必有缘故，就一个劲儿地抬高价钱。商人说：“我口袋里的钱不够，等我到余杭再去取一千两银子，下次来购买。”他和老太婆约好日期就走了。老太婆心想，这样的宝贝如果保管不好，会被人偷去，就请人把石头搬到床下，小心谨慎地守护着。

到了约定的日子，商人匆匆忙忙地来到村里，询问石头的下落。老太婆告诉他已经搬进屋里。商人不断地跺脚，连叫“可惜，可惜。”他说：“那天我在几里外望见村中有宝气，才跟踪到这里。我认出石头中有一只活兔，能够吸食日月精华，是希世珍宝，所以才不惜重金要购买它。这次来这儿，正奇怪宝气为什么散去了，没想到是你把它关在暗室里，不见日月星光，活兔一定饿死了！”老太婆不相信，商人立刻叫石匠剖开石头，果然得一只小玉兔，有老鼠那么大，洁白晶莹。老太婆神色沮丧，非常懊恼，只恨自己没有福分。她把玉兔送给了商人，商人仍然给了她一百两银子，用来作为老太婆的养老送终的费用。

### 原文

浙江衢州某村王老嫗者，貧无所賴，臨溪結草廬而居。日為

人浣衣，藉以糊口。溪边有巨石一方，每捣衣于上，既历年岁，石遂光润可鉴。

忽有江西大贾过其地，愿以千金购之。媪喜讶兼集，知必有异，因请益无厌。贾曰：“囊中资不敷，俟我至余杭更益千金，重来交易耳。”订期而别。媪思宝物而慢藏，未免海盗，乃倩人运石于床下，守护惟谨。

至期，贾匆匆至村，急询石所在。媪告以故，贾顿足不已，连呼可惜，曰：“我前日在数里外望见村有宝气，踪迹至此，识石中有活兔一，能吸日精月华，系稀世珍，是以不靳重值。今来此地，正怪宝气已散，孰意为尔闭置幽室，三光莫睹，兔必饿死矣！”媪犹未深信，贾立召石工剖之，果得小玉兔，大如鼠，洁白无比，媪始神丧色沮，自恨福薄，以免赠贾，贾仍予百金，俾作终老之资焉。

《里乘》

清·许叔平

## 张忠定前知

宋朝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张忠定在四川时，与一位和尚关系很好。等到他回首都开封时，便拿出一封封好的信交给了这位和尚，说：“请你把它妥善地收好，以后到了乙卯年的七月二十六日，一定向官府请求当众打开它，千万不可以私自拆开，否则必然有大祸。”和尚保存着这封信，到了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这一年是乙卯年，当时凌侍郎做四川的长官，和尚拿着信，把张忠定的嘱托全部告诉了凌侍郎。凌侍郎召集随从的官员共同把信拆开，原来是张忠定的一张肖像，肖像上有手书题道：“我当从这一天受到祭祀。”过了几天，得到首都开封的报告，说张忠定在那一年的七月二十六日逝世。凌侍郎就在成都为他修筑了一座庙。四川人自唐朝以来一直祭祀韦南康，从此以后才改为祭祀张忠定。

### 原文

宋沈括《梦溪笔谈》云：张忠定在蜀日与一僧善，及归，出一书封角付僧云：“谨收此。后至乙卯年七月二十六日，当请于官司对众发之，慎不可私发，必有大祸。”僧得其书，至大中祥符十年岁乙卯，时凌侍郎策帅蜀，僧持书具陈，凌集从官共开之，乃忠定真容也。其上有手题曰：“咏当血食于此。”后数日，得京师报，忠定于其年七月二十六日捐馆。凌乃为之筑庙于成都，蜀人自唐以来严祀韦南康，自此乃改祠忠定。

《茶香室丛钞》

清·俞樾

## 嗅衣物知吉凶

据唐代康骈的《剧谈录》记载：唐文宗开成年间，有一位叫龙腹本的盲人，他善于从揣摸人的骨骼、和听别人发出的声音中，来判断人的吉凶祸福。而且每次谈起人的善恶吉凶，没有不应验的。宋代周密的《齐东野语》又记载：有一位叫耿听声的人，同时还能通过嗅人的衣物，得知人的吉凶、贵贱或生死。有一次皇上派人问耿听声要嗅什么东西，他说扇子就行。于是皇上便让拿来宫人的一百把扇子，中间夹杂着皇上和皇后使用的，让小太监拿去询问他。耿听声闻到皇后使用的扇子说：“这是圣人使用的，但是有一股阴气。”闻到皇上使用的扇子，他就口呼“万岁”。皇上又让把妃嫔戴的，十几顶用珍珠装饰的帽子拿给他。耿听声闻到一顶帽子时，禀奏说：“这顶帽子有尸气。”当时张贵妃已经死了，这顶帽子是她留下的遗物。这种通过嗅衣物，来知道吉凶生死的技巧，在近世还很少听说过。然而这个人既然以听声而闻名，言外之意，他也必然同时精通听声这种技巧了。

### 原文

唐康骈剧谈录言：开成中有龙复本者，无目，善听者揣骨，每言休咎无不中。宋周密齐东野语言，耿听声音，兼能嗅衣物，以知吉凶贵贱德寿。问其名，取宫人扇百柄，杂以上及中宫所御，令小黄门持扣之，耿嗅至后扇，曰：“此圣人也，然有阴气。”至上扇，乃呼万岁。上又取妃嫔珠冠十数示之，至一冠奏曰：“此有尸气。”时张贵妃已薨，此其故物也。此技在近世罕有闻，然其人以

听声为名，意亦必兼工听声之术者矣。

《茶香室丛钞》

清·俞樾



## 草 腰 带

宋朝龚明之在《中吴纪闻》里说：宋神宗元丰年间，有一位双目失明的人，外号叫草腰带，擅长于摸骨听声。有一天，祖父招呼他到家里，以自己妹妹的吉凶祸福来询问他。草腰带说：“这位妇女以后一定凭借丈夫而显贵，但是出嫁时，有事情要涉及朝廷。”当时祖父的妹妹已经许嫁给顾沂大夫，正在曾祖父的丧期之中。顾大夫因此想带他去见官，他便引用说：“女子年纪到了二十还没有出嫁，不用侍候到父母丧服期满。”法官把这件事情报告给朝廷，皇帝降下圣旨才举行了婚礼。他的话没有一句不灵验的。

### 原 文

宋龚明之《中吴纪闻》云：元丰中，有一瞽者号草腰带，善摸骨听声。一日王文呼至家，以祖姑吉凶叩之。云：“此妇人他日必以夫而贵，但出适时事干朝廷。”时祖姑已许顾沂大夫，在曾王父服中。顾以欲之官。引：“女年二十，不侍父母服除。”法闻之朝，得旨方成礼。其言无一不验。

《茶香室丛钞》

清·俞樾

## 耳中闻声目中见形

宋朝叶梦得的笔记《石林燕语》记载：有个人叫晁文元，最初向刘海蟾学习道教，后来又学习佛教，因而常常把两种宗教互相掺杂。到了晚年，耳中能听到声音，自己说好像是乐器中那种富有弹性的薄片的振动。开始隐隐的好象是雷声，渐渐浩浩的又好似是海潮的声音；有时象行走的车子上的铃声，有时又象蝉鸣的声音袅袅不绝。每天五更以后起来坐着听尤其清楚。他认为这学习道教的灵感的验证。晚年时，还常常看见自己的形状在眼前，时间长了又渐渐变小。八十岁以后形状往往出现在眉毛与睫毛之间。这种现象应该说是很奇怪的。

经考证，晁文元就是晁回。他的《道院集》后附带记载着五件事。一是说晁公小时候听方士说话，话音进耳朵后，因灵异而发声，眼睛有神光。寂静中在近处听，好象铃声在远处响。老年以后，越觉得声音清楚。半夜睡觉渐渐感觉有细小的光亮。晁公给它们取名为“三妙音。”一叫“幽泉漱玉”，二叫“清磬摇空”，三叫“秋蝉曳绪”。宋真宗天禧年间以后，还常常感觉到眼睛有神光，象圆形的钱，又象一片月。有的象隔着金属帷帘，先象雷火一样，以后又有圆光，有的红有的白。其中有一点象镜子中照着自己穿道士服装的像。晁公自己曾经写文章记述这些事情。按照这些话，与《石林燕语》的记载又稍微有些不同。

### 原文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晁文元公初学道于刘海蟾，后学释氏，常以二教相参。晚年耳中闻声，自言如乐中簧。始隐隐如雷，渐

浩浩如潮；或如行轩百子铃，或如风蝉曳绪。每五鼓后起坐闻之尤清彻，以为学道灵感之验。晚常自见其形在前，既久渐小。八十后每在眉睫之间，犹可怪也。

按晁文元公即晁回也。其《道院集》后附录五事。一云公少时，尝闻方士之说，入耳有灵响，目有神光。自尔听于静中，若铃声远闻。耆年之后，愈觉清彻，夜半睡觉益为纤亮。公自名之曰：“三妙音。”一曰：“幽泉漱玉”，二曰“清磬摇空”，三曰“秋蝉曳绪”。天禧后常觉目有神光，如圆钱，如片月。或隔帷箔，先如雷霆，后又有圆光，或红或白，其中有一点如鉴中照道装像。尝自为文志其事。按此语与《燕语》所载又微有异。

《茶香室丛钞》

清·俞樾

## 扪牋知字

本朝(清朝)周亮工的笔记《书影》中记载：有个叫杨太初，名肇基的人，在明朝天启末年镇守上党。他的幕府的僚属中有一个叫孙无屋的人，能在黑夜中摸着书籍知道文字，而且还能朗读出来，与在日光和灯下没有区别。不知他掌握着什么方法。

### 原文

国朝周亮工《书影》云：杨公太初名肇基者，天启末镇上党。其幕客有孙无屋者，能黯夜扪牋知文字，且成诵，不异在日灯前。不知操何术。

《茶香室丛钞》

清·俞樾

## 瞽能辨物

宋代孔平仲的《珣璜新论》中载：有个名叫卫朴的，是楚州人，因为生病而双目失明，住在北神镇的一个神庙中。他和人谈话，有时还有一定的深度。虽然他双目失明，却还说书。他让别人读给自己听，便能通达书的意思，而且不再遗忘。每次计算投壶的筹码时，满桌子依次排满了筹码，他用手略微摸一下，如果有人偷偷拿走一个筹码，他再次摸时立即就能察觉。他买东西，挑选货物的真假好坏，即使一毫一厘也不会差。有人把经过他挑选、已经扔掉不要的东西拿给他，他立刻发怒说：“这是我曾经扔掉的。”从这以后，没有人敢欺骗他。不知他凭什么能做到如此神灵的。

### 原文

宋孔平仲《珣璜新论》云：卫朴，楚州人。病瞽。居北神镇一神祠中。与人语，间有深处。虽病瞽而说书，遣人读而听之，便达其义，无复遗忘。每算，历布算满案，以手略抚之，人有窃取一算，再抚之即觉。其市物，择其良苦，虽毫厘不可欺。有取其已弃者与之，即怒曰：“是已尝弃矣。”由是人无能欺。莫如何以能若此也。

《茶香室丛钞》

清·俞樾

## 慎 火 停 水

宋代叶梦得的《石林燕语》中说：陈希夷将死的时候，把一封信密封好，交给他的弟子，让他等自己死后把它交给皇上。宋真宗打开信一看，没有别的话，只有“慎火停水”四个字罢了。真宗祥符年间，皇宫中屡次发生大火灾，才认为这是陈希夷预先警告的应验。皇上认为军营尤其应当警戒，于是就命令军营的各部分，把这四个字写在营门上。所以现在的军营，全都高挂着这四个字。

### 原 文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云：陈希夷将终，密封一缄，付其弟子，使候其死上之。真宗发视无他言，但有“慎火停水”四字而已。祥符间禁中数有大火，遂以为先告之验。上以军营尤所当戒，乃命诸校，悉书之门。故今军营，皆揭此四字。

《茶香室丛钞》

清·俞樾

## 邵尧夫前知

宋朝朱泚的《曲洧旧闻》载：欧阳修做宰相时，听说了邵康节的大名。他的儿子欧阳棐，字叔弼，去上任，途中将经过洛阳，欧阳修说：“你到了洛阳，可以去拜见邵先生。”欧阳叔弼到了邵尧夫（即邵康节）家的门口，邵尧夫匆忙中倒拖着鞋就出来迎接，邀请他到里面坐，两人叙谈了整整一天。邵尧夫自己还主动述说自己一生中所见到的人，所学到的知识，所做的事情。说完以后，他又问叔弼：“您能记住吗？”棐叔弼虽然恭敬地听着，却不明白他叙说的目的。到了宋神宗元丰年间，邵尧夫死，上级主管部门崇尚他的品行，认为应该给他一个谥号，而欧阳叔弼是太常博士，博士官的职责决定了由他负责作谥议，这时他才恍然醒悟了从前尧夫向自己述说生平事迹的用心。世人有把晋代的郭景纯比作青衣神的，虽然尧夫他们两人的事迹不同，但在能前知这一点上，实在相类似。

又据说司马光与邵尧夫在洛水的北岸散步，看见有人在盖房子，尧夫就指着说：这三间某年某月就得倒塌，那三间某年某月得被水淹坏。司马光回到家，顺便把这件事记在他所写的文稿后面，但时间一长，就忘掉了。有一次，他从洛水北岸经过，忽然想起了以前尧夫所说过的，就去看那些房屋，原来已经变成一片瓦砾场了。他向别人询问时，人们的回答果然都象邵尧夫所说的那样。

### 原文：

宋朱弁《曲洧旧闻》云：欧阳公在政府，闻康节之名。子棐叔

弼之官，道经洛下，曰：“汝至洛，可往谒邵先生。”叔弼既到门，尧夫倒屣出迎，延入说话终日。又自道平生所见人，所从学，所行事。已而又问曰：“君能记否？”桢虽敬听之，不晓其意。逮元丰间，尧夫卒，有司上其行应谥，而叔弼为太常博士，当作谥议，乃始恍然悟。世以比郭景纯之于青衣儿，虽其事不同，前知实相类也。

又云温公与尧夫水北闲步，见人家造屋，尧夫指曰，此三间某年某月当倒，此三间某年某月为水所坏。公归，因笔此事于所著文稿之后，久而忘之。因过水北，忽省所说，视其屋，则为瓦砾之场矣。问于人，皆如尧夫言。

#### 《茶香室丛钞》

清·俞樾



## 祝 由 科

医术中祝由这一科，特别神奇。只要是刀枪创伤和跌打外伤而死亡的，他们很快就能治活。

这派医术是楚地南部的破头老祖所传。而最早的祖师是北宋时期的人，当时宋太祖得知他的名声，曾把他召到皇宫内。有一名小臣因触犯了皇上而被冤枉杀了头。祖师为小臣接好了头并治活了他。宋太祖知道后十分气愤，他命令武士用大斧劈祖师，砍下头并扔在外面。祖师的徒弟偷偷运回尸体，用祝由科的医术救活了他。从此，祖师隐遁深山远古之中，不再与外界来往。

到今天千余年过去，祖师的医术仍在流传。他的继承者分为两派，一派需重金聘请才行医术，一派不受谢礼，见死必救。徒弟在开始学习时要指誓发愿，如果违犯教规，就将身亡家灭。因此，徒弟们恭敬严谨遵守教规没有差错。楚地区域里只有贩运稻米的商客掌握祝由科医术，而且大多是不受谢的一派，因此他们的医术极神。

曾经有姓冯和姓陈的两位贩米商客运米来我们乡，到米行老板那里卖米，并住在老板家里。一天，两人一起出去理发，在一家店铺中坐着等待。我们乡称呼理发匠为“待诏”。那天的一个小待诏，是个男宠。他正在给一个客人用小刀修耳朵里的细毛，一个无赖走过来乘他不防备用手抓他的臀部，他惊慌失手，刀尖直刺入客人的头脑里，客人倒地身亡。店铺里的人都惊惶失措，店铺主人抓住无赖捆绑起来，准备告到官府治罪。姓冯的米客对姓陈的米客说：“我们不能见死不救，何不用咱们的医术将他救活。”姓陈的米客说：“行”。店铺主人听到这些话想跪下来请求，姓冯的

米客急忙制止说：“你这样做，反而不能救活了。如果随我们的意，任我们所为就能灵验了。你快去买一斤烧酒和一束白纸来，交给陈客行法。”陈客说：“何不披散我的头发。”念着口诀，用食指中指点着死者的耳朵，并在耳上喷酒湿润它，糊上一张白纸。接着喃喃念诵咒语并画符。又喷酒，又盖纸，这样糊了几十层，到酒和纸全用光了才停止。然后说：“把我的头发编束起来。要求大家都来协助我。”陈客将小刀拔出，就扶着死者走出门，大声命令他走。这个人便狂奔回到家。回家后，妻子问他不回答，僵卧在床上。家里人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在他的周围看护着，经过一整夜，他才醒来，说：“我记得昨天被小待诏用小刀刺进了头，疼极了而昏过去。为什么今天没有事了，难道是做梦吗？”摸摸自己的头，头发已剃了，当他自己正反复疑惑时，店铺主人带着闯祸的无赖来问候他。他这才明白了前后经过，于是说：“我受到米客再生的恩情，应当做些报答。”无赖说：“闯祸的是我，米客解脱了我的重罪，我已准备了盛礼来邀君一同答谢。”那人便欣然和他们一同到米行去。米行主人见他们拿了礼物来，知道是谢救命之恩的，急忙阻止说：“不能这样，我知道客人一定不接受答谢的。他们俩现在正在后楼休息，请不要打扰了。”但是大家都说：“难道有受别人恩惠而不报答感谢的吗？客人即便不收谢礼，也要表示一下我们的感激之情，同时我们还想问问这伤今后会不会再复发。”主人不得已，只好领着大家来到后楼下，呼唤二位米客。冯客开开楼窗看见大家来送礼，摇着手说：“千万不能谢，谢的话就是恩将仇报了。”无赖和受伤的那人感动万分，不自觉地跪在了地上。这时听到楼上临河的后窗开开了，好象有人跃入河中的响声。冯客顿足说：“你们逼死陈君了。”随后下楼和大家一起到后河。因为许多船夫都看见一位客人跳了河，因此都纷乱着打捞，但始终无踪迹。冯客对此也不很追究，只是将同伴的货物一起卖出，换了银钱，收拾了行李走了。

## 原文

祝由一科，其术甚神。凡金疮及跌打死者，顷刻能生之。系楚南破头老祖所传。其祖师北宋时人，太祖闻其名召入禁内。时有小臣不合上意而斩非其罪者，祖师为续其首而生。太祖怒，使武士以大斧劈祖师，去其脑而弃之。其徒潜移尸回，以术生之。遁深山穷谷间，从此不履尘世矣。逮今千余年尚存其传。术分两派，一派非重聘不行，一派不受谢礼，见死必救。受业时各发誓愿。如违教者，身亡家灭。故敬谨奉持不失。楚中惟米客习是术，多不受谢者，故其术甚神。

有冯陈二客运米至吾乡，投行主出巢，即寓其家。二人同出剃发，坐肆中。凡发匠吾乡呼曰“待诏”。有小待诏者，龙阳君也。方与一客用小刀取耳，有棍徒以手挖小待诏之臀，出其不意，待诏惊耸失手，刀尘直刺客脑。客倒地面毙，肆人皆惊惶无措。肆主执棍徒缚之，将以鸣官。冯客谓陈客曰：“我等不能见死不救，曷以术生之。”陈客曰：“诺。”肆主闻之欲跪求，冯客急止之曰：“如此，则不能救矣。诚出吾心，由吾所为则验。汝深沽烧酒一觔，白纸一束来，付阵客行法。”陈客曰：“曷披我发。”戟手特诀向死者之耳，啖酒令湿，以一纸糊之。喃喃诵咒画符。又啖酒，又盖纸，如是者数十重，酒完纸尽而止。曰：“辨我发，使多人助我。”拔刀出，则扶死者出门，喝之走。其人狂奔回家。妻子问之不答，僵卧于床。家人莫知其故，环守之，经夜而醒，曰：“我忆昨日为小待诏以刀刺脑，疼极而昏。何今日无恙，其梦耶？”则发已剃矣，正辗转自疑间，肆主偕棍徒来问候。始明其故，曰：“我受米客再生恩，当有以报之。”棍徒曰：“是我之过，客脱我罪。已备盛礼来邀君往谢耳。”其人欣然偕至行家。主人见以礼物来，知谢救生之事者，急阻之曰：“不可，我知客必不受谢。尚高卧后楼，勿扰之。”众皆曰：“岂有受恩不谢哉？客纵不受，亦明我等心耳，且问此后

伤复发否？”主人不得已领入楼下，唤二客。冯客启楼窗见之，摇手曰：“切不可谢，谢则恩将仇报矣。”棍徒与受伤人感极，不觉跪地。闻临河后窗开，似有人跃入河中声。冯客顿足曰：“尔等逼死陈君矣。”随下楼同往后河。因众舟子见客跳河，攘攘打捞无获。冯客亦不甚追究，为脱货易银，携装而去。

《正续客窗闲话》

清·吴炽昌

## 六 壬 神 课

我的家乡有位姓张的人，他是盐商的儿子。小时候体弱多病，所以读书不多。但是，他思维敏捷，理解力也极强，对所读书的重要内容都能领会。成年后，自己感到体质太虚弱，不愿意结婚。有一天，在一位朋友家中，看见书桌上放着一本《大六壬》，兴奋地捧着书向朋友请教。朋友说：“我虽然也懂得它的意思，但理解还很肤浅。”于是，就将书的大概意思告诉他。姓张的把书带回家阅读，不愿放下，又购买其他这类的书来推敲、琢磨。听到有珍藏罕见的秘本，就不惜用高昂的价钱，不怕路途遥远，总要把它搜罗到手。如果有的书人家不愿出售，他就亲自去抄录下来。因此，他珍藏的这种书，把房子都装满了。而且，很多是一般人所未曾见到的。他精心地钻研了十年，忽然大彻大悟，说：“道理离人并不远，但这不是书所能讲全的。”于是，就把书收起来不再看了，也不肯替别人决断事情。有时候，自己预测某种事情，没有不应验的。

有一次，他忽然对哥哥嫂子说：“这房子不能再住了，快到某亲戚家暂时借住，还来得及！”哥哥回答说：“房子是祖辈传下来的，住在这里一百多年了，丰衣足食，全家平安，有什么不好，现在却想住到亲戚家去，不被人非难取笑吗？况且搬家也不容易，你不要多说了。”三番两次地恳求，哥哥嫂子坚决不答应。姓张的无可奈何，就去哀求他的母亲说：“如果十天之内再不搬家，那我就是极不孝顺的儿子了，一定要被上天谴责而遭受祸殃啊。”他母亲从来就非常疼爱他，又看到他恐慌的样子完全是出于真心诚意，就告诫大儿子迁居。他的哥哥在母亲的逼迫下，去亲戚家借房子。亲

戚果然取笑他。不过，他们家房子宽敞，人口又少，乐意亲戚们住在一起聊述增进感情的话，便同意了。姓张的迫切催促快搬家，弄得全家上下都有怨言，他却好象没有听见一样。催逼得更加紧急，直到第九天，他的母亲还在旧屋里督促整理东西，他突然背起母亲往外跑，一再念叨不要惊吓了老母亲。刚刚到了亲戚家，气喘吁吁还未定下心来，就有人报信说左边邻居家起火，火势蔓延到张家，顷刻间，房屋都化为灰烬了。而张家的用具财物都完好无损。事后，连家里抱怨的人也感激他。母亲和哥哥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先说明白？”姓张的说：“造化的奥秘不能够预先泄露。可是，这和先说出来有什么不同呢？”

有一天，姓张的到他的表兄王生家道贺。王生说：“没有喜事可以祝贺。”姓张的说：“老兄的大儿子在这次科举中中了孝廉，不是大喜事吗？”王生说：“表弟你说的话料想不会有错。既然祝贺，务必得在这儿用餐。家中仓促来不及准备，请到街上饭店里吃行吗？”姓张的说可以。就在一同去饭店的路上，又碰见了一位朋友，王生邀请那位朋友也一起去。进到饭店里，他们喝完酒后，店家便送上面条来。姓张的说：“两碗足够了。何必送来三碗呢？”王生说：“三个人吃，怎么能只要两碗？”姓张的说：“有一个人来不及吃了。”两位一面举起筷子，一面微笑着说：“今天你也有说错的时候吧？”话音刚落，朋友家里的人来禀报，他的母亲疾病发作，很危险，请他赶快回家。看着朋友放下筷子走了，王生说：“表弟莫非是神仙吗！我们赶紧吃完饭后，去朋友家探望他母亲吧。”姓张的说：“没有关系，他母亲发的是痧病，一会儿就好了。”吃完，还剩下一碗面，两人都吃饱了，不能再吃。姓张的说：“卖掉就行了。”王生说：“什么人肯买剩下的面？”姓张的借笔写一条子说：“为了官事要见官，姓虎字头的人吃这碗面。”王生便嘱咐饭店的主人说：“替我卖掉这碗面。”店主笑着答应了。

果然，有一个人，满头大汗淋漓，进店坐下后就迫不及待地要

吃凉面条，店主便拿起刚才的剩面条给他吃，这正好合适。王生慢慢地问这人，说：“您贵姓？为什么这样匆匆忙忙？”他回答说：“我姓虞。因为官事所迫急着要去见官，所以需要吃凉面条。”很快吃完就走了。

事后，两人一起去那位朋友家。朋友出门迎接。问起他母亲的病，果然是发痧病，昏迷后又苏醒过来了。家里人都外出请大夫去了，尽管他两人很渴，也没有人烧水泡茶。姓张的说：“厨房里有两个大柿子，吃掉也足够解渴。”朋友就去厨房寻找，果然找到了柿子，分给他俩吃了才离去。

这一年，王生的儿子参加大比回家，王生和姓张的去路上迎接。姓张的说：“侄儿这次当真能考上，我有一件东西送给您。”说完，拿出一个匣子，外面还封记得很牢固。说：“拿回家挂起来，发榜之后再打开看，不能提前打开，否则，我和您很快都会遭祸的。”王生恭敬小心地把它带回家，发榜后拆开匣子来看，里面存放着一张完整的榜文，把报捷的人拿来的榜文与它相比，没有一点差错。

没有过多长时间，姓张的病得一天比一天厉害，表兄卢先生来看望他。表兄虽然是做买卖的人，可是为人朴实诚恳，待人也正直。表兄对他说：“可惜你天性聪明，不学习正当的职业，把精力都用在没有益处的地方，耗费心血，得了这样的重病，也后悔了吧？”姓张的笑着说：“寿命的长短，是老天安排好了的，知道命运固然死，不知道也死。糊里糊涂的过，怎么比得上清清楚楚呢？”卢先生说：“别人传说你能预知还没有发生的事，这也许是真的，难道你能详细知道我现在内心想的什么吗？”姓张的说：“让我来替你判断一下，你稍避开一会儿。”于是，提起笔来运算，接着便写成一张单子，用匣子封牢固，然后对卢先生说：“您带回家，晚上打开。”卢先生依照他的话，回到街上继续做买卖。晚上结完帐，打开姓张的送给他的匣子，发现里面是他这天出入总帐的单子，

帐目一点儿差错也没有。卢先生心服了。又来对姓张的说：“你能有这样高的本领，难道不是神仙吗？为什么神仙也会得病呢？这我可不明白。”姓张的说：“当神仙还不行，只是六种通力已经得到了两种，可惜懂得这些太晚了，而且，自己又固守着那点功能，不能向更高的功力发展，以便将自身的精气炼成丹，这是天意吗！如果还能让我多活几年，就能得道成仙了。无可奈何，我的生命将结束于某月某日。从此永别了，多么悲痛啊！”两人面对面痛哭。到了他说的那一天，姓张的果然死了。

## 原文

吾乡张君，醴商子也。幼多病，故不甚读书，然敏甚，具慧解，书旨皆能领悟。及冠，自觉气禀甚弱，不愿婚娶。一日，在朋友案头见《大六壬》书，悦之求教。友曰：“我虽知此，不甚精。”遂以大略指示之。张携归学习，不忍释手，复购求他本以为揣摩。闻有秘本，不惜重价，不畏远道，务罗而致之。不售者，亲往手录。是以其书盈室，多人所不经见者。研精十载，忽大悟曰：“道不远人，非书所能该。”遂束书不观，亦不肯为人决事。有时自露其机，则无不中。

忽谓兄嫂曰：“此宅住不得矣，速往某亲戚家借寓，犹可及也。”兄曰：“宅乃祖遗，居此百余年，丰衣足食，人口平安，有何不美，而欲依亲戚家，不为人非笑耶？且迁宅不易，汝勿多言。”再三慰之，兄嫂执不可，张乃哀求其母曰：“十日不迁，儿为大不孝子。必见责于天而受祸也。”其母夙爱怜之，见惶迫之状出于至诚，谕长子迁居。迫于母命，往见其戚假宅。戚果非笑之。然其家宅广人稀，乐亲戚之情话，允之。张君迫促速移，上下皆有怨言，若不闻也。督催益急，至九日，母尚在旧宅督理，张突负而趋，言勿惊老母者再。甫至戚家，喘息未定，人报左邻火发，延及张宅，顷刻荡然。而张氏之器用财贿无伤也。然后怨者德之。母



与兄曰：“何不先言？”张曰：“天机不可预泄，然与先言何异耶？”

一日，至其表兄王生家道贺。王曰：“无喜可贺。”张曰：“老兄长郎今科举孝廉，非大喜耶？”王曰：“弟言谅无谬。既来道贺，必得饮食，家中猝不及备，请往市肆可乎？”张曰可。同往至市，途遇一友，王邀偕往。入肆，饮毕送面来。张曰：“两碗足矣。何必三？”王曰：“三人也，岂可两？”张曰：“一人不得食也。”皆举箸笑曰：“今亦有错谬时乎？”言次，友家人来报，其母疾作几危，请速归。视友乃投箸而去。王曰：“弟毋乃仙乎？我等饭后速往友家探之。”张曰：“无伤，其母痧发，刻已愈矣。”食毕，余一碗，皆饱不能食。张曰：“卖之可也。”王曰：“何人肯买剩面？”张假笔书条曰：“为官事见官面，虎头人食此面。”王乃嘱肆主曰：“为我卖此面。”肆主笑诺之。果有一人头汗淋漓入座，急索凉面，肆主即以剩面与之，甚得。王徐问曰：“君高姓，何如此急急也？”其人曰：“我虞姓，为役所迫往见官，故需凉面。”速食而去。于是二人偕往友家。友出迎，问其母果发痧，缘而复苏。家人皆外出请医，二人渴甚，无人烹茶，张曰：“厨有大柿二，亦足解渴。”友寻而果得，分食二人而去。是年，王生子应大比归，往候。张君曰：“侄今果中式矣。我有一物遣君。”出匣，封志其固，曰：“捧归悬之，榜发后启视。不可预发，致我与君皆速祸也。”王敬谨携归，榜发拆视，内贮金榜一纸，报捷者来出录，比对无一误者。

未几，张君疾作日甚，表兄卢翁虽市井中人，而朴诚方正，来视疾曰：“惜弟天生才智，不习正业，用心于无益之地，耗损心血成此危症，亦自悔乎？”张笑向：“命之修短，天也。知数固死，不知亦死。与其昏昏，不如昭昭耶？”卢曰：“人虽传弟知未来事，是或可信，岂能洞见肺腑？”张曰：“弟请为兄决之，兄稍回避。”乃执笔操算，作单以匣封固，谓卢曰：“兄携回，晚开之。”卢如其言，归肆贸易，夜核帐后开封，则是日出入总帐一纸，厘毫不误，卢乃服。来谓张曰：“弟能如是，岂非仙乎？何以仙亦有疾，是所

不解。”张曰：“仙则不能，惟六通已得其二，惜知之晚，而又自执其能，不得精进，以结内丹，天乎！假我数年，即成道矣。无如数尽于某月日。从此长别，不亦痛哉。”相向而泣，至日果卒。

《正续客窗夜话》

清·吴炽昌

## 神 尼

女仆梁氏是，江右人。丈夫早已去世，仅仅留下一个儿子。由于没有生活来源，只好将儿子送进庙里当了和尚。自己就到大户人家去当佣人。这地方的风俗习惯，凡属附近庙里的和尚尼姑，有钱的人家每天要供给他们饭食，每月要施予他们大米。梁氏那家主人让她给庙里布施，她量粮食时，升斗总是满满的，所以和尚尼姑都非常感激她。梁氏到了六十多岁，双目失明，主人家给了点钱，便把她辞退了。从此，没有安身之所，心里非常忧愁。

观音堂有个老尼姑，平时受梁氏丰厚的施舍，经常怀念她，见她眼下已是被赶出门的老人，非常同情，就把她收进庙里养起来，并替她剪掉头发，两人相互照顾着过日子。

没有多久，老尼姑死了。她的徒弟主管庙里的事，嫌瞎尼姑坐着白吃饭，便把她赶出了庙门。梁氏又没有归宿了，在路上悲哀哭泣，乡亲们看到了都很同情她。当时正赶上大五圣堂被泼皮乞丐霸占着，他们肆无忌惮地偷东西，扰乱这里的老百姓，各家各户都不得安宁。

乡亲们与地方上的绅士商量，让这个瞎眼尼姑住到大五圣堂去，并借这个理由将乞丐们撵走了。这地方的人，每天供给她食物。瞎眼老尼姑这才安定地住下来。整晚念佛，足不出户，修炼了十年，忽然双眼能看见东西了，心胸也大彻大悟。头一次重访原来的主人家，给他们讲了自己的前后经过，主人家看到她瞎后又见到了光明，都感到奇怪并称颂。不仅是附近的施主和平日亲近的人愿意见她，就是远近听到这件事的其他人，也没有不想亲自看看这个老尼姑的。她替人预测祸福之事，无不应验。因此，五

圣堂里香火旺盛，从受诰封的妇人到小户人家的子女都尊称她为“神师”。施舍的东西没有个数。于是，就在这一个庙的地面上建造起了一座菩萨庙，宏伟壮丽，十分气派。连当地的士大夫也来瞻仰请教，但老尼姑只劝说他们念佛。

他的做和尚的儿子也来皈依母亲，替她做饭和洗涮用具，侍奉殷勤周到。

又过了十多年，老尼姑八十多岁了，忽然对儿子说：“我将要离开人间了，在这个地方生活了二十年，打搅了周围的很多施主，必须要表示感谢。约定某月某日，召集他们到菩萨庙前来告别。”儿子答应了，就到各处去张贴告示。

到了那天，前来观看这位神尼火化升天的人，男女不计其数。神尼换上新衣帽，向神、佛、天、地、四方进行参拜，她举手向众人道谢时，人们好象见她在说什么，那时人声嘈杂，听不清楚。神尼就来到菩萨图阁前，拿蒲团当坐垫在台阶上坐定，让她儿子取来笔砚，把大幅硬黄纸铺在她面前，挥毫大写偈子十八首，叫人贴在墙上，让大家看。她居然写得笔画清楚，语句通畅，而且符合韵律。人们都知道她以前不认识字，现在却能写出这么好的文字，参拜的人连连磕头，额角碰地的响声象山崩一样。神尼就拿着香，高声念了千遍佛名，待香火烧到手时，身体内外大火熊熊，一会儿她就“坐化”了，满地都有一股香气。

众人哭泣跪拜，帮助她儿子收聚她的遗骨，替她修了一座塔，士大夫还作了铭文记载此事。塔与铭文至今还保留着。

## 原文

仆妇梁氏，江右人。夫早故，仅遗一子，衣食无资，送庙为僧。而身为巨室佣。是邦风俗，凡附近僧尼庙宇者，日给以饭，月施之米。梁氏之在其主家也，命与布施，引斗恒满，故僧尼皆德之。梁氏年逾六旬，双目瞽，主家资而遣之，怅怅无依。有观

音堂之老尼者，素受其满施，频念之。今既见为逐妇，怜而收养，为之祝发，相依度日。未几老尼卒，其徒主持庙事，嫌瞽尼坐食，驱令他适。又无所依皈，哀泣于途，父老见而怜之。时值有大五圣堂者，为恶丐所据，肆为小窃，扰居民，比户不得安。父老与绅士谋，俾瞽尼居是，藉以逐丐。是方之人，日施之食，尼于是始得安居。听夕诵佛号，足迹不出外者十年，双目忽明，心胸了悟。始一游故主家，为陈因果，主家见其盲而复明，咸称异之，不独邻里亲串愿见，即遐迹闻之，莫不欲识其面者。乃与人言祸福，无不立应。于是五圣堂香火大盛，自命妇以及小家子女金尊之曰“神师”，施舍无算。即其庙地创建大士阁，魏焕宏丽，士大夫亦来瞻仰问道，而尼但以诵佛为说。其子僧亦皈依其母，为之执器，殷勤奉侍。又十余年，寿八旬外，忽谓其子曰：“吾将西归，在此二十年，搅扰众居士，须有以鸣谢。期某月日，齐集阁前拜别也。”子诺，传布揭帖。至日来观神尼化升者，男妇不计其数。尼易新衣冠，参拜神佛天地四方，举手谢时，人似有所言，其时人声嘈杂，不能听辨。尼乃至阁前，以蒲团当陞跌坐，命其子进笔砚，以大幅硬黄纸布其前，运笔大书偈子一十八首，命粘于墙，以示大众。居然字画分明，多成句读，且协古韵。人皆知其向不识字，今作是举动，拜者崩角。尼乃执香朗宣佛号千声，香火及手，内外烈焰大作，顷刻坐化，异香匝地。大众泣拜，助其子聚骨而为之塔，士夫大铭之，至今存也。

### 《正续客窗闲话》

清·吴炽昌

## 角 技

泰兴县李东怀，因拳术高超而远近闻名。有一个和尚来拜访他，要求同他比武。李东怀害怕打不过他，就对他说假话：“李东怀是我的老师，今天不巧，他出去了。”和尚拿出一张名片，说：“请用这个代我向他致意。”说着便用一只手去掀厅堂的柱子，柱子被拔起来，离开柱石好几寸，和尚把名片放在里面，对李东怀说：“名片放在这里就不会遗失了。”说完，和尚告辞走了。

和尚住在庆云寺。李东怀打听到他不在家的时候，前去回拜。他拿出名片对庙里的和尚说：“请替我谢谢你的老师。”他怕名片丢失，就在名片后面吐上唾沫，耸身一跳，直上屋顶，把名片粘在大殿的正梁上，一点儿都不歪斜。殿堂很高，屋梁离地大约有二十丈。和尚回来看到这个情况，就打消了和他比武的念头，径自走了。

原来李东怀是害怕和尚的骁勇，和尚则害怕李东怀的矫捷。

### 原文

泰兴李东怀，以拳勇闻。有僧来访，请与角技。东怀惧不敌，伪曰：“李东怀吾师也，今适他出。”僧出名纸曰：“以此致意。”乃以一手掀其厅事之柱，去础数寸，纳名纸其中，曰：“置此应无遗失。”即辞去。

僧所寓在庆云寺。东怀瞰其亡而往答之，出名纸语寺僧曰：“为我多谢阿师。”然恐遗失，乃唾纸背，踈身直上，以名纸粘著殿之正梁，略不吊叙。殿屋高大，梁去地几二十丈，僧归见之，不与角而去。

盖一没其骁勇，一畏其矫捷也。

《右台仙馆笔记》

清·俞樾

## 壁 飞

陈子愚，字广文，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个强盗夜晚进入一个很富的人家，上了楼，看见一名少女，年龄大约十六、七岁，正在灯下读书。一名小丫头，低着头在旁边睡着了。强盗认为他们好欺负，掏布袋，翻箱子，为所欲为。要走时，他看那女孩对自己装做没有看见，他很奇怪，就开玩笑似地拍了拍她的肩膀。女孩子大怒，站起来说：“休要无礼！你以为我的刀不快吗？你敢进我的房间，偷我的箱子，一定有超人的绝技，你给我表演表演，或者可以饶你不死。不然的话，你的血将要溅我的刀了！”强盗听了，大惊失色，忙说：“请看我的武艺。”他走到墙边，撩起衣襟往上走，墙上仿佛有台阶。走到屋檐上，他又倒退着走了下来。女孩笑道：“你的武艺就只这么点儿吗？”说着，抓起强盗的脚，把他扔到东南角上去，强盗的一条腿立刻断了。那女孩抬起小脚，踏着墙壁往上走，到了屋檐上，又轻巧地翻过身，后背贴着墙，慢慢地走下来。她对强盗说：“比你怎么样？”强盗跪在地上叩头，请求饶命。女孩子说：“我不杀你。”接着又把他倒提起来，扔到墙外去了。

### 原文

陈子愚广文言：有盗夜入巨室，登其楼，见一幼女，可十六七岁，于灯下观书。有小婢垂头而睡。盗易之，探囊发匱，恣所取。将去，顾女若无睹者，异之，戏拍其肩。女大怒而起，曰：“安得无礼！谓吾刃不利乎？尔入吾室，舐吾簠，必有绝人之技，试献所长，或可免尔死，不然，血吾刃矣！”盗闻大骇，乃曰：“请观



吾技。”即向壁间掇衣而上，若有阶级者，及屋簷始却行而下。女笑曰：“技止此耳！”提其足掷窰间，则一足折矣！女举纤趾，踏壁直上，及簷则翩然翻身，以背负壁，徐徐走下。谓盗曰：“视尔何如？”盗叩头乞命。女曰：“吾不杀汝。”又提而掷之墙外。

### 《右台仙館筆記》

清·龔 璣

## 铁 算 盘

江西有个姓李的人，因做生意往来于苏州、杭州之间，也是个老跑江湖的人了。有一次，他从杭州回来，遇到一名少年要求搭船。船上的乘客们都表示拒绝，只有这个姓李的人见他衣服破破烂烂，在江岸走来走去，十分可怜，就向同船的人们说：“单身客人没有地方可以去，非常令人同情，我们为什么要吝惜这一席之地呢？”于是就招呼他上了船。

船到常山，大家快要下船走旱路了，少年对客人们说：“萍水相逢，素不相识，幸亏各位照顾，让我搭船同行。现在就要分手了，我很想稍微表示一下心意，请各位饱餐一顿，希望各位说说自己喜欢吃什么。”客人们说：“昨天船路过某地，看见街市上的馒头很好，现在想起来还垂涎三尺。既然你有意招待，有那馒头就可以了，别的不敢要求。”那时，距离卖馒头的地方已经很远了，客人们只是以此刁难少年。而且，大家也知道少年很穷，肯定没有钱买馒头。少年说一声“行”，就回到床铺上蒙头大睡。客人们叫他，他说：“别来打扰我的好梦。”客人们说：“我们饿了，馒头在哪里？”少年说：“各位为什么要着急成这个样子？我才刚开始发面准备馅儿呢！”他照旧呼呼大睡。过了一段时间，一缕缕的热气透过被子散发出来，客人们很奇怪。有人说：“这是瞌睡汉呼出来的气。”一会儿，少年起来说：“馒头出笼啦！”掀开被子一看，满铺全都是馒头。客人们饱餐一顿，人人吃得肚子鼓鼓的。大家觉得奇怪，问他用的什么法术，少年却笑而不答。

吃完馒头，大家登岸走旱路，各自分了手，少年只约姓李的一个人在三里路以外的地方与他相会。姓李的到了那里，少年早

就到了，拿出几张纸来送给姓李的。一看，原来是各牙行商人的票据。从玉山到姓李的人的家乡，一路上的船、车，少年都已经替他雇好了。姓李的人很惊讶，就问这是怎么回事，少年回答说：“实不相瞒，我就是江湖上所说的铁算盘。用不着去掏口袋、開箱子，我自有办法盗取别人的钱财。船上客人的财物，我已经分来一半了。因为你是个厚道人，所以丝毫没有拿你的，而且还代你雇好了船、车，以报答你对我的深情厚意。”姓李的人大吃一惊，同时也万分感激，一再向少年道谢。少年说：“雇船雇车花的钱，都是从客人们身上取来的，有什么好谢的呢？”姓李的说：“相距几百里路，你怎么能立刻办好这些事？”少年说：“我们这种人，就是千里以外的东西也能马上弄到手，几百里简直就是近在咫尺。”又说：“江湖上象我这样的人不少，你以后应该在行李袋中放上一点五谷或者官府印花，那就不会被术士暗算了。”说完，向姓李的人告别而去。

姓李的人拿着票据到各牙行去对，完全合得上，一路上船、车都如数供给。

## 原文

江西李某，以贸易往来苏杭，亦老于江湖者也。尝自杭州归，途遇少年求载。同舟者咸拒之，李见其衣服褴褛，踟躅江岸，心怜之，语同舟者曰：“孤客无归，大可怜悯，何惜此一席之地乎？”乃招之登舟。

及至常山，将舍舟而陆，少年顾诸客曰：“萍水相逢，幸附船骥，今行将分手，颇思稍尽微意，供诸君一饱，愿闻所嗜。”诸客曰：“昨过某处，见市中馒头颇佳，今思之食指犹动，既承雅意，得此足矣，他不敢请。”时距其地已远，诸客姑以此难之，且知其贫，必不能办也。少年曰：“可。”乃还至其所卧处，蒙被而卧。众呼之，曰：“毋扰清梦。”众曰：“吾曹饥矣，馒头安在？”曰：“诸君何

汲汲若是？顷方起，腹中馁耳。”卧如故。久之，觉热气缕缕自其被中出，众异焉。或曰：“此渴睡汉鼻息耳。”俄少年起曰：“馒头出笼矣！”发其衾，累累者皆是也。众客饱啖，咸果其腹。异而叩其术，笑不言。

食已登陆，独约李会于三里外。李至，少年已先在，出数纸为赠。视之，自玉山起，至李之乡里止，一路舟车，悉为代雇，此则各牙郎之票据也。李怪问之。少年曰：“不敢相欺，某乃江湖所谓铁算盘者也。不必探囊肱筐，而能以术取人财。舟中诸客所贲，已各分其半矣！以君长者，故丝毫未取，且为君代雇舟车，以报厚意。”李大惊，又甚感之，再三致谢。少年曰：“舟车之费皆取之诸客，何谢焉？”李曰：“相距且数百里，何能咄嗟而办？”少年曰：“我辈于千里外物，不难立致，光数百里内，直咫尺耳。”又谓李曰：“江湖间如我辈者不少，君此后囊中宜置五谷少许或官府印花，方不为术士所算也。”遂别李而去。

李持票据示牙行，无不合契，沿途舟车悉应付如数。

《右台仙馆笔记》

清·俞樾

## 僧 医

甲某，本来是一个小康人家，因为多次同别人打官司，消耗了很多家财，心头郁闷，病得快死了。有个乞丐到他家，自称能给他治病。家里人请他进屋，那时甲已三天不吃饭了，气息奄奄，但肚子里仍然咻咻地动。乞丐说：“肚子里有东西，这不是我能治的，必须请我师傅来。”他约好二十天以后请师傅来。家里人说：“病人危在旦夕，怎么能等二十天呢？”乞丐拿出药交给他们，说：“服上这药，就可以等二十天了。”病人服药以后，果然沉沉睡去，不吃不喝，竟也不死。

过了二十天，来了一名僧医，自称是乞丐推荐的。他进屋看了看病人，就从钵子里拿出一粒丸药，用铁丝拴着，放进病人的喉咙中。他一面不断地牵引铁丝，一面用手摩弄病人的肚子。过了很长时间，病人的口微微地张开了，僧医更快地摩弄肚子，一面仍牵引那铁丝。突然，他猛地拉出铁丝，有个东西随着药从病人口中带出来。僧医立即把它扔在地上，原来是一条小蛇。僧医用一些药撒在小蛇的身上，蛇化成了水，病人感到好多了。

有人问僧医，小蛇是怎么来的，僧医回答说：“是怨毒之气郁结而成。我不仅治病，而且要设法消除他的怨气，叫他不和打官司的人来往，以免再被怨毒纠缠。”甲某家中的人要重重地感谢这位僧医，僧医不肯接受，径自离去了。

### 原 文

某甲，家小康，而数遭论事耗其财，郁结成疾，殆将不起。有丐踵门，自言能医。延之入视，已不食三日矣，气垂欲绝，而

腹中尚咻咻动。丐曰：“是中有物，非吾所能治，当请吾师来。”以二十日为期。其家人曰：“旦夕不能保，可再旬乎？”丐出药授之曰：“服此可待矣。”服之，果如熟寐者然，虽不食，竟不死。

越二十日，一僧来，曰丐所荐也。入视病者，于钵中出一丸药，用铁丝系之，纳病者喉间，频牵曳之，复以手摩其腹。良久，病者口吻微动，僧摩腹益亟，仍牵曳其铁丝。忽突然掣出，即有一物随药而出。遽投诸地，乃一小蛇也。僧以药少许糝之，蛇化为水，病良已。

人问蛇何自生，僧曰：“怨毒之气所结也。老僧不惟治病，且消其怨气，毋命与所讼者往来，再生冤孽纠缠也。”其家厚酬之，不受而去。

#### 《右台仙馆笔记》

清·俞樾

## 奇 女

河南中牟县民间，曾经出了一个奇女子。此女生下来两只眼睛就与众不同，她的瞳仁旁有白色的斑痕，并且有一条线围绕着，从小就能看见鬼神。她刚会说话，就告诉周围人天上有某某神经过、某某仙经过。人们虽然不相信，但这些神仙的名字不是一个小女孩所能知道的，因此大家都感到奇怪。女孩长到五、六岁，就能给人治病。时间长了，名声大振，请她看病的人每日络绎不绝。她给人治病的方法很独特，既不切脉，也不开处方，只随手拿点草木果实让病人服用。有时也叫人到市场上买点药，都是些很平常的药，而且价值不过一二十钱，但病人服用后，都恢复了健康。她治病的事哄动一时，人们认为她是个神医。但她从不收取报酬，有人拿食物送给她的父母，如果数量少就要，数量多了还不要。女孩自称她的寿命到不了十八岁，果然不满十八岁没生病就死去了。这位不同寻常的女孩大约生活在道光初年，可惜讲述者忘记了她的姓名。

### 原 文

河南中牟县民间，一女子生而两目与人异，其瞳子旁有白痕，一线围之，自幼能见鬼神。甫能言，即言空中某神人过，某仙人过，人虽不之信，然以某神某仙之名非童稚所能知，亦颇异之也。五六岁时即能为人医病，久之，其名大盛，延请之者无虚日。其治病也，不切脉处方，随意以一草一果食之，或使人入市买药物少许，所买药皆人所常用之品，且所值不过一二十钱，而病人服之无不愈者，一时哄然，以为神医。然不受谢，或以食物遗其父

母，少则受之，多亦不受也。自言不能过十八岁，如期果无疾而卒。其人盖在道光初年，惜谈者失其姓氏也。

《右台仙馆笔记》卷六

清·俞樾



## 怪僧移物

在云南姚州龙华山上，有一座活佛寺。它是唐朝初年建立起来的。这座寺庙里的和尚经常有几百人。忽然有一位游历的和尚，从大理府鸡足山来到这里。穿着破衣烂鞋，脸面枯槁焦黑，说话也前言不搭后语，好象患精神病。主持寺院的和尚暂时收留他做饭。在这里住了几年，忽然，在这一年除夕，他向主持寺院的和尚提出请求回去，并要求派一人给他挑衣服行李。主持寺院的和尚说：“别人正在欢度除夕，谁肯跟你去？鸡足山距离这儿几百里，也不是一个晚上就能赶到，你暂且等到明天吧。”可是，这位和尚不停地苦苦请求。主持寺院的和尚指着弥勒殿所塑的天王像开玩笑说：“四大天王都闲坐着，没有事情，现在他们跟你去怎么样？”那和尚说：“好吧。”等到元旦早晨起来，发现四大天王像竟丢失了一尊，那位和尚也不知去向了，大家都很奇怪。第二天，听人们传说，在活佛寺十里外的普关山上有一尊天王像，跑去一看，果然是寺里丢失的。于是就地建立了寺庙，到现在还保存着。上述情况，是马星五观察所说的。观察是云南人，所说的当然不是假话。可是，我依照《夷坚志》载：饶州妙果寺有个疯和尚，有一天，他要去周游，请长老寻找一个人替他挑担子。长老说：“门前有两尊金刚，你带一个去吧。”那和尚答应了。把担子放在金刚肩上，金刚挑起担子就随着他走了。寺里的其他和尚都呼喊着急赶着，疯和尚取过担子，自己挑上，腾云而走，金刚便僵硬地站在田野中，人们在此建立起寺庙，名叫金刚寺。这与上面的那件事非常类似。莫非古代和现代的事真有相同的吗？还是僧徒附会古代的事情用来神化自己的业迹呢？

## 原文

云南姚州龙华山，有活佛寺，创自唐初，寺僧常数百人。忽有一行脚僧，自大理府鸡足山来，衣敝履穿，面目黧黯，言语不伦，若有狂易之疾。主僧姑留以执爨。居数岁，忽于岁除之夕，向主僧求归，且乞一力担荷衣装。主僧曰：“人方度岁，孰肯从行？鸡足去此数百里，亦非一夕能达，姑俟明日。”而此僧苦请不已。主僧戏指弥勒殿所塑天王像曰：“四天王皆闲坐无事，今从汝去如何？”僧曰：“唯唯。”及元旦晨起，则四天王像竟失其一，此僧亦不知所往，咸共惊怪。翌日闻人传说，距寺十里外，普关山上有一天王像，走视之，果所失也。乃就地立庙。至今存焉。此亦马星五观察所说。观察即云南人，所说当不妄。然余按：《夷坚志》载：饶州妙果寺有风和尚，一日面长老觅担夫去云游，长老曰：“门前有二金刚，汝持一个去。”僧诺之，以担挂金刚肩，金刚即随走。寺僧呼噪追之，风僧取担自负，乘云去，金刚僵立田野中，人起殿盖之，名金刚寺。与此事绝类，岂古今事果有相同者乎？抑缙流附会古事以自神其迹也？

《右台仙馆笔记》卷十五

清·俞樾

## 石 氏 妻

山东平阴县的石绍孔，受雇给别人做奴仆。他娶了一位妻子，十七岁，很漂亮。结婚后，妻子总是不吃饭，甚至连水都不喝。最初，家里人以为是新媳妇害羞，接着又以为是新媳妇有病。过了一段时间，她还是什么也不吃，而且整年都是这样，而脸色却更加红润，肌肤更加丰满。又一年，生了一个儿子。她整年操持家务，不停地纺线织布，不知休息。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与别人没有什么不同的，只是夜里睡觉时，浑身都冷，只有胸前有一点儿微热。早晨起床，必须打她鼻尖才能醒，否则整天死睡。每次问她，她总是说：“我在别处另有家，那里丰衣足食，现在在这里是梦中罢了。什么时候见过梦中人吃饭的呢？”这件事是可亭、居亭、田公三个人告诉我的。石绍孔，是田公的老仆人。

### 原 文

平阴石绍孔，佣奴也。娶妻，年十七，颇美。成婚后，辄不食，甚至水不下咽。其初，家人以为新妇羞，继则以为新妇病。积有日，总绝粒。且经岁如是，而颜色肌肤更丰腴。又一年生一子，终岁操井臼，勤纺织，弗辍。适今年五十余，了不异人。惟夜寝则浑身悉冷，惟胸前一点微热。晨必扑其鼻端乃醒，否则竟日长眠。每询之，则云：“彼处另有家，丰衣食，今此梦中耳。几见梦中人必饮食哉？”可亭、居亭、田公言之。石佣，田公老仆也。

《小豆棚》

清·曾七如

## 曾 广

曾广，是山东济宁人。幼年时便死了父亲，家境贫寒，懒于读书，也不从事生产，空虚无聊，整天无所事事。有人批评他，他就一笑了之。二十岁时，他与一个穷人家的姑娘结了婚，姑娘的相貌非常丑陋，而曾广看着却很喜欢。

曾广常常到破庙旷野中去游玩，隔好几天也不回来。有一天，他遇到一位头戴黄帽的白胡子道人，道人的头高昂着，肩很宽，身高还不到三尺。背上背着有十几个葫芦，联贯成串往前走。走到路旁的一棵大树下，他就停下来枕着葫芦睡了。一会儿，鼾声便象雷鸣一样。曾广偷偷地走近他，揭开葫芦盖子往外倒，里面什么也没有。于是就把一只眼睛对准葫芦口往里瞅，立即感到有一股冷气从眼眶中直透心膈，眼泪不停地从眼睛里流出来。这时道人被惊醒了，说：“你把我一葫芦的蓝天放走了！怎么办？”曾广揉着眼睛，只是对着他傻笑。道人说：“幸亏你是个很诚实的人，这也是你的缘分呀，否则，一定挖掉你的眼睛。千万不许胡作非为。”于是站起来，依旧背着葫芦走了。从此以后，曾广的一只眼睛象闪电一样，看地底下的东西就如同玻璃，全都能透彻地看到，没有任何障碍。

以后他便常常闭着这只眼睛，不轻易睁开。别人问他，他说：“恐怕我一睁开，就会见到他们的肝肺了。”恰巧这时城东门有挖井的人，挖了很深还没找到泉眼，曾广对他们说：“再挖一尺就能有水了。”按照他的话又挖了一尺深，果然泉水涌出来。据说这口井现在就叫曾广井。

曾广曾经进过深山，他在一块高大的岩石下面见到一个石

匣，打开一看，里面有丹书几卷。他就拿来学习，于是便明白了呼吸吐纳和提炼铅丹的方法。他还用唾沫在脚上做药丸随便让人服用。最初别人都不肯，以后才渐渐相信他。他妻子的脚大得足有一尺长，有一次她偶然经过卖碗的店铺，店铺的人故意往道上泼水，让她步履艰难地通过。过了很久，她才走过去。店铺的人大笑，笑她如船的大脚却象杯子渡过去。妻子回家后，羞愧地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曾广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于是就找来一只大兔子，让他妻子把兔子藏在袖子里。第二天再到那个地方去，然后把狗和兔子追赶进店铺，砸毁了他们的许多碗。狗和兔子在里面乱窜，没有人能禁止。店铺的人知道这是曾广干的，于是请求他，他才停下来。回头再看那些碗，全都完好无损了。

我的堂祖父时庵公还见过这个人，但是认为他是妖异蛊惑而不愿意与他序齿。州志上也记载着他的宗族的来源，上面增加有曾广还活着就离开了的记载，还说是据此取的号，实际不是的。曾广在康熙戊子到己丑年间还在人世。

## 原文

曾广，济宁人。幼孤贫，懒读书，不务生产，空空然终日若无事者。人或忤之，则答之以笑。年二十，婚贫家女，貌甚寝而曾视之喜。

每游败寺旷野，逾日不返。一日，遇一黄冠道人，白须如银，头高耸而肩盍若。且长不满三尺，负葫芦十数个，累累而行。休道旁大树下，枕葫芦睡，顷鼾息雷鸣。曾潜近，揭其塞，倾之无物。乃以目睹口覩，觉冷气自眶中透心膈，泪滑滑出。道人惊醒，曰：“汝放我一葫芦空青走矣！奈何？”曾对之拭目而憨笑。道人曰：“幸汝至诚人，亦绝缘也，否当扶汝睛。慎勿妄为。”遂起，依旧负葫芦去。曾由是一目如电，视地下如玻璃，皆洞彻无翳。

后每闭此目，不轻开视，人问之，曾曰：“恐一顾盼，则见其

肺肝矣。”会东门有掘井者，深不及泉，曾谓曰：“再掘一尺即得。”如其言，泉涌。今呼为曾广井云。

曾尝入深山，见危岩下有石函，启视，中有丹书数卷。习之，遂悟吐纳铅汞术。曾以口涎丸足间漫令人服，人初不肯，后渐信之。其妻莲船盈尺，偶过碗肆，肆人泼水于道，故令其妻蹇涩以过。良久乃去，肆人大笑，以其如船而杯渡也。妻惭归告，曾以为大辱，觅一大兔，令翌日袖之复往其处，挥犬逐兔入肆，大毁其碗，不可禁。知曾之为也，求而收之。回视其碗，皆无碎损。

此人先从祖时庵公犹见之，以其邪惑不与之序。宗族州志载其本，增广生弃去，因以为号，非是。曾于康熙戊子己丑间尚在也。

#### 《小豆棚》

清·曾七如

## 梁贤、植之德

广西容县西南角的望仙坊，有两位男子，一位叫梁贤，一位叫植之德。梁贤二十三岁，植之德比他大一岁。

宋孝宗隆兴甲申年四月十四日，两个人一起游都峽洞天。他们登上半山腰，攀着藤萝而上，直到山顶。山顶上有三间佛寺，里面没有和尚尼姑，只有佛像、钟和木鱼而已。山里有一条山泉，泉水清冽。当时正当桃、李、梅子成熟时，桃树上的果实刚刚成熟。他们看到有一只桃子，好象有人吃掉一半的样子，就摘下来把它吃了，它的味道很不一般。一会儿，两人的肚子就饱了，顿时觉得全身清爽，一下子减了很多凡人的俗气。从此以后，他们两人粒米不吃，白天就游山玩水，夜晚就住在僧房，或者睡在佛寺。他们自由自在地玩了十五天，不久就下山，各自回了自己的家。

后来他们两人又一次上山。开始口袋里带五升米，一个多月以来，袋里的米还剩余一半。家里的人很奇怪，就问他们，他们端坐在那里不回答。有时他们到郊外采野菜吃，有时十来天饮一两杯酒，而脸上的气色却红润光泽，与前些年样子截然不同，只是后背稍微有些伛偻。镇帅程公听说了这件事，最初还不相信，后来他亲自把他们两人召到一间空屋子里，把门锁上了好几天，再打开一看，他们的容颜同原来一样。他这才开始相信，并礼貌地对待他们。

丙戌年的二月，梁贤告别了家人到四川去游历，孤单单地自己一人走了。至今也不知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梁贤有一位哥哥，恭敬地祭祀着他。植之德还健在无恙。我在宋孝宗乾道丁亥年，寓居在广西桂平县的绀江，有一天见到了植之德，询问他发生变

化的原因，他讲的与前面所记载的完全一样。回到家我就把这些记载下来，并把他们刻在都峽洞天的石壁上，以便告诉后来的人。

## 原文

容之西南隅望仙坊，有两男子，曰梁贤、曰植之德。贤年二十有三，德长其一岁。隆兴甲申四月十有四日，相与游都峽洞天。登山之半，扪萝而上，抵山颠。有梵宇三间，无僧尼，惟佛像钟鱼而已。山中有泉清冽，当桃李梅林时，桃实始坚，见一桃如人食其半者，取而啗之，其味异常。忽尔果其腹，顿觉清减凡气。自是不服粒米，昼则游山，夜则宿于僧房，或舍于佛阁，徜徉旬有五日，寻下山各还其家。后再往，始则囊米五升，月余而还，米尚余半。其家人怪而问之，兀坐不对。或郊外采食野菜，或旬日饮酒一二杯，容色红润光泽，大异昔年，唯背微伛偻，镇帅程公闻之，初莫之信，召至空室，扃其户数日，启视之，其貌如故，始信而礼之。丙戌仲春，辞家游蜀，孑然而行，至今莫知所往。贤有兄崇祀焉。之德尚无恙。余乾道丁亥，寓镡江，一日见之德，诘其所以，悉如前记。退而笔之于册，行镌于都峽石壁，以告来者。

《粤西丛载》卷十一

清·汪 森



## 池 道 澄

池道澄是全州朝元观的道士，年龄49岁。有一天晚上，他喝了几壶酒，对他的徒弟说：“我在今天丑时一刻，应当告别人间了。”说完，他沐浴更衣，礼拜佛祖，到丑时而逝。

### 原 文

池道澄，全州朝元观道士，年四十有九。一日晚，饮酒数壶，语其徒曰：“吾当今日丑时一刻，别人间矣。”沐浴衣冠礼佛至丑而逝。

《粤西丛载》卷十一

清·汪 森

## 刘 仲 远

刘景，字仲远，他是广西桂林人。最初他当屠夫，后来又经商，常常贩卖私盐。有一次，他遇到方士，和他一起痛饮，方士授给他一片铅片，能把铜铁制成金。第二天早晨，已经不知方士到哪里去了。

刘景从此就到各地去游历。他常常到首都，住在贾昌朝家。二十年间，无论冬天还是夏天，他都身穿一件裘皮大衣。他整天不吃饭，饮酒大笑，旁若无人，他谈论起老庄的哲学和《易经》来，全都达到了玄妙的境界。宋仁宗皇祐年间，他回到家里时，容颜象少年一样，而他的妻子已经满头银发。人们见到他，都感到很奇怪。于是他就栖息在南溪山的石室中。他的妻子儿女前去探望他，到了那里就有毒蛇猛兽阻拦，不能进去。宋仁宗嘉祐年间，运使李师中拜访刘景，赠给他一首诗，在诗里把他比作龙。宋神宗元丰八年九月，刘景忽然召见他的子女，对他们说：“我死了，就把我火化了。”那天夜里，刘景无疾而逝，享年一百一十八岁。人们举起火把点燃棺材，棺材忽然自动打开，里面只有布袍、丝绳、鞋子还在。

### 原 文

刘景，字仲远，桂州人。初为屠，后为商。常贩私盐，遇方士与剧饮，授以片铅，能制铜铁为金。诘朝，失方士所在。景自此游方之外，常至京师，馆贾相昌朝家。二十年，冬夏一裘。终日不食，饮酒大笑，旁若无人。所谈老庄、周易，皆臻玄妙。皇祐中还家，容色如少年，而妻已皓首，人皆异之。乃栖南溪山石

室中，妻孥往省，至则有毒蛇猛兽，不得进。嘉祐时，运使李师中访景，赠之以诗，拟诸犹龙焉。元丰八年九月，忽召其子谓曰：“死便火我。”其夜无疾而卒，年一百十八岁。举火燃棺，棺忽自启，中惟布袍絛履存焉。

《粤西丛载》卷十一

清·汪森

## 信天大师

信天大师是唐朝时广西人。姓胡，名法寿。开始出家时为头陀，没有别的本领，只是喜欢喝油。有人赠送油给他，即使将大钵装满，他也一饮而尽，不觉得苦涩。人们都称他为吃油道士。他常常默不做声，人们都认为他难以琢磨。当时有个中贵南使见他与众不同，回朝向皇帝上奏推荐。唐僖宗将他召到京师，大师见皇帝时不肯削发，他认为头发是父母给的，不忍心削掉，于是皇帝顺从了他的意愿。这时大师忽然说：“国家将会有人叛逆朝廷，陛下只能到四川躲避。”他再三上奏，僖宗依然不采纳，大师就自己去四川。不久，黄巢起义，此时的僖宗正巧在四川视察。于是皇帝把大师当做神人，让他伴驾回京，并赐号镇国，大师多次推辞不肯接受，最后改赐他为信天大师。

### 原文

信天大师，桂人。姓胡，名法寿。始出家为头陀，无他能，惟饮油。有施者，虽巨钵引满，无苦也，俗呼为吃油道者。语默不常，众莫之测。时有中贵南使见而异之，还奏。僖宗诏诣京师，入见，不肯削发。以为受之于亲，不忍去，从之。忽云：“天下将有叛者起，惟蜀可避。”再奏不纳。师乃自往，俄黄巢反。僖宗西狩，遂以为神。从驾还京，赐号镇国。屡辞不受，复赐信天大师。

《粤西丛载》卷十二

清·汪 森

## 僧 洪

洪禅师，是宋朝时候的人。他从小吃素，喜欢诵读佛家的各种著述。每天焚香念经，坚持用好的意念修行。他在崇善寺里，自己造屋居住，正襟危坐，好象泥塑一样。有时，还整天不吃不喝，周围乡里有乐善好施的人，常常赠送他一些穿的，吃的。他活了90岁，便辞世了。

### 原 文

洪禅师，宋时人。少持斋。好诵诸释家言。每焚香读经，善念修持。寓崇善寺中，结庐以居。正体危坐，如泥塑人，竟日不饮食。乡有好善者，每以衣粮助之，寿九十，尸解而去。

《粤西丛载》卷十二

清·汪 森

## 卢 德 洪

张自明客居在京城时，有个和尚前来拜谒。他自我介绍说：“我姓卢，名德洪，在宜州广化寺出家为僧。听说您将去宜州赴任，特来拜访。”于是，张自明就与他交谈。和尚临走时，交给他一只鞋，并说：“到了宜州，就凭这只鞋找我。”

张自明到宜州赴任。前往南山游历时，他向和尚们打听卢德洪，众僧感到奇怪，说：“这个人离开这儿已经很久了，而且不知去向。”于是张自明焚香祷告说：“大师若有灵，就请让这香引导我吧。”香烟果然将张自明引向南山左面石室中，他向前观看，发现石室有个小孔，里面灯光还微微亮着，德洪已经在这里坐化了，面前摆着一只鞋，与所赠的一模一样。他这才感到在京城发生的事实在奇特。

### 原文

张自明，寓京时，有一僧来谒，曰：“余姓卢，名德洪，宜州广化寺僧。闻君任吾州，故来谒。遂留谈，授一履而去。云：“至宜以此觅我。”自明至宜，游南山，问德洪所在，众僧愕然。云：“本僧别去不知所向久矣。”自明焚香祝曰：“汝有灵，以香引我。”已而，香拂山左石室中，往观之，有窍，灯犹微明，德洪坐化于内，一履在前，与所遗无二。始知其异云。

《粤西丛载》卷十二

清·汪 森

## 吴正之梦验

吴信，字正之。是河南洛阳人。绍兴初年，他官至武冈尉。大盗曹成，在湖北湖南一带蹂躏掠夺，气焰十分嚣张。武冈郡听说匪寇来了，守将黄君兴与手下人都跑到山谷中躲藏起来。只有吴信大义凛然，发誓要用自己的生命抵御匪寇的袭击。他留在城中，集中壮丁男士保卫城池。过了两天，匪寇大兵压境。他们先派遣一名骑将前去侦察城中虚实。这名骑将恰好吴信认识，于是，他登上城墙高声喊道，“郝大夫，想不到你也入了贼伙！”郝大夫哭了，说：“由于我母亲在他们手里，我被迫陷身，不能自拔，真不好意思见老朋友。”吴信又说：“城里已没有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你们进城掳掠，恐怕得不偿失。”郝大夫说：“我们听说黄君兴个人财产巨富，所以特地前来索取。”吴信回答：“他早就逃跑了。”郝大夫说：“既然如此，就为您保全这座城池吧。”然后，他立即举鞭率兵撤走了。黄君兴回来后，把吴信的功劳贪为己有，为此受到上级的封赏。而吴信却差点被判罪。几年后丁巳那年，他任全州清湘尉，梦见有人告诉他：“你建有阴功，儿子应该中进士，从东南第一开始发迹。”他醒了以后，对此感到不解，只得把梦里的话记载下来。又过二十年，到了丙子年，他在建康做官，因故去郊外，见到驿馆的墙壁上有一首诗，第一句话就是：“建节东南第一州。”他这才悟出以前梦里所说的含意。

### 原文

吴信，字正之。洛阳人。绍兴初，为武冈尉。剧贼曹成，蹂躏湖湘间，势甚张。郡闻寇至，守将黄君兴，与诸曹悉引避山谷。

信独慨然以死自誓，留城内，集丁壮捍御。居二日，寇压境，先遣一骑将来侦城中虚实。信偶识其人，登陴呼曰：“郝大夫，亦为此邪！”郝泣曰：“我亦母故，陷于此，不能自还，羞见故人。”信为言：“城中无豪产大家，正使擄掠，俱得不偿劳。”郝曰：“闻黄使君橐中之藏甚厚，故来取。”信曰：“去已久矣。”郝曰：“然则为君全一城。”既举鞭摩众去。黄归，冒为已功，受升赏。信几获罪。后数年丁巳岁，为全州清湘尉，梦人告曰：“君有阴功，生子当及第，起自东南第一州。”觉而弗解。姑志诸牒。又二十年丙子岁，官于建康，因出郊见驿壁有诗，首句云：“建节东南第一州。”始悟前梦。

《粵西重載》卷十四

清·汪 森



## 石 酒 不 醉

据《筠廊偶笔》中记载，宋郡高辛集有一个奇异的人，不告诉别人他姓什么，样子有五十来岁。乡里的白发老人，说在小时候见到他就是这个样子。他每年夏天把水送给人喝，有过路的人，就呼喊说：“吃水，吃水。”在烈日下他披着羊皮袄，也不流汗。冬天不穿衣服，躺在雪地里，不时地喝着酒，喝了一石也不醉。

### 原 文

《筠廊偶笔》载宋郡高辛集，有异人，不言姓氏，貌若五十许。乡之白发者，自言为儿时见之已如是。每夏饮人以水，有过者，辄呼曰：“吃水，吃水。”烈日下披羊裘，无汗流。裸卧雪中，时饮以酒，一石不醉。

《广阳杂记》卷一

清·刘献廷

## 袁体庵神医

子儒说，明朝末年高邮有个袁体庵，是神医。有一个人在乡试中考取了，高兴极了，发起狂来，不停地笑。求袁体庵医治。袁大吃一惊说：“病已医不好了，难以再活十来天，您应当赶快回去，迟了恐怕来不及了。如果路过镇江，必须再求姓何的医生看一看。”于是写了一封信让他带给何医生。这个人到了镇江病已好了，便把信给何医生。何医生把信给这个人看。信上写着：“某人高兴得发了狂，高兴的时候心窍张开了不能再合起来，这是药物治不了的。所以要让他感到痛苦害怕，用死来吓他，使他忧愁苦闷，那样心窍就闭合起来了。到镇江的时候该已经好了。”这个人看了信，向北拜了又拜才去了。啊！真神了！我在扬州住的时候，曾听望文谈论崔默庵的医学。崔默庵是太平县人，我住在白云观时听刘一庵几次谈起这个人，叙述他的医术高明如神，而望文曾跟他学过医。有一种流行病，与伤寒不一样，他写了一部医治这种病的书，它的内容是从前医生没有讲到过的。有一个青年刚结婚，没几天出疹子，全身都肿起来，脑袋有斗那样大，许多医生没有办法，就请默庵来诊治。默庵每看一病，如没弄清病情，必然一直几天和病人在一起，一边沉思，一边问病人，反复诊视，找到病因才罢休。他看了这个青年的病，脉象平和，只是身体有点虚弱罢了，一下子还不能找到原因，崔默庵长时间地思考着。他坐轿子远道而来，当时肚子感到很饿，便端来饭食在病人床前，对着这个青年吃起来。他看见病人用手把眼睛掰开，看他吃饭，大概是因为眼睛完全肿大了，不能开闭。崔问他：“你想吃饭

吗？”青年答道：“很想，但医生都不让我吃，不知为什么。”崔说：“这种病与吃饭有什么关系？”于是就叫他吃。青年食欲旺盛，他更感到迷惑不解。过了好长一会儿，他看到青年的房中的床、柜、桌、椅，都是新的，油漆的气味薰人。崔突然省悟说：“我找到原因了！”很快让青年搬到另外的房子去住，并用几斤螃蟹活活捣碎，把青年身体都涂满。过了一二天青年身上的肿消去，现出疹子，这是极平常易治的病。因为这个青年被漆气侵袭所致，其他医生都不了解发病的原因。

## 原文

子儒言，明末高邮，有袁体庵者，神医也。有举子举于乡，喜极发狂，笑不止。求体庵诊之。惊曰：“疾不可为矣，不以旬数矣。子宜急归，迟恐不及也。若道过镇江，必更求何氏诊之。”遂以一书寄何。其人至镇江而疾已愈。以书致何，何以书示其人曰：“某公喜极而狂，喜则心窍开张而不可复合，非药石之所能治也。故动以危苦之心，惧之以死，令其忧愁抑郁，则心窍闭，至镇江当已愈矣。”其人见之，北而再拜而去。吁！亦神矣！予寓维扬时，听望文谈崔默庵医学。默庵太平县人，余寓白云观时，闻刘一庵数道其人，述其医多神验，而望文尝从之学医。有时疫流行，与伤寒不同，方论一书，实前人所未发。有一少年新娶，未几发疹，遍身皆肿，头面如斗。诸医拱手，延默庵诊之。默庵凡诊一症，苟不得其情，必相对数日，沉思数问，反复诊视，必得其因而后已。诊此少年时，六脉和平，唯少虚耳。骤不得其故，沉思久之。肩舆远道，时已饥饿，即在病者榻前，设饌对食，见病者以手擘目，看其饮啖。盖目眶尽肿，不可开合也。问曰：“汝思食否？”曰：“甚思，奈医者皆戒予勿食何也。”崔曰：“此症何碍于食？”遂命之食，而饮啖甚健，愈不解。久之，视其室中床厨桌椅，举室皆新，漆气薰人。忽大悟曰：“予得之矣！”亟命别迁一室，以螃蟹数斤生捣，遍敷体

上。不一二日，肿消疹见，则极顺之症也。盖其人为漆所咬，他医皆不识云。

《广阳杂记》卷四

清·刘献廷

## 水 灾

康熙二十一年大旱，从春到夏，地面寸草不生。六月十三日下起小雨，开始有种谷子的。十八日，下了大雨，浸透土地，才有种豆子的。一天，石门庄有一位老人，傍晚时看见有两头牛在山上相斗，他就对村里人们说：“大水就要来了！”于是带领全家搬到别处去住。村里的人们都笑他。没有多久，下起瓢泼大雨，整夜不停，平地上的水都有几尺深，房屋都被淹没了。

有一位农民，舍弃两个幼年的儿子，和妻子一起搀扶着老母亲，跑到土山上避难。在山上，他向下望着村里，已经是一片汪洋，因此他不再寄希望儿子能生还了。大水退去后，他回家去，看见整个村子都成了废墟。进到自家院门一看，有一间屋子保存下来，两个儿子并排坐在床头，嬉笑玩耍并没有什么损伤。

### 原文

康熙二十一年苦旱，自春徂夏，赤地无青草。六月十三日小雨，始有种粟者。十八日，大雨沾足，乃种豆。一日，石门庄有老叟，暮见二牛斗山上，谓村人曰：“大水将至矣。”遂携家播迁。村人共笑之。无何，雨暴注，彻夜不止，平地水深数尺，居庐尽没。

一农人，弃其两儿，与妻扶老母，奔避高阜。下视村中，已为泽国，并不复念及儿矣。水落归家，见一村尽成墟墓。入门视之，则一屋仅存，两儿并坐床头，嬉笑无恙。

《聊斋志异》卷三

清·蒲松龄

## 种 梨

有一位乡下人到市场上卖梨，梨的滋味相当甜美，价格也很贵。有一位道士穿得很破旧，在梨车前乞讨，受到乡下人的呵叱，也并不离去。乡下人生气了，对他责骂。道士说：“您这车梨有几百个，我只是求讨其中的一个，对于您也没有什么大的损失，何必要发怒呢。”旁观的人劝乡下人把坏梨拿出一个来让道士离开，乡下人执意不肯。铺子里的一位伙计看到吵吵嚷嚷地没意思，就出钱买了一个梨交给道士。道士行礼致谢，并对众人说：“出家人不知吝惜，我有了好梨，要请各位来尝尝。”有个人说：“您既然得到一个梨，还不自己吃了。”道士说：“我只需这梨核来作种子。”于是捧着梨大嚼起来。吃完后，手里拿着核，解下肩上系着的铲子，挖了一个几寸深的小坑，把梨核种进去，盖上土，然后向人们要水浇灌。有好事的人就从街上店铺里要来滚开的水，道士接过浇到坑里。无数双眼睛注视着，只见有嫩芽冒出，逐渐长大，很快就长成一棵枝叶繁茂的梨树，转眼间开了花，又转眼间结了果，大而香甜的梨挂满了枝头。道士就从树枝上摘下梨来赠送给旁观的人们，不一会儿就全摘光了。而后他就用铲子砍树，叮叮作响地砍了好一会儿，才把树砍断。他将树连着枝叶一起扛在肩上，从容地慢慢走着离开了。

起初，在道士作法时，卖梨的乡下人也夹杂在旁观群众中，伸着脖子出神地观看，竟忘了自己的生意。道士走了以后，他才想到自己车上的梨，发现都不见了，这才醒悟过来：原来刚才道士分给大家吃的梨都是自己车上的。他又细看自己的车子，车上的一只耙子也丢了，是新砍断的。他心里很气愤，急忙寻找，当

转过墙角，看到断的耙子被丢在墙下，这才明白原来道士所砍的梨树，就是自己的耙子。

道士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街上的人们都开怀大笑。

### 原文

有乡人货梨于市，颇甘芳，价腾贵。有道士破巾絮衣，丐于车前，乡人咄之而不去。乡人怒，加以叱骂。道士曰：“一车数百颗，老衲止丐其一，于居士亦无大损，何怒为。”观者劝置劣者一枚一令去，乡人执不肯。肆中佣保者见喋聒不堪，遂出钱市一枚付道士，道士拜谢，谓众曰：“出家人不解吝惜，我有佳梨，请出供客。”或曰：“既有之，何不自食。”曰：“吾特需此核作种。”于是掬梨大啖。且尽，把核于手，解肩上镢，坎地上深数寸，纳之，而覆以土。向市人索汤沃灌，好事者于临路店索得沸湔，道士接浸坎处。万目攒视，见有句萌出，渐大，俄成树，枝叶扶疎，倏而花，倏而实，硕大芳馥，累累满树。道人乃即树头，摘赐观者，顷刻而尽。已乃以镢伐树，丁丁良久，乃断，带叶荷肩头，从容徐步而去。初，道士作法时，乡人亦杂众中，引领注目，竟忘其业。道士既去，始顾车中，则梨已空矣，方悟适所依散，皆已物也。又细视车上一耙亡，是新凿断者。心大愤恨，急迹之。转过墙隅，则断耙弃垣下，始知所伐梨本，即是物也。道士不知所在，一市粲然。

《聊斋志异》

清·蒲松龄

## 奇异的和尚

内江县圣水寺，有一位和尚，很不寻常。不知道他是哪里人，突然来到寺庙，坐在山门外的台阶上。他头戴破棉帽，身穿补丁摞补丁的破衣服，不吃饭，不说话，三天三夜也没有挪动一下地方。

寺庙在大丛林里，里面有一百多个和尚。和尚们看到他的举止奇特，就禀报给了长老。长老出来一看，认为他是有一定原因而来的。招呼他，他就进来了；给他饭，他就吃。长老挑选了一间小屋，让他住下。他常常几天不吃东西，一吃就能吃下几个人的饭量。和他说话，他能领略话的意思，却只是笑，并不回答。他穿的破衣服，戴的破棉帽，即使是酷暑天气，也仍然穿在身上。但是接近他，却没有污秽难闻的气味。住了一年，长老见到他的头发上长了很多虱虮，就对他说：“你为什么不把头发剃掉呢？”他笑着点头答应了。于是他就剃掉头发，当了和尚。长老也不用戒条约束他，任他自来自往。众和尚也不怪他。

寺庙的生活很清苦，种着几百亩田，也不雇工。连烧火、做饭、砍柴、担水的活计，也全由和尚们干。有一天，长老告诉众和尚说：“明天早晨到山里砍柴去。”和尚们遵命前去，只见山前山后的树木，全都伐倒了排成一行一行的，只等打捆装运了。众和尚感到很惊奇，又听得半山腰处，斧声丁丁当当地响，大家走到近前一看，这位和尚正汗流浹背地挥着斧头，砍伐剩余的树木。他看到人们来了，就不加思索地走了。众和尚肩担背扛，运了一天才运完。

又一年，从春天到夏天一直也没有下雨，水田全都干透了，



秧苗长了一尺多长还没插，大家的心情非常焦急。有一天，忽然看见这位和尚，拔起寺庙田里的秧苗，一束一束结成把，抛撒在田中。寺庙的田，几乎被他抛撒遍了。众人叱责他，他才悄悄跑了。这天夜里，大雨倾盆，寺田的秧苗趁势齐插，仍然获得了大丰收。

自从他显露了奇异的行迹以后，他更加放荡不羁。有时候他露宿山林，雨水把他的破衣服都浇透了，他却安然无恙。有时候他吃生豆渣，笋头刚刚烤到半熟，他就大吃大嚼起来。他的种种举动，全都出乎人情之外。四方的百姓听说他奇异，都来瞻仰他的仪容，把他叫做“仙”。

有一位县令，也想见他。多次招他来，他都不来，就做好了僧衣僧帽等待他。忽然手下的人报告说：和尚到。只见和尚昂首挺胸，穿堂入室，旁若无人。他的眼睛看着匾额、对联，好象通晓文理似的。县令急忙出来行礼，他不答礼；和他说话，他也不答应；拿出新做的衣帽送给他，他也不接受。强行把衣帽给他穿戴上，他就迈上台阶往外走，好象要很快离开似的。出了县衙，他就把衣帽全脱下，扔在了地上。众人正聚在一起观看，他已经逃脱走了。

又过了几年，他的衣服、棉帽已经破了，长老多次命令他换新的，他也没有应许。他自己到棉田里，拾取开败的棉桃，堆在屋子的角落里，然后手拈着花絮，用自制的竹器弹织它们，织成有一丈多长，如同粗麻布一样。他把它们撕成一片一片的，穿上竹针，缝补成衣帽。无论冬夏他都穿戴着它们，好几年也没见他脱下过。

洪晦翁，名叫成鼎，以有名的进士而作四川的长官。晚年退休以后，他四处游历，遇到的奇士、高僧很多。当时他正寓居在官署，听说这位和尚不同寻常，就前去拜访。到了那里时，和尚已经避开了。长老代为寻找，远远近近找了几遍也没找到。又等

了几天，还没见到，晦翁才回去。几个月以后，晦翁第二次去拜访他，又没有见到。洪公怪自己无缘相见，正在嗟叹惋惜的时候，忽然有人禀报说，这位和尚回来了，在厨房里吃饭。洪公同长老一起去看他，只见他正捧着碗狼吞虎咽地吃着，汤水夹杂着蔬菜，津津有味地咽进去了。等他吃完饭，洪公上前施礼，和尚用眼睛瞪着洪公，很久，才手拿着木瓢去冲茶。茶水几乎满了，他用手指拈起两片茶叶，递给洪公，说：“吃茶。”自从这位和尚进入寺庙以来，只听到他说了“吃茶”这两个字，其余没说过一句话。洪公双手接过茶，嚼在嘴里，没有什么其他的味道。和尚随即走进帐房，高高地蹲在竹几上，拿着笔，在砚台中蘸上水，连画了几十笔，象是字，又不象是字，又好象神通书法似的。当时天正大旱，洪公向他询问说：“大仙，哪天能下雨，能提前知道吗？”和尚飞笔向砚台旁边剩余的纸上，直画了三道，形状象蚯蚓一样，然后走了。洪公跟随着他，见他走进了后园茂密的茜草丛中。洪公想跟着他，被长老拉住，才没有去。三天以后，果然下起了大雨。洪公停留了几天，想再见他一面，没有见着，就回去了。

因为这位和尚不说话，所以洪公给他取个谥号，为“默”；又因为他放浪于礼法之外，又给他取个谥号“野”，为他写了一篇几千字的“墨野僧传”。大略摘录下以上这些。

后来听内江的一位朋友说，这位和尚自从长老死后，又经过十几年，没有什么其他奇特的，只有临死时说了一首偈语：

“天地中空日月明，何人不向此中生。

而今撒手西归去，免得拖泥带水行。”

来去都非常明了，真是一位奇异的和尚。

## 原文

内江县圣水寺，有异僧，不知何许人。突来寺，坐山门外阶

级上，戴破絮帽，著百结衲袄，不食不言，三日夜未移处。寺固大丛林，有僧百余，睹其异，白长老。长老出验之，谓为有来因人。招之入则入，与之食则食，拣下寮安置之。尝数日不食，一食必兼人。与语能领略，但笑不言。所服衲帽，酷暑未解，近之无秽气。居一载，长老见其发多虱虬，谓之曰：“尔何不披剃？”笑颌之，遂落发为僧。长老不加戒约，任其自来自往，众僧亦不之异也。寺规清苦，无雇工，种田数百亩，暨炊爨樵汲之役，俱僧为之。一日长老戒众僧，明晨入出伐薪。如命往，见山前后之木，俱伐倒成行，惟俟捆载耳。众僧惊异，听半崖斧声丁丁，近视之，此僧正流汗挥斧，斩伐余木。见人至，则贸贸然归。众僧肩担背负，运一日始尽。又一年，由春入夏未雨，水田尽干，秧苗长尺余未插，大众焦心。忽见此僧扯寺田秧，结束成把，抛亢田内殆遍。众叱之，乃遁。是夜大雨翻盆，寺田之秧，趁势齐插，仍获丰登。白露异迹，愈放荡不羁，或雨宿山林，水透衲衣无恙，或食生豆渣，煨芋半熟便大雨，诸所行，俱出人情外。四方闻其谈说，咸来瞻仰，呼之曰：“仙。”县令某，亦欲见之，屡招之来不来，制僧衣帽待之。忽报此僧至，昂然穿堂入厅，旁若无人，眼观匾对，似通文理者。县令急出作礼，不答；与语，不应；以新衣帽予之，不受；强披戴之，即离阶出，若逮之去者。出署，却衣帽委地。众方攒视，已脱归矣。又数载，衲帽破裂，长老屡命易新，不许。惟自践棉哇拾败颖，堆积屋角，手拈花絮，自制竹器弹织之，成丈余，如粗褐布，裂作片段，穿竹针补之。寒暑长著，数年未见其解脱也。

晦翁洪公，名成鼎，以名进士宰蜀川。晚年却篆闲游，遇畸士、高僧甚伙。时寓省垣，闻其异，造访之，至则避去，长老代覓，远近几遍，不见。候数日，不遇，返。历数月，再访之，比至，又不见。洪自咎无缘，方嗟叹间，忽报此僧归，在厨嗽饭。洪偕长老往见之，正捧碗大餐，杂水菜津津而咽。俟饭毕，洪前施

礼，但瞪目视洪久，手持木瓢，泻茶几滴，指拈茶叶二片，与洪曰：“吃茶！”此僧自入寺来，只闻此吃茶二字，余未吐一语。洪拱手受之，嚼于口，无他味。此僧随转入帐房，高踞竹几，捉笔蘸水画砚，势甚飞舞，连画数十笔，若成字，若不成字，又似精书法者。时大旱，洪叩曰：“大仙，何日得雨，能前知否？”便飞笔向砚旁余纸，直拖三画，如蚯蚓状，而去。洪随往，见入后园密蒿中。洪欲从之，长老掣之，乃止。后三日，果大雨。洪流连数日，欲再面之，不可得，遂归。洪以此僧不语，故谥为默；以放浪理法外，故谥为野。作《默野僧传》数千言，撮其大略如此。后闻内江友言：此僧自长老坐化后，又历十余年，无他奇。惟圆寂时，说偈云：“天地中空日月明，何人不向此中生；而今撒手西归去，免得拖泥带水行。”来去明了，真异僧也。

#### 《仕隐斋涉笔》

清·丁治棠

## 专西为赤脚活佛

专西，名授心，俗姓毛。浙江东部人。生下来就只吃素，不沾荤腥。长大后厌恶尘世间烦劳，立志要出家。十八岁的时候，他投奔到城西小灵山戒庵德祖座下出家。还没有来得及受戒，德祖就染上了重病。专西想：佛教博大精深，全靠德祖讲解。我的生命好象朝露一样，不足以吝惜。这天夜里，他用檀木煮热水在三宝龙天前沐浴，焚香哀祷，然后回到寝室，剖腹割肝，用来调在药中救德祖。他疼得头晕目眩，扑倒在地，过了一个时辰才苏醒。爬到床前时，东方已发白了。当时长庆静安和尚还是一个小沙弥，专西命他调药。他见此情景，惊慌地告诉了德祖。德祖不吃药了，他把专西召到面前安慰说：“你虽然是努力尽孝做善事，但这毕竟不是出家人应该做的事，更何况我自己知道将要离开人世，已经不存在生的念头，生本无生，又哪里谈得上灭呢？你的行为都是由于妄想所造成的。只是念你一片诚意，我就为你再活几个月吧！”等到专西在小明因永智发祖下受戒后一个月，德祖就圆寂了。

专西虔诚孝顺出于天性，德祖的死使他悲痛欲绝。他在为德祖安排完丧事之后，不多久，就将寺院里的事统统交给了法弟莲塘，自己外出参禅学习。一路行脚化缘，无论冬夏都只穿一件布衣，不穿鞋，不戴帽，但是依然严守戒律，专心于修养，对于无比深奥的佛教已经能够洞彻其玄妙之处，因此，海内外有识之人都愿意接待他，并且称赞他。世人都称他为赤脚活佛。

光绪辛巳年秋天，专西参禅完毕回到了小灵山，正赶上大旱。四方乡民急惶惶地求雨，县令孙某也为大旱担忧，他早晚祈祷上天，但是没有效果。专西以慈悲为怀，径直拜谒孙县令，让他不

必再忧虑，并表示自己将亲自去求雨。第二天，他持钵来到寒坑求雨，拿来一件东西，看上去象一只壁虎，只是比壁虎长几寸。回到小灵山后，便立坛念咒，礼拜六个时辰，第三天寅时，果然下起雨来，但很快就停了。孙县令派李尚岩等人前去请求专西再祈雨，专西说：“不必烦劳众位了，老衲我以明日为限，到时候会降大雨的。”就在这天夜里，他苦苦恳求，整夜顶礼膜拜。第二天午后，果然大雨如注，郊原的水已经很充足了。孙县令便率领诸位乡绅上山致谢，恭恭敬敬地行弟子礼，并手书《钵龙降泽》四个字颂扬专西。专西仍然默默地不说不笑。孙县令感叹地说：“今日才知道大师德行极深，我们连想也想不到。”便欣喜地回到了府衙。以后，县里无论士大夫还是信男信女，都以能拜谒专西慈颜并能得到一句善言而感到荣幸。专西也因以佛教慈悲为怀，导善化恶，所以有求必应，使所有的人都感到很满意。

专西由于少任苦行过度，早早衰老，因此，在壬午年冬天闭关一室，谢绝一切来访的客人，除做两个时辰的功课外，每天要念十万遍弥陀圣号，念一百零八遍《大悲心咒》，念观音、势至两位菩萨的名字各一千遍，拜本师教主及西方三圣各三十拜。早晚修道，冬天夏天，从不间断。他还在关内养了一只猫，一只狗，每天对它们进行说教训诫，使得猫不抓老鼠，狗不糟塌粮食。这样过了三年，功成圆满，他就在乙酉年九月十九日观音大士成道日出关。周围百姓热烈地迎接，争先恐后地前来拜望，这样的道德荣誉真是到了极点。但时间象电光一样消逝了，月亮也不会总是圆的，这年十一月初，专西得了病。拉痢疾，虽然过了一两天就好了，但四肢疲软无力，更感觉沉重。寺庙里的和尚们要随身服侍，他不允许。说：“出家人各有自己的功课，不能彼此耽误，如果我真不行了，自然会叫你们的。”到了这月二十六日戌时，他把徒弟们叫到床前说：“我今夜将去西方乐土，请快快准备香汤。”他沐浴完毕，更换好了衣服，跌坐在床上，然后开始念赞美西方极乐世界的经

文，吩咐各位和尚同他一道儿念。他的声音如同金石一般，不比平常差。它念完后，又讽偈念佛，念了百十句，声音渐渐低下来，忽然他抬起头来说：“我去了，各位珍重。”然后，昂然称佛一声，声音震动窗屋，接着就平静地逝去了。他在关中所养的猫狗也在这天夜里化去，人们都说它们是追随专西去了。当时整个县城黑风四起，天昏地暗。

专西坐化时五十八岁，受戒也已有三十九年。为他立的塔就在龙山石人峰下。

## 原文

专西，名授心，俗姓毛氏，浙东人。生而茹素，不食荤乳。长而厌恶尘劳，立志出家。年十八，投其邑之城西小灵山戒庵德祖座下披薙，未及受具，德祖疾笃。专西思佛教鸿闡，端赖斯人，我生如朝露，命何足惜。是夜，以檀汤澡浴于三宝龙天前，焚香哀祷，旋至寤室，剖腹割肝，将以调药而救德祖。疼眩仆地，移时始苏，葡萄至床，东方已白矣。时长庆静安和尚为小师，专西命之调药，即惊告德祖，遂不果服。德祖乃召之前而抚慰曰：“子虽勇于孝慈，终非比巨正行。况余自知时至，观念无生，生本无生，何有诸灭，斯皆子妄想之所为。推念子之诚，且为子留数月耳。”及专西至小明固永智发祖座下受其归，甫一月，德祖已告寂矣。

专西诚孝出于天性，悲疼愈恒。既为德祖经理丧葬而毕事，未几，即以院事交其认弟莲塘，而自出参学，行头陀行。冬夏一衲，赤足露顶，坚持戒行，专心净土。其于禅尽不二之奥，洞彻玄妙，故海内诸善知识无不接许，世所称为赤活佛者是也。

光绪辛巳秋，专西罢参，归小灵山，时值亢旱，四乡之民方皇皇求雨，县令孙某忧之，朝夕祈祷而未有效。专西以慈悲内熏，直谒孙，慰令毋忧，以祈雨自任。翌日，携钵至寒坑求雨，取得

一物，状如守宫，较长数寸，反小灵山，立坛持呪，礼拜六时，第三日寅刻即雨，顷刻复霁。孙遣李肖岩诸人往，求其再祷，专西曰：“不劳诸公忧念，衲以明日为限，当大致甘霖。”是夜，专西苦切恳求，终宵顶礼，翌日午后，果大雨若注，郊原水足。孙及诸缙绅上山谢雨，执弟子礼甚恭，并手书“钵龙降泽”，四字以颂之，专西亦默默无笑容。孙叹曰：“今而后知僧德渊玄，不可思议及之也。”忻然而归。自后，无论士夫男女，咸以参谒慈颜、闻一善语为幸。专西亦以斯为导善化恶之因缘，有求皆说，咸使欢喜。

专西以少年苦行过度，早见衰颓，因于壬午冬闭关一室，谢绝众缘，二时功课外，日策弥陀圣号十万，《大悲心咒》百八遍，观音、势至二菩萨名各千声，本师教主及西方三圣各三十拜，昼夜行道，寒暑无间。并于关中饲养猫犬各一，曰为皈依说戒，猫不捕鼠，犬不秽食。迨三周而功圆，遂于乙酉秋九月十九大士成道日出关，四众欢迎，踉踉济济，道德荣誉，斯为极矣。惟电光易逝，月不常圆，十一月初，即示疾。薄痢数而愈，惟肢体疲颓，反觉沉重。诸生侍护，不之许，曰：“出家人各有功课，切勿彼此相误。若果时至，自当唤汝。”迨月之二十六日戌时，唤徒孙等近榻，曰：“吾今西方去也，速备香汤来。”沐浴已，净发更衣，跏趺一榻，自举赞礼西方赞，嘱诸生和之，金石之声，不减当日。赞毕，讽谒念佛，至百十句，声渐低下，忽举首曰：“吾去矣，汝等珍重。”昂然称佛一声，声振窗屋，泊然而逝。其关中所蓄之猫犬，入夜亦化去，人皆谓其随之往矣。当时合邑缙风为之一变。专西作腊五十有八，戒夏三十有九，塔于龙山石人峰下。

《清稗类钞》

徐珂



## 某氏子访坐棚和尚

浙江地区的名山，大都有静坐的和尚，在头顶上搭个茅草棚子，叫做坐棚。

某家有个男孩，从小就很孤僻，有厌世的思想。他没有哥哥弟弟，母亲替他选聘了有名望人家的小姐，由于婚期即将来临，他就偷偷地出走了。行走了一天一夜，来到一座山前，看见一个坐棚和尚，荆棘藤条穿过他的身体。他闭着眼睛，不说话，好象呼吸也已经停止。这位男子说：“这就是我的师傅。”于是就跪下来请求和尚收他当徒弟。到了中午，坐棚和尚忽然说：“你赶快回去吧，不然的话，将会被雨淋。”那男子听到坐棚和尚说话，很是惊讶，更加高兴了。他仍旧跪着，并且说：“我双脚都磨出了老茧才来到这里，幸亏遇到了真师，怎么肯回去呢？”夕阳西下时，果然大雨如注。雨停了，坐棚和尚又说：“你应该早点回去，不然老虎就要来了。”那个男子仍然跪在旁边不离开。到了半夜，忽然听见刮起了大风，两只老虎咆哮着冲过来，它们在坐棚和尚面前礼拜起舞，然后摇着尾巴离开了。过了一会儿，许多猕猴也纷纷前来朝拜。朝拜结束后，天已经亮了。坐棚和尚说：“你出家求佛，心意很真诚，但要成为仙佛，必须先从忠孝做起。从世俗观点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应该迅速回家，结婚生子，以此尽到了传宗接代的责任，那时再来寻求真师出家也不算晚。否则，即使遇到师傅，也不能有所成就。”那个男子听了这番话，就叩头受命。坐棚和尚又问：“你肚子饿了吗？”男子回答说：“饿了。”坐棚和尚说：“棚后面桌子底下有麦饭，你可以就着沟壑中的水吃，那就不饿了。”男子吃完麦饭，便向师傅告辞。

那个男子又走了两天，才回到家中。肚子还饱饱的，好几天都不感到饥饿。后来结婚，生了儿子。等到将母亲安葬完毕，就离开了家，不知道他去什么地方了。

## 原文

浙之名山，率有枯坐之僧，以把茅盖之，谓之坐棚。某氏子幼而孤，有厌世想，无昆季，母为聘名家女，以婚期将届而遁。行一日夜，至一山，见有坐棚者，藤棘穿其身，瞑目不语，气若绝。曰：“是吾师也。”跪而求为弟子。日将脯矣，坐棚者忽语曰：“汝当速归，否则雨且至。”讶其能言，益喜，跪求如故。且曰：“某重趼至此，幸遇真师，安肯归。”日已夕，果大如注。雨止，又语曰：“汝当早去，否则虎且至。”某仍跪其旁不去。至夜半，忽闻大风起，两虎咆哮至，拜舞毕，摇尾去。顷之，诸猕猱络绎来拜。既尽，天且明，坐棚者语曰：“汝求出世，心颇诚，但仙佛要从忠孝做起。以世法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汝当速归，完婚生子，以继宗祧，再寻师未晚也。否则虽遇师，亦不能有所得。”某乃拜受命。曰：“汝饥乎？”曰：“饥。”曰：“棚后几磳下有煮饭，汝以壺中水吞之，可不饥。”某食毕，告辞下山。复行二日，乃抵家，腹犹果然，不思饮食者数日。既婚且生子，后葬其母，乃去，不知所之。

《清稗类钞》

徐珂

## 僧有不坏肉身

江苏兴化南门外园通庵里，供养着济生和尚的肉身。济生生于明朝末年，在京都万寿贤良寺出家，御赐的紫砂门弘量广禅师为他剃度。济生和尚天性纯厚，光着头，赤着脚，每天念阿弥陀佛十万声，从不间断。康熙某年，他在一间草屋坐化，三年之久没人知道。直到他的徒弟云峰大师云游归来才找到济生和尚的肉身，只见他跌坐着，样子象活着一样，于是和当地的信徒一起集资将他装金，供奉在庵里。

安徽铜陵县大通和悦洲莲花寺，有德风和尚的肉身。德风原是颍州某世家子弟，出家后到九华山去朝拜，路过和悦洲，被当地众乡绅留住，居住在洲上的财神庙中。德风就将这里做为朝拜九华山的必经之地，并改名为莲花寺，接待各处往来的行脚僧，自此之后名声远播四方。德风在光绪壬午年圆寂。十年后，人们打开存放他肉身的大缸，只见他指甲变长了，头发也生出来了，样子象活着一样。当地人为他装上金身，供奉在寺里。

浙江普陀山狮子洞，供奉着仁光上人的肉身。仁光为建德李氏的儿子，早年丧父母，从小吃斋念佛，后来舍家作观音堂。到了晚年，忽然悟到人生如梦，因而到普陀山狮子洞剃发为僧，潜心修行，虔诚参禅。他留着头发不戴帽子，光着脚，把头发结起来象个角，二十年不出洞门。每日仰天祈祷，说：“我愿速成菩提，永远护持观世音菩萨道场。”他于光绪戊申年八月十五日圆寂，终年八十九岁。出家二十多年。临死时，他对弟子们说：“我死后把我放在缸中，三年后再打开，不必为我募捐，我自己会装金的。”又告知弟子们如何创造，如何布置等方法，吩咐完毕，他合掌瞑

目，口里念着佛，平静地逝去了。

其他如九华山地藏菩萨肉身，至今也还供在塔内。九华山还有座百岁宫，就是因为供有坐化的百岁老僧而得名。他的肉身有一只手，高举到眉前，那是因为有一年化城寺起火，这支手忽然举起来好象遥望远方的样子，而火马上就熄灭了。这支手也就成了目前这种样子。

## 原文

江苏兴化县南门外园通庵，有济生和尚肉身在此。济生于明末，出家京都万寿贤良寺，赐紫沙门沙量广禅师为之剃度。而天性纯厚，露顶赤足，日念阿弥陀佛号十万声无间断。康熙某年，示寂于草屋，三年之久，人无知者。其徒云峰大师云游归来，始觅得，见其趺坐如生，遂与其他信士集资装金以供奉之。

安徽铜陵县大通和悦洲莲花寺，有德风和尚肉身。德风为颍州某氏子，以朝礼九华，经和悦洲，为众士绅留居于洲上之财神庙。德风以其为朝九华必经之地，因改为莲花寺，接众挂单，自此道风远播。于光绪壬午圆寂。十年，开缸视之，爪长发生，面貌如故，洲人乃为装金供奉于寺。

浙江普陀山狮子洞，有仁光上人肉身在此。仁光为建德李氏子，早丧父母，自幼茹素念佛，舍家作观音堂。晚年，忽悟人生之若梦，至普陀山狮子洞落发，虔修梵行，剃头赤脚，发结如角，二十年未出洞门。每仰天祷曰：“愿速成菩提，永远护持观世音菩萨道场。”光绪戊申八月十五日示寂，世寿八十九岁，僧腊二十余年。死时，谕其徒曰：“吾当禅坐缸中，三年后可开视，无烦汝等募化，吾自装金。”又言如何创造，如何布置之法。嘱毕，合堂瞑目，念佛而逝。

他如九华山地藏菩萨肉身，尚在塔内。又九华山有百岁宫者，以有百岁者僧坐化，故名。其肉身之一手，高举齐眉者，则以某

年化城寺起火时，此手忽举起作遥望之状，而火即旋灭，手则年久如故矣。

《清稗类钞》

清·徐珂

## 徐氏啖石

有一位读书人，名叫李璋。他的妻子徐氏，长得非常漂亮，而且性格稳重、文静。平常日子她连大门都不出，只是一到夜晚，就单独到后面种植瓜果蔬菜的园子里。李璋对妻子的行为最初也没觉得有什么异常，只是见妻子每次从后园回来，嘴里都好像在咀嚼着东西。

有一天，李璋偷偷跟在妻子后面窥看，见到徐氏走到一片竹林子里，俯下身来在地上摸，好象在寻找什么。回来仍然不停地咀嚼。晚上李璋在枕头旁边摸着一块石子，早晨一看，上面全是牙齿的痕迹，好象咬过的样子。不久又见到徐氏的箱子里，带有齿痕的石头很多，才开始感觉奇怪，并追问她。徐氏始终隐瞒不说。

徐氏原来很嫉妒，自从开始吃石头以后，就不再嫉妒，变得非常宽容了。李璋与婢女在别的床上睡觉，徐氏完全放纵不问。象这样经过很多年，徐氏才因病死了。

### 原文

士人李璋，妻徐氏，美艳而性静默。居常外户不窥，惟暮夜独行后圃。璋初不以为异，但每自后归，则口吻间若咀嚼物，他日，密随覘之，则徐氏入一竹丛间，俛而扞地，若有所索，归仍咀嚼。夜于枕边，摸得一石子，旦视皆有齿痕，若啮残然。已而视其箱中，齿痕之石甚多。始怪而诘之，终隐不言。始徐氏甚妒，自啖石之后，遂不复妒，更为宽容。璋寢婢子别榻，皆纵不问。

如是者累年，乃病卒。

《宋艳》卷十

清·徐士鸾

## 黄 标

福文襄王在广东做督军时，选拔训练水师。招募有奇特武功的高人，优先奖赏提拔。有个叫黄标的守备，在水师步兵中以擅长游泳而出名。他能在海洋中生活一个多月，水中的鱼鳖他也能看得清清楚楚。福文襄王对黄标的才能很惊奇，立即将他提升为参将。后来官至翼镇总兵。黄标在捕捉海盗方面立下了许多战功。

### 原 文

福文襄王督粤时，简练水师。募奇才异能之士，优为尝擢。有守备黄标者，由水师步卒，以善泅水著。其能于海洋中出没月余，视波中之鱼鳖，历历可数。王奇其才，立擢参将。后海至翼镇总兵官，捕获海盗，尤为伟绩云。

《啸亭续录》卷七

清·汲修主人